国学提要著録叢書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六九冊目次

晉書一百三十卷（二一）　（唐）房玄齡等撰　宋刻本

晉書一百三十卷（一）

（唐）房玄齡等撰

宋刻本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无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士會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无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卻說与舒書曰公父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目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故舒稱疾如初後以父異避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鹽衡官人允敘出貢究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冲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与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雜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礼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与舒書曰每与足下共論此事曰未果可謂聽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賜賻優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數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无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減味品物仍給陽燧四望總牕戶皁輪車皆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

晃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晃少有高行博学研精与比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辭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晃爲太傅屬國乱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晃母疾篤乃竊驗涿氏城而徒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後爲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晃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晃爲大將軍

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丹楊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僚震肅焉安豫侯和熹鄧后臨朝人稱為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伷為寧北將軍鎮薊以憙為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縱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剋獲以功重免謚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果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大尉鄭沖奉冊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陵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該已主請聽證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經感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使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忘元志在公當官而行可

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勑羣寮各慎所司覽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為三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為太子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傳并攝衆事憙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眡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事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憮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礼一如三司門施行焉初憙為僕射時涼州虜鄧寇邊憙嗚嘆言我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貧儉賜錢百匹及葬王公卿士會送者數千人皆為憙流涕焉憙子俊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侍中太保薨謚曰成子贊嗣少子綸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中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卉立令寔少貧苦耕牟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編口誦書傳通古今清身絜己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荅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不若竟也其言寔之先見多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忿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榮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又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已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仕之諺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若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三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舉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穆奐復存有作臯陶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

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聞讓之者必有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讓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忿一頻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朱紫錯相亂真偽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舜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厭以數人之傳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

知因請為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二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懶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罷貴之地敬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喪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旨斯士不讓之人憂士不暇而望其益國朝不亦難乎竊以為改此俗甚易耳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郎貴

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為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倍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丈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宜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得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得缺而令主者選八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各

舉官本不委以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舉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之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郡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脩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焉魏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讓欒厥黑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謙遜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敝恒必由之篤論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舉能為先務則羣才猥出能否殊別蓋世之功莫大於此秦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尚書

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蹲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甚愛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損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州都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為軍人所掠將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大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乃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恥之風大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漸之勢懸車告老三十餘年浩然之志

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褒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啟鼎業實斷章敎前經迄三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榮不以虧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畫一之舉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燕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老有告老雖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為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寒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無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是廁耳寔曰負主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敎後進而行已以正喪妻為虞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

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蹲夏蹲字景雲亦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弟智字子房亦有兄風少負寔新息給讀誦不輟晃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為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大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罷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又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潁有

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千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為上官已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益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即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祇並見推崇每為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謚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時韜受化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薦若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陲京兆杜斌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訏劉寔發聾振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

類甚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發蓄慈對子乘宇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

皎皎瑚璉來光玉繩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列傳第十二　晉書四十二

王渾子濟　王濬　唐彬　御撰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兗兗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与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魏邵衆號十萬方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開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万斛苗四千餘頃舡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

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秣陽瀕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万拒城陽渾遣司馬孫暢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醼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慨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過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孫震盡面縛乞降遂平宄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湛為亭侯弟湛為開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輕亂長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无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

會朝臣立議來年王攸當之藩陳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參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国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賛皇朝与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旦且攸為人脩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號而无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毋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歎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宜皇帝子文皇帝弟伸駿各處方任有内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国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見藉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吴楚七国逆亂之変歴観古今苟事輕重所在无不為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国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鈌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无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国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曹女存国之志敢陳愚管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善異乃分之助旦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雎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皐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難宣帝崩訃渾元會問郡国計吏方俗之宜

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帝沖虚詞及蜀羣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請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奏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具察其苦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吏司馬諸王国郷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国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録尚書事渾所歴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絶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裁技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俊武帝常會公卿諸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詔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脩飾辭令諷議將順朝旨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内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濟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冀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詧願江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性員左遷国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与從兄佑不平佑嘗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服飾食時洛京地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名八百里駁常輦其蹄角濟請以錢千万与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比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

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布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流離器中蒸�near其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好乘一馬著連乳郭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乳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置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荅曰足布斗粟之謂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及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腳向下而踏誠為暴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軍平追贈騎都尉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甚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不失明和妘尤甚狀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濟辭非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敬陽侯濟一弟澄字道深汝字茂深皆辯惠有才濟並愛澄問題

王濟字士治弘農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濟博洽墳典妻安親不脩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時乃變節陳通亮達故廬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大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槊盛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命皆東後事守令有不脩絜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濟告母遵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濟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濟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矣除巴郡太守郡濱吳境兵士皆復生男多不養濟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濟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濟覺喜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遂濟為益州刺史濟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懷德西海閒方倫安來愉天命至於今者猶頒示車衛蓋露坂道臨江津聚氏叛徙徙徙假皇滿刻敢緣天都合弘先大漢道私署太常張斐

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主寇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
馬肉袒面縛銜壁輿櫬軍門降濬解其縛受璽綬焚櫬延于京師收其圖籍封
其府庫無所私焉帝遣使者牽秀賫詔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
參差如秀所料皓降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
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
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即能前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
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
與之書曰足下既權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
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可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
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斷西軍議渾乘勝直指報曰
風利不得泊也王渾又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加濬乘勝納
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案濬檻車徵
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国事重軍貴令有一前詔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
度渾思謀深重安申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
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驕意朕
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白軍人乘勝猛氣益
壯便當順流長驅徑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
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自
渾得承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
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兒渾軍在
北岸遣書與臣臣可斷其來過臣答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
風發乘勢造城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
渾令百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書并為皓綬具以示
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海所下當受節度
之符欲令日明十六日遂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宜嚴兵及鎮
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尋無緣得失合圍又兵人定見
不可委棄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奉明制專擅自由伏
詔嚴詔雖陳慄慄不知軀命所投誓唯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
咸盡喪氣自受国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

轉戰方里破堅秀宜悉心盡意得從時宜是以須朝威震奉而能濟皆
是陛下神策如弄臣承指授故雖大之用耳有何動發而特功肆意寧
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
參差如秀所料不相赴授則臣之罪責靡窮秀宜悉心盡意從時宜
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人禹餘人乘勝席卷皓以
衆叛親離无復鬭志夫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
而江北諸軍不即虎賁不見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犯害並
云中賊百日而今他人得之言語嘽啞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春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奉順命最力
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辟咎責此是人
臣不忠之科豈非明七仕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
寫肝膽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款而誠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
進討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我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无以加
生受屈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峯錯失宜陛下弘恩則加切讓陛下
征當先啟自陳陛下明臣赤心而已傳又騰周處書云太康元年十
物將復表曰伏戊成詔書陛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稱皓諸
渾得孫皓寶物又聞衛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
本末又聞渾案問上日臣受性愚忠行事不動信心而前祈於不有神
明而已林陵之事皆如前所表和而惡貞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
其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黑夫使邪害国自古而然故无極破基宇韜滅
吳及至石頭備亂漢朝既具載在典籍為世作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
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乎既反及旁諸書靖郭兒臣頑陳能免讒愚之口
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指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伏自
孤根獨立朝无黨援父冀叔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
卵之身處覆巢之衛薦棗之質嘗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唇齒夫犯
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冀感逆鱗之忿慶
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遣忤石顯雖閽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

之所大怖世今渾之友黨姻族外內皆根據磐互處世位聞遠人在洛中專共交構並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騰飛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矣猛獸當道猶懼況日脫有敢不悚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孔提說云三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營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趨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甚謂必能然使遣與金寶以賜與之小人无狀得便持支皓擲刀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焚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自至遣衆軍主者收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自時遣記室吏往視書冊封藏倉庫若有遺寶則條名上列不應移徙後人欲求苟免也自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皆自動有萬計疑自軍得之言語參錯先後本末自復与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所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自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以居美者未盡皆也渾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施之日角巾私第自不言

見自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自發軍書檄兵久不得妄離部陳聞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自軍先至為上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自自切勑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奏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計耦自軍而自軍悉聚盜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奚齊而自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縛石頭城劫取布帛自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取無反報依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深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主為主渾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貴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吳自云自也聚蜀人不時送皓欲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自比比富誅報取其妻子異其作亂得賂私令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咎故其宜耳渾案自既據小器蒙國厚恩頻繫捷報逐過其在渾此言最信內有憾懼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自之身更受咎案既无孟劇案馬之好而令

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富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
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觀觀忌其能良久不荅陳騫荐彬敏板而
稱曰彬之爲人勝騫其達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固辭
彬爲雖曹爽劉希問曰卿何以致辭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
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文帝以爲知言出爲陳留相政化大行
遷廷尉正色平法不阿權貴文帝深器之及將受禪使彬案行魏氏舊
事彬乃心王室周旋顧望動遵禮典文帝甚嘉之及踐阼以爲散騎常
侍封東鄉侯邑千戶固讓不受改封關內侯

及大莫廆彬以計之恐列上俟報廣必逃散乃發幽冀軍生衆軍許祇
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專擅害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廟才及彬
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
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奧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殼時梁
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邁器量風虛心餓渴思加延致待以不
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其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
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詔曰
襄勤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保勝司馬

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稱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外內願無以
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郡令彬導德齊禮著
績明試擢拜治書侍御史彈糾無所顧忌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
詔重仗任欽以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
宗彬但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子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大傅此何意鑒言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舅以見景帝、白呂望垂欲仕邪命司隸李秀才除郎中轉驃騎掾軍主簿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国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与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公務多所之今致錢二十萬穀三百斛魏帝賞賜景帝丞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蔡扶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善秀才王戎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非西征時魏氏諸大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国左長史典統別營時鍾毓兄弟貴盛賓客輻湊而裴秀亦以選尚帝妹宅連毓第門巷填噎濤乃閉門絕客或旬月不通其以清恪如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遷散騎常侍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遷散騎常侍及久乃見聽除議郎常以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宰輔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

順君喪還孔奉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以大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万人務勞何得遂其忘邪其以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章表懇切會景皇后崩遂扶輿還洛詔曰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褊內外而乖得其才咸寧初轉大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揔職為左丞白衰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傳化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求解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卒弗之聽濤又上表固讓不許濤以不即推直不喜尚邪使尚書擯職令斷章表乖濤志必欲退因敷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濤射近日朝出逐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還本揔事令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若遜位之故未平庫者便以輿車輿還寺

祖翊軍校尉父子並回史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免官投長兼車都尉並少孤弱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淳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孤陋不肯行淳以為勝己乃表白臣二子庶病絶人事不敢受詔唯子季長明重有才智堪司空掾

簡字孝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而不為家公所知後与熊国敖紹沛郡劉弘魯國孔衍汝南周訪等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大子洗馬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蛮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吏部尚書加侍中以疾去官後為東陽太守政嚴猛廉帝詔曰東陽頃來黠巧尋多入重豈郡乎乃以寬仁為政耶簡以為不然曰若夫居官以絜其身非以勸之隆污治多亦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安帝時東萊王蒲坐法免官又苟得其才則无物不理豈只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恺登庸周室大伯出於阿保斯乱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其優劣於是明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道陵滅徒以忠節於朝廷外後郡臣名簡古今遺典可得而曰初干之元帝

永建安之末二十年中乃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乱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大始之初則親方懲奸之臣成時黃門侍郎王恂度純始於大將東宮聽政評尚書奏事多所裁正恂以為不先所難而所以易陛下仍臨方国人心未盡歸服宜廣博采詢以廣聖聽於是詔公卿大臣各舉所見後進備才並邑九卿才堪佐時者皆以名奏主者隨欲先叙其姓名人人各異朝廷從之於是遠近翕然競進奇才異能之士充滿朝廷矣

歷九王拜訖未嘗私謁此為成俗若乃鉗風拘珍理成幼和須臾俯仰之間不暇崇飾而彬彬之美已著矣

情自抑通乎色永興中卓用生疑所矯所失尚多然其大較足以垂訓後世稱山公啓事者蓋謂敘若鑒盛子家之所論後王恵絶臣名以驛天王戎等澄神鏡形臨沂人也祖雄幼有大判識少與從兄渾俱知名雄嘗詣太尉王衍衍見而奇之又謂其從子夷甫曰此人神俊非常當與我輩相見但恨我已老不及汝耳雄素與渾為齊戎年十五與渾在郎舍戎少雄二十餘而神采秀徹雄每不服渾曰汝家之千代可足算也

十歲而稱與之交歸而過渾渾做咽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設飯渾曰濬沖清貞非卿倫也共鄉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江州故吏興贈數百万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有何言談好臼張華善說史要每朝賢聚上已禊宴戎問王濟曰張華善說史演其義類論則是非行事可聽王戎子爽子爽子爽為

識鑒者所賞如此我嘗與抗籍飲時充州刺史劉舒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祖祖死恨色我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未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我母與籍為竹林之游我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我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我別問討將安出我曰通家有言易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龍驤參軍辟相國掾歷史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脩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慄我偽藥發瘡則得不及禍攻以晉室多亂基業遠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慙蘧生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處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彙拜司徒雖位極鼎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海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編天下積粟巨億不知紀極

晉列一十三　七

每自執矛策評書夜著計旦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貪育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万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我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胡婚我遣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我後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正也我出奔于郊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故文自若未嘗有懼容時乃服其弘濟艱難名親實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鄴縣時年七十二諡曰元我有人倫鑒識常曰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目太尉王夷甫風鑒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緩如束長女子族弟敦有高名我惡之散每候我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甘鑒嘗見如此宜經黃門侍郎通親覺得不生謀轉司徒以王政粗起請公酒壇下過額多後車客曰吾昔與敦夜同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但論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遠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人鄉人不許我從弟衍將不許我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名地者皆被誅而我衍獲濟寧子方有美名少而大肥我

今食糠而肥僉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我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父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摘賈重而行幼年无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辭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祜曰卿有後耶當今世誰比祜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焉東大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老莊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牀擲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卿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貲罄盡悉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刺史冀以爲青州因謂澄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鄉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弥寇亰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司將軍曹武左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大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飢

遍多欲遷都以避其鋒而行獨曰晉室以安衆心越之計荀晞也衍以大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衍爲元帥行以破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无官情隔牆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由云計不在已勒甚優之與語稱晉室之相見問行以晉故行爲陳禍敗之勒稱尊號勒欲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五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言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本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聞人倫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眞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尚萬城公主陳留大守屯騎氏玄素名家有風氣荒儉之時人情

不附新迁祖业为盗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衛要郭性簡約

今婢路上搭養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辦杖之澄爭得脫踰牆而走衛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先重澄及王敦庾敳貴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高第二處仲第三澄實謂衛曰兄形似道而神峯太備衛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衛不復有言輒云已經乎子矣少歷顯位貴遷成都王頴從事中郎頴鎮鄴暨孟玖諸叔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叔勸頴殺玖頴乃誅之士無莫不稱善及頴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封南鄉侯遷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胡毋輔之等亦豫亟譽焉澄押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亟譽焉澄押丈有光逸親善号為四友而亦与澄押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亟譽焉澄押丈有光逸

雖方一坐嗟服澄行之頓送者傾朝澄具舟上鶴翼便脫木上樹採觀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无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勤使以此塵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荅澄既至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賊當務亦不以在懷擢陽人郭舒於襄陽入為尚書郎舒於襄陽入為尚書郎舒於襄陽入為尚書郎

與杜曾厚善劉乃召之不往曾衛之至荊州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適此得免王敦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等敦遣舒監襄陽軍事卓至乃遲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濟忠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厚祿謬坦常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父冒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富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掊鼻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速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妻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謂其家妻為汲州刺史病卒

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鄉家雖貧奇令專學必能興鄉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儁居山陽寒素有遠識寡嗜欲與物無競元嘉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荊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樂為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耽之著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其間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東海王越辟為參軍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乎猶以為疑廣竟以憂辛苟滿閒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讜肇讜至尚書令凱至荊州刺史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越之子也越薨肇為其後所害凱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汪謨字弘遠範之從弟也清貞履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名祿甚合染之任有

異於常班者歟潛沈養發論者謂其高致輕薄異效風流詎及道駿將聖事乖指操情倜儻往自天其生若焉昔晉文霸圖要賴叔詹公子之尸樂令解殷讓之客皆開伯喪之風嗟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古乃構山堂陵雲切漢閎又知村潛中居鼎談優務劣羨甫兩顧退求三宂神亂當年忠乘義列平子陵侮多矣用拙樂令披雲高天踰徹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不亡矣遭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潦陰翟謙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謙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又謙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官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空掾遷丞相主簿幹去職為掾袤與裴潛陳群等東平畢諶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為弘農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潛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儁興立庠序開訪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亟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俯僚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攀慕弟迓路隅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獨不往會帝謂屯騎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興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動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與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成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服疾公車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職補袞職之闕令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不亡矣遭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潦陰翟謙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謙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又謙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官友袤與徐幹俱為臨淄侯文學轉司空掾遷丞相主簿幹去職為掾袤與裴潛陳群等東平畢諶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為弘農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潛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儁興立庠序開訪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亟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俯僚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攀慕弟迓路隅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獨不往會帝謂屯騎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興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動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與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成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服疾公車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職補袞職之闕令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

官中郎將國相就第拜授表前後辭讓遣謁者賜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
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讀書徐公謂吾曰三公當
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此終於不
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父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
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
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
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謝稱子位並列卿

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敞漢侍中父信追求積年汙海
公孫度欲强用之敞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汙海
出塞死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娉娶後有鄰居
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明行喪制服無因徐邈與之州里以不孝莫大
於无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禮亦以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
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將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
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察舉秀才拜中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轉尚書
遷吏部以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考廉杀鎮北軍事遷

內於是十二郡中正會共舉默子處平賜
有稱默多男文武帝出祠南郊使默驂乘問默曰卿知何以得驂
乘乎昔川里舉鄉相讓常聞有里長清廉公平閭政事對曰勸稱務農爲國
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
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
時萬冷秦毅坐交通化賂大興刑獄在朝多以引進唯默兄弟以繫慎
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啟事「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
歸今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敢重事柔而能斷背北頻也及齊王攸當之國
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秦秀孟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
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跟羞女而見許遂改法定令
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光祿動太康元年卒時年六
十八謚曰成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徽雖歷職內外而家室貧儉兒病无以市藥帝
稱德宜贈言司而右父揚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高不疑傳
常想其人畏夷權貴非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此駿誅不同遂不

簡直行事稱為任職以吳會初平大旦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猶不得已起視事大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益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賛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猶清篤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權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權家半之三子固真長脩固字方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關內侯歷位太子庶子真長位至太僕卿脩黃門侍郎大弟中庶子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慎有識識篤志經史奉孝事不行稱魏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尚書進封大梁侯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車駟馬二乘騎具刀器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太醫賜錢三十萬錢得中藏發視加賜錢五十萬益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朗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有特賜絹百匹欽辭必以讓節乃聽之後家大富比之大司馬曹爽欽在爽黨中素有清節故得免官後為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

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王穎兵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資財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效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因謂顒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旨聲援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俾方過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頓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顒啓帝復頓還鄴以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頓北鎮行達洛陽和平日公模遣前鋒督護萬當距頓頓斬張方求和於越頓住華陰志進長安語關陳謝即還就頓於武關奔南陽復與劉陶所野廷詣河北及頓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義之越之越命志為軍諮祭酒遷侍衛別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東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与次子謐說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粲軍琨收散卒引猾虜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表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郭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琨取諶為別駕說匹磾既害琨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始至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段末波遣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即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加諸軍事征虜將軍假節統鮮卑攻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幽薊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絜為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頓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雅俱顯於石氏恒以為厚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侍史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散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復生時間者流汁污皆表懼禍作頌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賜陽泊生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進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若成之美夕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万牀帳稱是賜與卿同門施行焉表以吾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數美表清次退書以為不可得貴賤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詔曰原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陵廣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毘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為中書通事郎泰始初上疏陳時事曰臣聞射少為武帝所礼遇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宿衛將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之十万牀帳稱是賜與卿同門施行焉表以吾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數美表清次退書以為不可得貴賤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詔曰原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陵廣

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報以貨財致罪檄辭未謀不復顯以奴代客直古達三奴留雖而報所盧甚增也又中書監荀勗為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為恨因宴席而以奴報貨財甚多不可不罪宜責嚴所問若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故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何曾奏廙多加人不應議者請以表世祖混同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襲為世準混同表有司奏曰廙所坐依犯法入士科波老壞功重辭北地統非犯終身痛不得南渡末波律順職論者以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幽薊復為季龍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如故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絜為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頓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雅俱顯於石氏恒以為厚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從事中郎後為末波侍史

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綿歷暢並別有傳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散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復生時間者流汁污皆表懼禍作頌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賜陽泊生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進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若成之美夕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

雲臺坐見廢閤荷園門苔甚整依然感舊大康初大赦乃得襲封文之
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
夫尚書令進爵為公廙雖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還太子少傅
加散騎常侍動導禮典得傅道之義後羊衜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君難爵同託讓后求以女配廙孫閩
廙距而不許后深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證曰元子濟嗣
混字敬倫少貴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舍人後改

石勒

蕃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

恒字敬則博涉以清素為稱尚武帝女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
初東宮建恒以選為太子舍人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
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
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
軍將軍領汲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興令義專得千人未及西赴而閔

中陷沒時郡戚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奉敗恒亦欲棄郡東嗾而從兄馥
為元帝所許以此為疑先書與馥馥不相及況羣依乎即召恒補光祿
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大常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疾動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
頭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
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壽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
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猶吾不預祭如不祭況宗伯
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為延尉頃之加特進太尊初王騰驃騎壯軍加散
騎常侍帶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務苟不拜安金紫光
祿大夫又領太子大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
啟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

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殯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
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點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
輒恭敬不肆甚虐鍾雅劉超之死亦收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

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殘闕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
舊典擬定札儀并郊廟辭雅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
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
曰敬恒清恪倫紊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有老弱舊宅之日家无餘財
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蔚字叔治初賜爵關內侯壬午詔為尚書郎轉
東海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壬辰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
詔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
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蔚小廖憎諂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
躬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意拜舞臣等愚戇有微懷以為收功於
所忽事乃死悔禍福於垂成作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
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養精神閱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
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聲色自遠矣帝手詔
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為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詠楊駿政封樂鄉侯遷

尚書後以憎博聞多識屢書典實著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
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
章門下擇集皆典統之初憎以漢紀煩穢概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
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
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
錄九十七卷憎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
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竟曲故也而改名漢後
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成以
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
衛瓘為東宮傳列上通論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
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雲務苟不拜安金紫光
之舊儀置都水官脩禁典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
府誄曰簡嶠性嗜酒舉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荀勗奏
嶠中子徵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

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
嘉喪亂經籍遺沒復嶠書存者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順微暢順嗣官至長
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蕩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
年四十
石鑒字林伯樂陵厲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直仕魏歷尚書郎侍御
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
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
所敗遣鑒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
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才將
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貞救誣罔敗法古本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
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
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
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
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

宇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者詔公會遂以為常大康末
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
南王亮為太傅拂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矯詔鑒及張劭使奉陵兵討駿劭
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鑒及劭使奉陵兵討亮劭既得詔便
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宣詔視亮已別道還許昌
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濤亦封書與鑒曰良圖奇議無足多談然退
壯慷慨自過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隨字處賤斃於歷北
騎校尉
編妻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段熲之後也祖皎魏揚州刺史父恭
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恭少以貞幹見稱薨王彼
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又
齊王冏輔政以妻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
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妻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
死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

劉毅子暢　程卓　和嶠　武陔　任愷　御撰
崔洪　郭奕　侯史光　何攀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帝十五世孫章之後父皓孝敬幼有異行少
厲清節公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清貧
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輔稱焉之詔曰但聞舉功誰曰不聞杜行君
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殺刑彈河東尹司隸不
許曰攬獻之犬鬬鼠蹈其打殺曰既能攬獻又能捕鼠但損於大投傳
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公忠不羣言不苟合行不
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綜理庶紀引史笑柄有分職衛不
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二魏昔孫陽取駑駘於吳坂秦穆拔百里
於商旅毅未遇知已無所自呈口白詣復申請公常與參事博士
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知其難奪
將加重辟毅懼遁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散騎常

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
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正其綱紀京邑
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其郡太子朝故吹肘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
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嘆曰卿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
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
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
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
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
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顺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
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雅頌棄行布衣禮卿初无言
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九人能之蠭蠆
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鷙鼓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
有自然之遊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亦多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

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
刀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
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言理俗之深防
也主者既善刀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
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粲
妾之謂尚及吳楚關雞之變雖興會邪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
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三也本立格之躰非謂人倫有序若貴魚成
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无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
自遠者則都割一國使无上人懱為下此則枝拳非次并容其身公以
為格坐成其私君子无大小之怨官政无繩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
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品使在九品之下竊歎不
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
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
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敗績

平者寡故犯訟者衆聽之則告訐无已禁絕則侵枉无極與其理訟之
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訐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從橫无
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无私之德而長壅於邪人
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
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孔教廢序以相率賢不肖於
是見矣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
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鄉老紀行之
所容閭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從異邦或取給珠方面猶不識況
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訪鄉論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
者以人事亂其度既无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主使進官
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實褒譽虛妄損
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雕飾名譽相爲好醜
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在管職有大小事

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
雖職之高還附卑品无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
奪大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損政六也九官不同事人不同
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
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
品狀相妨數紊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分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
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進取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
得備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著要必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
今之九品所下不獻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
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
無功以表勸退者无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
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无
實對或缺中正而无禁檢故邪黨得律其短長橫生譏訾壞亂職名中正實為
姦府臣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舊情生於骨肉高門固於敵讎

子孫離其狹容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
防姦尚亂雖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為曾莫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无取於此也自魏立
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虧薄之累敗風俗无益於化古今之失
莫大於此愚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舉賢以德長幼以齒鄉議里選貴不
踰親遠詔者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竟不
施行毀風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无所回撓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職妻子有過尤加杖捶
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
肉年七十告老父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弟門施行焉復賜錢百万後
司徒舉毅為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雖有公正修身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
樂安孫尹表曰礼九里者執勞尊者若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掾屬校對簿籍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
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寮物論機要舒所

統所廣狹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王肴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詷舒大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改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其經遠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良窳所未安昔鄧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諸曰受毒之誅不能稱堯直臣无黨古今所悉是以級黜死於淮陽董仲舒救為諸侯之相而毅猶遵聖明不離帝載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備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亦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而已為机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栽德惟報越毅不用則清談側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鑒荀組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共奏門生故吏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儁而衆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儉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奏毒義之士宜其屈景州閭歸其孝悌雖年老自偏疲而神明充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應以稱一州大中正會以光祿大夫毅納善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

仕不為榮准期及節正身潔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故能令義士守其屈景州閭歸其孝悌雖年老自偏疲而神明充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應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此藉以為礼聲尚備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勸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慮為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大康六年卒武帝撫机嘆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賜賻珪合司斯誠聖朝考績以黜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无諡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無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與春秋之義制非所倉卒昔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列臣敢惟行前詷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瞰總

瞰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禮宜生攸之同加崇典礼瞰與諸博士坐議迕旨武帝大怒收瞰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瞰父毅疾病統數使就奏其罪未果而卒是統往省日暮瞰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死患後為酷吏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共奏門生故吏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共奏門生故吏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共奏門生故

視膳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瞰瞰欲
緝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名懼稜為越云瞰與彌親
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瞰右長史傳宣明瞰不然瞰聞之未至墓而反
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瞰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
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瞰久居監司又為衆情所歸乃以為右
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
瞰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瞰為司隸加侍中瞰亟為司隸允協物情故
也王弥入洛百官奔為弥以瞰鄉里宿望故免於難瞰因說弥曰今英
雄競起九州幅裂皆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擁兵已來何攻不
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蔣幹為師且將軍可
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限一天下下可以戍鼎峙之
事豈矣孫劉矛崩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弥以為然使瞰于青州與諸豪
謀且徵之瞰至東阿為石勒遊騎所獲見弥與語大怒乃殺之瞰
有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參軍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

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瞰弟為劫取財物殺白而去總字弘紀好
學負氣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荀晞晞殂
武陵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陵沉敏有器量早攀與
二弟韶叔夏戎季夏並趨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伯望莫能量其
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浩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
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弘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侍納
言也陵少好人倫與傾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邽太守景帝為
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以
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陵各
稱其所長以為羣泰略无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
僕射在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陵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无
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慕遜讓終始全潔當世
以為美談卒於位諡曰定子鋪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
常侍薨以德業稱名亞於陵為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領
川荀諶年少於陵即武帝姑子白名與陵貴賤殊絕與陵交距而不吝由是

致烬及傷駿等惲時年僕射以裁駿之嫉弟陷為流黨徙邊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祇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惲字元裒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惲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榮丘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侍中封昌国縣侯惲有純国之幹乃機小大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為已任帝嘗臨軒使惲拜受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浮華之目遂免顯官朝廷惜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龔生躡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鵲在北為鷹為近吏部尚書加侍中轉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惲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頃向徒帝臨軒使惲拜受舒雖以弘量貴閒為稱時以惲有佐世器宜而舒登三公惲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惲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牢嗣牢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惲以敭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演司隸校尉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射以雅重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死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侯父為弘農太守受少子寄饋絹百匹洪聞之收絹還之侯父慙欲以賂遺洪洪固拒不受侯父乃送絹於洪門外洪不得已為市藥酒散與諸常侍雖親舊後高行遠俗作緒古烈洪為之語曰龔生躡

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弈及鄭默並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迁雍州刺史獲馬揚將軍嘉假赤幢曲蓋鼓吹弈有寡姊隨之官姊子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哥長孝合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弈用為別駕咨後稍有名位時以弈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弈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弈表駿後果誅及弈疾病詔賜錢二十万日給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弈疾病詔賜錢二十万日給酒米大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弈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李氏同縣劉夏李喜廉州刺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雅正在舊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官風俗及還奏事稱旨

李重

李頌

劉毅子雅隨陵人漢廣陵侯萬生晉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杜預稱叔寧之德曰雖在窮巷而義形於色其不時人為之語曰雖在窮巷而義形於色其不時人為之語曰雖在窮巷而義形於色其不時人為之語

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
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無
所須斷而備之不得頓設也軍甲器械既具舉以與人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
實公者當貴之從世為無私者不由貧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
富者不由貧賤自得富故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而橫務是以風俗在難期外教漸來既久難反一
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於戰
及死生之斷殺黜陟實刑成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百所舉二
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舉令諸國本二郡
之政正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廢制損實力至於屢實
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眾人而衛主故曰之禹湯致令諸
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安備令事為宜周之建侯大算其
國望王者並遠者備制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踰安
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轍而領制不同
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稽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
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翼戴擁衛必繼是
無亡國也諸侯田獵然後執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
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則輕重不殊故誅王失度為於罪戮國隨以
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君上勢孤無輔故
數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失倣周舊跡固君體或失貴陷於誅
絕又無子應降苟有始封支侯不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備細密
今又宜都覽其錄目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卿庶尹
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資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則猶不可保況
萬乘之主承艱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君重固之安可謂振深
葉獄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
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請試論不
論人不在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尊高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
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自思立吏課而爾清
議夫欲言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謂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之

能也益進者自以累資久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乃稱聖旨此其微也陛下御令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蔡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有不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編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永相都總令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而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永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成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功斷而行之尚書書畫員數而已參考成司非而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十士之所失不得復以非下城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令吏據解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賢否監司與奏法微體宜不異獄官唯實法更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誤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無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細弧綱舉則所羅者廣綱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委弛則百姓失職矣此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當之政使天下可害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察必責犯彊舉九之奏當曲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奏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強而豪奢貴宜力足憚其貲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緣威權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綱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因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彌違將以肅風論而勸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耀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違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告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舜而前流宥縉紳耆艾在善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編大罪必誅法典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擾微過何異放兇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鉄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乘不可以守安此言政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奏奪事舉奪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趣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以趣所務非正典也然逐迥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勞下其困而私怨分雖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不生誠以三方未平若萬井如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成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萬端疾疫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委弛則百姓失職矣此亦應改張此二者各盡其理然後簡賢任能於今之世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于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狀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五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備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實傷古人有言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其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以疏舉振領撮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無為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非難也運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雜官久事善者必多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報績矣無為能他却功作之勤却似

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足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速加功以塞其漸如何汗慢合仇萊苟善則復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損準以為幸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其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動在垂統使矣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之漸要在靜恩適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

德隆殺射在乎人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祚有創業之勳矣陶嗷彊吳奄征南海又有考績之矣以夫子之實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覆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父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寔與陽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當辭其事實欲若所以貨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動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堅慮經年小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荅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使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頃毛衛殿中其夜詔以頃為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為時論所美文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劉毅專朝仕者敘速音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須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哉先鄉尚有種也倫竄張林聞之大奴懼頃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

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頃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賢后被限靚臣受誅周勃誅諸呂即其事文霍光發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和君權變非先生之効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頃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昨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頃林乃止於是以頃為光祿大夫門施行焉尋頃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益曰貞中書自侍即劉琨議頃高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頃無子養弟和子襲早卒更以雅弟詡子陽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頃勳誅賈謐授督前鋒軍事伐吳復張侯食邑千五百戶頃弟彪字仲雅參安東

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監於境界則刺無步之倫
將不分而自均古蘭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
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不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譬例九
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
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敷則雖竭聖智猶不
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三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
息而禮讓日隆矣于令又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怙和表陳便宜
稱漢孔光魏徐幹等皆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
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土服工商有分不遷其業
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
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舉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
郡縣而斯制已浸降及後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
賤之差令不備擬以亂尊卑其至於奴婢私產實曲爲立限也遂去
八年已已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

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舊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
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猶冒法不已又制公卿以下各得賣舊宅一區
之初不限其制尤等作而不行非備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
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
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體彼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
垂制每向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刺史二千石監察其林大守介
登復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悅以為遠郡非人情所繫宜聽移換若官
重職大臣聞立法鉗制所以齊非檢邪非必曲意事情而理無所遺也
故所備者衆令如登郡比者多點其既居官勤勞進
義也昔先帝崇風流之教而忠及純朴乃詔朝投授隱逸處寧二
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寔定皇甫謐四年又以
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
帝禮聘之一日詔仲州邑言其雖年五十著書撰
而彌新撰尚奧純所居成化成山如者德足以表世萬俗者也日以為

宜垂聖思及其未復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學校表薦行校數能清簡無欲平身率下在職二年彈黜四縣弟毅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戚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管喪追贈散騎常侍諡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東髮登朝竭誠敦體雖丈軼華姬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賢詔而非法察言東國顧郎顏而有餘遭元康之間賊臣擅命舉朝戰慄苟避葅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興張公之非賄非通王之妄錫古道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殿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闕宜暨可觀又銳志銓衡留心隱逸脩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通無私推賢拔滯言在弦樊哉兩哲共冢之基

傳玄　子咸　咸弟嶷

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朱整安東衛軍軍轉溫令垂邁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賜爵關內侯泰始初遷謁者仍領著作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荀勗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湯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光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周之典文自誅戮而已將又矣言進未舉清遠有禮之旨以敦風節未退虛副以德不恪日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旨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僚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大學以教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荒務交遊未知莊事而坐享千祿或竄迹戎旅之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貢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百以爲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

三年足有二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皆足以通貨幣已上儒術學書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
賜耕牛百姓皆課使親耕天下專足食之利萬穀躬稼作流後世是以明
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辟萊公
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後主皆富從事於農矣今人賜
官牛散與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與緣故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
之官既衆而耕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逸
半而食農者衆倍於前使穀散之官農末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
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
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
事古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
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農務既廣穀帛必豐雖三考黜陟明試
以功農末兼業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意矣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日有萬機而不覺也仙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
惟尊其聖哲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
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三常侍雖親
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未得不使
發憤耶三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終後
主者公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以自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
心聽納自古忠臣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
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諱庶幾得以發憤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
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宜曠然與之古人猶不
距諫謗況昔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嵩基毋緜皆按以輕慢之罪所
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卓崩
陶及公卿抵玄以事與陶爭言宣薄為有司所奏三人竟坐免官泰始

車騎不知水勢轉為他戰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
宜其四日右以步百為一畝所寬過倍近魏初
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
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已
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衆時異宜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
畝而功不脩耳編見可堪為者石恢其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
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五曰以為胡夷獸心不與
華同鮮卑最其本鄙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
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奉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
雖已無惡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擾烈計
能制之惟恐胡廣漏網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
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畜之地故復為患無
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
以充之以通北路斬以貫安定使與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

列得專徑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軍得失及永官興廢文要通
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為國大本當今急務也
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開諮詢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
登羌胡侵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聞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
優容轉司隸校尉彈劾貴戚皇后親屬於弘訓宮設衛甲司馬門外坐
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接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
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伉在卿下玄恚怒屬謁者責謁者妄稱
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
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
白簡整襟帶疎不躡坐而待且於是貴衍懾伏臺閣生風霜在於家
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
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別名為傅子為內外
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
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首足下所著言富理

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通來學孫子荊文冠時俊
宰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對清泉侯子
咸字長虞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
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慕
咸嗣
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年初冠父拜太子洗馬數遷尚書
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連
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勤至
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勤自菲薄以利
天下未有逸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既翼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
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煩復除很濫蠶食者多
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餓為慮無能
云補伏用歎恧敢不自竭以對天聞舊都督有出今并監軍乃盈於十
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

之咸復切駿音峻箋風切之駿音峻稱折廟以不平由是欲出為京非弘農太守駿惜李斌能駿不宜在外出乎又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稱了而相觀俯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永總司天臺雅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書誓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相處頗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過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猶杜過直或不忠允欲以元屬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控控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大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特太宰欲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冲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驅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聚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聽亦是殿下觀李肇誤和婆呂耳至於論功當歸表於上觀等已數千戶錄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宰厚以釈其歡心此羣卞所宜以實救量而逸扇動東方動天地自古以來計賢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舉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司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眾亦何所怒乎眾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在論莫不失望成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文計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知今欲委重故令覲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討處莫若親得失者居止之事宜也成復以亮輔政專權史諫楊駿有震主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譏諍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現神有大都官以此為先而經綸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疑厲處慮疾愚懷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雅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為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族有毛目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效雅繩中理成風自伸何懼劉毅時朝廷貴強豪右故忿交私請託朝野溷清咸奏免何南尹尚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執金吾何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

戒慎伏惟以聖人久於其道定天下化成天下以周興二載者繩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迎送時僕射王戎兼吏部成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論靜風俗以疑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白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威泰是也戎職任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甚正御史中丞解結以威幼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戎官詔亦不許威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今所謂行馬以語施於禁防之事耳官內禁防外同不得而行故舉牓中丞今通路橋梁未脩闢訟暑詰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外生即今所謂行馬以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放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

對司內外矣不為中丞專司內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糾內外之限世而結一旦橫生臣臣前所以不躍縷者蓋因結奏得從私顧世事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奏當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妄原是以申陳其罵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尚書台之閣蓋既所未譬皇太子為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尚書台之閣蓋既所未譬

諸裝楷息潰駿之脅也為亂兵所害尚書是僕射荀楷与愷不平因奏指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先罪有詔赦之時多以為駿親收付廷尉祇證先罪有詔赦之時多以為曹爽司馬斬出赴爽宣帝美教之尚不從而勅云但為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奏當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綜廷尉以討楊駿動當封郡公千戶固讓減半降封壽光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為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儁為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閒奏稽留免官暮年還光祿動復以公事免氏人齊方年率兵反以祇為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負矣駿討平之還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與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傳公在事喜屬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傳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幼校聲馬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誌曰貞有三子數晞

右丞周章王尊等什狂[illegible]以禮文草本非祇所選放是詔復尤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趙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為大傅復以祇為少傅加侍中讓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祇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綜統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大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荀晬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為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与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薦其三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敵愴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万言

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為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死子以暢子冲為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鎖与侍者暢不之惜以此奇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語識朝儀伯寃機密勒甚重之作晉書以宣叙讚二十三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詵過江為交州刺史

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求言啓沃任切爭臣傳云匪躬匪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信[illegible]當朝不泰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歛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備心之弘雅之度聽聞競奏為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疑峻弗隆家声及其納諫汝南献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祇名父之子阜樹風猷崎嶇危乱之朝全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向雄　段灼　閻纘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後大守劉毅嘗以非罪陷韶於死而又為區種之法手執杀韶亲先所統万數而身不離侍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制衆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鄉哭之鄉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叛逆又鄉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亦无關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貪死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指之中野為將来仁賢忠貞不亦惜乎帝甚悅与談宴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寶鼎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今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向所以戒成帝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秦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东中郎將持節護烏丸校尉初入為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大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在後終紀不絕黃泰之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叙用聽艾在後終紀不絕黃泰之雖多然有名望者少耳臣在京邑所征實深不可不思帝世為護軍將軍諫年百起而征出遂以憤卒弟宣王者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艾鎮西司馬後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武帝即位為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誅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款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數在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尔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憑慄慞慞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救敵莫貴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无氣會庫空虛器械殘弊艾敦勸將士所統万數而身不離侍虜見艾少而又為區種之法手執采耜率先將士

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聖莫之能
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
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未接天旌旗未舉
順人同符唐虞禪繼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
之而今諸王有分國之名而無裂地有自然之險異險鉗
數雄之所鬪涌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豈深思遠慮社
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攝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西畏邊上跋
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言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自
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鼂錯臣之憂慢亦稱願陛下易
安思危无曰高高在上常念睹微之義不忘履冰之戒書無除穢世之辭
法經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載詠康哉之歌四數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阼
發無諱之詔置鷹諫之官赫然寵異諸侯恐
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將何以稱
在顧問之地益聞主聖臣直豈我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踈遠未信言
改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庶陳舉賢之路廣開
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讓者之辭乃五事以開臣之所言賢真
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論也群書治要足以監觀
有可發起實悟實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政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
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狐死之戀丘貉之篤仁猶
顧譬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瞻望之至謹奏其一曰臣聞舊有章
也者在經典若有副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主及
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賢相及佞諛臣亦可得而言敬朝
有謀謨訓誥唯之主無不寶也任用阿諛唯之主無不喪也任賢
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
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代
未年內出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
功固在輦轂之內相夏癸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

閒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斷劍以斷禹以戒其餘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庭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責之雲攀殿檻檻折乞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擢辭矣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定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擢辭矣後雖釋檻不脩欲以彰明直臣誠定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其事此亦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傅稱其始起外戚抗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妥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詬閼上書薦恭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恭功德遭遇漢室未嘗見也三老董公侯之子孫則當漢之興第也三老董公故恭得不有降況者哉其言曰昔湯武之興亦由取而順守之耳尚恭深惟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審事垂偽施德天下十有八年之間土平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安集百姓以成王業故父事三老所以明教兄事五更所以明敬長老所以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眾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教孟子曰五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未識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卒興哉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無為之辭執杯之下未有休息之作故以吳人尚未自服故也夫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救政願陛下留意方之仁念大

此極至人怨神怒災變屢臻其咎自夏殷動繫其慎不敢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意遠佞邪使婦寺忠謀者誅夏桀殷紂由是天下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其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恭既屢陳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解益子孫之而賴敗終述又稱帝於罰漢如此數子周非所謂應天順人者使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未盡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那商之旅其會如林久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王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地象四時降圖德歌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室弘化洽乎北庭泰平直如弦矢信義感人神雖有報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交幸之敗莫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而不闇待諫著焉無色怠恒戰戰慄慄不无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祇承聖緒降自常安者也夫有國之君能安其位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恒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

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聖賢繼繼承承宜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有冊朱均堯舜之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我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昔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秦置守潘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秦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但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大魏魏大晉方將登大山揮梁父列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實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秦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但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大魏魏大晉方將登大山揮梁父列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實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祿秦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但

臣聞繼統該通物理父云不繼母不慈繼者恭事乃誣繼盜父時金寶父訴于有司遂被債議于餘生繼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藉口安復令駿之誅也繼棄官歸要駿故吉儁崔宣岳掾崔基等共葬母之基在駿後駿弟模告武陵吉儁將表殺繼意著眾成懼棄事彌謹而母疾父命

皇太孫立繼復上疏曰臣前上書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之臺高廟今由千秋上書呂宋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悟即使太子流離沒命許宮而今陛下即納臣言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若武帝之遷位至丞相乘車殿號曰車氏恨不致此禍天其啓聖意三公獻謀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惻弔祭以禮秩誠副衆望不宜宮罪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免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為無狀幾傾宗廟賴相國太宰至忠憤發潛謀偵獲姦凶掃清宮掖大更粗定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君以士諸呂未足以喻臣願陛下同此大更粗定以為永制禮置太子君以士禮與國人商為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為純臣既使上獻主道又令不相敢慢易相親正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諸王閉門追命後遂擯逐皇孫賴蒼頭吳本得脫苟志於忠無往來可慮觀古人雖不避死母卒至成人立為孝昌皇帝

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在於忠好有而不勇自與已來用法太嚴違之間輒加誅斬身伏法猶可強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建吉無道周昌相趙二召其主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實得使為伏假今如今呂后必明昌已反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投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賢高謀載高祖高但不誅以明自道田叔孟舒士大夫為敖駙隨王隱親侍養故今主安而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郎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寤愛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義內毒無緣得設太子不天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狀臣故以為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備衛防慮不虞使者在主客有監言嚴護請審者此由恐畏成族今皇孫幼未事多故若有不虞擅召三率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思同於郎吉適可使主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今自今已後諸有廢

聖主恩遲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排姦故孚帝嘉之蛟救顯用至於先帝公卿右率如閻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伋郭欽則陛刑為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貞先正如商者世俗淺薄士無雅節當急急雖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沖踈遠在外宜得柱石之主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雅節當急急雖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扇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溫前見白表理太子曰閻況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陛下聖明稱明詔舊臣與溫親理而亦疏遠往免艾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儻岳綠微等皆溫父宿共相仇疾人士羞之聞其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六情當臣獨謂非但岳微二十四人宜皆棄斥點以庸風教朝廷害其忠烈權為漢中大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重權其家時張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示護細行而慄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使謀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著書憤而泰穀陛閒續伯官既微於行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誅與其徒隸相以趨非鏡察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願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閒也我們終以失士紛全節休名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成明時仁流枯骨陳朱勃追論新恩褒布表事彭王弟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稽為終理艾道既相伴名亦俱泰績伯區區圖報陳業豈徒發弗永良圖嗟其沒矣何嗟及乎

列傳第十八　晉書四十八

阮籍子渾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步兵校尉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作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讀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若忘形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時與親友至東郡於州刺史王昶請假都亭奏記白伏惟明自以不能副大府清慕聞其有憐才而辟之籍謝不能為揖讓之禮而不卑為當時名公以合一之德降己谷之位英豪翹首貴子賢俊騁望於門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採蘭得佩

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仕職相遊府內朝貴咸與為會
帝讌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不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
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與之無所改竟無辭其清壯為時所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平生與人圍
棋對者求之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因吐血數升及將葬
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
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
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
外之士故不軌禮典我俗中之人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數為兩得籍又
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聞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
而退喜弟康聞之乃嫉恚之及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
疾之若此而帝每保護之籍嘗與嵇康居康子紹幼有俊才亦為籍所
為我設飛廉家少婦有美色當壚酤酒籍嘗醉臥其側籍既
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
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清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
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窮窘途輒慟哭而返
使竪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
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意論敘無為之貴文多不錄籍
論敘無為之貴文多不錄籍
嘯之術皆不傳籍雅長青白眼能為青白眼
嘯氣之術皆不傳籍雅長青白眼能為青白眼
許昌以觀為記室參軍與簡略終始及禍神
子嵇喜乃登之嘯也聲聞數百步喜喪母還至本郡晉
是脩恒禮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
不若阮承宜曰小兒毗既元令似之顏不開通德之風耳若時以閑豫
周旋禮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无鬼論難每自謂此理
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瞻雖物莫能雖每自謂此理
以為得繩墨也公次亦流傳中外不能出也君
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蚊之處帷中安不能出也君
成有父風少喜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預吾此流世不得復
尒太原中為太子庶子

孚字遠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共姑堅延寄養姑賦曰胡人遠集於上極而以字焉初辟大傅府迁騎兵備避乱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遷後除過不以王務嬰慮時帝既用申韓以按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外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飲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僚佐以孚為長史帝謂裒卿既統重府郊畺多事宜簡敦悦以孚才美而知其不長檢處分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便從事未敢有違竟著鶡冠躬擐甲冑親當矢石以明其志若求入錄而不得修乃著述其實作大人先生傳以自序曰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或以為南郭子綦或以為鶡冠子皆假稱以寄意焉先生以為天地萬物之理不可以形器求不可以聲響得其精靈變神化於是乎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載挾泰扶山上干浮雲下蟠黄泉天地不足唐突鳥足所喻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朝廷大儀皆諮而後行敦甚憚之轉大將軍長史敦性好酒飲輒連日醉既不親事機務悉委諸孚孚既才辯又善言笑敦雖不悦而重其才終不忍加罪每醒輒與孚談宴申夕而已敦嘗謂孚曰卿常無大過但恐小小耳孚答曰王道大漸江左危弱實賴宰輔鎮之以安靜故小人得容其間耳敦深以為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卿何以不佳孚亦不知其所以然也敦既逆節將萌孚知其必敗固諫不從及敦將舉兵孚又固諫敦大怒謂孚曰吾舉大事卿何敢沮吾孚曰公舉大事將以為國家耳若以順動誰敢違之但恐公舉非順耳敦曰卿且觀吾舉何如孚曰公若舉義旗以除君側之惡以反大順之美誰敢不從若迴此意則公侯之業可全也若其不然公之事去矣敦不悦孚出謂人曰吾本謂處仲能為伊霍今乃知是王敦耳敦既舉兵以孚為諮議參軍敦將下便徙孚家孚固辭敦不許垂至甚望門告嶠內密求斬其下便徙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施每見正朴財物客至隨散不計有無或相譏訶見正見自蠭聚百端以營給之未知一生當有幾量服神色甚閑暢於是賓客稍稍畢至或有窮乏親舊投託者孚贍恤隨之家道復振敦平後徵為尚書左丞轉黄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衡之任甚有稱績時明帝及公卿皆好莚談而不親細務孚以為不然嘗謂人曰今天下喪亂人士流移所在饑餓宜及農時勸課耕植使倉廩有積雖有水旱之災可以無憂而諸公但坐談虚論不以為憂竊為諸公所不取也於是朝廷頗修農事百姓賴之轉尚書左丞孚以才望處職而居物上頗以簡略為人所譏然不以為意時人或以為無用今見鬼者云著生時不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郭論者服不得已乃采為王衣與畢卓為鄰卓為吏部郎不脩廉檢孚每以此譏之卓後遷為滎陽太守臨去大會賓客於酒壚下盡醉而去其為時人所慕如此與兄弟同志常自耕於墓次以供養母母亡廬於墓側每哀至輒動左右初孚與從兄純俱有名純字長悦為人通率任情不修威儀孚深以自檢為法純每譏之曰汝欲希慕古人自苦如此不亦劇乎孚曰人各有志不能違也純曰汝欲作伯夷叔齊吾自為柳下惠也孚曰若如此則可矣純

傳子敬之宅領軍無子賜名書子賜名
顯位

稽康字叔夜譙国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譙銍有稽山嵇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高世才歷大僕卿正原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主未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李未師學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可以學得而長生養壽可以情求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物有不存於形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故能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稱孝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惡小人之至惡無

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耳況足下着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喧識柳下惠東方朝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於之故又仲尼棄妻安令尹畏乃君子忠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濟窮則自得兌問以此觀之故知充屈之居世才質天使然也何以言之夫衆籍同人之獨割引戶祝以自助故為探一也仰嘯歌君可謂能逐其志者也故若子伯行殊途同致猶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趣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老萊厥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加少孤落其放故使然進不忘忠退不背親上有堯許之名下有巢由之實自古通人與物無傷惟此二賢而已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閒於機宜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累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
憚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
仲尼不假葉公子高全其天性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翩翩子高
猶幻安少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昔君頃患尪羸殆不
見已耳足下元事宛然大丹兄之概吾常慨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恨恨如何可言又伯牙絕
絃於鍾期仲尼厄陳蔡而不反回也親受業門而稱曰回視夫子
亹亹若有卓爾在前雖欲從之蓋由其道彌高其術彌妙也足下
旦夕之宜殺在疾自非重健不堪此也既以解足下所以為別此書既行引
日月而好叡宅中有一柳樹其茂乃爾水園之樂夏月可以忘憂
然玄遠攄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敘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
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而秀等手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
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
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

郭象之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莊子
此書詣復頌注正其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
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
時難作復蓋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喜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
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
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堯帝其悅
秀乃自此後作出矣舊賊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
才俱喜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統博綜伎藝於絲竹特
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曲遒暢感音而發
慮發寒冰漫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協律之好感音而
歎故作賦以寄其命遒於遠京寄逸及北征經黃河以經舟艻經山陽之
舊居聽曠野之蕭條艻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艻歷窮巷之
空殖歎黍離之既周艻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今艻心徘徊以躊
躇棟宇在而弗毀艻刑神逝其焉如哲李勤之愛罪艻數黃犬而長吟悼
嵇生之永辭艻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艻寄餘命於寸陰嘏

鳴笛之慷既亏妙聲絶而復尋行雁之萬音其形邁去故援翰以寫留復為
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小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
純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然友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
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
不以家產有无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
埋我其遺形骸如此背浩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
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
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
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賢愚貴賤與俗人相忤其又寓跡
放蕩以此為常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閑元昏故而機應
不差未嘗瞢意文輸推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
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庭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
席地縱意所如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
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
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甕承糟衔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
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
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若江海之載
浮萍一豪侍側焉如蟻蟻之與螟蛉曾為建威參軍表始初對策譽
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冷酒獨以元用罷免之後終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緒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相親重
子弥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弥
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父輔政時有疾鯤省其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貧行絶空
澤中夜宿此亭舊毋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云何開戶鯤憮然無懼
色便於牖中度手牽之脚卧視之鹿也舉而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矣
在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武康亭侯毋憂去職服闋還敦大
將軍長史時王盛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勌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酬
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倘功名無礙行居身方可否之間雖自處
若稅而動不累高敬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
游寄通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朝與毋阜王尼放手曼倩亦
多肆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甚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
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蒼梧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
亮一五一歎曰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卿父君豈惟識量淹遠至
於神鑒亦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
敖狠尼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臣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
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

才望過宜徂徠不敢至石頭數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鯤曰何為其然
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
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
稷然彼悠悠之言嘗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
之羣情怡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又曰君應疎邪二子
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
以敦誅顗誄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
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性直便以冀敦敦不悅乃止敦既誅害
忠貞和棘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有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
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一心於是乃服於衆
望以順聖情盡忠退下奉主上如斯則動作一正名垂千載矣敦曰君
能保雒邑乎對曰鯤近日入觀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
矣公若入朝鯤請作從駕動然當日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夢
不朝而去見時朝廷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危開導進止言敦既不

能用兵不悅軍還使之郡得政清簡百姓愛之豪卒官時年四十三
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尚嗣別有傳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吏馬山
濤稱其才堪邊任與為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推高名有知人之
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俱為大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
澄嘗與書曰彥國生佳言如銀杯盛漿但恨淺耳輔之答曰銀杯盛
漿大可憐淺乃勝深也澄不說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到酒自厲甚有能名遷
尚書郎　計畢王問陽爵喻平東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為建威
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書及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頴為太弟召
為中舍子遂與謝鯤王澄阮脩王尼畢卓俱為放達嘗過何劭門下飲
劭有精理之目輔之時在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事則已
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此萬也何劭異而召見
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毛逸聞輔之名引為從事中
郎復補振威將軍陳內閣太守王弥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永嘉中

遂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奉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
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參軍轉丞相王導委以機密遷黃
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事免曼住姑熟好飲酒溫嶠庾
亮阮放相善時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安伯高
平劉畧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
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點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
蓋撮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絆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
敦不臣終日酣酒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
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楊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師供饌曼至丹
楊客來早者得住設曰晏則斷盤不復及精膳客早晚而不問賓饌有
豐儉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供設盛饌論者以周之魯膳乃
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太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京都
潰峻召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勸眾不動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
追贈太常子貢制少知名高明帝安南亂悼公主降經書郎卒弟胡

聃字彭祖少不好學時論皆鄙其暗有內伯之號其後更
有內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稱叔伯後章大守史畴以大肥為笑
伯敞騎郎尚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聃以很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
凶聃初辟丞相府累遷屬盜發為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大守剛克郡縣恐懼甚
睚眦之嫌輒加刑戮郡人簡良等千餘人詣闕訟聃罪當死以募獻皇后其祖
鍊復百餘人詣亮訴聃罪當死以募獻皇后其祖
姑應入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以處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
賜命獄所兄子貴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典也
聃雖極法不貳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出民聃之甥也入殿叩
頭請命至于流血極重詔乃減死徙廣州太妃薨成疾陛下圖極
之恩宜家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大妃性此一男發言摧咽乃至此血
情慮深重朕生于舉毒受大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痛
以致頓喪然亦何損以苟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大妃泪陽之思於是除
名頃之遇赦徙交阯等為置家自給聃日飲醇酒而死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自縣還過今不在逸解衣冬之人令破中卧令愛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
貧衣單占得細可代若不斬盖勢必凍死令何惜一破而殺二人乎君
子仁愛不爾也故寬而不疑令許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
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前才便呼車與
談良久果客令怪客不入更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捕之後
舉孝廉為州從事舉高第補尚書郎轉車騎將軍東曹掾遷於
越越以門寒而才名越後因閑宴言到縣皆以為誤當即其逸
公以非其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之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揚州刺史周顗放
曠卓犖曼相親善時尚書郎缺顗以為誤當即其逸
聽逸便於內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
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二達元帝以逸
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給事中卒官

秋水揚波春雲觸峽百酒厭德寫虛其性不貳斯風誰屋王政

曹志　庾峻子旗　庾純子勇　秦秀　郭象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孫子也少好学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為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為撫軍將軍出陳留王于郡志被謁見帝与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為鄄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夷至放先代留爵傳作不替咸列藩九服或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与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極藏器雖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心履復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為魏忠英胤其以志為經于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選音武趙郡大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為意善於撫養志不仕牛馬有踐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能審其善也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曹志善為行稱素達孝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

帝嘗閱古代論問志曰是鄉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自餘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録无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无復疑後遷秘書監出為安平太守安平方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居之其人也異姓則大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等朝代興革而多官則妨化以无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由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脅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援龍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復其情恐當有盤石之固夫欲享方世之利者當与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聰明秦魏從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踈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礼是~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傳志等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自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公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悅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拍荅所問横造異論策免太常

鄒默友其人有才幹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頃之嘉復為散騎常侍曹毗真妄居喪為禮因此萬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推案默曰魏顥不從亂以病廢為亂故也今論曹志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於是謚為定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幸治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疑中正簡素住魏為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踐蹈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勛拜大中大夫峻少好学有才慧宿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假之所由歷郡功曹幸計掾州辟從事大常鄭袤見峻大奇之牽為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夷乃潛心儒典屢勸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向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荅詳悉上嘉其才如此之親不行而已隱陵舊五六方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三父孫抱經亂獨至今日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內侯轉秘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史轉秘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趨競孔猛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衆則官分職則官寡官寡而賢衆則官多官則妨化以无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由或处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脅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援龍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惟无功而能知止復其情恐當有盤石之固夫欲享方世之利者當

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鬬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
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日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顧雖離
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王帝之命其次有几杖
之礼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子此
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剌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先爵列於朝者商
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畔不知德惟爵是聞故問閭以公乘悔其
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佳蕭曹以天下重四皓
於南山以張良之動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詘之以政帝王
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百无能出其右者而未嘗
千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吉甫尚德
兼委軌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華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
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宦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下
不已又臣无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高雖无功而不覺
下已負敗而後覺用故因前而非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默陟无章

以其生前家產品說越令就換錢千方，以備公用此可乘越於魯生而問散散頑然已其積積出机上以頭就穿取徐若云亦官家故尚甲主國公所取矣與於是乃服越其悅因見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室衛不與散交散卿之不置衛白君哉我自卿人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衛其基可之右勒之乱与衛俱被害時年五十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大尉王衍每云聽象語智尚滔水注而不竭卿卿君以之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大傅主簿甚見親委漸任職當權重勢內外賓客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歆頗有別本迁流象為人竊其餘衆竊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外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義一也

庾純字謀甫惇孚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書佐舉秀才為郎稍遷侍御史轉治書出為弘農太守徵拜尚書遷侍中領秘書監加奉車都尉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出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府置長史司馬參軍掾屬各二人武帝謂純曰卿在荊州清公著績朕甚嘉之今以卿為鎮西將軍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持節如舊鎮關中以為西土重任卿其勉之純以為己之負責秋水至樂二篇又易為師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外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義一也

庾純字謀甫惇孚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書佐舉秀才為郎稍遷侍御史轉治書出為弘農太守徵拜尚書遷侍中領秘書監加奉車都尉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出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府置長史司馬參軍掾屬各二人武帝謂純曰卿在荊州清公著績朕甚嘉之今以卿為鎮西將軍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持節如舊鎮關中以為西土重任卿其勉之純以為己之負責秋水至樂二篇又易為師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外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注其義一也

直居下犯上醉酒悖慢臣得以九才擢授顯任易稱帶首論語論國而臣聞義不服過言無忌度不可以訓請黜免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一等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免官詔曰先王尊卑之礼明貴賤之序所以崇化示人軌儀也昔廣陵厲王胥謀逆誅陵上死礼悖言曰但加顯戮以全肅朝倫使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侍養使得礼典其藏否太傅荀勗騎射軍將王攸議曰凡斷正藏否但先稽之礼律八十者其家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純兄弟六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礼律未有違也司空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和純荒醉肆其分怒宜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借常人之失應在議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去親頗簡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書奏帝以情制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故發詔曰君父兩備忠孝各厚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死得歸少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養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元兄弟極之義郡辛苦自陳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揚於礼法外處其肥甜斌罪以為非理也孔年八十二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礼又今年九十不為犯令罷摩字相貞加散騎常侍以明國典聖恩慎罪示加貶退臣竊惟內侯純醉酒失常戒申詔書既免官以父舊老不求養子五府休礼典正其職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二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死關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礼垂訓莫尚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礼所行今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駿奏捷

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為公旦立法還自越之爵侯為子即為罰首也石
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大宰獻王諸子亦在蕃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
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邦伯少飲多逐至沉醉尹醒開知悼恨前失執謙
引罪深自克勅求入重法令公游不原所由而明傲很是為重罪過醉
之言而設法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夫妻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
求忠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礼節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
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
志如此則為礼樂正直而陷入以詐違越王制開其始原尹少尉後請若
事親色養屢職內外公廉无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
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卞也敬先眾後己實是宿心旦由醉責
以暴慢被奏候不忠不孝羣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
拊心泣血也按令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
之緣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疆要家定省君親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
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輒不聽固躬法同罪歸

无異而虛貢尹不求供養如斯且懼長假歸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天
礼者所以經国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末周成之衰率由舊
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礼崇教疇咨群臣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
所由者醉公以救義見責而所因者忽積念以立議由醉以得罪礼律
不復為斷文致欲以成法竟是以愚臣敢冒昧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
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自中世已來多為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
令釋之定寫得揚名於前削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沉湎此責人
以齊聖也疑曹公亦獻於前削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温克醉酒沉湎此責人
也大晉依聖人典礼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
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
醉戒且文王劉據議隔
葡萄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顧德進曰若以
顯親為大林養為榮詔救純前坐罹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
駕之日而後將軍取取以私議駁奪公論抗言憤情談聞朝廷宜加貶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癡嬸母任氏仕宦往來後漸折節勤苦始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倦坦稱其志業以為大器遂博綜典籍兼好醫方針灸之術著帝王世紀年歷帝王本紀及公卿將相名臣傳並行於世又撰列女玄晏春秋等書皆傳於後為著述之富兼存乎其人焉謐以漢末喪亂不復仕進自號玄晏先生其序曰或謂謐曰何不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但處居畎畝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宗攝世利事官馭掌然後為名乎於是假寐衡門偃息茅茨甘露不降而神人來遊靈液不灌而芝草自生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之而不顧哉吾之弱疾固不及閭閻之人也而安貧樂賤人之所惡者理世也人之所棄者及時也先生年過耳順髮齒墮落肌膚皺瘁視聽不衛手足不隨動靜乖方趨步失儀言語錯謬人倫廢絕有生之樂已喪過半之憂已至常懼顛沛以終天年是以自強不息勤身修德夫惟古今明王制事無巨細之以情雖或曲盡其理而猶或

史269-064

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於視求其所由表觀於時物近驗於身日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忍性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夫含血之屬或有投非其人者乎貴智賤愚或有懷道納叛者乎方外遐荒豈或有命世傑出者乎此數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何災祥之不消何理化之不洽哉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經閱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書虞舜之制四海會同天地祕奧其術準正三尺則懸象無所容其纖毫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黃鍾可生得失之端不同不審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之有變而易改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長短非人所能隨時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廩散滯賑食省用而已矣并故誠愚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為能有成唯陛下審其所由以圖其變求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富以時務改而易之一者也臣以為宜如所奏又刻銅表封禪見禮志虞夏以漢未長亂譜傳多云云失雖其子孫不能自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聞之益以定品

陳咸宅萬國同軌有異不競畋亂邦畿服外叛侯衛內起天雖既降時惟翰武龍戰野分開拓封疆東情乃終閉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眷皇威致天之誅奮戒遵陳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席卷韓貊又既應期席卷九域奏命九重譯功舞衆宇是為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雖適不濟之負群言莫乃真罰故命南寘聲教未既宜弗及王寧邑殷其載彼江淮舒以消亂矣聖皇奏乾啟雄闕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之旬興徒不疲飲至數賞千旌紐斾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物駿駿風宇華陽弓矢委服于戎戢戢嚴嚴帝略剪殘夏景承正受朝龍馬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朔班朝濟濟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保厥庸既遠其沙明其跡喬山惟嶽聖之封猗歟聖帝胡天封哉以毋負神祇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詔以為晉用已久不宜復改虞取白黍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於形容象物制器以

鎮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嫠敝廬爲鄰神遊
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襟
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難聖籍之荒蕪惻群言之一至今素履於茲闕許
纓緌而長逝請十課吾業於今日世張華見而奇之
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
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植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委廩未實開石鑿
窮欲大興田農以審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地利可致所
由者三一曰天時不過三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爰春無霖霖之
潤秋無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雲雹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
體useful於府隙動罷裁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廩之積也然地利可
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
游食廢業占壅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
精察之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
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農業少之人雖頗制徙
第七篇論書勿壞不識名跡多中又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十與書異

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食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
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邊北大賈牽羊取之清勿放衆之
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以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生猪羊毳草於空
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驟駈在坰
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貨利之所以會哉又如
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汙水停滯人不墾植閒其國人比苦謂通泄之
功不足爲難爲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
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籍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
計并場苑陳汙泥之土渠塘之宜必多此頻最是不待天時而幽壅可
獲者也以其年雨生於春雨多捨生於決泄不必拳朝隕而黃潦臻榮
山川而霖雨息是故西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憎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
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
者繫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寬狹懸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務其本生之
復以計定重遷之情裴秀乃貿增廣翁人之業以關西郊之田

發蒙記補王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幹博儒史之學
魏中領軍曹義作至公論辭義甚美官至冀陽侯
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瀏原為河東太
守好奇人雅才為務同郡馬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白大將軍
不拘儒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隨侯之掌休惟明肝荀黃中
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冊遺語是以鄉老思獻所知竊見執士
王接收譽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王弦
之妙味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教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
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
毋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毋終柴毀過哀殆幾滅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器平陽太
守柳滄散騎侍郎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
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忱為平陽太守萬
之於司隸校尉王琛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梁陽潘滔遺

接書曰舉處昊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
今世道交喪將逐利亂而識智之士蚓已翻筆褐敗日深如火之燎原
其可救乎非梁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甚感三主義舉重帶復
陳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
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謀
人之國國危則亡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侍中職以遇不
道可謂臣矣又可痛哀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旌令天下休
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足勸向風莫敢不盡矣朝廷從之
河間王顒欲襲鄴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
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觀
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解義贍
富自是一家書不主於經以為經既所不書傳又不安起於文勇俊
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其詳而點周王魯大體乖矛盾且志通公羊而
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被書求爵拍考正沒後書未乾

後出亦播清芬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韙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瑯琊倪
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
常文立舉詵雕蟲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
禮樂大備制度弥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
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況乎殊世聖王既沒遺制猶
存顧者迭興而翼輔之主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
朝無其人若未宜求務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始於微微而不絶
其終可致歗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
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脩而弘簡承祖宗之
休烈乎數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閉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遠之遠
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虛之若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
於讜言乎加自頃秩內侵災害屢作疫旱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
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名器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
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无隱將敢塞之說對曰伏惟陛下以
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學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
天問也退以究揚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猶恍矣伏讀聖
策乃知下問之旨篤而且閑上古推貶讓位教問德二故易傾而
治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
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敝偽之極蓋禮樂之致
第制爰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屢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
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存也加頃粗失之弊益夷吾
倫于小器功止於霸朝不北宜平策而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
何脩而弘簡亦臣以為莫大於懌人而官之也今之興刑雖無一統宰牧之守
優劣異績或以多獲或以寡負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論而考其實矣臣古今而
自填爽內侵災害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非聖爽循
動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攷之於古人相與賢今人相與艱
古之官人者貴之於上自舉本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
賢乎今之官者貴之於親戚助之有事則通无人事則壅安得不求
求賢助乎莫若清心省事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
誣罔則臧否失實實偽相冒主聽用惑之所舍也靜則貞固貞固則
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无厭食至聽用察德之
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風夜俗不一也且
人无愚智咸冀名官莫不師正於外臧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
信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繫其類雖能止之故
亡國失世若未宜求務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始於微微而不絶其終
乃著天也不能頓為寒暑者人生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斷於春秋隆
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閑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
矣得失多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閑梁使之相保也
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刑故古者諸侯公貢士不貢者削爵而不
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
其故不適深其薄過非如此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
施刑之道寧縱不監之矣今皆反其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
急之也故寧監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俊彦者各自最辨
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汙濫狼籍自頃長吏
特多此果有奪而彷購賑者矣有縛束而敘錄者矣貪鄙猾吏不
知誰升之者獸兒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
如蹈水火夫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步者風流日競誰復之者
雖今聖恩勞於風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望並化美俗平亦後何之清耳
若欲專之宜剋與賢之興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循其軌而不苟
則賢者可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
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曹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夫故募過
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
自填爽內侵災害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非聖爽循
夏則皇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事使能則刑恕
政恕則下仰其施刑如則人便其教施以植其財勇以給其求故人君則

資瞻而知方動則親之而志字男苟恩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少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被其力可竭以戰則克攻則拔是以善者莫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興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上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獨豐於人實不能均其勞若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可悔職而不勤百姓治業而營時非所以定人志致福昌年也宜勤人事布已自誠慮卹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昌慮未騶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萬誠著忠貞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毋復去職說毋病苦無車及至不欲車載輒冒以出入而求之於天則有可悔職而不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舞種蒔蔬菜傷則人偃積年得馬入無與相至家貧子成增米事名為征東朱軍從事尚書郎轉車騎

以享德長父風醇俗美皆教自畢保天之祿而基王世而樸者其所由之會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之猷九功何路而臻千祜凡厥庶事爲後
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不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
任能人予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績咸熙不職事曠天工人其
代之欽惟維大理物宜周安家非賢无以成也美賢才之術於周由尺工
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不煩繩墨設則曲
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進則
忠國安人退則成節勤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公而明度節以其
能審理制以幼其功此昔乂聖主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陽鈞之上者以其
所任之賢與所聽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慕林光和之樹唯明主
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三門之求抽群英於俊乂考工校職量能
制官朝無素食之士如此化流閭極樹功不朽矣時中興郡縣及東平主
庾領居上第郎於殿舉之徒數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
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言所聞未盡子大夫所急言故

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害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
人之理富何修以應其咎夏殷之中間多事未得
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今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竄若事有負荷使
公私俱濟者委曲陳之文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誰有因人徒聽耳若有
文武隆逸之主各舉所知雖賤貧俗勿有所限故孟公問事實多務
華辭莫有所諱也朕以空言不用計不施設無元
故上官昭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
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其故曰起有元非
之難信之難得其人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落
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万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世有未
臻之處而有醜施之民故謀未得高抗憂邊人未獲晏寢將何以長弭
斯患混清冷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
兼三才以御物開器能以招賢故劣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聽政垂光隱
滯俊乂能職盛帝道以光清德風翔王化克興是以羣陶貞奎不仁者遠

陛賢重漢遠夷於帷幄書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
汚漢席卷千文西征羌氓懷化誠感神祇聲布鄉
譽於是殊書幣交至高館於侯館館於賓館設置
饑渴用人庶於雍塞董爾以待志善過於
西北有未賓之寇殊漢有不朝之虜勇征之則勞師
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自而守之蓋
安邊之術也人策曰昔賢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越
睢屢作妖寇昔蜀人敢模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
靜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未分朋英雄角逐時務所趨豪傑擾亂
圭大賢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主稽古歸命向化蜀漢來
化日久風教遂成昊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敢殺而吳人易動也然殊
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加安之計宜先寄其人士使雲翔
閭閻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舉以顯之威風輕其賦斂以順咸倫可以
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知有主者必盡而後仁今天成地

平大化無外雖句奴鮮卑猶未賓服將備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
兵戈載戢武夫解帶自知此已可消錄之用未邪對曰
夫厚生利載須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六塵以安區宇萬國順
軌海內奚然雖復被髮之鄉椎跣之國昆夷荒裔蠻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鄧之
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子貴問平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耶平遠又曰
夫厚生利載武夫解帶自知此已可消錄之用未邪對曰
兵戈載戢須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六塵以安區宇萬國順
軌海內奚然雖復被髮之鄉椎跣之國昆夷荒裔蠻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鄧之
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子貴問平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耶平遠又曰
夫厚生利載

榮所免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阻楊州刺史劉穆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顗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顗百姓奔散顗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顗顗歎曰吾實謂卿棄今思是藏子原之時乎今東放矣甘卓為東海去越所捕下令敢有隱者誅之譚入求之因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遣箱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白北華侯也復求之譚曰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顗榮所止過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幷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陵進之帝親自瞻覓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琥於朝乃上箴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為務帝圖單身以審己為分故陳廣善老漢宣不違其志子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貽有懷遠之慕自非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於道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閭放棄害在從來竊復之謀策年尚七十志力白衰衰飛無勞實負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拔入補書監固讓不拜大興初拜前軍將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快快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論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帝道小人爭毫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越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越若思每銜之及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每懷怨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老矣幸得免於閹豎之間足矣帝不悅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諡曰胡子化被化字長風為從事司馬討汲桑戰沒薄爵為關內

淮南衰甫字公胄亦好老莊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晏晏自言能為劇談最勝人衰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諸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帳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輔聖王使人各以器苟非周材何能聚長黃帝軒轅氏名以雲師官名以雲紀而鳥書於

愍懷太子

愍懷太子諱，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問所欲為。太子時年五歲，獨不對。帝怪而問其故，太子曰：「大人當陛下，須臾不可離，何暇對也？」帝大奇之。及長，仁而好學，敬愛師傅，每見賓客，恭敬有禮。帝嘗謂侍臣曰：「此兒聰識，當勝我。」

初，帝為太子納妃賈氏，妃美而妒，太子畏之。妃數以為言，帝乃止。宮中有產育者，妃輒以毒藥置飲食中，多所傷害。太子既不得於妃，又不得於帝，故終身憂懼。

帝嘗問太子：「汝於諸弟中誰最愛？」太子曰：「臣愚，以為親親則愛其親，仁民則愛其民，不知所以為最。」帝以為然。

太子既冠，帝為納衛瓘女為妃。瓘女美而賢，太子敬之。

太康十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十五，而才智明敏，朝臣莫及。帝每有疑事，輒令太子決之，皆中其意。

太子既納衛氏，而賈妃妒忌，不欲使太子親愛他人，乃譖太子於帝，云：「太子非己所生，恐將來不為己利。」帝信之，由是太子益見疏。

太子既廢，賈妃欲因此事以除後患，乃與黃門孫慮謀，誣太子與宮人通，又使人教太子書，令呈帝。帝以書示衛瓘，瓘曰：「此非太子書，必賈妃所為。」帝曰：「何以知之？」瓘曰：「書跡拙劣，太子不為也。」帝曰：「卿言是，當為卿治之。」

元康元年，廢太子為庶人，幽於金墉城。賈妃遣黃門以藥與太子，太子不肯飲，曰：「我本無罪，當見明白而死。」

至臘月纏女髮又白南風起宇吹白沙塵塞門鐵望氣者言戎馬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大拿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遣妃書詞猶順恚心參焉書欲盡思苦之即無有怨通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勤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城第三年不見存恤在室中坐十二月道支疾病田篤父子之情僧相誅愍于時表国家吉福無有惡心自道支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黃昏有疽出來題言東宮發瘡云云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国家須臾中宮中宮且來吐不快便往雲屋中坐右右陳舞見語中宮且來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為道支乞王不得王具成國耳中官通呼陳舞助天教與太子酒裹便持三升酒大盤裹來見與使飲酒嗽裹盡飲素不飲酒即便遣舞舞不說不盡三升之意中宮遣呼白陛下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支若也便若中宮陛下會問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白 實未食恐不堪又未

見殿下飲此或至頭倒墜有惡物邪逐可飲二升餘有一升來持還東宮飲盡遍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胸中空虛不復自覺須臾有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宮此文書書墨黃紙來使宮急不令復視宮不肯復視宮不肯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天相疑事理如此實為冤枉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忠而公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當謂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外今忌疑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咪不若蚤廷却朝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猶足以為功可以得志倫

虐宇通文永康元年正月農死四月追封南陽王諡宇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對臨准王已已詔咎徵數發薦回作變遂既遍廢非命而沒今立減為奉太孫還妃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李宮屬即轉為太孫宮屬置天倫行大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天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如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扶淚焉尋復立于西掖大孫廢乃拓水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諡曰哀

尚字敬仁永寧元年分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分立為皇太孫大安元年二月於邵薨葬謚曰冲太孫

史臣曰敬素挺皎霞之貞襄風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詔敬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承之望及乎繼明宸極安未變風德已衰信惑數邪疎斥正士好層酷之賤役耽死囚之俠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統而中宮凶忍父懷危害之深戚而諫諍莫從邪之說坎牲之詐已搆鼓大之諸遂行人之探情更聽建鄴甚庶匪雖復盡禮備哀深情深悶百辟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鄴甚庶匪雖復盡禮備哀深情深悶豈可何德於茶毒哉者哉

贊曰敬素懷貞詩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承顏寢膳不按轂鳳詩陪輦昨生災既陽兇徒望歸來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曰昔漢氏失御莽旨竊命隗囂寔繼亂階宇內皇綱弛頓王室圮裂群雄逐鹿於是群雄騁辭各勵其志或跨州連郡或兼國專城威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皇帝懷慨世之心運神武之略以大興之業因時來之運以龍飛江東驅率羣俊折衝四海遂吞三方奄有南土恢開王略紹隆前緒劉表坐而談霸孫策承父以成業割有六郡之衆兼十萬之師威震荊吳名重天下然而北面託身委命於人者何哉蓋以德不素建無以君臨故也

夫以區區三吳之地僅乃跨越數世與王室抗衡者豈非長江大湖以為池險乎自古以來開國承家經營天下而不務德修政徒恃險阻以為固者覆亡相繼不可悟也

孫堅創其始孫策傳其基割據江東已成鼎峙之勢及權之時內修文德以懷賢俊外勤武事以討不庭屈身忍辱以待可乘之釁量力而動不為利疾所以功業既就而守之以謙也

定諡法備師則威德令聞孫賀禮名聞而張公為之雄交御寇而周瑜為之謀彼二君子皆弘毅而多奇雅達而聰博故能內外協心君臣一德以氣集江東籍乂安之資因山帶之險北收諸華詠銀王紀旋皇輿於夷庾及帝坐於紫閨挾天子以令諸侯倚天下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群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龍飛

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特險而已又孫卿所謂合其參
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之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
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脩也功不興而禍讎何哉所以用之者失
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敢惠以致人
和貶沖以誘俊乂之謀恭和以結士庶之愛及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
憂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和以結下同患則其難不足邮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基矣子桑矛能悲
彭之思秦離無陵周之感矣至大唐末興弟子雲俱沒虎口常璩華
陽士女傳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貴詣侍中王濟指
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故時人稱
為名對張華薦之語公後大傅楊駿辟為祭酒曾駿誅留秦子洗
馬著作郎范陽盧壺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昔我父
兄虛班志戰於既起乎謂機曰殊邦遐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
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笑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廣陵時人稱
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故時人稱
為名對張華薦之語公後大傅楊駿辟為祭酒曾駿誅留秦子洗
馬著作郎范陽盧壺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我父
兄虛班志戰於既起乎謂機曰殊邦遐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
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笑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廣陵時人稱

為郎中令意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機謀
賈謐賜賜前輩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即倫之謀也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頴
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頴
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故而已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
既而羈寓洛陽久無家問笑語人曰我家絕無書信安能憂事取消
息不大搖筆作聲耳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犬頸犬乃路向其家至其
家得書遂答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頴橫吳
機貴其不望而志臣壯難故不從罔既珍功自恃受爵不讓機寇之作
亂實主賊以剌為其序曰天生德之其有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
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交生之分
惟此而已夫尺之榮名莫盛焉譽意无涯欲莫順焉情伊人頹覽
天道知尽不可苞圖難又貪利忘退則巍巍之盛初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
賢洋洋之風將親來籍而大欲不止於
彌廣身逾危而名愈勁此不出於其域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之家其必昧然後河海之亦埋為朝
流一而已覽精成山獸名編岡之條身厭荼毒之痛首不還故聊
為賦焉潛使百世少有悟不同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取王經国義花封
建明移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国經野先王所慎制畫基思隆

以一理貫秦漢之興猶河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艱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身為前鋒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統軍五萬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會頴居群士之右而王粹輩素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勠成事寧當酬為郡公位以公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閭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費穆皆死之初官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寵超薦

人為小都督未戰被兵大掠機素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豬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云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都昌公師溫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收機其久機要黑情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攬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恩文侍惟握出討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言書昌黎集無歡日清河王普起墓宅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後俗澆廣每觀詔書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自愚以先帝真教日以陵替今既園寢協

崇大化追閘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黎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獻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忝冒寵榮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費復參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今書郎曲將李咸焉西司馬吳延給使徐泰等費復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職工肆業中射該大農誕皆清廉恢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賜至於褻義用情無無大明公興事義兵以除国難四海同雲合響皆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泰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職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使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家猶未若閑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費復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泰才如士卒所善建武將軍大常府丞周固都張瞻皆望益聞在昔聖主承天御世開廣

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敷教思弘禮樂以備訓誥頴不納統等重請頴遂道協人天而伯賓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佩禮樂將厝君侯應康運之會昔賛天人之期博延俊乂畋畎隆載典伏見衛將軍參軍都督會稽諸郡軍事前將軍吳興太守張瞻茂德備祥器思深經遠奥趣靈賾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民博採其珍辭萬殊咸抽敷其藻采徵集逸思心胸神論道協和陰陽序時雨順節風調相然有省察色孟致扶頴之僅令程雲門生故吏史迎喪赴會稽河備墓立碑四時祠祭所營之

喜字恭仲父瑫吏部尚書晉卿子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論全未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訪論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詁觀子政之洪範而作古今疏觀莊子通萬機而作玄丹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文作西州清論傳於世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軼論格品篇曰或問子薛士最見國士之第一者子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大旨吳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況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遊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不辭貴以方見懼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發此第四人也溫恭慎慤不為詭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三已上多博設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和復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詮籍矣大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傅等十五人南土歸稱並以直絜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士者可貴閭本位就下列除勿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塞喜為散騎常侍孫子荊為尚書郎文陽大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雲寔河朔英華故早年風聲蓋隆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口論壎篪社稷棟梁士林準的機之積學博聞才章富贍論述先代剖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並業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瑰才瑚璉器宜其承俊人之慶參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舉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梁君移國滅家喪百垂運矯翮翻翮摶大翮飛鷙起逝至委湯池永建宏都雙龍巢傾鳳儀浪之心未騁遠晉脩鰭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勃朝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君子處安履貴危復貴則哲士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大守湛幼有
盛才文章宋富善構新詞而未成京都謂之連璧少為大尉掾公
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五聞有
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蚤知時而不遇
著促齡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
士之職觀人全之盛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風樓五林龍蟠
六年莫耀未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鴻駭儒林吉不輕著述之業
曰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終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命終莫之歸
宜吾子之慷慨也且以言乎才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我見其內之固之則明道
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
卯牛操筑之客傭佳員拘關之謳負俗瀆識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焉卿
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安鋪錄之力向若垂一顧過一盼吾子優矣坐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
公者我見其內之固之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
金口玉言漠然流默使吾子猶運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觀有饑色
洛江河之流六以濯舟舵之時惜東壁步光不以富貧婦之目抑非二
三公之敵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
吾子所以寢飾之太矣斟酌之過永古人之誨抑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永古人之誨抑
因子大矣之恭在樊室也敢布其腹心嘗能隱几以聽其說乎客曰敢祇
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
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先公
當顯舉進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作顯作昧文則作幽
作新知之者則謂之欲道遥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進進以求達

仲璋安徽婺源縣人遠則欲升具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俯瞰岡巒其身若自冲虛佐尔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万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蹋時俗跼蹐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大鈞播物神人孚喻鳳歙露未食五穀盈太清遊山嶽未踐三寸地不與世務競榮辱故能入无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翔見縻紲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吉歟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迓桓公或投之鼎俎或脯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主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无微介內无請謁憑身權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廣布古以博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劒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鈍刀不能泥蚩蠅華騮驌驦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驚蹇不能過市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與是僕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干萬乘而僕以上朝堂咨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所學意无雅正可進論死片言可採是以頻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薄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寤王審戚輟轸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救時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愛也若乃季孔抗節於延陵楊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據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慕頗仿佛其清塵後漢補太守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耽弟詩曰

惟正月才生魄惟若曰咨爾弟洊統珀讓物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賢孝訓篇和傳于詩書莫有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尊乃心一乃聽祇竭乃性以聽我之格言凉等拜手稽首謹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勝公肇慶懿德敷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數前載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惟祖兜賚及以遺于皇曾祖悆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逐啓土宇以大綏厥勳宁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今業維我后府君攸服遵命鈇明文思以厘柔我家道不隆我先緒紹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執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維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嬪我乃孝由閨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嬪隨于穆侯之命欣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求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避于厥家布衣蔬菜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死丈我后不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貽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欽智非世載德用克友于我后我惟水丞是度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謹惟我用夙夜匪懈曰蹟其道而仰之弥高鑽之弥堅我前後瞻忽在後能不敢竭惟力唯貞是秉厥乃畫夕飢夜分而飛寢晨興有婦人焉我母氏生姬宣慈惟休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敬乃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生姬宣慈惟休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敬乃凱風則受厥教于書孝未遑惟寧敬詩書孔樂亨弗倦我有識惟与服服誨惟仁我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量允用綏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未脩慎行用不孚于冠帶寇毋氏是焉子其為政蕞柔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子其留意焉乱曰嗚呼子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朩一言行感于神明君子恭事孝敬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壯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昇御之弗可階佐其念哉仲群弟夫祚于我家俾尔成休明是寶復寧安故文明柔順珣珀讓物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賢孝訓篇和惟我業酢極不于義訓嗟尔六弟必其法義弘爾簡雅聰乃純錀惠和惟我業酢極不于義訓嗟尔六弟必其法義先心以補予之九手乃亦不敢忘女之關嗚呼小子聰祇其見于之長悉

仁未見子之長於義也瞻曰創以如何湛若曰我之筆手撥角以逮子弱冠登甲科之初禮也於是乃使句師清繼野處掃門迎子先載納誨子處敬父慈母子其敬哉忽孚敬頓子心愛子中敬子貌敬子貌未曾不知子之過改惟仲子是不厲厥其成子故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適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創湛曰都任脩身在安人瞻曰時惟聖其難之湛曰都研不行惟難敬行惟易湛曰創明而睿荣而卑虚而受和而不盈謙而光禮而莊和而節樂而不淫愛而敬乃口无擇言予惠直直服和不盈謙而裕淵泉時發平破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退阿繩直適陌如矢慈孚之訓庶明厲翼適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創湛曰都任脩身在安人聽言時惟聖其難之湛曰都研不行惟難敬行惟易湛曰創明而睿荣而卑虚而受和而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亦能盡敬於祖考故躬
刑于方圖爰敬盡於祖考故躬
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三美具而不亦遠乎
不忍重乎敢作頃因思樂句幾薄採其芳大君安止言錯其履三
推方國以抵轉我公由遠及我私情斯盛我舊益斯深我公如陵我慕如
地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祀事孔明神祇攸歆晚孫先期入有
慶兆民賴之在守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擢宰十年出為河陽今有其才
而機變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主濟裴楷等並為所親愚
兵內非之乃題閻道為詩曰閻道為詩曰閻道東有大牛主濟鞅裴楷韓和嶠杜促
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通旅永遂未廢限新律亡命多所依湊敢亂法慶新
當除之十里一官攜使老小貧孤守之又差吏寧主傳舍收錢雇役
曰謹案通旅父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得收其直多留
遷各得其所官无役賦因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死未費語曰許由辭
帝堯之命而舍於通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宿舍於通旅魏武帝

所以為宜其詳曰通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原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
法唯兩漢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襲軌
公私滿路近繼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筍秣成行聞取
給疲牛公損乘涼近進發檐寫鞍皆有所息又諸切盜皆起旅絕止
乎人衆十里肅修則對執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攝且閭聲有救已
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敕我襲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
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負戴盛夏晨發執又兼星夜
既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稅關進遂路隅祇長盜藏盜之原苟以客
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何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
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倘雖或失之故隱以祿利許以功報今殿吏廢人
獨專攤稅管閉閉之擔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事錢利所萑也宜除
之其俗復行留之擔心使客舍洒掃以待征旅擇家和息宜非衆庶
願之望請書列上朝廷從之奏可詔補尚書度支郎中
對系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年辭榮映圖海西泉華追
謀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墓鼓琴為頓能屬文岳之為河陽蒞其
才藝得之甚厚至是宏為揚王璽長史書敘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
坐同罪簿未報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曰聞之假吏故得免
未幾遷為長安公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舍詞旨皆多不錄徵拜
士未召以母疾解去官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
乐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共車轂趨走
恥懷之文每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誅岳復為孫秀所
母數訟之曰謂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佐賈不達乃作閑
居賦曰若夫譏俗傳至司馬安西至九卿而已良史書之題以訖官之目未
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
非至聖先輒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負薪憂信以
進德脩辭許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泰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
太牢周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遷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
郎廷尉評今天子受開之際領大傳主簿府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

長安令遷博士未及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
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
効也昔通人和長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
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
夫人在堂有高齡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
瞻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秧足
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膳牧羊酤酪侯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效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灼灼素
之長圃光先哲之高衢雖吾願之未厚猶內愧於懿德雖吾慕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濱身
齊逸民名綴下士賢京許但面郊後市浮染來默以遊庭度霊臺察其高跡
閱天文之秘奥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輕車鳴鼓角而建旌
奏嘉樂而鳴笳駟飛龍而超越聲發軔於東都背伊洛而西馳
經清穀以升崤陵迴谷以降阪遵長河之洪流登高山而遠望

敬以明順養更老以榮宇若乃暫交沙春陰謝陽施天宇有準于柴
煙以交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
啾啾而並吹煙煙千隱隱乎鼓鼙之壯觀而千弔之昌麗也而學齊
列雙宇如一右延閣門左納良逸邪杉生徒溯洲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
室教誨常師頓在則是故緇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膺猶草靡此
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兒我築室于池長楊映沼芳枳
樹籬遊鱗儵儵避荷依依陰雀向陽綢繆今雖白雁翔於是
王孫感周公而謳雖以行和繫以勞息常膳載加稍有殄於是歸長楚
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揖紫房水精雖盛宴于林或模于屯昆弟班白

兒童雜前揖蓋許以献觴成懽和洋樂
飲終朝雖貞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舉孰知其世銀求已而自有
信用謙和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隨身之不保而美璇
手明哲御衆妙而絕思終俊游以養拙初化為瑕邪內史梁秀為小史給
岳而役點自喜岳嗤其為人數撻焉秀常銜之及順天倫輔政秀為中
書令岳不省內謂秀白孫今猶憶疇昔剔旗不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乃逐誣岳及石崇歐陽建等准南王允齊王
冏為亂誅之夷三族岳既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
崇已送在市岳後至謂之曰卿乎復尔邪岳曰可謂前所望
岳答曰時來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與今豹同彼豺乃成其讒岳母及兄弟之子已出之安抵長幼一時被害臨訣子
伯武號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哭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笑安徐
謂兒曰不意汝時當收葬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
手號哭投之以果實步而車而歸岳既每行小兒石擲之者皆連

而反岳從子庭
堅字正叔祖納吳東海損父瑀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庭少有清才與岳
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
其辭曰蓋宗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
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
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
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矣然用能免哉擊之凶享自天
之祐故身不安則智言皆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或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
則患憂接乎外矣夫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不能成其
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
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群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
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
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頴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富貴之務朝有強

寇之用野有結纓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趍者雲集
失寵則散者九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於甚淳偽
波騰由辭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驥希奔故之所鈞力競一割
之用至於盈室相攻舉族交戰誹謗嗷嗷譏議譸譸橫君子務能小人伐
技風頹於上俗壞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強患至而悔伐之未晚大者傾
國喪家次則殞身滅祀其故何邪出其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
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
競之遭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
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德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
乎不爭之塗妥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生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
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榮生生之厚而敢
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開進者非謂窮寄龍之寵而藉名位之
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罰察之禁也不忘亂

而已故寢迹宅隱陋巷披短褐蹈弊履襍瑞珀而居易衣布而出荷存乎
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
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數澤沾躬塗足耕而後食割榮
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總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業當時勢傾人主
不得與之比逸遺志慮浸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親若疎能忘若不及苟
正乎心非不治也雖擊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絶出
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若乎道者也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淳
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万
物者也然患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
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
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
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伸也幸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逸則滑其
道而不榮也窮則喜其身而不問也用則在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
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
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全之孝者誠
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
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廣廓之宇否則淪乎潢冥之泉邪氣
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撓其神榮樂不能盈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
以造化為工以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
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安節以事親可以御一躰可以收万民
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初應州
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大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
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疏曰臣聞黃頌其酺曰元康元年冬十二
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
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躰達至三年
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
齊興駕次于太學大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言言雅雅
以道万邦蟬蛻羽儀乃後遣鑽蚌螢珠剖石摘藻發華睹玄黃水火之實
之斯須染之斯鮮若金受冶範若直在鈞良質美材加之以學則
序預回侍于北堉乘輿停駕祭酒司儀辨位三爻儒官搢紳先生之徒雍
佩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庠干以行執事之命設樽罍於兩楹之間
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凡挺既布輯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動資在三
之義讃尚之美升功關里之教喜於移三爵邕邕三雅貴先王之徽典不刊
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儐之事既終享獻之礼已畢釋玄衣御春服
馳斋發故式大子乃命內外群司百辟卿士番王三事至于孝徒国
子成来觀禮我后延而與之燕金石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閶
閶般辟侅仰可以微伸隊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邦畿千里郡衛
遠及引權巧辭具曰也人元愚知路鈍遠近離鄉越国扶老攜幼不期
而俱幸旨延頭以相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相染四之風歌來
舜之南熏然後知居室善者唯辛壬申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
戲平甚哉君子舞以詠切作頌之稱義近辞
既元素發乃睹有星永天造我晉誠祚以大寶登以龍飛景基誕命
景祚洪緒矣今分自文帝惟武屈衣要萬邦定宅光阻直諒群生化流
率土繼平承故不設旨酒庶幾精儒術敦悅百訓遵道懷德降心下問鋪以金聲
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文子旦聖容穆穆二作講問
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採典籍之精義既研學聖之精微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學聖
連帥上臣宣奏陳其三牲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奠萬恂恂孔聖百王攸
布暉暉顏生好學鉗耳忘饑孔子見知來侗微斐
云宮鬱鬱赫赫俊乂舞雩詠士列朝如彼和鸞雍雍瑞如彼儀鳳樂
我雲韶頌曰雖則四門同開要期參契神人介福蠖屈尺蠖之屈以求伸
節德以諫元行以思慎我百僚詩我以文弘我王猷
曾子祠事生況曰百親国之榮寵子所有我有由斯而作我以文弘我
以道万邦蟬蛻羽儀乃後遣鑽蚌螢珠剖石摘藻發華睹玄黃水火之實
之斯須染之斯鮮若金受冶範若直在鈞良質美材加之以學則
而已故寢迹宅隱陋巷披短褐蹈弊履襍瑞珀而居易衣布而出荷存乎
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黻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
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數澤沾躬塗足耕而後食割榮
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總重祿執權衡握機秘功業當時勢傾人主
不得與之比逸遺志慮浸才智忘肝膽棄形骸親若疎能忘若不及苟
正乎心非不治也雖擊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論議絶出
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若乎道者也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淳
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国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万
物者也然患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
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
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
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伸也幸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逸則滑其
道而不榮也窮則喜其身而不問也用則在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
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
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全之孝者誠
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
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廣廓之宇否則淪乎潢冥之泉邪氣
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撓其神榮樂不能盈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
以造化為工以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
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安節以事親可以御一躰可以收万民
可以處富貴可以居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乎能安身矣初應州
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大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
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疏曰臣聞黃頌其酺曰元康元年冬十二
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于崇
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奥義發自聖問業終而躰達至三年
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
齊興駕次于太學大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言言雅雅
以道万邦蟬蛻羽儀乃後遣鑽蚌螢珠剖石摘藻發華睹玄黃水火之實
之斯須染之斯鮮若金受冶範若直在鈞良質美材加之以學則
序預回侍于北堉乘輿停駕祭酒司儀辨位三爻儒官搢紳先生之徒雍
佩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庠干以行執事之命設樽罍於兩楹之間
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凡挺既布輯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動資在三
之義讃尚之美升功關里之教喜於移三爵邕邕三雅貴先王之徽典不刊
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儐之事既終享獻之礼已畢釋玄衣御春服
馳斋發故式大子乃命內外群司百辟卿士番王三事至于孝徒国
子成来觀禮我后延而與之燕金石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閶
閶般辟侅仰可以微伸隊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邦畿千里郡衛
遠及引權巧辭具曰也人元愚知路鈍遠近離鄉越国扶老攜幼不期
而俱幸旨延頭以相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相染四之風歌來
舜之南熏然後知居室善者唯辛壬申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
戲平甚哉君子舞以詠切作頌之稱義近辞
既元素發乃睹有星永天造我晉誠祚以大寶登以龍飛景基誕命
景祚洪緒矣今分自文帝惟武屈衣要萬邦定宅光阻直諒群生化流
率土繼平承故不設旨酒庶幾精儒術敦悅百訓遵道懷德降心下問鋪以金聲
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文子旦聖容穆穆二作講問
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採典籍之精義既研學聖之精微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學聖
連帥上臣宣奏陳其三牲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奠萬恂恂孔聖百王攸
布暉暉顏生好學鉗耳忘饑孔子見知來侗微斐
云宮鬱鬱赫赫俊乂舞雩詠士列朝如彼和鸞雍雍瑞如彼儀鳳樂
我雲韶頌曰雖則四門同開要期參契神人介福蠖屈尺蠖之屈以求伸
節德以諫元行以思慎我百僚詩我以文弘我王猷
曾子祠事生況曰百親国之榮寵子所有我有由斯而作我以文弘我
以道万邦蟬蛻羽儀乃後遣鑽蚌螢珠剖石摘藻發華睹玄黃水火之實
之斯須染之斯鮮若金受冶範若直在鈞良質美材加之以學則

至蜀省父道經劒閣載瞻仰作劒閣銘其銘曰惟天地之險設劒門以像之壯哉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帶岷嵫南通邛僰北達秦隴威鳳既翔翠霄是憩狡穴之徒敢干天位蜀王不德肆侈滔天則流則通斯順斯閉由作漢開自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孰得十三田生獻策劃茲阻險壁立千仞勇夫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興漢室運謀帷幄之中決勝千里西和諸戎東連吳越外攘羣雄內撫百姓爰自開闢傳祚後主後主荒沈姦回是與邦家之覆實由斯舉興亡有命豈不信歟

劒閣銘

張載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一夫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秦得百二并吞諸侯孰得十三田生獻策劃茲阻險

三軍告捷期人傳之所歆羨顧聽之所稱嘩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毗爽已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殷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旦岐其垂休高乎有虞之在亳商質之風不能暢其化雜皇之雲无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道平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平雲官之世政務乎烏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卅冥報讎青徼稽首即馬於畫軍之旅銘德於昆吾之鼎群萌反素時雍反素飾輿宴安短後之服交合時雍魏魏蕩蕩玄黃爰爰駿發垓解義皇之補錯開唐之象若乃華裔之裏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奉贄重譯于時昆蟲感惠无思不服旄戴九尾之禽圄樓三足之烏鳴鳳在林鷙於黃帝之園有龍遊川躍於孔甲之沼勞物煇天地交泰義懷我壞雍內化感无外林无被楊山无章帶貢象田遊馳湯利用駁是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敷藻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墟時聖道醇舉賓為秋搆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徙後塵毋以為工永嘉初復徵為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宇泰陽才藻不遠二昆亦有屬綴文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勗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撰晉歷志

史臣曰茅坡蔚春華時擾龍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數文流英声於友悌音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騰詞鋒景煥前史儒於賈誼班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華蘊如江漢美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豫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元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志時人莫之為之語曰嶷然絜清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龍不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饑荒百姓流移相繼諸戎多在內地統深惟四夷亂華由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

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殊異種類乖絕山川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雜役不及王朝不加政賦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內懷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有順聖之世大德之君威未能以通化率道而以恩德柔遠也當其過也以邪之高宗而伐鬼方有周文王而懲昆夷猃狁孔甲亂夏殷湯以興祖甲登孝文軍於渭上及其弱也周人北狄文王而懲昆夷猃狁孔甲亂夏殷湯以興祖甲登孝文軍於渭上及其弱也周人北

之戎地故創奴宋守漫寒而侯應陳其不可徙于屈脚宋史褒之義以不臣足以有道之君按秦狄也提以為行之有常雖稽顙執珪而邊城不弛圉守為寇賊彊則侵掠弱則退伏不侵而已及至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況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輔相陵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紹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鴟梟周襄公要秦虜以安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域陸渾伊洛之間鄭晉及滑東侵入秦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遠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莫雄氏黃韓趙武胡服開拓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羌始皇之幷天下也蒙恬驅十萬之師北逐戎狄自河以南陰山以北地斬卉茹盛之民而築長城以界華夷之限地形便勢山河為固是以免于卑辭匍匐之屈威服四海之內故能為萬世之安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地號曰三輔禹貢雍州之域焉土地肥饒人富實強背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所謂天府之國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入關更始西都焚燒殘滅二世之功戎狄乘間復還舊土單于龍興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降種於關中名曰降羌今者降羌轉盛於前或鈔盜雍州或攻沒城郭覆沒軍營殺害長吏涼州諸郡為之殘破邊民被其荼毒不得墾農牧養失業流離分散無所依投或為人奴婢或賣與羌胡為其田戶或亡入塞外或遠徙他州飢寒窮困不自聊生其為患一也

秦漢已來徙戎之後類皆蕃息既忘其肥彊且漢人侵之求不可得故創奴冒頓之強匈奴呼韓之服烏桓鮮卑之盛皆其不可徙于屈脚宋史褒之義以不臣足以有道之君按秦狄也提以為行之有常雖稽顙執珪而邊城不弛圉守為寇賊彊則侵掠弱則退伏不侵而已及至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之況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輔相陵威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紹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鴟梟周襄公要秦虜以安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域陸渾伊洛之間鄭晉及滑東侵入秦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遠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莫雄氏黃韓趙武胡服開拓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羌始皇之幷天下也蒙恬驅十萬之師北逐戎狄自河以南陰山以北地斬卉茹盛之民而築長城以界華夷之限地形便勢山河為固是以免于卑辭匍匐之屈威服四海之內故能為萬世之安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地號曰三輔禹貢雍州之域焉土地肥饒人富實強背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所謂天府之國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入關更始西都焚燒殘滅二世之功戎狄乘間復還舊土單于龍興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降種於關中名曰降羌今者降羌轉盛於前或鈔盜雍州或攻沒城郭覆沒軍營殺害長吏涼州諸郡為之殘破邊民被其荼毒不得墾農牧養失業流離分散無所依投或為人奴婢或賣與羌胡為其田戶或亡入塞外或遠徙他州飢寒窮困不自聊生其為患一也

自宅有期若柏皇之思雨露誠鎮之以安諸侯子方欲作復紹功
遠事使反掌之振從自猶之寇以撫戴之人還乡食勇心敢事郭力盡
緒業不幸先我離散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緩構出矣吾等
我猶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其咎矣而今
異類充解同種七崩老幼繫虜子壯降散禽離獸不能相一子以此
等尚快餘氣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子前執吾郭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
困長之命而今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難移
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遂故可制以在威使之左右無遠也進其死亡
散死離邊未鳴與關中之人戶從皆為離故可設滅遠處公其心不懷土
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直不著而平德不顯而
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吉皆通今子曹始事之
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動而得覆車之軌何故且關中之人百
餘萬口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鹵薄必須日富貴苦有節之檢制不
得言其在亂所以上感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

職則是春秋不有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但與觸父祖名
為二呼韓邪何訕乎於義乃弘朝廷從之轉大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
禮大子頗聞朝野又著貴高度多諸禁忌統上書陳曰臣聞古之為臣
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
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才非王佐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
事如左惟蒙采納將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宜行之於孝為百慮本之
德以孝為稱故大子以朝親君膳為職在若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
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頃聖體襲着
疾患數漏朝侍表所觀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或伏願殿下雖有
微恙尚扶輿則御門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旡咎之謂也
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猷誥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
故虞舜以五臣毗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大子也則周公為保傅史
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日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
授聖哲特鍾睿情宜時發聖表宣揚德音咨詢崇傅方軌古賢

臣觀見實多得令接盡理否之情而必參驗下之表陳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弱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飯土簋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衣致美乎黻冕菲飲食於溝洫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亦昌廢以躬儉節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支子相繼百世不絕夫儉能生福侈能生患君儉則民俗興國隆家貧人脩之者顛覆而回以簞食飄飲瓢其仁聲著於遠方憲以建元繩愆糾謬其德此皆聖王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復行也故能賜名曰月永世不朽若儉之福世又到未世以奢失之者亦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有膳之珍則能踏豹胎炮胡唇有擊毛鍾鼎食亦周不亡國聖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後世鑒戒捐金銀刻磨犀象盡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為今西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後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元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焉以賜殿門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雒頭表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向无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為盡室之功可且慊者後園雜作一皆罷遣爾於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紈公卿大夫受爵祿資祿莫有不瞻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入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見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賤賣貴買販鬻南來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若盜擬違匹夫請學為園也足不交鄙畛大夫藏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見則拔其園葵去織婦之機以絕工商之路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奉使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并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恥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鶩之屬鬻販為苑州沿中又辭大將軍梁冀小邑而廢弘農大道但可翦除其事為宜體貶損今問其五曰竊見禁主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方臣以為此既違典義在罔義且以狗鼠之跡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從許昌還洛陽皆已綜理如初而侯者不與焉臣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陳頭殊途未有不傷禮教者也若乃放從不羈以肆縱為貴若非有動違禮法來道之所棄也乃著通直崇檢論共成損之蘇峻之亂既遷興繕

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開物道化甫是大出筋力之秋
也伏願陛下擇任夫之言憲帝初為濟州太守元慶三年秩初楚辭問郡
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鄉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
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
枕石漱流誤云欲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雅相欽漸初楚除婦服作詩以
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旅情情生於文覽之凄然增伉儷之重三子飛陶
統宇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
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
為鄱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辭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莫不窮究
後為餘姚令卒于縣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
老子行於世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

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曾為龍聿創當點額暴鰓矣所居齋前種
一株松恒自手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愛但恐永無棟梁日耳
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褒詢高邁則
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少明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高
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
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初成以示友人范
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外無至
響期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戲調嘗
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敗之鑿齒曰少長有次之有在後鑿齒曰敗之顧
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大學博士遷
尚書郎揚州刺史郗鑒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會
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營中國以河南粗
平將移都洛陽朝廷恨溫不敢為異帝北士議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

莫敢先陳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陳當躬率三軍討除
二凶掃清舊穢修復園陵還都舊京以安宗廟以慰遺黎臣聞先王之
建事也因天時順人心故功成而不毀業著而不廢是以神祇降福
垂之無窮昔不指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
不遵禹貢奉京遂令胡羯侵神州絕綱紀崩之釁誠由陛下懷然中
興務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所推服惟雅勤濟

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東鄉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後為先干
年行之無使隨人廢則資糧者殖其財恃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超死如歸以
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擲哉陛下春秋
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枯囊元吉豈不偉乎今日而曰區區
高議聖朝宜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曰區區
聞天聽若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智慧之謀聖明所察勝
至夏纔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意非但於一人而九信非之隙
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
桓温見棹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爭君遂初脫知人家國事邪孚轉
廷尉領著作棹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綯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
薨必須碑文然後刊石若年五十八卒于嗣有棹風文言相亞位
至中軍參軍早士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世代論道經
國遠圖然運距中葉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玩遠禍機無救顛沛

顛沛建敗之機廢徙冒榮拜所謂命輕鴻毛義實難奪彰在隆邶
右謁誠獻替遺切屢陳留多士斯為其冠世代論道經
體英綱之妄飛發出類見知武子設媚姬已睹其貽暗之言詳冀代之佳
筭也而負才誕傲竟免非違之譴之道陵慣之氣十年混廢蓋
自取矣統綽神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天衡柱統竟論踈下品劉謨
滕地會其忠雪綽獻直論辭都不懼元子有匪躬之節其從文雅而已哉
贊曰厲元鴈去載孚荊越俗江湮悔九孫鴞扇載統起弟亡在鵷聲彬
彬蓬社群英

列傳第二十七　御撰

羅憲孔子尚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關羽漢大守憲年十三能屬蜀書知名
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陸方元嚴整特士無儀輕財好施不營產
業仕蜀為大子舍人信校尉奉使於吳吳人稱為時英陸遜張温多
附之憲獨介然的志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關宇都督巴東雖憲
領軍為宇副武侯之伐蜀召宇西還宇恐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
遂江長吏皆棄城若儒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禪降乃命所統皆于
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
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是爭當務緝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
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西陵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
疫太半或勸南出牛柏北奔士衆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

能存危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
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問蜀忠烈
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增山玄玉佩劍寶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
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初憲作論華林園詔問蜀大臣
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忠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
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
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文牂柯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
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
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為平西將軍益州
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憎非忠則正信撫會衛家成市果如行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殺
平西將軍及更為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
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宗岱梁柱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

州伐山阜兵盛諸郡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統僕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尚知已覺擊斬統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復聚黨於郫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勝脩子弼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為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鄧馬等先亂皓以脩宿有威惠頃嶺表所伏以為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編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閻豐蒼梧大守王毅各送印綬詣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為遠夷所附大康九年卒詔葬京師帝臨其喪贈之子並上表曰臣父脩羈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雍戎馬之要未覩聖顏委南蕃之重實由勞少閨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酸痛裂肉摧心謹冒陳聞博士議脩曰觀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

許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為廣永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元興初桓玄篡位含弟子邁交州刺史脩當孫恢之寇邊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為美談著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萬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荀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刺史王昶初亦以為然而欣為虜所發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乎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滅賊何為不任願鄉方略何如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

有謀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遷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坐與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賚遺扶嵐賊目梁奇奇將万餘人助璜元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蕃家世將門晓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君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晓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蕃女選入為貴人舊唯有一子為南陽王友卑士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矣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蕃謂駿曰卿特女更益喜家邪駿觀前代與夭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益曰壯蕃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相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為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也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救兵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大守孫諝負暴百姓所患會皇綱弛紊諝及合浦太守先是以楊稷為交州刺史毛炅為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為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為交州刺史毛炅為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懷思亂郡吏呂興殺諝及合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縣令陶璜為交阯大守分水璜敗退保合浦壬其二將翔悦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襲之師其實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翔悦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炅軍元獲其寶物船載和歸翔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

百里夷帥皆稱為王數攻百姓且誘扶南種類多
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所
驚異最為近國所採傳成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其間或
亦尚有遣使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去溫濕多有瘴毒加累年
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三千四百二人今四海混同光思不服當卷
甲消刃礼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誠我者寡歌舞樂好為禍亂又廣
州諸郡皆與接近其俗殊不與中國同譯乃得通言重譯而至
萬里至於日南五千餘家二州唇齒唯吾是鎮又合州興古接
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持州兵來宜約損以示
單虛大威懷之變出於非常臣之計慮不足採理固應爾但節節
推錮孔罪豐改授方任去留即能隨意臣每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无有田畝民
所見謹曰眞實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无有田畝民百姓唯以采珠為業
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採珠官限嚴峻百姓私散好珠禁絕衆共飢
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頗輕者調

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典從之在南三十
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遠近悲悼吾子代領其州事象寧交部刺史
州人不識固求之復領州人不聽固求之復領乃授長史胡
肇等又列稱悊忠款績宜蒙顯祐太常賜謚曰剛侯兄弟機兄
先公被害語在機傳機為交州刺史重詣闕稱悊之冤曰考本微賤為
頴乃迎璜子茂為交州刺史在職貪殘百姓心不安可殺之機乃止因此毋毀之長沙孝廉
陶璜之死也九眞戍吾代璜子茂為交州刺史在職貪殘百姓心不安可殺之機乃止因此毋毀之長沙孝廉
吾子代璜子茂為交州刺史在職貪殘百姓心不安可殺之機乃止因此毋毀之長沙孝廉
等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俟孝明唐儒宗張
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无議者悊子衆領
無已吾恐南人皆背去鄉鄉便獨坐也於是機等音嗤漸自怠矣初
陶璜之死也九眞戍吾作亂逐其太守九眞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
鎮三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感慕請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眀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
有部曲以牙門將代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討賊戰沒郡影吏上少有全者光以百餘
為關中都督吳先及叛大守張禎戰沒郡影吏上少有全者光以百餘
人戍馬闌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晝夜拒擊賊破之光以
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洞主梁旱等遣子馬來請期兵迎光舉軍悉發遂還
長安形表光勇略絕倫之地有耿秉之志宜加顯賞以明報效於是擢授
新寧太守加討虜將軍領交州刺史劉悊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忱
使入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聞檄而
服其勇乃權用之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建船於蜀彥覺之請
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
風降附或見攻帥拔唯夏口守大將武昌守帝將從容閻降吾孫皓所以亡國者何
也彥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昭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
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寡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
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
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為吳將
猶有城狐不死闇竊所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真
嘉之轉在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其著平吳之勳也帝每論功行賞
皆証之以罪及彥為順陽內史清身率下威風大行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
証乃更誣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之誰多
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至於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

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詣闕稱悊兄弟機將受之雲曰考本微賤為
先公所拔和容語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毋毀之長沙孝廉
等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俟孝明唐儒宗張
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无議者悊子衆領
無已吾恐南人皆背去鄉鄉便獨坐也於是機等音嗤漸自怠矣初
陶璜之死也九眞戍吾作亂逐其太守九眞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
鎮三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感慕請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眀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
有部曲以牙門將代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討賊戰沒郡影吏上少有全者光以百餘
為關中都督吳先及叛大守張禎戰沒郡影吏上少有全者光以百餘
人戍馬闌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晝夜拒擊賊破之光以
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洞主梁旱等遣子馬來請期兵迎光舉軍悉發遂還
長安形表光勇略絕倫之地有耿秉之志宜加顯賞以明報效於是擢授
新寧太守加討虜將軍領交州刺史劉悊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忱

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白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讓之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顯所擒顯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雅州不用鄙計故令大事得有今日也顯壯之引與歡宴弥日表為右衛司馬陳敞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尚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周訪與敞大將杜弢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三千餘家饑流入漢中仵子城固帥馬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等敗退保武興山谷間燕攻之連年不下所害甚衆殷乃表光為督護統軍隨燕進討燕攻破之定等降於燕并餽燕金銀數百斤定遂逼漢中大守杜正仲東奔魏興郡吏譙縱與巴西人譙登李雄等聚衆攻正仲正仲棄郡走縱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魯給事中處少孤未弱放縱不修細行縣情肆欲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卧井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信行必果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氷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主璋殺鄧敞而璋部曲將施綜等既殺璋因以其衆降晉既而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五丁爭鹿我先人單侯受命討逆以定江東傳業三葉以及於今自謂過於劉氏子孫而今安在又夫差勾踐興滅繼絕道著於今君若能中興故國使百姓有所繫仰則可與齊德不然將偃息稽誅而已何為發此言也眾皆慚而退

初吳亡之後亡國之臣皆權貴人流移北土而處兄弟獨步新平太守梁柳內史王矩並為中州名士矩雅重處謂柳曰卿有老毋可以此辭世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許親事君父母終以見危授命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柳為大將軍楊駿所辟矩為征西大將軍衛瓘所知並勸之仕處不宜辭憚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肜雖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

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駿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未殄有頃七萬而殿道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沒雖在亡身為國取耳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虞播每川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并戰處軍大潰處復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冢近田五頃以供祭祀甘梁黍期之充令致言畢而戰自昌及貞斬首萬計弦矢不技左右勸退處拔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之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軍陣自倍勢必不振我為大且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

安西吳大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乘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機發兵
臨江已為內應前鋒後為信誓存春遣督護衛彥率衆初發
相為聲援將軍庾亮內史以吳興錢廣為同日舉風廣殺相
榮甘卓等以兵攻敗敗衆奔潰馬北走追獲之於江乘郭璞
庾亮二弟東海王越聞其名召見問以天下事對曰今年
帝初鎮江左以玘為會稽內史玘起義兵以討王敦不
建威將軍使壞其屯營敦聞甚恥之亦起兵內侵不
敢進帝促以宣期增乃謀反時王敦遣尚書當嵩徐興俱西擒侯
殺敦錯以舉事敗聞之奔告帝璋遂投度支校尉陳頒林焚燒閉門
號于西大將軍八州都督胡孫節子充江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征將帝
遣將軍郭逸都尉朱典等討之玘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吳郡義衆
鎮通寺俱進討擒斬之傳首于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全略帝嘉其勳
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討烏程侯吳興饑亂之後百姓餓餒盜
賊公行玘具有威惠百姓感愛之暮年之間境內肅清帝以玘頻興義

兵勳誠宜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郎冊楊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
其功玘以吳興盛人情所歸帝疑偪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刀協輕之玘東奔
洒東來王城亦為周顗所偪乃與玘陰謀協政排玘及戴若思與
諸南士共奏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住四坎陰圖興
鐵令起兵己當因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帥住大守
甚勇動相侔欲自號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福之方說敢曰夫有國
者患於彊逼自古斷難如今江東之安莫彊周氏今若萬世之後二
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敢納之
又下令曰玘奔世忠烈義我誠著孤所欽加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
故進爵為公玘於是招合舊故部曲及吳興鄉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孫播山雲應讖當
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中州至尊建鄴以
鬼道療病奢人富貴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恒告玘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庾亮數諮
王故敢使盧江大守李悝告玘及脫弘又遣妾軍賀鸞就沈充畫無掩殺玘兄弟
議參軍郎營中殺庾及脫弘又遣妾軍賀鸞就沈充畫無掩殺玘兄弟
子既而遊軍會稽襲玘玘先不知亮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分白以
散與殺玘性舍財好色性嗜酒醉醒家有部曲

配兵札猶惜不與以終喪者給之其鄰吝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及敢死
札遑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諡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
石頭之役關門延敵遂使賊敢恣亂朽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愍逝兄
第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
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誼有異此皆貫於聖聽論者見姦
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爵要當時衆所未信既悟
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功寧取衰衆朝廷極命既
下大事既定便正以邪逆豈為通義亦為追贈意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躬所以深惜
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賞貴於明罰論者見姦
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均喪所疑臧如
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垣然有在昔
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誅以古況今
諡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
責明矣尚書重議曰省令書郗鑒議以札開門直

出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書奚在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
知隗協亂政信敖臣救苟匡救信義除郎所謂流四凶放以隆人主
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敖悖謀誅出所不圖札沉閭門
不同以此臧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義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
逆亞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節昔干時朝士並惟周札邪若論謂札
不忠懼有誣乎誰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
然期之於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今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普
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不死為賢
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曰
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約天下共
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
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咸為美談固知死與不
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準也且札闔棺定論違言追贈札衛將
受敵之罪不刃臣忠案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通言追贈札衛將

史269-107

河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北部密騎攻抏抏不能守率所領
奔于武昌坐免官數年遷振威將軍據上流守後代毋丘奧鎮巴東諮軍
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梁州之廣中巴西梓潼二郡軍事領護南蠻校尉
桓溫征蜀進抏督梁州之廣中巴西梓潼二郡軍事領護南蠻校尉
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復及江陽太守許遐振威將軍陳班討擊
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及江陽太守許遐振威將軍陳班討擊
或百姓多事之資遂有叛亡萬餘口與龍驤將軍朱序戰破斬之
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揚謙據涪城自號
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定討捕不能拔引退溫又參軍周撫助討之
馬勳等會撫伐之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
師并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諡曰
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秘征西軍事勇從父蜀王雄為大守父卒
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龍驤將軍領西夷校尉初

司馬勳作亂楚與朱序討平之雄威之子也
妖賊李弘並聚眾為寇僭稱李王遣其將李奕攻逼漢
李高諂謅李雄子當以聖道王年號亂巴蜀楚又擊破之
奕平詔曰定子璲嗣

璲勁烈有幹略歷數郡代揚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夷校尉初
氐人雷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衝及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劉涼
北人周勰等謀納衝璲密知之收劉勰等斬之璲卒子尪嗣

尪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為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家
康初符堅將楊安寇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夷校尉初
抵江陵為堅將朱彤數而獲之尪遂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尪曰家
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
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賜坐呼之為兵
賊堅不悅謂元會威儀其數堅問尪曰晉家元會何如北方尪曰
萬騎曰我於集聚騎猶大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吾先征西城堅由餘
之死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尪曰朕於卿何如尪曰我東已來未
之有也堅笑以尪不能守險乃密書與桓沖說
晉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振威將軍據上流守後代毋丘奧鎮巴東諮軍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斯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国忘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發忠勇屢奏殄氛威略完於本朝庸績書乎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潜構豎子圖忿宋由難斯禍陰矣終放憤惠出其不惜哉扎建等負僞逸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義加榮贈不其惜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翼戴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乾清江漢謀孫謀子杖節堆旅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亦美哉盛威陌亦庸延抗解偽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未正勇足除殘屯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歃建實忠義陽縱武權旄持斧白子白孫庸規盛矩亦威抗列仁存舊主

北海王臣冏等奉　勅撰　　趙王倫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王越　齊王冏　繫方　御撰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宗固維城唐虞以前書籍闕載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五帝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所去猶或未詳洎乎周室建侯寄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下年之基惟末遠分王子弟利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徵羞吹毳身死望秦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芟夷斯難於是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翼戴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乾清江漢謀孫謀子杖節堆旅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亦美哉盛威陌亦庸延抗解偽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未正勇足除殘屯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歃建實忠義陽縱武權旄持斧白子白孫庸規盛矩亦威抗列仁存舊主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宗固維城唐虞以前書籍闕載夏殷以後遺迹可知然而五帝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所去猶或未詳洎乎周室建侯寄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下年之基惟末遠分王子弟利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徵羞吹毳身死望秦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芟夷斯難於是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翼戴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乾清江漢謀孫謀子杖節堆旅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亦美哉盛威陌亦庸延抗解偽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未正勇足除殘屯能致命宣佩懋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歃建實忠義陽縱武權旄持斧白子白孫庸規盛矩亦威抗列仁存舊主

沙王又當廢為庶人廣致禍亂
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又以安南期思西
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郾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
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
西荒梗得濕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大宰及王
敦平領大尹明帝即位以兼宗室元老特為之拜表放縱兵士刻鈔所
司奏免表官詔不問及帝寢疾兼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
沖詔兼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進弟南
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兼詣峻稱述其動峻流
矯詔復兼爵將帥皆峻平勛死世子播弟充及倉慫並伏誅國除咸康初
復其屬籍以兼孫珉為東都侯奉朝請

宗字道祖元帝中興南頓侯尋進爵為公計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
五千并前萬戶為征虜將軍與兄兼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歷
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衛將軍明帝
踐阼加侍中轉左衛將軍與兄兼俱為帝所昵委以禁衛與王
導庾亮之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為朋黨導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成簡無
容之及帝疾篤為宗爵密謀為亂亮排閤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
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宗正宗逐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
劾宗謀反庾冰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為胤所殺時其族
為馬氏從妻子于晉安郡籍錄為奉車都尉奉朝請

琅琊王睿字景文元帝第五子也母曰荀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
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王並使散騎將劉
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揚駿之誅也璋屯司馬門璋少
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已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璋性很戾不可大
任遣還使與諸王之國璋其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

禮制而明與刑也倫知衆所不
得關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殺敬然以倫親親故下
詔赦之及二國行東中郎將威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
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徵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關中
倫刑賞失中氏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大將深父賈
郭詔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
書令華頠復不許倫怨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
馬雅及常侍蔡克等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殺中中郎士
猗等其破黨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
可假以利事乃說倫孫秀為中宮內姻無道與賈謐等共殺太子
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
倫納其說遂生通事令史張林及黃門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
馬督監許超並見親待林等說倫曰太子為人剛愎不可私語明公素事賈
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含宿怒必不加
賞於明公矣當謂過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
具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
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論軍頗聞之倫秀因勸論等早害
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過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權後難亦悔其謀
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伏飛督閻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鼓以鼓聲
為應宮門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論貝論等殺害太子今使車騎
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踢開關中候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少倫
又矯詔開門使入陳兵過南北道軍校尉齊王冏前三部司馬百人排
閶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如帝幸東堂謀廢賈后勇力過人冏之子建
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音訊問書以廢后
事仍收捕黃論等午在中黃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
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昌於殿版奏詔手詔

陽王敬帥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蒲奮僕射
崔隃光祿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奉送宗室諸王群公
卿士咸假稱祥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
率甲士入殿解劍三部司馬不以臧質皆異敬遵其夜使張林等屯守
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遏奪天子璽綬夜備未畢內外百官以東興
法駕迎倫惠帝乘金輅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
書和苞集作中散騎常侍琅邪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
張衡衛帝璽紱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隃樂
廣進爵為王改元建始是歲歲星守正真言秀才
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大學生年十六以上及
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部郎三十石令長敖曰在職者封侯郡紀亟為
孝廉時紀為太子舍人為侍中大司農領軍將軍朝政王孫秀
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為侍中撫軍將軍朝政王孫秀
為侍中中書監典掌機密駙馬都尉謝衍為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皆登卿將並列大封
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
會納拜動至千計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事取尪人情
府庫之儲不充太陽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候君子恥服其辱
百姓亦知其不久矣倫親祠大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
之事倫歎重焉乃任之參帝為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悉諮而後行
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
官轉易如傳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鍾下有頃
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
是服劉鳥倫便錄小兒井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尸如故並失人鳥所
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時秀等四人皆至尚書省與公
各據一方秀知四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
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寀愈不
開府借與參戎權動遠眾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
時誅之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崇實

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等之誅三族及三王親兵討倫檄
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書孫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
率兵七千自延壽討開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閻和等率九千人自
堺坂開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開出召東平王
林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拒義師使揚珍書夜詣宮帝別廟祈
請輒言宮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大平將軍以招福祐
秀家白為逆犯作厭勝之文使巫視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高山著刀衣
詐稱仙人王喬尚作神仙書述倫作長久以惑衆秀分遣親屬慶頒諸軍
戰鬬度不肖妻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訟度度然後率衆八千為三軍
繼接而出將帥東軍戰勝義軍散而輒合雅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
王頒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從倉陽雅四十里因留軍渡潁
數千人遂據城保郟間而閉軍已在頓陵去陽翟四十里因留軍渡潁
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頓上夜臨潁而陣
而孫輔作建軍夜亂從西城洛白宮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

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退倫大震於是下詔大赦改元
布在倫本喜乃復還超而度還已至東君超還濟河將士
挫泓等乘其後軍前進攻圍出兵擊泓等知三方自急許傳破冏營
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既立非常
執得冏以歸威益衆今百官貴布士猗伏衛將舍皆校尉各不相從
倫復授大司農事劉琨都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備者軍鄴督監
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
咸欲謀倫秀以計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者及開河北軍來眾
遂不知所為我陽王威勸秀至向晝乃省與公
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馬門
殺秀咸懼自出門走遲下令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至遂乃與秀
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珠報不
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及之
入勒宮中兵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

之城高枕管弦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人旨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尊聖於前大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危外以推勢受疑內以苟安居累卵之危履不測之地過於頻猶惟重仞之痛又甚危亡之易過於頻猶惟重仞之痛又甚危亡之易過於頻猶惟重仞之痛又甚危亡之易

臣方聞聖明輔世夙夜祇懼秦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其失一也大王徼命當使天下靜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為念其失三也大王興義群賢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節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軟血而盟事定之後賞采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衡之任誘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任禺冒死陳誠冒忍吞之云孤不能致五關若無爭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及武帝崩又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故迎之又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又守東掖門會驃騎莫幕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又以同母弟為常山王之國又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甘義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又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又殺之進軍為成都後將常山內史程收弟武於又至鄴斬收及其五子至各拜牋軍大將軍頴左軍將軍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斬專權賞與成都王頴俱拜陵冏謂頴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懼之及河間王顒將張方以為未可討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脅事不睿潛圖遣其舅董艾襲殺又將在右自餘人手斫車懷露乘馳赴宮門諸門衛所監諸王承漏率如見責朝臣無正各盡死節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群臣同忿聊即公將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曰萬酷痛無已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遺哉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相乘逆者當刑一尺却行一丈卿宜堅鎮以寧四海今宗族無羔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今母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遺書頴復書曰又景受國武皇棄遺庶幾幸弁芬庸尽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稽胡后族專權楊賈縱毒薦醢海內莫不冤痛羊玄之皇甫商等作寵能作禍能不與嫉於是往西羽檄四海雲雁奉詔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掩商等收殺遠近如何迷惑自為我百上矯君詔一離安第推移鼙鼓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家福如何自免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温南波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恥又也今武士百萬良將滿海內之進軍為成都後將常山內史程收弟武於又至鄴斬收及其五子至各拜牋軍大將軍頴左軍將軍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又見齊王冏斬專權賞與成都王頴俱拜陵冏謂頴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懼之及河間王顒將張方以為未可討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脅事不睿潛與毀中將收又送金墉城又表曰陛下篤睦奉委臣朝事宜小心忠孝神祇

成都王頴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開府與皇太子博爭道頴在坐厲聲謂賈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頴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簒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將王圖舉義頴發兵應圖以鄴令盧志為左長史頴亦為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司馬使充州刺史王彥和演為右司馬陽平太守郝昌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至朝政史黃門郎程牧為左司馬陽平太守郝昌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至朝政

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至朝政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為倫將士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頴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矩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琪等率三萬人與荀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鼓譟動地驤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果及溫十餘里復大戰將等奔潰頴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遣趙王倫迎天子及正及頴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弘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白以若建大謀遂擅威權頴營于太學又入朝天子親勞焉頴拜謝曰此

大司馬臣冏之動臣無豫焉見乞即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頴至七里澗及之頴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大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超遣兼大鴻臚策拜頴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之朝不趨劍履上殿頴拜受徹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盡忠和衷重洪王齊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東發郡舉一時運河北郎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盡忠言於頴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骨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頴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葬於黃橋北樹柏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于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頴形美而神皆不知書外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能成其美焉及孫王冏專

修撫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翊孫惠奉令下將喻頴入輔政并使受九錫頴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頴雖受總攝軍事與皇太子博爭道頴在坐厲聲謂賈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頴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簒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將王圖舉義頴發兵應圖以鄴令盧志為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司馬使充州刺史王彥和演為右司馬陽平太守郝昌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至朝政

史黃門郎程牧為左司馬陽平太守郝昌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至朝政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至朝政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為倫將士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頴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矩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琪等率三萬人與荀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鼓譟動地驤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果及溫十餘里復大戰將等奔潰頴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遣趙王倫迎天子及正及頴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弘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白以若建大謀遂擅威權頴營于太學又入朝天子親勞焉頴拜謝曰此

為皇天后土相知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秉大權總萬機統戎事秉鉞總服御皆如王者之儀冏出自東宿衛兵屬劉真柜尉更以王官宿衛頴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委任王粹矜大朱衮望采與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鄴超遣兼大鴻臚策拜頴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之朝不趨劍履上殿頴拜受徹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盡忠和衷重洪王齊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東發郡舉一時運河北郎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盡忠言於頴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骨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頴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葬於黃橋北樹柏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于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頴形美而神皆不知書外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能成其美焉及孫王冏專

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三万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幷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發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奔赴穎詭稱受密詔伐顒以合為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彊惟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趣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盧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无他意虓舅盧志說虓曰長沙王乂專制朝政殺害忠良天下之人莫不思奮今殿下親帝之叔又有盛德天下歸心若藉此以誅乂誰敢不從此桓文之舉也虓然之乃使盧諶告其從弟前北中郎將盧謀及從兄幽州刺史盧奕奕不從而殺諶謀舉兵以應虓虓遣其將祁弘討奕斬之遂與謀率衆二萬自薄盤津渡河進屯平陽東垣間以討東海王越為名檄豫州刺史劉喬青州刺史曹嶷徐州刺史劉洪冀州刺史王斌幽州刺史王浚並舉兵以赴之喬遣其將李惲統精銳七千向洛方攻商密南陽太守衛展固守不下惲進攻西明門入宰中東左右衛擊之方敗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駐水橋西為營於是結車數重外引濠塹以自固惲攻之不能克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穎為大宰大都督雍州牧穎廢皇太子為庶人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穎及皇太弟及二萬救都天子幸長安穎乃遣置百官將發宮殿以絕衆心盧諶乃止方又遣天子幸長安穎乃遣置百官

改秦州為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開中大懼方謂穎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舉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穎慮事大難齊不許乃假劉喬節進征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據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解卑騎與平昌博陵飛龍聚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咸憤唱義與山東諸侯赴朝奉迎先遣說穎令送帝還都與穎分陝而居穎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王敗穎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東軍尋亦討更立刀默守遷閣乃答輔殺方又斬輔穎先遣將呂朗等據緱氏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刀默以又開穎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御之瞻等戰敗散走穎乘輦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又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船平大守梁

邁令從迎顒於南山顒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眾記室督朱求勸顒妻
播極陳存亡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庶秦國內史賈龍安定太守賈疋等
起義計顒斬馬騰梁邁等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
鄭顒將李矦距晃晃斬矦首進軍新安雍谷東上
嘉初詔書以顒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宋配於新安雍谷東上
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直子融為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
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祿子欽為融嗣
東海孝獻王越守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
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
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子
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
車都尉給溫信五十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從侍中
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頴攻長沙王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
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遏越為主矯惠帝免

乂官事定越轉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
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徙還東海成都
王頴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官見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大傅
與大宰顒次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頴越以洽
為左司馬尚書喬智靖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

州都督以楙領元小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鄰郡刺史守相朝士
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
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
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
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五城諸郡守尉多舉兵應越越率諸侯及鮮卑騎
五千東迎惠帝反洛陽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以皇綱失御社
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芍鄉便為戎州
所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跧跼遂及北難投袂志
義計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表義舊當須會眾以俟戰守之備宗
伊霍之舉以伸社稷乎言未卒越已拔刃斬之以致穆
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
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乘輿播遷越不時赴計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元凶天下梟要公宜自牧乃
轉荀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晞尋為冀州刺史屯鄴保城而已永
嘉初詔書以顒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宋配於新安雍谷東上
豫司襲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為
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弥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
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聽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
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
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與兗州號為名
族及騰敗穀等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級鄴關為鉅鹿太守甄求
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固關率其衆
降甄社濟棄事奔亡竄越自滎陽還洛以大學子為府疑朝昆貳已乃誣
帝舅王延等為亂遣吉朗率甲士三千人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

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荀晞構郤又以頃與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
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海沸而去乃以
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鎮國兵數百人以
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韶有憂國之
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帝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
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道虜侵邊郊鄰寇充斥刺史守相授倚
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數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
還消珍(東嬴縣屬豫州)東嬴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
輦以突據會劉虞舊壘所憑險故以宣暢國威喬弟之且也若端坐京
畿及龍將軍李惲井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隔軍於中山萬東
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以皇綱失御社
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芍鄉便為戎州
所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跧跼遂及北難投袂志
義計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表義舊當須會眾以俟戰守之備宗
伊霍之舉以伸社稷乎言未卒越已拔刃斬之以致穆
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
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乘輿播遷越不時赴計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元凶天下梟要公宜自牧乃
轉荀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晞尋為冀州刺史屯鄴保城而已永
嘉初詔書以顒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宋配於新安雍谷東上
豫司襲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為
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弥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
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聽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
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
甄弟蘭任社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與兗州號為名
族及騰敗穀等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級鄴關為鉅鹿太守甄求
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固關率其衆
降甄社濟棄事奔亡竄越自滎陽還洛以大學子為府疑朝昆貳已乃誣
帝舅王延等為亂遣吉朗率甲士三千人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

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荀晞構郤又以頃與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
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海沸而去乃以
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鎮國兵數百人以
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韶有憂國之
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帝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
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道虜侵邊郊鄰寇充斥刺史守相授倚
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數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
還消珍(東嬴縣屬豫州)東嬴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
輦以突據會劉虞舊壘所憑險故以宣暢國威喬弟之且也若端坐京
畿及龍將軍李惲井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隔軍於中山萬東
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以皇綱失御社
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芍鄉便為戎州
所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為憂懼皆由諸侯跧跼遂及北難投袂志
義計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表義舊當須會眾以俟戰守之備宗

廟主上相賴臣淑撥至之日便舉風奮發思自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
皆不至而尚睠又表討越語在睠傳越以據川刺史馬當為左司馬自
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
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寵之所在寇亂州郡推奪貳上下崩
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求還東海睠五年薨于項從不發喪以襄陽王範
為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
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
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
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為縣王
何倫李惲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
經暴掠至清倉又為勒所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季恢懼要
裴妃奉廣宗何倫走不納裴妃為人所略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
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樽以
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
葬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室廟緩廢枋榮非一處所以廣求神
之道而獨不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
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太興末墓
毀改葬并徙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慰三
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為琅邪王而東海
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彪襲爵東海王繼冲為世子彪薨
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宗撫運勵翼思宏中興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繼軫
台飾衮櫑備舉草汝南以純和之淑開建隋珠之路終以凶很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侍
哀此倫貞庸璞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禍社稷
宰陽誅夷乾耀以之墜顛皇綱於是傾覆中土遂有百六之會綰
顓執機衡親九五之尊夫神器至重可以倫安鴆名器至公妄假而欲託蓋匪把

解系字少連齊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勁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宅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拜勗又曰我與尊等先使君親厚往日哀頭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驕豪世莊之後辟公府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憲尚書出為雍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與系並重當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叔正不撓而及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素亦諸之系先免官以白衣還第閉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

旦惡之兄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能善事之不得善

之并敘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冠首倫秀既誅冏乃奏

曰昔閻與微繼絕聖王之高政盛益靠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

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造亂滅佐命之國

誅骨鯁之臣以斷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

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其年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

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叙此等未蒙恩理宜與褒顯在阜陵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

吕備乘右職曲竭股肱獻納禹忠誠若

聖意可群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為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恨為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

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揚烈將軍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轉秀才

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鄴坐議秀罪檻送秀

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秀弟王囧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

之遂不從眾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求鏡宅合室銅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裹三族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人也祖招魏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大康中調補新安令東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對棋王宣素相輕侮憤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婦人以車自隨又以秀為寇軍將軍兼許被理論憤懣行文辭尤厲以誅抵外戚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許被理論憤懣行文辭尤厲以誅抵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頴頴以秀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以秀為尚書秀少在京輩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若司直之任當能敷奏揚清斁濁及在常伯納言才未曾有規獻彌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禹翊秀與顒將馬瞻等牋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

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攻顒時秀擁衆在禹翊見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秀為變乃執騰以說秀秀不從遂殺騰而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字宣則潁川陵人也父恢光祿大夫播才思清拔有意義為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太弟中庶子東帝幸長安洛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徽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徽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為伯播徽素為顒所敬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增顒兵播徽形勝之地国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感方所誤猶豫不決方惡播徽為越游說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畏之播徽乃復說顒急斬方以謝窗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洛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大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從中書令任過

越越之顯新廢成都王頴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高乃與故毀中人楊
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
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
喬齊名初補臨晉令不為豪彊所屈時彊奴將軍龐宗西州大姓
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三奴又
奪宗由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大尉陳準家僮亦暴
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權幸將軍
孟觀誅明威將軍郝振不協而觀因軍事害振又貫證潘岳石崇等共
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許昌事輔並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
經旬車騎長史韓預為妻輔為中正與預以清風俗論者
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編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
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
介意於輔毋年七十六堂見屢恐輔將以忿疾獲罪願明公留神

省察輔前後行事良由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亟乃
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迹
言於惠帝宜加討伐詔雅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洗等
與顒戰於長安輔遣將兵救顒況等敗績輔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
刺史當赴顒之難全城太守游楷亦起自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
輔之還才時迎輔入國之又救天水太守封尚於揚威西土名隆西太
守韓稚會議未決推于輔與稚歃方
遊多谷日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當數十人皆終喪禮實論云管
仲不若鮑叔叔鮑叔知所授管仲奉王而不能濟所奔又非倫
事之国二君及姑皆鮑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
舉敘二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者不同
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直足以勸惡足以誡人通之常中沈小事
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毘罪錯傷害曰之道不如三也遷既
違制圖又同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遷

其策萌其親信郢輔具知其謀矣而縱播等先亦構之顯因使召輔垣
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子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
反為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顯問之曰
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顯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顯於是使輔送
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特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使
斬方頭顯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與東海可
寵及閻方死更爭入關顯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昔氏之禍難存臻實始播翰解系等以千時之用鬱危亂之辰
並託迹附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
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
懼於此也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大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
事未許吕適再喪乃於密縣聞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
失守秦王出奔鎮中司空荀藩藩留鼎監中司錄府組及中領軍華恆同南

君暫在此務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頴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
為塢主中書令李昶大傅參軍騎將軍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
皆來赴疇命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強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志力因西土人思歸故立功鄉里乃與猛軍長史王
毗司馬傅遜懷襄戴秦王之計謀時捷等曰山東非王覃不如關河
錫令傅暢遣昌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任據長安以合東晉
興起義衆赴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此道近河
懼有北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晉
陳等並北歸鼎追據不及咸推鼎為主鼎見殺唯顗述走倩免遂奉秦王行至上
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奉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
王保衛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正同心推戴王為皇太子及聞告
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大司農鼎與鼎爭權鼎殺綜
少主毗為京兆尹鼎自建大謀立功天下始矛大守麴允擁衛護車駕

頭可截不保以胡拔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九當發翔允欲拔天子幸保綝以保必達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掠自存時三秦人民相解武等數千家盛車馬發漢陵中物何乃多乎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給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又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骨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倫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朝士分守城門晝夜戰鬥矢盡乃鑿冰汲水搬運以繼之曜又破帝帝親巡將士勸以忠義衆皆感激莫有離心城中饑窮人相食死亡過半于是公卿以下皆出采野菜而食之又發諸陵上藏器物以供軍資及盡公卿以下各自負荷而出百官羸弱互相枕藉死者十二三曜又縱兵大掠百姓流移塗路相繼綝每巡城慰勞將士厲以必死之節衆咸憑恃之曜又遣其將靳準呼綝及帝降綝不應帝謂綝曰事勢如此卿何愛一死而不為社稷計乎綝曰臣忝宰輔不能匡救使天子播越罪一也悟天命孤恐霸威震王石俱擯及帝出降綝亦降帝幸平陽置之左右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字元威武威人魏大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服仕為大守雍州刺史扶風太守梁綜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灞水與胡彭蕩仲及氐酋齊萬年聚衆攻班綜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敗帝以疋為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解諸郡百姓誅綝綝白骨散野百無一存疋為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解諸大守坐以不固守劉粲閒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疋不克疋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敗擊大敗之雅中流矢退走疋又逐迎奉天子奉為皇太子後僞王之敗也疋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杖其衆據有馮翊數百與綝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驍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冰制行事劉曜復率衆入馮翊疋與南陽王保保左右議司馬蹲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隨道以觀其變疋於

有建興張望收歸首無與二間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播遂得篡奪永結紀綱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邵抗溫天之巨猾接鄰敵之餘基威略未申壽宇猶遏大我而東從有晉建旗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閒揭難遏及當晏也非夏孟將繼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慄惠不競戚藩力爭阻詭衆謀憑凶亂政為惡不已卒罹非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蹇蹇武寧賴群公非圖福始緝遂內終

周浚　子勰　從父弟顗　成公簡　華軼　劉喬　孫劭　虞悕　湖毅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襲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幹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浚異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永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勻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獲萬計進軍北于楊江時閒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向憚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來拒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主龍驤既破武昌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士崩之勢見者交驚謂宜乘勝徑進鼓行而前以定大業若淹留不戰則前後受敵進退狼狽非計之善者也浚曰不然夫機貴速而事貴密今兵出經時朝野皆知吾舉東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屈若前後受敵自當瓦解此兵家之要術也且吳國之興實由於此若棄舟楫之用去步戰之長此閒情變之大忌也今懸軍深入進不獲戰退必乏糧此危道也若順流徑進風發電擊使彼不及設備出其不意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攻其無備乘其喪膽勢必瓦解此上計也若猶豫遲迴逗留不進則事變在後非算之長也浚曰善遂行

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直指建鄴以既濟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時則奪之所謂機不可失者也今渡江必全克獲將有偏師獨進者宜於不濟不可請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吾當順流而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嗜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口孫皓遣張象等水軍萬人戰艦數百艘以禦浚浚與象等交戰象衆大潰斬首五千餘級生獲百餘人象等收散卒還保橫江浚又破之象等舉衆降浚順流而東與王渾會於秣陵皓遣張悌孫震等督三萬人來拒渾浚與悌等戰於版橋大破之悌等皆死獲其將軍魏隱等三十餘人士卒死者萬餘人浚乘勝長驅至於石頭皓面縛輿櫬降於軍門浚解縛焚櫬延皓入館撫慰之收其圖籍上疏曰

臣聞吳主暴虐臣民切齒思為亂階而莫敢先發者畏其威力故也今其大勢已去人有離心臣輒以行伍徑進無復鬬志其將帥有可因時而除者皆已斬送其宮人寶物及吳主妻子已部分諸軍各令防衛不得干犯臣聞古之善政者必因天時順人心而動故舉無廢功而天下大定今吳王孫皓昏淫虐用其民人塗炭其君臣相疑其將帥無故而自誅其大臣無罪而見戮其忠良無辜而受害其百姓無聊而莫保其命其為惡不已上天降罪於解繆忠肅無聞餘慶愍皇蹇蹇武寧賴群公非圖福始緝遂內終

行治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陛書以呈後主曰君之此及
江來珪得之問其本白汝南人也後
吾鄉人遷作中武帝問後鄉宗後生
昌宗拔父子顗稱清白宗帝並召用
營宗爵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
軍卒位三子顗高謨顗嗣爵別有傳云

高字仲智直果侯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
又拜奉朝請高上疏曰昌聞取天下者常人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
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合
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
尊號昌謂今在宮未及舊京未清義夫忘血安震動宜宗明周公之
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二之美推
後已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觀之為新
安大守當高陝陝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傳中載嶷表曰鄉於
誠毀謗三密表之帝乃留高入面責之曰鄉於事豈可不爾高曰臣
不德故耳高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亦安能
無碌碌之臣乎帝悅敕付廷尉華恒以高大不敬棄市論議以高
和嶷罪除名時頴方貴重帝恐劉分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
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陵已主道乎等出高上疏曰昌聞明君思隆其
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無過龍之誅是以君臣上
無過任之議將明其節故無過龍之誅是以君臣上疏曰臣
以來德廢道義君懷術以御臣臣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
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昌聞軟而明之夫為宰相高宗申召之輔宜
王管仲之佐齊桓襄范之輔晉文咸以推重終至主未有憂其偏之患
致主未有憂其偏之患也為閣納者也始田氏擅齊主弱公室晉韓魏
士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間弱之主漸以成篡奪之禍其蚤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紹而
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其蚤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紹而
能遂其奸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莽篡於閨閫時亡壹陳之
時而陷於今閨漸漸異已亡父侯將時亡壹陳之時而陷於今閨漸漸異已亡父侯將
御坐畫云事子當

英宗繼統漸業中興之勤及天下既定頗廢興功臣者何哉武力
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以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
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
之後嗣未有忽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主導子庶等方之前賢猶有所
後至於史素遇誠義以輔上共隆供其本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
垂矣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越揔御此
亦群才之明協輯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猶未殷天下萬務不暇
者衆公私匱竭今陳未充牲宮殿未備妃后不及上妻野任能推轂之日
也功業重就皆所當陛也一日聽孤臣之言感疑以決乃事以危為安
以疎為親放棄德義以侮伍賢淮南既往之變傾魏
之堅喪如山之功今賢智時之患遠來世
之笑未復在號今存亡在寄任以宜推今
兄弟宜相親此之謂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
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耳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
採納過言以為虛實下為宗廟計第之計不收悔非元元之命旦不勝
憂危情悃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手援金手敕所生書頴而使人常高
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敢其往
用為從事中郎高上疏曰昌聞父也以頴損過過
宜流放使以本服處之高北面稽首謝詔頴
臨刑猶於市論經云親親以睦故歸屈親職王敦死後詔贈散騎常侍
永寧初又頴時議為後重以軍上疏曰臣亡
洫牛事未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陵管朝政
曲直陳參龍拔不在師位得與陛下謀議抗禮同結宇隆加以鄰族結婚
帝室義深任重陛頴股肱以報所受固所宜
忘若干死事實有證無二顗之云亡誰以痛心況臣同生能不哀結主敦
無君由來貴父元惡之甚乃今無二若賴陛下聖神武故能摧破凶
彌撥亂又正以高上師宇宙軍事之際重恩不復敢頴良關得死近得臣

論贈時年未滿冬言猶在耳至於謚至承甘卓已豪浦後至盛冬遠猶在論謚況顗忠以得王貞死王事謚加紹之不達雖何以過之至於不聞後封加贈褒顗之言不知顗有能貴顗貞烈志節為朝廷忘家務不暇及私門所以痛心疾首者世不勝言酷冒陳愚欲煩奏不報謚復重表然後追贈顗官褒光祿大夫諡曰貞

侯李賠金紫光祿大夫守護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顗字祖貞後徙父弟也公歎安平太守顗少孤貧而篤學博聞多識世祖貞後徙父弟也公歎安平太守顗少孤貧而篤學博聞多識世祖

家為諸王文學子累遷司徒左西屬領司徒王渾表薦世祖清正兼有幹

主定九品撿括精詳自委任貴成綜覈公平請補尚書郎尚之稱遷司

徒左長史吏部選舉精審登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轉徐州刺史

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頗好法理守河南尹疏修

上官已等奏清河王覃與大子加賜衛軍錄尚書事顗固辭不受尋令顗

與上官已參軍顗以已小人從暴終為凶賊乃共司隸校尉滿奮奏諫共除

之謀泄為已所譖奮被收得免及已為衰方所敗乃復還職

尹敬晉東海毛越迎大駕以顗為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

假節都督諸軍救洛陽洛陽陷帝還宮北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

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計陳敏誅之以功封永寧伯顗自經世故無欲

維正朝庭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屢忤越深憚之顗

親舊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東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

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亦此我伙今仗義以討人有屠戮之事周生

祖幼裴遐華薛孫東海亦足成卿宜順時變以濟元勳賢明君俊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王遷駕

有岐山之旋方今王都傾覆神器播越之不可久居河朔雕殘峭函阻險宛都饒敖江

漢多麋於今平夷東南為愈維揚之地北阻逢山南抗壽春徙名川鎮帝

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成卿宜順時變以濟元勳賢明君俊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王遷駕

免長沙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時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為北

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時奉迎乘輿播越前北中郎將裴邈承制用時行兗州刺史汲桑之

以其永作目諱精平三萬奉迎乘輿播越前北中郎將裴邈承制用時行兗州刺史汲桑之

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荊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

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時為前鋒桑果憚之於城外為

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下河朔百官手勅力發

子大傳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侍中太保開府如故位在諸王上加以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奏事不稱臣詔書不名其子孫襲爵封縣公者皆如舊典

太保公既以大義顯名海內又以文德光被宇宙故能內外協和遠近歸心是以羣凶稽誅逆節不作天下晏然無復風塵之警公之功也

公以聖明之德應期受命而謙沖為體不自矜伐每事推先以讓群后故能光闡大猷緝熙庶績使人神和睦遐邇宅心公之德也

公以上聖之資體自然之德仁以愛物恕以及人故能使遠近歸懷親疏悅附公之仁也

公以命世之才值陵遲之運翼成中興之業光啓太平之基而不以為己功公之讓也

公以明哲之鑒審安危之機深謀遠慮以經綸王室故能內難既夷外侮不作公之智也

公以聖賢之德處宰輔之任而不以為己貴公之謙也

公以無私之心行至公之道故能使賢愚各盡其才公之明也

公以至德之量為羣后之宗故能使遠近輻湊公之德也

公以上聖之德為萬國之則故能使遠人慕義公之教也

公以無為之化為天下之先故能使百姓從風公之化也

公以至德之美為萬國之表故能使遠人觀象公之容也

公以上聖之德為萬國之儀故能使遠人不忘公之德也

公以上聖之德為萬國之式故能使遠人不忘公之德也

公以上聖之德為萬國之法故能使遠人不忘公之德也

公以上聖之德為萬國之則故能使遠人不忘公之德

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問服心董卓敗朝廷百僚莫
敢忤旨喬一旬之中奏劾數十人或為卓驅校尉張昌之紅亂喬出為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
共討昌進左將軍東郡太守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
承制轉喬安北將軍東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大
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頴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
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
軍彭城王釋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與弟琨率突騎五千奇可攻喬初琨父喬以檻車載之
現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奇可攻喬初琨父喬以檻車載之
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敢西遷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頴
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釋等率
兵援喬弘與喬戰曰過者數矣喬乃退保范陽欲代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
伯當官而行同好之義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舜生以踐人
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其死甘為

戎首稿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且忻忱況於撥
代之嫌繼今之舉哉范陽國屬蜀使君所牧莊周之宗師跡不間親與且
既刻責有所在廉頗藺相如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無宗後伯矣東
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過聞以吾州將據舉兵深范陽當討是
誠明同異微禍亂之冒然吾稿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天有移舉舉
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敢即戎勤力致命之
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
齊桓救邢衛之雠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衛之怨而親勤王之於今當何
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舉臣舉據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

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匿瑕忍忿除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
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初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
將必輸鴈肝膽以報所受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
郭相困而為狡之擒也吾雖庶幾無負顧足下至於內以
康王室稿且同濟自為義舉參具獻所聞所見惟足下圖之文士表曰范陽王
虓欲代豫州刺史喬而表劉輿兵據虓可空表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
以為喬忝受殊恩顯若州司固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關布范
陽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尊威輔討誠應顯戮以懲不
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猖獗生恐疑隙構於群王宗子權柄
降於朝廷連頃效於成敗今多為忠明旦為逆翻其反仰互為戎首載
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遣陳無備豫
之階中華有釁軸之困而服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焚剝為
宜轉軍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之此亦猛獸交鬪自斃於干莊者
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切責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

不祓勒書檄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
之必無灼爛之患災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為助
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二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蕭縣
喬懼書追子祐距越於蕭縣之西壁對現分兵向許昌許昌人內之現
自與陽翟兵迎越與祐衆遇見殺喬衆潰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
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大傅軍諮祭酒增邑州諸軍事
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摡嗣川
太守摡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
顯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恒玄敗安帝也及玄
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
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為浮華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
顯官右僕射時右永傳迺好廣讀書而不解甚為柳所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和無所

解司諫書麗矣時人重其言出為陝州刺史至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文始安太守文子咸并楊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穆理識精詳華軼動觀禮經劉喬忠存謇直用能歷官内外咸著勳庸而宜祖獻策遐都乖於東海彥冢崇展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崔左在於伊川建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誓引淮泗之衆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獨觀俾我悖其北之明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奔喪之費已彰假手曲防以至屠戮斬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賈自開林才理爰在責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親亦勤毒時獲宴逸天不祚喬為我百未識行藏道將鞠瘁感名克舉貪虐有開忠勤未政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中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機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間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无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泰靜為揚州遣著作郎太原溫嶠詣琨父子兄弟並為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倫篡荂為皇太子琨為荂舍人事三主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準宿衛兵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投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有之拜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奔喪之費已彰假手曲之未至而尅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又遣頓與弁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廣武俟過三千戶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過三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昔以頑敝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泰過任九月末得發道峻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頻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壘閉門自守州疆日靡因之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搗老扶弱不絕於路或其在者薦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万周匝四山動足過旅開目覩寇唯有垂淚可得告耀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寇者多矣嬰城不得新采耕牛既盡又之田器以自禦短當此至難暴如猶環不遑寢食自代

思此州雖云邊朔實忝皇畿南通河内東連司冀比擇殊俗而御獲
是効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世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
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艱隆下時出臣表連見聽勿
朝廷許之時東嶽公騰自昌陽鎮鄴并州饑荒百姓噉薦南下餘戶不
滿二萬悉賊縱橫道路斷塞琨衆得千餘人轉鬬至晉陽并州刺史
兄故址其有存者饑羸死復人色荊棘成林狼滿道琨躬除荊棘收
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擔以
耕翼衛而務琨撫循勞徠其歸物情漸集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
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懼遂城浦子而居之在寧
未幾流人稍復雖大之音復相接矣琨父喬自洛赴之人士奔進者多
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拙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
繼然素奢豪家僮聲色雖暫自娛而勤於撫恤每以音律
自通遊於賓接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稍遷太僕卿惠帝
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弟猗盧為代郡公乃劉琨為使持節都督
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閻文舒令狐盛於琨
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每曰汝不能弘經略為蒼雅
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云及我不從盛子泪每子劉
聰且言虛實聰大喜以泪為附導為劉聰卒大舉寇晉陽琨子聰為門鳥
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卻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率衆攻晉陽大原太
守高喬以弟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
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
紹其軍資儲畜琨悉在猗盧而弱於力弱征益尸立撫慰
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士散啟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遠錄臣小善徵崇天恩光
授殊寵顯以蠭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闇昧文
以弘雅教為元帥中定霸功高祖以雄信為大將而成子業成打敗詩開
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旅功於荊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

勒朝多謀慮以圖臣為計謀倘間隙或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
得在野天網雖張寬漏未及唯白才然与寇為伍自宜則於討誅進
討則動釁其後進退推移自求多福不從願斬佞徒以謝愆尤心疾
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自與二虜勢不並立趣勒不暴白死歸志無
遏陛下威靈使徵意獲展然後順首謝罪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
臚趙憙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
都督剋期与倚盧討劉聰遣子相國盧及兄子根貢馬死部落
四散琨子遵先質於廣衆皆泣曰我等所以屢殺身命為段氏用者
馬牛羊十萬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
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琨修書一紙而勒已獲之勒因其長子懽與琨左長史
游請曰此雖背人父在荒裔未習中國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
外我猜胡之牛羊以為恩信兼以威勤其
何亦立地琨不從悉發其衆參
用之則功
衆赴之從飛狐入直匹磾軍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
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來具朝儀鎮夏二
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射狼肆毒荐覆社稷僭北顯顯
延首罔極是以眷予主仗義奮討掃除凶逆思弘大濟以答天下庶以刻復聖主掃蕩氛穢豈可猥
當隆極此孤之忘誠著於遐邇公侯卿士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
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存艱尺公其撫寧華戎敦詠之會昌王敬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
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領幽冀諸軍事琨以匹磾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進也
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進也
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荅曰謹
當朝自執佩敢二廣匹磾奉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
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其

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任直以杜其蔑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播遷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義力皇家義誠彌厲朗統羣英親受矢石超授首呂明面縛社稷克寧聖興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焉隆此琨勁忠之一驗世其後井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殘移鎮臨漳大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敝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製難禦之土鴻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斷振倉京都失守羣主播越琨糾合義旅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焉固且可閉關守險蓄資養銳抗辭鷹聲東西征討屢各乘虛晉陽潰琨父母妻子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屆譙梁之閑與琨從父之計則聖朝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寓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之軍算濫又以為此雖強晉以父在荒裔難以法裁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濫議偷於苟存則曼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劉也琨自以備位方嶽謀雄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

祚使引從告逆前後羣表琨具陳誠款勢今從事中郎段繽齎以羣綬節傳奉溫本朝与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彤慚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前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陸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匿狡妻息可免其冷臣實宜此百求詔敷路次參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關中匹磾聞此私懷覬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慶遵奉使詣保懼遵獨南旨其此事遂不許引路卅誠赤心幸不上達匹磾先春喪亡嗣子幼弱欲罔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與國陵家懷羞樂禍恐父兄宗黨不容其罪是以春甲辰寄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騁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騁波騁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還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狄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棄盧勒胡晉徙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亂數領偏軍征討

如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班免遲頓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跨躡亂亡之際交有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願養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內當律諸朝與眾棄之不令殊俗之監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伏見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成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佑亂專殺虛假王命害鼎臣厚誣夏之桀敢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獻捷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有猛獸於林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放肆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殲界此又華夷小

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好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冤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慮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翼帷出等郡牧荷擁旄之寄義感三百在昔之義慷慨陳本冒以上瀆天聽與琨周旋接事終始見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慷慨陳本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救大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忘節不遂肤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屯次其下幽州使依舊制祭賜侍中太尉益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用與親故書曰吾於戎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資秀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哦詠之感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旂少孤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亂數領偏軍征討

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率
餘衆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姊弟劉羣舅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
波中翹首南望惠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録召繼
絶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垂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微羣等曰末夜
兄弟安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羣
皆優礼之以羣為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
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
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親擅奉權勢均按無適久應誅秉以遏敵今得全首領小人不忘寃讐
日流飄用為疇為兖州刺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纂
征東大將軍準各勒首領往會許昌以秉為大都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大守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舅
兄弟故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舅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戸縣
侯賜帛五千匹憲之敗舅與之俱奔河北憲既鎮鄴以舅為征虜將軍
魏郡太守憲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重擁勁兵越猜而衛之與密促大司馬攝長沙王又聘錄而疎之時
重問多事每會議自清高以下莫不悚憚唯秉常淵默而已所對與既見越應機辯裁倍於
酬接即以為左長史既拠録以與為上佐賓客滿堂文案盈机遠近書
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
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逆為與兵秉車騎陰太守毋丘奉不之官及京師大
亂逆率親當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
物資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見以少長咸宗之推逆為行主達四口元
帝遣使媾之秉及逆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導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
劾奏越不問與和免鴻臚卿與劝說越遣琨鎮并冀越北面之重洛陽
未敗前拒辛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
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大司馬掾除尚書郎以父喪去職服闋襲爵大寧東海王
越引為主簿遷大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大守自父琨之為劉聰所
害演與母及諸弟間行北中郎并州刺史鎮
晉陽演潛圖報讐以勇壯聞乃結合鄉人
得敢死七千人為石勒所攻連戰勒退元帝拜
為鷹揚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疾為鮮卑之
龍走薊蘇恢殺之掠其妻子及弟昌為相賊戰沒撫弟拯初為
大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拯弟啓啓弟述琨子羣俱在末波中
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郎兄弟素悔慢及趙王倫輔政
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作
中隨降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
大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弱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脩儀檢
年十四五情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雄健有節尚每至田舍
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賑給多少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深
古今往來人物見者謂逖有遠世才具倚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
孝廉司徒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
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
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
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又聘參丞相軍事轉主簿累遷
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東海王越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
洛大亂西奉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
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逆為與兵參軍機陰太守毋丘奉不之官及京師大
亂逆率親當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
物資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見以少長咸宗之推逆為行主達四口元
帝遣使媾之秉及逆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導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
劾奏越不問與和免鴻臚卿與劝說越遣琨鎮并冀越北面之重洛陽
未敗前拒辛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
子演嗣

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冀從之勇士數百人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比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敢為吏所縄逖輒擁護救解之或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下多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以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彼毒酷人有奮發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勇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響起吭鳴之士放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廣武侯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誓色壯烈衆皆慨勤也于江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王衍聞逖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先屬平逖誘降使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頓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騰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先屬平逖誘降使取平等譙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通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大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逖逆擊破之雅單騎走

太興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黨胡亦潛相扇動使通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大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逖逆擊破之雅單騎走

助雅攻逖逖擊破塢主陳川白illegible川遣弟李頭率衆援之逖先制誰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潁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未附者率頭之計樊雅也力戰有勳逖時饑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恩遇每戰白馬頭親冒矢石所向輒陷季龍聞而恐遂授頭頭親信為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聚遣將軍衛策攻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韓潛攻策於谷水策將所掠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譙郡睢陽之人於襄國以桃豹等守川故城任西臺逖遣將韓潛攻季龍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走賊既得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得米謂逖士衆皆盡飽而胡成饑又益懼無復鬬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驍卒千餘運糧以饋桃豹逖潛擊於水破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伏使督進也封丘以通之焉鐵據二臺堅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戚頃之乃退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下多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以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彼毒酷人有奮發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勇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響起吭鳴之士放於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嘗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戊歸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部力相攻擊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資之士雖陳川降附而固猶懷貳逖乃移檄諸將曰夫為人臣者以忠義為本忠義之道在乎利國安君若忘家徇國見危授命投軀以赴公家之難雖身膏草野名垂竹帛所謂生重於義死輕於節者也今王室多難寇賊縱橫二京傾覆陵廟為墟生民塗炭普天同忿有志之士莫不枕戈嘗膽志在滅讎而諸將各擁強兵坐觀時釁或耽樂逸豫或惑於小利或爭權力戰以自相魚肉或畏懦苟安以求容全或遠避寇難以圖茍免或假命賊庭以規全妻子或外附羣凶以為扞蔽或內懷逆節以為奸宄或利人之災以為己福或竊國之寵以為榮華或恃險而不賓或負固而不服或阻兵以安忍或玩威以致亂或不務德而貪利或不修政而喜功或不恤民而聚斂或不親士而驕慢或不明賞罰或不料勝負或不揆安危或不顧大義或不慮後患或不思遠圖或不防微杜漸或不除小害以致大患或不救小敗以致大禍或不忍小忿以致大亂或不抑小情以致大傷或不割小愛以致大害或不損小利以致大損或不去小疾以致大病或不絕小欲以致大貪或不禁小過以致大罪或不誅小惡以致大逆或不去小怨以致大讎或不禁小人以致大姦或不遠讒佞以致大禍或不親賢士以致大危或不納忠言以致大敗或不聽正諫以致大辱或不畏天命以致大咎或不順人事以致大凶或不修德義以致大亡或不務農桑以致大貧或不務節儉以致大困或不務廣施以致大窮或不務謙讓以致大爭或不務和睦以致大離或不務清靜以致大擾或不務簡易以致大煩或不務寬恕以致大刻或不務慈愛以致大酷或不務公平以致大偏或不務正直以致大邪或不務誠信以致大詐或不務質樸以致大偽或不務禮義以致大薄或不務忠孝以致大悖或不務仁義以致大惡或不務智慧以致大愚或不務勇毅以致大怯或不務威嚴以致大弱或不務嚴整以致大亂或不務整肅以致大散或不務嚴明以致大昏或不務嚴肅以致大慢或不務嚴厲以致大寬或不務嚴峻以致大緩或不務嚴急以致大遲或不務嚴速以致大滯或不務嚴疾以致大病或不務嚴重以致大輕或不務嚴威以致大弱或不務嚴猛以致大寬或不務嚴酷以致大仁或不務嚴刻以致大恩或不務嚴苛以致大德或不務嚴察以致大明或不務嚴審以致大詳或不務嚴密以致大疏或不務嚴謹以致大慢或不務嚴肅以致大亂或不務嚴整以致大散或不務嚴明以致大昏或不務嚴厲以致大寬或不務嚴峻以致大緩或不務嚴急以致大遲或不務嚴速以致大滯或不務嚴疾以致大病或不務嚴重以致大輕或不務嚴威以致大弱或不務嚴猛以致大寬或不務嚴酷以致大仁或不務嚴刻以致大恩或不務嚴苛以致大德或不務嚴察以致大明或不務嚴審以致大詳或不務嚴密以致大疏或不務嚴謹以致大慢

皇綜得逖所著因與逖書申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盛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朝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以前割裁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子於淮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重兵於谷水遣將桃豹守倉垣陰險阻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竭誠盡節未嘗有怠色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恩遇每戰白馬頭親冒矢石所向輒陷季龍聞而恐遂授頭頭親信為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聚遣將軍衛策攻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韓潛攻策於谷水策將所掠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譙郡睢陽之人於襄國以桃豹等守川故城任西臺逖遣將韓潛攻季龍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走賊既得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得米謂逖士衆皆盡飽而胡成饑又益懼無復鬬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驍卒千餘運糧以饋桃豹逖潛擊於水破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伏使督進也封丘以通之焉鐵據二臺堅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戚頃之乃退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下多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以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彼毒酷人有奮發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勇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響起吭鳴之士放於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嘗精騎萬人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戊歸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部力相攻擊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資之士雖陳川降附而固猶懷貳逖乃移檄諸將曰夫為人臣者以忠義為本忠義之道在乎利國安君若忘家徇國見危授命投軀以赴公家之難雖身膏草野名垂竹帛所謂生重於義死輕於節者也今王室多難寇賊縱橫二京傾覆陵廟為墟生民塗炭普天同忿有志之士莫不枕戈嘗膽志在滅讎而諸將各擁強兵坐觀時釁或耽樂逸豫或惑於小利或爭權力戰以自相魚肉或畏懦苟安以求容全或遠避寇難以圖茍免或假命賊庭以規全妻子或外附羣凶以為扞蔽或內懷逆節以為奸宄或利人之災以為己福或竊國之寵以為榮華或恃險而不賓或負固而不服或阻兵以安忍或玩威以致亂或不務德而貪利或不修政而喜功或不恤民而聚斂或不親士而驕慢或不明賞罰或不料勝負或不揆安危或不顧大義或不慮後患或不思遠圖或不防微杜漸或不除小害以致大患或不救小敗以致大禍或不忍小忿以致大亂或不抑小情以致大傷或不割小愛以致大害或不損小利以致大損或不去小疾以致大病或不絕小欲以致大貪或不禁小過以致大罪或不誅小惡以致大逆或不去小怨以致大讎或不禁小人以致大姦或不遠讒佞以致大禍或不親賢士以致大危或不納忠言以致大敗或不聽正諫以致大辱或不畏天命以致大咎或不順人事以致大凶或不修德義以致大亡或不務農桑以致大貧或不務節儉以致大困或不務廣施以致大窮或不務謙讓以致大爭或不務和睦以致大離或不務清靜以致大擾或不務簡易以致大煩或不務寬恕以致大刻或不務慈愛以致大酷或不務公平以致大偏或不務正直以致大邪或不務誠信以致大詐或不務質樸以致大偽或不務禮義以致大薄或不務忠孝以致大悖或不務仁義以致大惡或不務智慧以致大愚或不務勇毅以致大怯或不務威嚴以致大弱或不務嚴整以致大亂或不務整肅以致大散或不務嚴明以致大昏或不務嚴肅以致大慢或不務嚴厲以致大寬或不務嚴峻以致大緩或不務嚴急以致大遲或不務嚴速以致大滯或不務嚴疾以致大病或不務嚴重以致大輕或不務嚴威以致大弱或不務嚴猛以致大寬或不務嚴酷以致大仁或不務嚴刻以致大恩或不務嚴苛以致大德或不務嚴察以致大明或不務嚴審以致大詳或不務嚴密以致大疏或不務嚴謹以致大慢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遣其二婢辭焉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僧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郗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嘗王回建義胡王倫收回弟北海王寔及前漢門郎弘農董祕弟女與回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弈基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對曰我亦惜寸陰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湮滅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補史闕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皮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爾時也而感激因述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勤爽拔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錡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擁衛猶覩之銃推心異類竟救鬥竭痛哉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異晉鼎覆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赴戎徒懷匡濟之志終無救亂之功嗟段氏于嗟竟頭窮祖逖烈風懷奇節卻和揖中流雖言清凶孽鄧魏昌附遺論載悅天妖是徵國恥安雪

邵續　魏浚　段匹磾　李矩　郭默

邵續字嗣祖魏郡人也父棄散騎侍郎續才素有志烈博聞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大文初為成都王頴所署為冠軍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又為撫軍諮議參軍頴敗續收集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父為督護既而陰圖襲之其下諫曰今舉動皆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千續疑惑之頴不納後為苟晞參軍除沙門都尉晞敗續收合士衆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

軍將征胡中郎將進討陽武賊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餓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安暮年賊寇會長安矩遣部將擊破之尋拜賊所略婦女李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国家百姓焉有彼此乃一時還之時劉現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二將使其甥郭詡奉現還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瞻望現營終不敢進會現還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矩矩與等率衆與郭默戰破之而不敢進致之而不敢進會現還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矩矩與等率衆與郭默戰破之默遣從弟暢步騎二万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矩時暢卒至矩未服為備置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漢大將軍梁冀使人皆醉飽矩乃使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部曲詐為冀使呼之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羶何得過庭使吏掠言東海王當還國之

百餘人乘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界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將軍務勿塵死弟步頭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龍辟劉翰遏洛陽王浚遣督護邵詡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攻破之步頭復辰疾陸眷走還幽北末杯追入雞門為勒所獲勒簿責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特許之文鴦諫曰寡命討勒寧於末杯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錦袍金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贈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拿文鴦與石季龍向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并檄步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眾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末杯既得貨賂且以琨匹磾在外各懷異圖乃間匹磾於步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

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步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疹春病死匹磾自劉喬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步復辰及其子弟當與三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井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鄧綝末杯又攻敗之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眾離散僅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單于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末杯新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劉城及還去城八千里聞續已沒眾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邀文鴦以新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殆得入城季龍復攻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單騎出戰殺胡數百然後還入必勇聞故百姓救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今眾失望誰復為我眾心既離雖欲執臺使于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其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歸罪朝廷帶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賀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汲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汲黯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節自稱罪人事露被害文鴦亦遇既而死惟末波存焉及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室喪亂自稱大單于據有遼西之地而百姓晉人共地而盡幽州東界遼水於前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伐季龍所破徙其遺眾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根復收兵復振遼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吏河間王顒敗亂之際以為武威將軍後為涼文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破石時京邑荒儉後劫掠得穀麥數十斛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單于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末杯新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其有特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咸悅襁負至者漸衆劉琨承制假遂河南尹時大駕播遷行臺在密縣後詣蘭諮謀軍事蘭甚悅要季龍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淺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晝盛歡後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已後得飛率眾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放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後追走為

曜所得遂宛之追贈平西將軍旅子該傾其餘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槃河間王顒之使趙王倫以該為將兵都尉
及劉曜攻洛陽薦俊逋難先領兵守金墉城設得無他曜引去餘衆
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亦保宜陽界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
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
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
該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雜胡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
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郭默該
遣軍助之又與河南尹任愷相連結後漸親與曜寇日至默衆南渡
賊不從該詣壘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
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微弱既甚瞻更該曲遣使呼該令密往赴
之其衆殺瞻而納該令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
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敦請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
該曰我本去賊性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

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遣弟
率衆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求嘉之亂默率
遠衆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
默驍悍善射等輩以大通傳偽劉首于京師詐作
制將殺嘉令懼奔石勒默乃自赴嘉妻妹以明無私遣使謂劉琨令加默
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懷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
質并請糧馬雜畢設守曜怒流默妻子羊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
劉琨令加默深以為然猶留之而緩其救默軍遣人告急會日出城浴馬使強
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令以默多詐封書與劉曜默使人伺
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領川
大守默與石公戰敗矩轉成弱默深感矩解印綬其衆軍政皆諮之
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
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
師明帝授征虜將軍假節以默為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

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朗憤志龍挫蚵惜其夏弱功虧一簣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被迫施工黎陪朝伍忽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覬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寔惟豪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卒碾勁質身全節歎實凶殘自貽罪戾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子

御撰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憙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义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置才人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才人生淮南忠壯王允昭李才人生吳敬保林生新都懷王該東萊王夫人生河南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暢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揚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諡今並略之其瑋又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天太康十年追加封諡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少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

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自性仁訥無識辯之言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公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産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梁淮南王俱之国及東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雖還武帝言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王故事廟設軒縣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徙封泉陵二年追諡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郁嗣懷帝崩郁入纂帝位国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東海冲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為王咸寧二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永不為嗣允以太弟還藩如故鎮中護軍允性沉敏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僭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表宛亡謀誅倫倫遣御史將斬之允收御史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誅宰輔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遂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宛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徵勒東宮兵設譙樓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畦秋以身蔽倫箭中其臂而死倫宮衛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良久乃稍稀允兄淮時為中書令遣壁踰

虞幡以解關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莊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擊空版誰言者認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為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矩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唯允妻荀氏及倫諸孫王四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身討亂奮發義兵乱據曹遭大凶運奄至隕沒宗廟講殺并害三子冤魂抱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聚過萬人懷忧忿敢死國滅絕嗣殺言流布昌輒以息超繼允後以對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固敢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柱為淵宗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

袁王允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假長而懦弱無所見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假收衛瓘而瓘故吏張昭殺瓘子蕤蕃不能禁為世所允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遵嘉時年二歲永寧元年詔表曰東宮曉然家門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非所以志社稷之長計也礼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維由乎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礼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賢智早成宜及君公鄉士成同大願請且禮備擇日沼拜立覃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帥關中大姓表成都王穎為皇太弟穎復為清河王初覃為皇太子冷宗傾覆沒于劉聰瑞也悼懷太子既而為清河王之後猶子所佩令銘狄生嘿起如麻梁祖母陳大妃以為子祥數而夜陰哀王悼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

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篤
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然遇害時年三十一薨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
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祚嗣咸寧四年封濟南侯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侯為散騎常侍貞沒子賊
初封漢王改封渤海王恢字惠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一歲追加封謚
元帝六男皆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哀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
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哀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哀初继叔
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
子帝以哀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
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然是太子位遂定更封哀琅邪
嗣蔡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
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
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及帝登祚詔曰故前武陵王躬自皇極克己思衛仰惟先朝仁有之旨
崇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躬自皇極克己思衛仰惟先朝仁有之旨
豈可情礼雅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賜錢百萬布千匹以導嗣追贈
綜給事中虞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虞各復先官虞還繼

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謀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勒不知存亡乃
以冲繼毗後拜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
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帝舅劉胤為司馬譙川
庾澤為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求為王簿求留陽穆亂在危克固其節
東海太妃薨例發赴哀冲即王位以榮陽薨東海國禮葬
騎將軍威厚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元子成
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愍其以小弟生為哀王為
東海王以道遙罷榮陽東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
徙封為琅邪王東海國關罷并後入賀會天子未相見廢之復為東海王
既而改為海西公東海國又關罷隆安三年十二月帝詔以會稽內史
彥璋為東海王繼哀王為曹後改食吳興郡公相玄所生母周降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哀後大興元年受封成和初拜散騎
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右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
太保加班劍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二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

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帛千匹策贈大傅葬如諸侯禮子定王孝度嗣
散騎侍郎薨子琳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世有寵元嘉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弘協奏曰魏臨淄侯以親戚盛勢為陳思王子今侯幼弱宜選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主又植之有美才能問遊田苏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兄不以寵稚子也若第當應繼不獲已耳家永所子足以繼祠烝而已豈宜盈貴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十六成帝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費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興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貴不過哀以措事不使奢放以荒業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家之情上無奢泰之譏下免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顏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財害時古人之所識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繼絕敦睦親親勞謙務德簡儉素聖德光於天地仁聲洽於四海則百姓幸甚不足死而反尚飾此百禹之情寫所不安也竊惟聖慮豈貴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長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室所居王公百寮下逮在都軍凡有喪事皆給材木百數竹萬干計出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以哀之宜如此竊宜從儉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坐蚰為差則柩財大於壺明矣椁周於棺棺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弗得而固也棺大則難為堅固死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以荒殺禮生國常典減殺而猶過書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所葬深柩于廟祖而行及葬即窆發引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死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寢寢始則墓寢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禮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宜至萬至

賤勿求華飾之非可謂狂譖臣不知忠諫似社稷記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苦非但不足死士是體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臣在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胡亂罷人之營完益之爭殫已困之財脩死用之費此固昔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會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裁寢不報永昌元年立康母弟昱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王薨帝即位又以簡文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薨帝即位於是琅邪行琅邪王國祀簡文谷陵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薨帝即位於是琅邪元十七年道子為會稽王受以恭帝為琅邪王

國除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昌明次子道生皇子尚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道生皇子尚生為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躁躁不修行業多失德康帝兄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死後及孝武帝即位葬書日見追生及臨川獻王郁郁已大郎儼之幸苦言竟不見高傷咸用以西陽王亮孫珣之為後珣之為宗室之秀與桓玄之伐關中以為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茂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百郁數勸以勤慎之道生不納郁為之涕泣簡文帝降誓冀之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郁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為嗣

追尊其母胡淑儀為臨川大妃

寶字弘文廢為庶人寶性躁動好騎射常侍護軍將軍宋世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隆安初為西中郎長史領北府兵事王少以清澹為謝安所稱年十

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撫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
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
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開府領司徒如
及謝安薨乃詔門下敷奏輔
徒琅邪王道子躬親萬機
須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焉時騎
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加
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与道子酣歌為樂
姐姆尼僧尤為親暱並錫
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
實性卑佞特為道子所
度參酌條下不堪命大元以後為長夜之宴達旦昏日政事多闕桓玄
曾候道子正遇其酣
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
伊霍幼主之義
古人為患一也昔佛者
之奉者積漫阿尼倆
政教不均暴濫无罪
失布罪由今尹令禁
昔年下書勑使
傍法服無識
百姓取財為患
疏奏並不省中書郎
優崇之國寶節

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
發怒斬悅之国寶甚懼復
守道子由是專
進駐尼倆
及謝安薨乃詔門下敷奏輔
徒琅邪王道子躬親萬機
須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焉時騎
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加
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与道子酣歌為樂
姐姆尼僧尤為親暱並錫
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
實性卑佞特為道子所
度參酌條下不堪命大元以後為長夜之宴達旦昏日政事多闕桓玄
曾候道子正遇其酣
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
伊霍幼主之義
古人為患一也昔佛者
之奉者積漫阿尼倆
政教不均暴濫无罪
失布罪由今尹令禁
昔年下書勑使
傍法服無識
百姓取財為患
疏奏並不省中書郎
優崇之國寶節

戴良夫苦諫破因指
龍之臣各開小肝
於太妃無所發
為太子少傅以
扇友愛道子無
唯道子而已宜在
達負愧
雲中時以
守常国寶馳
有言誅東山安道執
即王珣薛即王恭仙民
子受封會稽国并宜
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
動靜諸之帝既
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天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
發怒斬悅之国寶甚懼復諮密於帝帝不獲已流弟出宰毋為豫章太
守道子由是專
進駐尼倆
及謝安薨乃詔門下敷奏輔
徒琅邪王道子躬親萬機
須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焉時騎
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加
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与道子酣歌為樂
姐姆尼僧尤為親暱並錫
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
實性卑佞特為道子所
度參酌條下不堪命大元以後為長夜之宴達旦昏日政事多闕桓玄
曾候道子正遇其酣
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
伊霍幼主之義
古人為患一也昔佛者
之奉者積漫阿尼倆
政教不均暴濫无罪
失布罪由今尹令禁
昔年下書勑使
傍法服無識
百姓取財為患
疏奏並不省中書郎
優崇之國寶節

戴良夫苦諫破因指
龍之臣各開小肝
於太妃無所發
為太子少傅以
扇友愛道子無
唯道子而已宜在
達負愧
雲中時以
守常国寶馳
有言誅東山安道執
即王珣薛即王恭仙民
子受封會稽国并宜
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
動靜諸之帝既

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改圖竟討琅邪并封從弟琅邪內史綽來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酔元顯
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尤顯為征虜將
軍甚先衛好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薄氏薄太后之從妹也
賢美三朕義同所親今薄氏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
辦乃心所寄誠孝性發蒸蒸至兩難舉然不以家事廢王事陽秋之明義
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礼故閔子要絰山王晉屈良以至感由中
軌容著外有儀無時野哲斯順須妃薄氏內外道子甚憚復引讓王向之以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潘伯猛盛宰
相權重宜密樹置以自審衛道子密以為然乃以北討馬王恰為江州
刺史以備恭與向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稟兵以
討尚之為名荊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楷與可譚斬佘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
道子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譚斬佘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
謂無敘天下故驅脩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
為會稽王夫人全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璋

綬詣帥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說禮宜下議
稱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尽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
旅荐興國用虛竭白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尚帝室
誰復敢據校於君之事乎尚猶豫不能以百口助人眷戚富與天下同
舉誅鉏姦臣何直安府不開舒卷不至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倍及朝
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機決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
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自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
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步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向之為之羽翼時
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
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玟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
佺期桓玄郭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
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領川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
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勑馬踐轡
以救禍事實元顯驅亂起江而死狼狽而走與桓玄承籍門寒素有豪氣

商林遂絕於是公私虛之士卒唯給將樓大將軍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大壽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敗京師元顯于是始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降于玄元顯問入宣陽門牛之來軍張暢之牽衆來濮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大傳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誅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奪東海王至有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成鄧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制下令曰故大傳公阿衡一世勢傾西室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下令曰故大傳公阿衡一世勢傾皇家親賢三重地親與公輔大將軍內翊朝維外宣威略志高萬夫勇冠三軍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黃人鬼感惟永往悲情崩慟昔皇祚反正幽顯式敘宜崇明典躬以哀榮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大將加羽葆鼓吹丞

王導　子恬　協　劭　洽　珉　劭子珣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世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祖基，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辟，弗為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善，每勸令之國。會東海王越輔政，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忠之會，教來朝，道「宜有以慰悅人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天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崇名勝，皆江南之望，竊觀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與詣導，及諸已帝親觀秩乘肩輿，軍騎夾衛，威儀甚盛。導乃與諸名勝，皆江南之望，竊觀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與詣導，及諸已帝親觀秩乘肩輿，軍騎夾衛，威儀甚盛。導乃與諸

相繼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以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天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崇

道，勸帝收其駿乂，與之圖事，刑揚宣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序庠序，設五教，明

靜，每勸帝克己勵節，臣主同心，以結人心。三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

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

巨猾陵暴，人懷漢德，華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以至于太康之際，

公卿世族豪後，相高政教，陵犯官長，競為華侈，以相誇尚，風俗頹敗，莫

使奴客，車馬有數，至於無以相辨。又勢利之門，動有百數，爭訟曲直，造

臣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循古所可擬議？願寧弘神慮，廣樓

良能，顧采前載，紹周、齊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永嘉末，遷丹揚大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疏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

若功日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名對不虛，賞罰得中，今者臨郡不問，曠禹豪強，皆加重號，有詔嘉勳，

固淳風儉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獻心董面驚餐終食情慙讓而服出爽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舜于變之勳皆先敷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貞教釋朝之子弟正之于學遵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其納之又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大陽下向萬物垂光導何人哉微醺峻訪之於導導曰若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都督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鑒既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劉議征討詞舉羊鑒鑒聞悖謀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史臣曰導始啓立於是典籍煥其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粲讀有司奏之衆請都會發喪論紛紜未有所適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宗極普天有情宜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宗極普天有情宜

問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異蘇峻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宜意令者近出百族帝既而說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天義誠親可以吾為宴婦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此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顛覆族導猶執正諫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公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其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睿叔父之不臨寧仲出前稱之而猥崇之禮分過優每引咎克讓元首之德寄貴宰輔私增其關導亦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遵舊謚導曰天立子以長且紹更貶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曰久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鎮武昌導使

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又賜有廳床不堪
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舉重又殿其負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
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
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大傳又拜丞相依
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風羅不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
興公文實九功武經七德外綏四海內濟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
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傷叔申令羣官允釐厥績朕思憑
高謨弘濟遠猷維朕皆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欽哉敬敷訓以
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加曹氏姓妬
道甚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愛妾曹氏知而往焉導流涕謝之令
命駕牽牛布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以公體道光弼故崇
之一皆藏閉戶牖閑及恍惚當導憂公特至不食積日勿見一人形狀若傷被
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餌物惟有雄雞權車長
柄麈尾導大笑謂人曰吾往與書生輩談但當剖析玄理共相
時事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郡臨江校尉陶稱間說導當舉兵向武

勸導宜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同體安危之談豈絕智者之口則
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
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謠言稍息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
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
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輦轂之下皆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睿同布衣匪惟
君臣而已每一祭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
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宰三日輟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
贈侯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輼輬車黃屋
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
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平開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給後
軍鼓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善處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
頭轉吳國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獻
惟委誠帝室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
化之所鼓機機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安慮風卉六景附隆
高世之功復宣武之舊儀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胤沖
人遭遇艱屯東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
經緯二朝而經始弼諧職方輯高謨以移海昊天不平敷勿遺黎弘用
慶勳于公雖有郭之殊保衡有周之喻三南爲吟流謙讓令晉使持節謁
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大牢鼓和有雷鼓靈鼓孫綽曰導龍興二弟顯敞
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顧方溫太眞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
恬洽勃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導親愛甚篤導其愛之道常共悅在基爭道導
笑曰相與有爾馬前得爲爾那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燭敗令棄之云勿
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曰世子先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所得者備奏導導聞之戲悅曰朝廷以公
之一皆藏閉戶牖閑及恍惚當導憂公特至不食積日勿見一人形狀若傷被
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新蔡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
勿復憂明日中書應非可救者言訖不

見悅亦殞絕悅與道書信以慎密爲端道要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
後又語爲毋曹氏經敏相使中物悅亡後導臺門其母長對作簏不忍復開悅子以弟
楊尹卒贈太常子韶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高書辛子恢嗣義熙末
爲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恬更有怒色乃辭別
駕不行導謂郎中令曰汝可造恬既生少壞恬便入
內方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又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以庭
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方悵然而還晚節更好士多投贈焉尊
羽葆鼓吹加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給後將軍
軍鄱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
頭轉吳國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恰字敬和導第十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譽散騎中書郎中
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

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貴令黃為中書郎吾時向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夜日之義而果表固讓其意不違本懷共催　令拜告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大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琅琊王氏二族遂成仇讐時希安意乃出珣為豫章太守太守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還侍中孝武帝深相親禮既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懷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帝雅好典籍珣與郭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晏駕後起

必生故出表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報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亂要罪未彰人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兄弟宜順時共濟之亦無憂於京輦誰謂非忠國寶若遂不改豈布天下欲後順時共濟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成效何如耳恭舉兵討國寶珣等僅而得免詔在國寶傳二十年恭復舉兵假珣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成帝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恒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明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溫嫌清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日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惜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屈之故也卒以寄終殆無所恨但情發去來慎之未易耳玄黜政改贈司徒初珣與謝安書喻住東賀安慰便出京師詣

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璞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弥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眾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未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大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配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龍驤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懷徵為尚書右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為士庶所懷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帝雅好典籍與郭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晏駕後起向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寧康初復領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寧康初復領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寧康初復領

卞壼荀崧荀羨劉胤子羣弟仲堪仲文

卞壼字敬文陳留浚儀人也父粹清虛守靖不競榮利歷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穀貴人多餓死壼以私米作饘粥以飴戰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前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壼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護軍將軍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敬胤大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共舉兵假敬胤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敬胤墨絰合衆誅報曰卞壼忠貞果毅文武兼資昔在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趙者萬計敬自謂義兵一動勢必來尊可乘閒而取富貴而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任敬去職敬大怒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敗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敬存亡哀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諡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惟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敏柔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後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旅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賢輔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源夫興乎發跡本于陵篡全行拯濟運撫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敝既而中原湯蕩復江左嗣興非著玄石之圖兼少康之祀夏時無思啓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故甚矣我弘策名投身叶情交好貞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勉復之功用成登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限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竟前翦吞沙之寇乃誠賢臣垂餌以終全卓志陵霜固殿旅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簡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昭之溺漢公合爲家與望王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東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開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兼仲父蓋其宜矣悕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慚聲歎劉毅之徵　　圍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寔斯之謂也

贊曰聲蘭燄馳龍升雲映武岡橋矯王年眞政必績克宣忠規府寮競效

劉弘字和季彭城國相人也祖頠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滯以舊恩超家太子門大夫累遷至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宰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其有威惠恕濟為幽朔所稱以勳德兼美封宜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軍前將軍趙驤等討昌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督參軍督護先門生門人皆有膽略勇於強果雖眷西品皆可以訓將吏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烈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修列行狀公又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異陽太守餘無殊績不加褒賞若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二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為襄陽太守餘無殊績不加褒賞若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二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乃表陳姻親舊制不得相臨庶初之動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貴賤成聞有年百姓安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勤苦甚哀時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親弘愍之乃調到老者遣給養抱伺候事以相什佰制視之一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孔子大澤不釣與其利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商鞅開阡陌東改此法又禁中酒職事所須酒尚用麴米而優劣二品校雖當與二軍同其清濁自今不得分別荊州刺史宋岱向若牛所以耕墾當須種弘移書聽給而州府細紀以清濁聚受武陵多欲以峽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鉏西頭之夏矣流以雲陵米二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覊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種食相具才隨資教用時物莫大樂合人避亂多在荊州或勸可作磚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讓樂成欲庶作之基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所以崇德也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草木未能殷勤臣節雖有家役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時使安

而才不足且與琅邪不平難將佹兵見之大驚命擊若來軍加佹兵威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出寇多斷絕頃之遷龍驤將軍

狼戚報遣子弟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兒子孫竟陵太守李陽寧北將軍周撫破新野逐平虜將軍朱軌等所敗將軍王真等為小人今主章為君子潛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時皆由虛襲於今日事有合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將長之事遭值艱險之期非獨臣身而已若臣社稷國威宜振雄斷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預有限過蒙聖朝榮進殊恩坐下齊驅豈殞泰山始終統臣若帝然臣年卑八十位極人臣敢不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餘寇不未山陵未及所以憤懷兼懷不能已已臣雖未知命安引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預有限常欲有所陳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若靈在寺陽緣作墓兆心分違已勤國臣修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鑾駕事訖勞罷老下落不圖所患遂荷綿篤伏枕感結不自勝臣聞者猶為大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谷石季龍是以遣弟在巴東授相官於襄陽良圖未效於此長辭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慎選臣代使陣自強編以待志意期於後復并朝野以為美談幷出府門顧謂施

安得良才奉宣王猷道成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務當朝夕孜孜納賢任能以康庶績簡素百度小惟允平西將軍亮稚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謀謨政道地並夫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郭默奉送所假節麾幢蓋侍中貂蟬大將軍荊江州刺史印傳黎戟仰惟天慈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衍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俱與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谷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大將都督荊江雍梁交廣寧益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山郡公經德振猛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入州開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祖文之勳伯舅安豐侯賴大猷得屏于一又前進位大司馬加黃鉞未及加崇莫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侯密帝詞以大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諡曰桓詞以大牢侯遣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圖畫像於武昌西侯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斷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廆亮輕還長沙侯與斌及弟條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

中路伏射物百全投斌陣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狂難忍然王靈有制
晉國至親親滅刀鋸以刑同姓隱之心應加放黜以
徵眞虐眞表未至都而夏兩平詔復以藩息弘龍養佩爵仕至光祿勳
平子綽之嗣綽之平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侯食邑五百戶尚宗報
旗歷位散騎常侍都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平子
定嗣平子龔之嗣平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尚書郎稱東中郎將南
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殘虐多侵後加建威將軍廣威將
侃之孫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置軍輒
召王官裝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韶韶
並必言色有忤稱放聲甚當報必共謀害韶乃詐疾篤自赴水而死部於獄自書將軍郭
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客兄弟乃反縛解頭於帆檣仰而彈之

故得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貯府庫收坐雁死臣
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更統諸將欲自兵權
難諸將皇懼莫敢動答曰是豎謀未即發露臣以仇勳防王室是以
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臣相近尋欲有以匡救之而稱材狠劍
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若不震威武何以懲肅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
籠最知名大元初為光祿勳代散騎
臻字彥遠有男略智謀賜爵當陽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鎮南蠻校
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益曰肅
臻弟興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弈本中州人元康中被
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七百餘家欲就杜弢為援所據諸將
請報其丁壯取其妻息興曰此本信義之以配興又仇興與杜弢戰敗賊以捨棹打沒官軍舶艦軍中失色興益
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克賊又率衆將焚仇鵬車興又襲破之
自是每戰輒克賊望見興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

沙勒壬掘施政場任隆三事功宣一臣聚賴之重罷伊舟航

溫嶠　郗鑒子愔　愔子超　鑒女陸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何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辟，辭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和嶠秀才，知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進。嶠之從母，劉琨妻也，琨遭大喪，嶠母徙琨家，撫養甚篤。琨少與嶠俱有俊才，並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討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子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乃之說王琨所憑恃，都倚世族，門戶強盛，百姓附之。琨從容謂嶠曰：「昔班超識梁王宏，復興馬援知陳元之可鎮江左。琨誠駑劣，王宏謂嶠曰：「昔班超識梁王宏，復興馬援知陳元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何朝，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相如之薦，欲建匡合之功，宜敷弘命，乃及見王導，共談獻狄。曰：「江左自有管鄭，吾屢何為？」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未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啓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往，未命其往，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終身不復私觀。先假諸侯之力，東奔問問，位為上公，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未葬，投在胡陵，君乃應竭忠節，卒歸葬禮。使流柩冰消，反棄溝壑，次豈可哉？」乃受命後，驟騁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又在東宮，深見納。嶠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天子納賢，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出戰，嶠執轡諫，曰：「賊若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為君？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大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令嶠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何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僭縱，嶠深敬憚，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甚好勤恪，恐流哉誠，誠由勳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若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舜，文王服事之小心，俾芳烈著乎百世，伏盛時即不爾，豈敢有成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著乎百世，伏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之捷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談為設蒭縗，其府事千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清朗，有知人之鑒，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重任，敦咨嗟，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朝廷用人，或不盡理，致然之間，嶠謂：「可作者，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為變，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果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墮，依巴曰：「錢鳳何人，過大，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出，言別沛，四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其實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醜邑，其得以此便相讓，貳由是遲之。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又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剋來，錢鳳桀至，若賊系突，危及社稷，陛下為首，苟非其人，不得此選。」導書報曰：「太真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將其錄帝恕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系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橘，賊果不得渡。嶠曰：「若在胡陵者，乃應竭忠節，卒歸葬禮。使流柩冰消，反棄溝壑，次豈可哉？」乃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來佐藥，固嶠七疏，曰：「王敦悖逆，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野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天子納賢，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出戰，嶠執轡諫，曰：「賊若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為君？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大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令嶠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何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僭縱，嶠深敬憚，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甚好勤恪，恐流哉誠，誠由勳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若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舜，文王服事之小心，俾芳烈著乎百世，伏盛時即不爾，豈敢有成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著乎百世，伏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之捷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談為設蒭縗，其府事千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清朗，有知人之鑒，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楊尹缺，嶠說敦曰：「京尹重任，敦咨嗟，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朝廷用人，或不盡理，致然之間，嶠謂：「可作者，嶠曰：「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楊尹。嶠猶懼錢鳳為變，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果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墮，依巴曰：「錢鳳何人，過大，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嶠出，言別沛，四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其實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醜邑，其得以此便相讓，貳由是遲之。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又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剋來，錢鳳桀至，若賊系突，危及社稷，陛下為首，苟非其人，不得此選。」導書報曰：「太真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將其錄帝恕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系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橘，賊果不得渡。嶠曰：「若在胡陵者，乃應竭忠節，卒歸葬禮。使流柩冰消，反棄溝壑，次豈可哉？」乃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來佐藥，固嶠七疏，曰：「王敦悖逆，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野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遯養時晦之原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死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梁柔，謀敦者不可勝數，

弱力救被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教行投
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臨發又詔諸屯營及風等王溫嶠上議
請宥敦佐吏臨軒以為先王教故貴伏罪之節皆亡生故開
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初亂之朝元出開之揆進之前訓
宜加義責令奏錢鳳毋丘八十宜蒙
八百四帝以其有曜寧萬機勤靜輯問之乃詔鑒等草表疏以從簡
易王導議以為周札宜鑒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又不從鑒敦并駁之曰
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朝開門令主師不振若敢前者之舉義同桓文
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臣雖无以雖而不能從俄遽車騎將軍都督徐
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嶠温嶠
庾亮陸曄等上受遺詔輔少主導于是温嶠
騎常侍威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閻羅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
赴詔以其叛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梁而王師敗
績矩遂還還中書令庾亮宜太后詔進鑒為司徒鑒固辭乃止
孤僮絕人倩業莫有因志奉旨設壇場州白馬大誓曰軍曰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靈紀陵日五侵常
侮昇神器遂制禽幽主枝本塞原後害忠良禍虐黎庶大逆神低
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非賊位血咸願奉討罪以除元惡昔我狄
滅周齊桓糾盟葦卜后救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
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
若二寇不梟義无創安有渝此明明神殛之咸奔壇陳既三軍爭奮用
命乃遣將軍度疾長等間行謂乎協入會稽昌先立故吾疆吏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道旬絕不過百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自潯陽入鄱軍吏時
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等皆受鑒節度鑒即度江與侃會于湖
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屯
立大業柴曲阿慶卓二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之水郭默

窮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矣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
賊方乾而前勤鑒退還廣陵以候後舉臨發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豪死
帝庭節荷託付之重王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
君順之佐和生長望端當何以安先義衆乎三軍邪斬軌之文而
乃稽留峻宛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還參軍李閎追斬之降
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公以先薨爵封其
子景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郡鑒遣城京口加都督揚
州之宣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大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
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與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
過才曾先以報上恩先帝下愧日月伏枕衰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敢
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等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
弘濟大猷佐贊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
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安北人或逋遷從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
本之心臣宜國恩宗以如要處與田宅漸得少安閭臣疾篤衆情駭
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大尚臣護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
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萬諫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
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布腹心之言疏奏
以蔡謨為監軍司鑒語蔡曰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
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辦已惟公道德沖邃鑒識弘遠忠亮雅正行
為世表歷位內外勳績彌彰著乃者約峻狂狡七郡流離社稷之危賴公
以寧功侔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
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酬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跡丕揚徽勁今
贈大宰謚曰文成祠以大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
在鄉里甚窮俊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
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舅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
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邁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
護軍翼州刺令臨鑒之薨也翼追撫哀自之喪解職和歸席苫恐喪三
年二子悔墨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喪殆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駙馬都尉時吳郡陸納與愔父曠俱以德素著稱納為吳興太守愔自以少長京口皆以愔為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內史闕欲以愔為太守愔固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安在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頤神簡默與姊夫王義之高士許詢並有遁世之風俱攝心絕穀脩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室早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寂希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愔以為執德存正識懷沉蔽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宜見徵喜引參政術於是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素乃遷愔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須己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銀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超最知名

父之少年老乞骸骨內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勸固辭不起大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益曰文穆三子超融沖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甚存膠漆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飲積錢數千萬常謂親故都盡其往心獨詔皆此類也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往心獨詔皆此類也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甚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深頃音遐待超亦等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頗得物情及超死見愔常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大守溫裏不軌欲奪朝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皆知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鄙

重超以為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倫之子僧施紹
僧施字惠宗歷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封南昌縣侯弱冠與王綏相善綏名重當時歷顯官城
內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咏同吟
雲字重熙少陽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轉著作郎朝論以雲名臣
之子每通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
撫軍引為司馬郎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郗曇有疾朝
廷以雲為曇軍司加散騎常侍曇卒雲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
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鎮京口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趣壽王中計明
使君可留督攝連還猛將率精銳疾趣下計示遣兵分助山梅背倫隆
末寇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爵東鄉侯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欽守
節而已承曰天下若壯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
四海不平亦至雍矣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額二帝自可不行宜
急示微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
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寧領東海郡別鎮石頭隆軍人四赴遂甚
結行堅而登要者衛為左永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
荀靜成皇天塢以距之衛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佺期率
飛次湖城討衛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滑川永窮蹙遣其子弘
求救於恢并獻王圖二組恢報圖墜於壘受陳垂若并永其勢難制今於
国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難不接無能為患我後東機雙
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
期以疾去職城以隨郡太守夏侯宇之為河南太守戍洛陽挑其
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
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北寧衆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
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節
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于蚝陽大敗而還及
王恭討王國寶桓玄勸仲堪皆與兵應恭恢與朝廷搆隙仲堪等襲陽太
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
以恢為尚書將家屬都至楊口使人於道賊之及其四子託以

列傳第三十八　　晉書六十八

顧榮　紀瞻　賀循　楊方　薛兼　　御撰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明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俱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郎中歷向書白太子中舍人轉太子洗馬以忤賈謐免官還家閉門絕跡酒酣輒彈琴自娛與友人張翰曰性在可以忘憂但鞅鞅何耳翰曰趙王倫簒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父倫篡位徵為散騎常侍榮與同寀宴飲見執欲者貌狀不常因問其故榮甘卓之旨皆惟一身顏悅復屬及万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諸謀起兵討倫事泄倫誅之榮等皆以義舉見原倫既篡位徵為散騎常侍中行至譙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咨焉為吳興內史既到郡之日值天下大亂榮乃有三望可謂見理者也而又天子見幽理不可不救公私之計咸以為宜須一日之機不可不理二宮踏跌事又及之故也榮為主簿周玘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玘曰顧榮為主簿所以翫弄於君者也而又玉日昃不暇食周公之勤何故誠以一日之機不可不理二宮踏跌事又及之故也榮為主簿周玘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玘曰顧榮為主簿所以翫弄於君者也而又玉日昃不暇食周公之勤何故誠以一日之機不可不理二宮踏跌事又及之故也榮為主簿周玘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玘曰顧榮為主簿所以翫弄於君者也而又玉日昃不暇食周公之勤何故誠以一日之機不可不理二宮踏跌事又及之故也榮為主簿周玘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玘曰顧榮為主簿所以翫弄於君者也而又玉日昃不暇食周公之勤何故誠以一日之機不可不理二宮踏跌事又及之故也

勇力而貴仁義仁義則疆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
惟象刑纔黥而已也五帝大古知法所以濟德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御
用彌繁而人猶暴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汝泄
道義既明三降而又加族誅漢興因而未革非俗吏之數又孔甲亂夏
不能易殷故漢祖拍髀而六合鄉應魏漢承因而未革非俗吏之數又
文王仲尼修其遺業即知時同一致稽易準夫無復其餘也夫天
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運其間自然之故雖經諸聖勤知其
始吾子之瞶昧未分首其然乎聖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識其身於
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設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猶吾子神
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明大極極妙盡之稱若陰陽不測則大
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拍向已明所之古人舉至極以為喻明二儀生於
此非徇謂有父母若丈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荣遂止荣徐州聞乱日
甚將不行會刺史裴肅得東海王越書若荣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
與荣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不一夜行三百里得渡揚州元帝為
安東將軍引為軍咨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
以司徒掾華轶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宮以南至
盱湖諸軍事尋以距勒敗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訛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
令令已受拘瞻奔其訛便破檻出之訛問使者果伏誅安舉手永相軍
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
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合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又
之成敗今壯事事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宜廟盛德神器若昔早
有由軽重以節此則神之道知化之術瞻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寧初
全一載梓宮未還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受使六合革面慕
荒來庭于廟既建神主復安僖北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綜北極百
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国賊宜
誅當以此屈已潮天下耳而欲速天時豈人事失地利三者一矣雖復
順至於將來當得救祖宗之危急就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
惟理與當已作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降中興之祚從之則失
所以翼蓍蓍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危運算紊成帝緒顧望宗室
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播

藝宗廟社主劉載藉幷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辭
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正明而可以
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徵索御坐牋記績曰帝坐上
應皇衛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
多所匡益帝甚嘉性忠烈會夏旱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堪觀
轉久此陳誠欲未見哀察重以老素抱罪枕席真冬重不知垂沒之
餘高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南
敵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
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濫竊大運頻煩饗寵雖臺卑之自效之志竟無
衰報疾廢頓僵即牧命在有餘日昭棺曳令日如復天假之年
冀陛下行葦之恩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永無由復厠人坐升隆堂
閣也臣自宜固隕會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為病實困既以荼毒
刻而富又俾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田則憂責日重以之序
官則官廢事故須臣差則臣日月妄浪今少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
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黎面聯袂以臣稽病之餘妨廢俊才此跡而當虛俾好爵不以
榮賢以臣稽病之餘妨廢俊才此跡而當虛俾好爵不以
賜以彰惟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論俊之使官備事奉臣免罪戮死生
厚幸因以疾免尋陽南書臣若樸則屢徵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
都聽據鄉山冀為石勤等所信遍聽以臨之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
拍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扞城之用帝王之利
器也故虞舜事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都鑒少立高揖
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与武帝同寮有事外出內外隆
服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經集殘餘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為常伯若使臨於谷臺閤出內
王命必能盡抗其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
試若思以尚書為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陶鎮北陳畛鎮東
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倍人坐論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朝
以至公臨天下惟干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閒見惟開聖慮聖聞
臣導與有素發詔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長歎天下白社
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舒讓帝曰方欲與君
善語復云何紫諫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依輔以軍將
軍當明服其嚴毅雖恒疾病而六軍前懼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
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
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治家分賓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未許固辭
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晏以年耆病久遂迴告誠朕乘明此
神重為尚書聽所執其以為侍中領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依舊
典遣使就拜止家為所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
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
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
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弦書善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堂甚
園池竹木有足賞翫若賓客行坐士老而彌篤尚書閻鳴大常薛兼廣州
太守河南褚洪給事中宜城章遼廣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
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聘奏張昌難瞻奏張昌難瞻奏張昌難瞻

皆委高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遷序者作邵門機生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遠茂才藝清遠服膺儒術風操凝峻研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明敏訥歸家巷遭艱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遊仕階緬邈山海所為恨恨日等伐罔墓郎所以使小川有人非徒以均分頭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雖聞之言遠圖益其至矣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川紐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向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誰修貢品之業簡察之吝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作御史雖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遇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川遂會昌檀相張昌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秘前秀才周玘等咸義傳檄四郡以討之循以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遣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喪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服寒食散露髮袒身行步不可用敏竟不敢逼其時州內豪傑皆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行步不可用敏竟不敢逼其時州內豪傑皆見維執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玘上循領會稽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寶鼎載一鼈頭是誰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其愍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等引循代循稱疾篤隱竄山澤不與人通積百餘日夫百行不同故出處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當宇宙清奉義倫彼教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退獲高蹈軽舉絕俗逍遙養和活神自足斯壽道隆人逸執使其然若乃時運屯險主危國急義士救時臨難拯世濁之武乘縗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

至此歷代忠順荷以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義改拜太常庶幾
如故循以九卿舊望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煩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
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
迭毀事下太常備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那之盤
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
典希承繼之旨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
祖不繼惠帝當同那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諸
如此總言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盈八之理由惠帝
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
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齊親同爲一世而
上毀二爲一世今已惠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
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盡
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
也至尊於惠懷但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
出不爲廟中相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
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
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盛德元功
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
相容安神而已無過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
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者輒毀上祖
則祖位空缺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
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
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升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禰崇
元始而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
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孝宣重
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三世之祖於王
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

備祭多不敢高從術議者朝廷疑滯皆謂
當世儒宗其後帝以術清貧下令曰脩水清土潔行爲修表位處上卿
而居身服物蓋闚形而已屋室財蔽風雨孤近造其廣盛爲慨然其賜
六尺牀蔽幔稍荐錢二十萬以表德操又讓不許不得已
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珠衣玉匣稱皇考術文侯口授禮
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術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自以杖
履廢朝節不降尊之義下詔敘之敬憚小畢曲之致也累
表陳讓帝以術體德崇物宜不言之益敢屢備不敕於不許命皇太子
親往拜授術稽顙泰於摸地品斷高客其盛不過如此疾漸篤表乞
骸骨上遣侍醫療治給醫藥太官日送羊酒加以珍羞
印綬雖口不能言猶手指摩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
臨者皆爲作禮守拜儒者以爲榮大興二年辛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
哭甚慟贈司空諡曰和子嗣襲爵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甚慟詔少府給
東園秘器錢三十萬布三百匹

初術與陳留阮放善放子瞻瞻子孚孚子脩皆有名譽
尤精禮傳阮氏之學放同郡楊方於卑陋率成名於世子屬庾帝
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者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鈐下賊議
公事之職謂當起鄉品未之知內史王導聞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
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門庭嘗見導兄弟從容導問曰卿自謂何如人
答曰方爲文廣都而約事簿廣要領稱天下之理方之近譬恢
恢有餘地矣導以爲知言又謂曰卿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司
職乃是一個所堆豈但牧監中選羣邪閒數舊稟之中好有謝中之行
此亦辛勇之一偶然世乘清要之人物調敦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
望之頓之如方者乃荒棄之特苗圃田疇之善秀安質色良但沾染未足
耳移植嘉土成嘉穀足千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於後爲貴
時年乃拔仲昭於賈謐晉侯獻公其畎足下志隆此業
二職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途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爲掾導東安太
守臨別決棄事方在都西揖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

京華求補遠郡筦開居著作郎徙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
約說史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道路嗟之臺
閣圖畫還鄉里教於家
薛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紘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
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干少與司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
賀循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然河南
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冷司空
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參丞相軍事以上佐勤王事以後父母自約撰取周而已進
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旨令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終酒顏
沈等俱稱屢求相長史甚敬重之兼固辭不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僕射太子
會在救之喪還女隨又奏之臨江太守梁柔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
奏復丞相長史周顗等二十餘人同會隨奏曰夫婦妻長子皆杖居廬
少傳自如兼二世傳東宮時師傅猶且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風
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且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風
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況在友靡所諮禀懷惴如臨
之慄宜崇喪紀之禮請免龍官削侍郎爵顗等知龍有喪吉會非禮宜
各奪俸一月以崇其謙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
于公孔子有云故雖天門不開猶有尊也況我有德大
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臣降承相武昌公司空即位子體有違動依
兼備先帝欽友陛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寡昧闇於親親
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皆跡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敢率由舊章
常安鄉侯兼資德沖素書史忠悟已方朝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
融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鼓而有靈嘉茲
學範及葬給轀輬車鼓吹追贈如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弔以太牢子顯
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招攜英俊海內百度權輿朝綱草創康庶結顧紀賀薛並
南金東箭世曹高門妻賢子敏之和斯生而清儉名立光國家非惟感會所鍾抑可材
敵望重指紳任惟元凱宜成名立光國家非惟感會所鍾抑可材
以族彊顯賢騎傲自恣一清衆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
奏文致其苛事雖被寢王氏深民疾之和隗之彈奏不畏體御史官此類
迅捷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和血迹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
必祭五聽三德九棘以求民情雖明無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於用刑曹參去秦以市獄為寄自漢蒸蒸

劉隗字大連彭城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世父弘東光令隗少有文翰
起家秘書郎轉記室參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
隗推習文史善於人主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
府牧護軍士希為小將簒取之隗奏免希官世子文學
王籍之居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古者制禮緣情立教婚姻
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旨令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終酒顏
含在救之喪娶女隗又奏之臨江太守梁柔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
奏復丞相長史周顗等二十餘人同會隨奏曰夫婦妻長子皆杖居廬
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即宴樂所謂情發於中不能已也是以
之慄宜崇喪紀之禮請免龍官削侍郎爵顗等知龍有喪吉會非禮宜
各奪俸一月以崇其謙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
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
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挺殘其死主而
尊其生情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請除挺名禁
錮以勸奮武將軍大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尋丈紅武昌符東海
富商勤忠良昵近佞邪寢求贓污梁道用醫請免挺官下獄理罪奏
可挺為死隗又奏符宥挺已喪亡不復追限愚奏意闇未達所奏皆即
入獄子家之非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罰及
臨臨終遺命高時亦何作法垂於來世當朝士夕沒使飯含惡也請曹如
前追除挺名為民斜棄遠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
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清衆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
奏文致其苛事雖被寢王氏深民疾之和隗之彈奏不畏體御史官此類
迅捷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和血迹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
必祭五聽三德九棘以求民情雖明無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
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於用刑曹參去秦以市獄為寄自漢蒸蒸

不明必行之法以絕宰製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存堅滅亡於今五年於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盛之由近監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負薪根本固杜漸無所在洞啟參君應安靈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成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優游之勢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寵錫法苛政亂者仰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气職者以家嫁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招攝至乃貪污者習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明自節儉衆務於上而羣下從欲縱心於下六司壅翼二事共歎欲從心於下六司壅翼二事共歎肆欲從心於下六司壅翼二事共歎

肆欲從心於下六司壅翼二事共歎而大懼昔末喜琬琰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平況面之失遠思國風秦公之刺深惟宣王小旻之吟勤遐聖恩大詢羣右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論羣才助宣和味克念作聖以蒼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幼昧昔荷殊寵寵亞鄭之極猶存舊史有志蚤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國恩陛下累世寵非縣身俱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頭驚疾恐命在奄忽不能自宣疏奏命卒追贈前將軍子汝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魏力懼忽不能自宣疏奏命卒追贈前將軍子汝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魏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衍裴頠樂廣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曠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與親百數欲害之曠無懼色援琴而吹之寇出塞入塞之羣以動其游客之忠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薨爲開府所親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器也又王導初我

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曠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僕

章大牛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耆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望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子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共魏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楊陽王文邵字東業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頴請爲平北司馬後雁門太守未嘉初爲河南尹未拜及東瀛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頴川太守未拜成都王頴請爲平北司馬後雁門太守未嘉初爲河南尹未拜及東瀛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頴川太守未嘉初爲河南尹未拜及東瀛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

東海王越聞協名行請爲軍諮祭酒協曰晉室將亂天子微弱宰輔不和禍難興矣乃稱疾不就越大怒脅協以兵協不得已而從越以協爲軍諮祭酒協曰晉室將亂天子微弱宰輔不和禍難興矣乃稱疾不就越大怒脅協以兵協不得已而從越以協爲軍諮祭酒協曰晉室將亂天子微弱宰輔不和禍難興矣乃稱疾不就越大怒脅協以兵協不得已而從越以

東海王越聞協名行請爲軍諮祭酒協曰晉室將亂天子微弱宰輔不和禍難興矣乃稱疾不就越大怒脅協以兵協不得已而從越以協爲軍諮祭酒協曰晉室將亂天子微弱宰輔不和禍難興矣乃稱疾不就越大怒脅協以兵協不得已而從越以

東海王越聞協名行請爲軍諮祭酒協曰晉室將亂天子微弱宰輔不和禍難興矣乃稱疾不就越大怒脅協以兵協不得已而從越以協爲軍諮祭酒協曰晉室將亂天子微弱宰輔不和禍難興矣乃稱疾不就越大怒脅協以兵協不得已而從越以

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恨致令刀氏稱冤此乃為
王敦復難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感之若衛公有大罪皆顯其事今天下
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輕功重者得以加
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此罪雖先有非使之罪而臨難
之日當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視與盟公孫於朝君子謂
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綱也若刀令有罪
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寃盛今
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機之事或盛或衰
同不相善異不相識故漢卻元愷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
前世所發便不宜改乎漢興何之後生法吳侯以帝不討而景帝誅之
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親臨拜孔子之
坐此乃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刀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
平子策五猾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厥事者當
以時而定後乃見吾耳周延郭璞等在下非為主樂
難世自平居見得宜與贈刀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貴外散騎
尚得追贈況刀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喪終不失貴外散騎之榮曾死難則
榮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言終則榮贈死難則目絕宜
所以明事君之道屬為臣之節平宜與評壯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
聞談者亦多咽且贈凡事未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養得衆而刀令
廣樂無風澤之慕破節立行有共準之高世之主必以遠適之器寵貴之才田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
倫自幼開敏弱齡御次後高痛之功顯於竹帛後降神之曲減是
以大牢
尋孔子大倫以遵家難王敦殊後羅斬維人當以首祭父墓當往哭罪

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持發救荊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敦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爵為侯尋轉軍郭逸攻逐梁郡於大梁之北與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失于若思頓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荅曰其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虧體誠者謂之忠敦曰卿可謂能言敦余軍呂猗甚為臺郎有才性尤好詭若思為向會詣猗猗不時與之若思曰君為人倚仗權要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感衆近者之舉甚無壞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猗不平又素怠之俄而遣御藥鴆收若思若思臨死嘆曰恨不免官歸葬洛陽耳時人傷之

僥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初舉秀才辟大子先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丞相軍諮祭酒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適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主之至務莫重於礼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冀教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突四有困蒙之文含弟子大壯之功也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興孔悝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卒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軌是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之家異世而勳故也自頃国喪王室九服崩離戎狄交侵中州殄覆先王既遷于江左假寓吳會以苟安為寧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扇動蠻夷攻逐梁岡殺害吏民遂使巴蜀流民張弘等因之而反弘自稱大將軍梁州刺史領巴郡太守又自稱大都督征東將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王導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江夏

未能守分遂不顧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其意頎嘆乃欲使自內管鑰衡外忝俾訓贊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負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沖便居儲副一貴當賴輔匡以法其義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可師蘇遊忘其鄙心者使當副佳音不宜沖讓轉向書旨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貴謂顗曰諸公咸以君方樂屬顗曰何乃刻畫無臨君實內施也帝誠睿哲公于西堂酣飲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克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恐而起手詔付狀付門下侍郎面熱雖復久月劇面手不得休敦使檄其清約敦在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僚從諫請屏息值顗將入導陣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顗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十大斛累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敦已平而甚銜之敦既得志

甲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接對從容雅有舊製從此來顗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便視客已薨舅舅性貴格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與顗同榻而寢顗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變徐曰阿奴攻固出下榮耳導真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儻然喘咳導云卿欲肺肝出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布腹心耳大將軍此舉必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來東事久主自非弃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大非亂乎處仲剛愎彊忍狼抗無上其意安在導曰伯仁邪我與卿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良虐天下神祇有靈當誅殺敦死今梟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戰傷其口血流至踵顗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顗之死也敦坐有一矣軍撲補助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亦世今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隊言有似下官此焉敦曰伯仁攜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久月劇面手不得休敦使檄其清約敦在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僚從諫請屏息值顗將入導陣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顗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十大斛累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敦已平而甚銜之敦既得志

問導曰周顗戴若茂南北之望當登三司无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无言導守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勢勤款至導手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閉門不納顗字子餐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大守侍中領軍吏部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秘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烈子以弟顗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大守恬顗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大剛則折至察无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国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非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王情當約法之秋獻新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門發怒借其名以誅師既而謀人之国国危而苟免見昵於主王厚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服理研幽伯仁疑正處腰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讓

列傳第三十九

晉書六十九

應詹　甘卓　鄧岳　卞壼　從父弟敬仁　劉超　鍾雅

御撰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若喪致頓杖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悔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義交許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又奔鄴盛稱父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僨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數日諸葛仕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其慨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謂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荊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浚為荊州假詹裕南平夫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糾合義旅流涕勤王進赴援浚使詹為檄文筆使成辭義壯烈見者感憤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蠻夷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集酋帥宣布恩信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營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雖既晉始安平吳寧不絕孤境獨守拯我塗炭眾惠隆丘皇澤潤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侵逼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全寶益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而已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主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關內侯後陽鄉侯陳人王沖擁眾荊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沖等雖頼華遠南平沖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慈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等軍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稽建侯守故能享年享祚殆參古道今大荒之後制度政創宜因新會改革宜則先王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敏遣卓討黃頭朱雀橋南會廣殺和尼告卅楊大守卓素敬服榮以來死讓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其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復王爵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子湖侯中興初以邊荒未靜章太守梁選相別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子湖侯中興初以邊荒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昔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躰宜共舉吾所泰州徵辟秀才人到臺逐不復策試愉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愉少有志行冀吾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溺荒經籍卓眞偽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會是深未有名譽更銜遲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廉例申與期限既奏朝議不許以孝秀才候敵不獲命制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唯俊一人到臺逐不復策試愉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愉少有志行冀吾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溺荒經籍卓眞偽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會是深未有名譽更銜遲取達遂歸終身不仕

內國為政簡惠善於撫佑稅悉除市無二價川境所有魚池先恒貢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擁為惠政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敢升州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詐武昌陳止敢敢聞雙告卓卓乃僞融本欲自敢因說皇甫之語在融傳卓既事不欲從敢得逼融說逐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已更改無異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譙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敢罪惡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清張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見朝廷軍敗侃謂王承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執卓之時敢以卓不至廣在後為疑遣英卓俱卓乃偽融本欲自敢因說皇甫之語在融傳卓既事不欲從敢得逼融說逐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已更改無異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譙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敢罪惡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清張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見朝廷軍敗侃謂王承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

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執卓之時敢以卓不至廣在後為疑遣英卓俱卓乃偽融本欲自敢因說皇甫之語在融傳卓既事不欲從敢得逼融說逐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已更改無異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譙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敢罪惡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清張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見朝廷軍敗侃謂王承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

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執卓之時敢以卓不至廣在後為疑遣英卓俱卓乃偽融本欲自敢因說皇甫之語在融傳卓既事不欲從敢得逼融說逐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已更改無異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譙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敢罪惡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清張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見朝廷軍敗侃謂王承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

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執卓之時敢以卓不至廣在後為疑遣英卓俱卓乃偽融本欲自敢因說皇甫之語在融傳卓既事不欲從敢得逼融說逐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已更改無異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譙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敢罪惡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清張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見朝廷軍敗侃謂王承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領將軍

上元吉太子無志吾歸敦士流亦未政便亂社稷吾適徐州據武昌敦勢
逼必勒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
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
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
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白夜勸卓速下卓性先覓和忽
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驟舉動失常自昭鎖不見共頭視旌相和
敦曰子散騎郎蒼等皆徵在左右皆捕由乃襲害卓主旌信百官
勸卓還都卓等未答中軍將軍謝鯤曰
鄧襄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
於冬離一時間東晉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
以世老辭卓而反承為襄著論之而求
[illegible]
襄若忘鄉人皆為之體襄笑而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其求
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詔文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
駕寄有節操忠信兼濟弘達善與人交交而敬太守周虓等密承敬意
以為文若縣武陵始興大守皆委之焉
十壹字望之潁陰定陵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梓以清辭鑒裁稱兄弟
六人並知名于時梓下氏八龍號曰荀氏之八龍
將郡將怒收其門內之私梓下氏八龍號曰荀氏之八龍
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駿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東常初為尚
梓襲至右軍將軍張華之冰華以華墳免官
令進爵為公及長沙王又東擅權梓上朝正色又忠而害之例梓如則見
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壹弱冠有名譽同郡先輩荀藩荀組皆不敢當家
禍還鄉里永嘉末除著作郎中除著作郎
就遷本州領鷹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為征東將軍周馥請為從事中郎不
就召為從事中郎安以壹親枝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遷給班
[illegible]
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古而然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
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

史269-185

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北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
惶惑臨朝聽政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固統其衆以宿
衛號為君子營成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廬朝夕號泣朝望輒步
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祖逖超代超統其衆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
士多還家人又東歸難遂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輦以超為右衛將軍
宮內及王師敗績至導以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衛
章植閤超勇冠軍將士奉職營山陵峻遷車騎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泥陷超
與侍中鍾雅步作左右執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
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毋丘中監外託宿衛內資防
禦超等時護陵墓間道一元所受總朝名臣節節泰帝時年
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所以輔導之方成雖幼而識重每朝士而超
為帝所親狎與陳德令匡術建康令管商等
密謀討逆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
持超泣曰舅氏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
隙侃
[illegible]
偽保欲生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
遂誅讓及超將收超子高陽近地穿之使出入得瞻
望其墓追贈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
而不敢出既長忠超天性孝謹事三帝恒在機密左右親寄過
書侍郎下邳內史訥子真求清慎為政將
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害賊所害賊平追贈尚書
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雁詹行業事備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害條則
惠政斯舍甘卓伐暴寧亂唐續克復襄陽志在勤王既而人携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下益東帶立
朝以匡正為已任忘寢廢餐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
惟忠與孝幸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謹奉上鍾
雅正直當官稱臣潛謀天幼君危禍乃崎嶇艱難勤關銀廣卒石
我心寔松柏操貞執節沒其遺誡升雖高赫在嶷猶未若忠貞之以
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實在西州政刑克敘威惠兼脩雁嗟軍促甘躭疑留
望之徇義勗死勤王忠貞攸著節斷高鎮劉入仕忠貞攸著節斷

孫惠　陳頠　高崧　熊遠　王鑒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諫議大夫賁曾孫世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刺史周玘請為主簿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屢陳倫簒逆之謀望東歸言甚悲切因謂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蔣辭甚切至因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四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頃州任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俱機擅兵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俱機擅兵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讒惠甚傷恨之時惠丈人卓門門生故吏滿洛陽惠以不才之婿而無死命之日非獨私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固之存亡在斯舉矣然之以不才之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智力猶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右翼主計之上則取疾莫救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輔權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其以感激於世猶慷慨捐軀投命有在天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況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親賢聖仁明舊加以四王親賢聖仁明舊友多難之威同壯王室殷勝不牙足相維扞皇宇無親惟德是輔臣盈福謙鬼神所謙以明台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詣河間南結徐鎮東命劫吳錢卒之富北有幽并突騎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齊方牧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羣后外矯詔命擅誅無辜狼貪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戒鎮所去天獻其德安衆著明通識影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台思安危人神之應高祖既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昊之德朗吐捉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新有濟世之才潛演之士參贊謨於朱賓握神策於玉掌消瑤川獄之正以俟真人之求月相宋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佳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宣但此

惠身抗辭命門則蓽誇之言顧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勳雖未集大命有在天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況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親賢聖仁明舊加以四王親賢聖仁明舊友多難之威同壯王室殷勝不牙足相維扞皇宇無親惟德是輔臣盈福謙鬼神所謙以明台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詣河間南結徐鎮東命劫吳錢卒之富北有幽并突騎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齊方牧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羣后外矯詔命擅誅無辜狼貪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戒鎮所去天獻其德安衆著明通識影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台思安危人神之應高祖既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昊之德朗吐捉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新有濟世之才潛演之士參贊謨於朱賓握神策於玉掌消瑤川獄之正以俟真人之求月相宋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佳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宣但此

惟君救之越省書稽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博采詭聞敬騎郎大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深周穆等夜召惠軍王龍出表廬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數曰孫中郎在表久就乎越遽大傳以軍諮祭酒戰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雇答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崩後相還廣武留軍安撫皇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盜取馥印綬馥走廬江何鈐為安豐護軍馥留鄧境鈐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部曲攻殺鈐奔入蠻中年病卒時年四十七長子蒙塵華容外矯詔命擅誅無辜狼貪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戒鎮所去天獻其德安衆著明通識影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台思安危人神之應高祖既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昊之德朗吐捉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新有濟世之才潛演之士參贊謨於朱賓握神策於玉掌消瑤川獄之正以俟真人之求月相宋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佳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宣但此

陳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諫議大夫賁曾孫世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刺史周玘請為主簿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屢陳倫簒逆之謀望東歸言甚悲切因謂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蔣辭甚切至因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四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頃州任長沙王乂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俱機擅兵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俱機擅兵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讒惠甚傷恨之時惠丈人卓門門生故吏滿洛陽惠以不才之婿而無死命之日非獨私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固之存亡在斯舉矣然之以不才之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智力猶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右翼主計之上則取疾莫救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輔權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其以感激於世猶慷慨捐軀投命有在天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況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親賢聖仁明舊加以四王親賢聖仁明舊友多難之威同壯王室殷勝不牙足相維扞皇宇無親惟德是輔臣盈福謙鬼神所謙以明台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嶠之野西詣河間南結徐鎮東命劫吳錢卒之富北有幽并突騎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齊方牧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羣后外矯詔命擅誅無辜狼貪噬其事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戒鎮所去天獻其德安衆著明通識影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台思安危人神之應高祖既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昊之德朗吐捉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新有濟世之才潛演之士參贊謨於朱賓握神策於玉掌消瑤川獄之正以俟真人之求月相宋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佳之則元勳建矣秘之不宣但此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尚書門郎父齊岳見而稱異動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辭大守計氏若遠遂不行迭至龍右小也固請留駐大守答淡若廉潔不行迭至龍右和環後太守會稽賀邵去職遠送至會稽皆以歸州許及邵去職遠送至會稽皆以歸州許

圭薄別駕與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盤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若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掛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類若宋報無良莊王奮發帝起衣冠相追於通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厚之大恥百子奔馳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振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邱墓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無狂能彼時江東莫創農桑驍悍遠識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躬擇元辰載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興亂以來典廢人不信自興亂以來典廢人不信自興亂以來典廢

之得失也時有直言直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諍臣之患焉
郭翼正書武帝擢為地留令翼謀曰今賢能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
得自盡言組陳謀謨官然後稼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舜牖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其能遠古義亂之所由也求財
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秋後今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
拔賢於叢茂姬公不曲徇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
出於寒賤是以尊貴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
招賢良於岩穴訪俊乂於園若此道不改雖弃官省職無救敝亂也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選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
人之益也堅壁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
將軍貢於元帝境安衆為務敦至石頭詔朝廷徵逢
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為長史數月病卒憲
弟繙名亞於憲為王敦長史傳終於御陽太守繙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睦字敬高堂邑人也父肅御史中丞睦少以孝聞著稱初為元帝琅
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沈充為湘州刺史討弢軍貢於充保境安衆為務敦至石頭詔朝廷徵逢
勤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頻罹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遏歷運之
厄當陽九之會聖朝負伊周之重朝廷延佇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
八荒揚河漢而清天途所鎮之有江南之地益九州之隅角畫盡之餘
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諸將自貢奉疏陳事
一郡十殘其八繼以盜賊加之疫癘存者流亡喪者委骸臣頃年公私虛匱若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
色賊欲乘虛奪周而復始孫武所謂敵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
未舉賑贍權宜旗友帥元戎凱入未在日久也昔齊桓南征北伐惟其
若兄暴甲三年介由月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仰惟陛下聖德英發
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豺虎縱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
內膜我室家之甚易動驚弓之鳥難安籠鑒之所其懼也去年
已來累喪偏將軍師曩矣死之寇兵猷奔命賊量我力安雖纔遣偏
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莫若江州發後方召之百其力可得而
宜能聚之士其銳可得而審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重建名將於要

字雅與亦為著作並早卒

陳顥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親安宅起門顥曰當使容馬車訢欵而從之住為郡督郵檢獲隱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寬坟為主簿潁州辟部從事乘馬車望家宗黨榮之勑梭帥王顥嶽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聽因問王顥臨潁縣何法而擅拘邪時顥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巡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隸金紫佩士卒負之謂也請問今以後宜停天官降本王爵顥職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顥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大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其大所以不習而統攻事鮮能以備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驗出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三三日礦降虜七世內侍由余式狄入為秦相出晉舉宗之族見齒於春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咸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隨心之吏

吏為荊州糸軍若有調發動數百故恒得宿辦閉侃征還顥先到巴陵上禮侃以為能表為梁州刺史綏懷荒敝甚有威惠梁州大姓皇甫相嫉妬說顥作老其龍侃召郡還以西陽太守將異代之年六十九卒高松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放餓悝菜謁不厭母母致甘肥然母捐幼弟以友愛稱鄉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參軍遷尚書郎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松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博覽群籍善相欽重鍾雅欽為荊州秀才除大與七年詣丞相府參佐掾劉波死松送喪致訟被駮及終制乃自歸桑梓服闋大興五年詣闕表曰臣聞為政之本在於建興初制版補縣事未重

甚自愧雖值平時實宜推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武興師動衆聖當以資實為本資實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方始而不熟慮項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伏惟帶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嘖嘖謂根足下以少聞之荀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挫鋒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挫鋒頓銳之事去矣皆由吾閭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慊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危攸寄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毛基克隆太義弘著所望於兄千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北府乘邊侍中是時謝万為豫州都督被於頴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汴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也先借之不還寔和送方自任室茲徑造之謂曰卿今彊理西藩何以為政方相陳其意茲便為敘荊政之要數百言方坐起坐呼茲小字曰阿鄰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茲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食也後以公事免平於家子着實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計說王翳奇於東海然而皆運時之會斯蓋將相國之道未通述於委質之貞閒於所備之處本既顛矣何以能終能決王之決有時潛之道此之大頃其救楠之佐平茲之試溫頴之距結性其勞役之策申其攸頴之論採郭書郭之風言把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輕許收之謀解結數王朗之時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相遊藝才識英發諮名違頴陳書貞越孝文忠寬嘉言斯踐

列傳第四十二　晉書七十二　御撰

郭璞　葛洪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筮蔔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書囊中書見老與之由井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撰述轉相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得璞所裝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今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布數曰嗟乎黔黎將墜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于茲海結蝟毛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汴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也先借之不還寔和送方自任室茲徑造之謂曰卿今彊理西藩何以為政方相陳其意茲便為敘荊政之要數百言方坐起坐呼茲小字曰阿鄰故有才具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所乘良馬先借之不還固會固所乘良馬也先借之不還寔和送方自任室茲徑造之謂曰卿今彊理西藩何以為政方相陳其意茲便為敘荊政之要數百言方坐起坐呼茲小字曰阿鄰故有才具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

亦自死矣後當更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敞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欽有桑黃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流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聞璞曰卦文發而冷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道淩遲重之以軍事尊卑令作卦璞言云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千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當可消矣道從其言數百里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道令璞筮之遇蒙之遯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鐘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臨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鐘五枚縣廳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過豫之吉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雕在人家井泥中得之酈善次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郡剡縣人某於井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鐘啓號於晉陵掖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當庚

億故若夫鑄鼓甄鐘徵其象器以數鍾事以奇貞殊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其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有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已疏曰昔周公作洛邑營而刑獄簡成康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當庚之義貴元眞始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旦不攸洽見輒依咸首相有所占卦得解之既阨授受論思方作春禾王龍德之時而為發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沃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陽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煩繁理有難盡文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臣以佐大陽者也大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白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孝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踰年雖為徐家非災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數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自春及夏異數勤懇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自春

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行從陽若雨之災臣愚淺博蝕之變在救蟲戾之妖以益陛下肝食之勞也臣謹案故太子洗馬臣張璠所撰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宜有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遷政故未不生庭大成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獲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故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穢寬贊陽布惠使幽枉之人應春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興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每有區夏啓重光於昏昧廓四祖之政武祥臨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聞雅頌綽綽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黙細未緝於下鴻隙之誅不興康哉之歌不作者何也牧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章經國之略未振而軌物之

陵扶搖而竦翮揮清澗以灌鱗和鄉黨不徹於一旦畢西員不登乎十金歡岸榮悴之際頡頏龍色之間進不為諂退不為放言無沉冥之顏和希風于嚴先陵費思於鎮味墓洞林平連山向何名乎夫攀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舉共生難與攀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察然而笑曰鵾鵠不可與論雲翼共生難與攀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察然而笑曰可乎乃者地維中絕皇光陸乘皇運斬蛇郭作淮海龍德時乘君子云駭鶩諸鄧林之會逸翰爛若鳳鳥之招鸞鶩九有之奇駿咸趨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閭陽之豪哉吾挺鋒鋪騎軒長轂競驅冠於伐木後類敏乎救乎是以來役賦轉重獄狂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其相扇動雖欵組所至然不可不慶被洪範傳君道鶡冠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淫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斯證陛下側席之晏冬皇孫載育天固露基黔首顒顒宇宙勢重潤又成跡牛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宗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

官克獻天心肘腋寒人事非然幸甚須祥災臻矣臣今所陳斬艾而省之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敖初璞無言殺我若山宗至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注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有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蚯子使去谷遂成官者後詣闕上書自言有道術帝留之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為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為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任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乎邇日月薇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為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為國作眚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親近宮闈若以谷實是奸蠱詐妄者則當克己脩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為陰陽陶冶變化萬端亦猥狸

魍魎焉能假作聖賢陛下採臣愚慮特遣谷出臣以人之禾苗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毋真案雲職上葬地方既葬去水百許步又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沮漳東移房內皆為冢中與初行經越城門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祿相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作逆之夫神聰明正時尊奉璞益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涸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水曰子忘耶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為永和庾翼數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若永和也吾庶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涪涪者小水當盛然有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果子孫皆見狗看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其妻祝髮之不全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異於常狗蘊益怪之乃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狗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廢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曰洞林又抄京費諸家事最要撰新林十篇上疏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讚又注玄菟君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敬撰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供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基宇幾道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自數學而已客無所言

時或孚書闕義不遠數十里崎嶇冒險期於必得遂究臨見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乘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寄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異非而才章富贍大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壞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鄧嶽軍事及合鄣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轉更窮貧躬閉門候成和初司徒導又召補州主簿輔司徒掾屢遜諮議參軍手劄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冀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帶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法洪乃止羅浮山煉丹樹表裏井飲乃以洪兄子望為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句漏令洪乃將家屬南行包子弟侄悉隨之路出番禺羅浮山在焉有在山積年復還人間者洪欲就鄧嶽以申懷期亦俟成之稟止者乃大聚丹砂丹砂出交阯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超騰足則能追風飄譽捕影欲於波騭之伍豈況大塊禀我以尋常之趾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實不能者止豈敢力翼蛆邪某冲天之拳策跛鼈而追飛兕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雄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也要離之斷希強趙拉鼎烏獲之舉有人珠之甘逢筆有簿枕之樂也故權之途而志安平窮地之塙教等華髮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閱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體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求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實參而意斷妄說著說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為若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詣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筆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與雅慣之徒自之可以思過半矣若當詣闕甄必能剖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耳其世儒徒智服膚淺

贊曰貞觀純通以風振宏材沉研為冊洞曉鋪叙匪窗圖舊空致身之務川優游而樂道範斯文永傳洪葛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甚美容言歌詠詳好
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礼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貴侯太初
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郡父百守
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
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娉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
轉永昌參軍領計吏時華軼功封都亭侯辟亮為主簿軼亦重之
中書郎領著作作佐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採述与溫嶠俱為太子布衣
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
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望重之由是娉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
使亮詣敦參詳事敦与亮談論不文意改容而前退而數曰庾元規賢者裝
頓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疏讓曰臣凡庸固
陋少无殊尚昔以中州多故舊都喪亂隨侍先皇遠莅有道要令北虜

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逢先帝龍興肇異常之顧既眷同國
士又申以婚姻後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濫侍門闥出
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元炀受遇无与比小人得寵福過災生
上足之分臣宜所守而偷榮取進日尔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
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
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国図不已復以臣領中
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之才業陛下之兄也姻婭之嫌与骨肉中表
不同離大上至公聖德元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彼悠悠六合皆私其
姻人皆有私則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寵妾進婚旅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誰不悉全決不尽敗今
之尽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无竟其朝无援其時植根之本輕
此薄也奇无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因時報援扶踈
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罪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国為
之蔽甚故何邪由因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
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教重闕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寄為寒心
者也夫物之所不通聖賢図而不尊昌親以求一于之用未若防嬾
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処心齊外拠兵權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禹歎朝士百僚頗
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臣則能違命則負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違命則負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違命則負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

政欲黒其黜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微慝其主哉故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然宜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博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万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死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旨孰謂屬於輔養之也超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公容隠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鑒其當謝往釁懼而脩己故日之縱是上無所憚謂多養死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義未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国家固社稷之遠算改計公之與下官皆荷輕重量其所宜昭之不疑計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諒州授輔国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二萬俱戍鄒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平部曲五千人入西中亮先遣參軍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嗣為輔国將軍梁州刺史趙子午文遣偏軍伐蜀至

江陽郡巴郡太守黄祖先子京都亮當率大衆十万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滔毒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其弱而胡尚彊並伺其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宜移鎮襄陽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謀存亡開及吾比及數年残士習練秉鬱之憤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遏亂大耻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頴陸下詳其所陳脩其此文淮泗壽陽所宜進據宜輸簡練部分乞稱朕意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都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還鎮會貝丘賊張平聚衆數萬攻陷鄄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雖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鄰城陷沒憂憤發疾會王導薨遺表薦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帝乃加侍中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大司馬諡曰文康及葬車駕親臨哭踊哀慟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銀銀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近十年出臣直好讓而不爾恭順聖旨

之費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籌略雖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滅討之事則功歸聖王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機略之弘得效所職事何論功存何實及後易踪之書綸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每思自百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絶存亡哀恨痛貫心骸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解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寶之亮曰昌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船住之後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意亮至諸人將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夕其坦宅行已多此類也三子林義歸少孫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宴聚瑯恒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嶠者謂不慼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以敵州之資經略四海一統其為勞業豈可具言昔漢光居隆盛之世躬自節約斷絹四百匹致刑措費詔數息猶有積新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慮陛下明鑒矣旌死幽不滿弘濟之道宜待聲言自受恩寄世思尽報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省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自授用而卒子悝嗣悝卒大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廣陵卒官贈平南將軍子悦義熙中江州刺史雅弟楷自有傳

弟楷字道季好文有文章投父翼將遷襄陽鄰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雖威振邦楚且田且戍斷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大平之基便在於旦久昔郭伋為并州牧行部至西河美稷兒童各騎竹馬來迎伋謝之曰吾到此不能遠有所益何為相逐乃還更界至歷載今皇朝雖隆死有餘懼猶有洗而兩漢之永死万仞之固方城雖峻死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浒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劳來之歎若窮疲黎庶逼送死地隆有枳棘之患遠略之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

賢愚所共同況於臨事者乎願選師友師訓將莫敢先進冰率敗績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何徒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獻等其可者詔報甚奇之年平中代孔嚴為舟陽尹表除衆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尤祿大夫

懌字叔預少以通顯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羲辟不就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為功曹陳旺陽令又為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大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物統六州以懌覓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為東西勢援尋進號秦州臨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佑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為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七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恩州戶雖小賴其實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忒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姜發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異一安隱无復扶揚從之後以所鎮險遠徵還不復委以軍事轉遷宗正卿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遷尚書令錄尚書事懌既出內機權盛乃求外出會弟冰薨萬代石季龍大舉攻逼懌以弟喪去職以奔喪假節鎮武昌以為翼王允之贊其有安撫之才則懌自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轉固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晉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善以自扶屢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昭梁雲機大匠先居其下管弦歌謠繁奏晏先於其音懌之左右又皆以善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新後懌聞之曰此人自在帝之左右又皆以善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亦見其有安飲大大器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酒而卒時年五十贈侍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大屏辟皆不就調補掾軍會替王司馬昇為建威將軍會東陽大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其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會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全舒以冰行籌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不淮石便衆都奔會稽內史王羲之與冰書論之曰頃天下多事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告災吾所聞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弘略料出元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負累聖恩及天庭棲流邦族若晉興休明秉戰文矣而于時頗佈刑憲朝野咸以為過今百等復得為時陳力猶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進義於顛覆之餘此是百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全意不復必明於往譬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竊復得計若納封受賞司動戮誠陛下曲降

翻譯家如由中申令有司東宮所行殊駕時有妄為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無忝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雖權盛乃求外出會弟謙薨萬代石季龍大舉攻逼謙以本號除都督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蔽冰臨發上疏曰臣門循家龍祐當世而志无殊擇量不及遠負皇恩多難興衆敢頓朝望固器以負重任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維熙政道而陛下過之過分求之不已復棄敗駕之驅以墜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荊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益誠願陛下斬貳屏琉纊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我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勢無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衆瞽必寄之羣士羣士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抱不測之便要都會稽內史王羲之與冰書論之曰頃天下多事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告災吾所聞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弘略料出元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負累聖恩及天庭棲流邦族若晉興休明秉戰文矣而于時頗佈刑憲朝野咸以為過今百等復得為時陳力猶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進義於顛覆之餘此是百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全意不復必明於往譬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竊復得計若納封受賞司動戮誠陛下曲降

關之極而陛下廢數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罗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襲吉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孔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為本勤訓督以為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開聖聽之情偽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綱以總国紀明倫儉衛用莽奢遠大布之衣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慎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自朝多伏膺猶不能暢臨踐徐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奮迅不拜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忠誠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龍襲官貴官給大將軍吏卒將送冰柩之市綃還官臨平謂長史江灌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之何死之日歛以時服无以官物也及卒无綃為含斂室无妾媵家无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龍

希字始彥初拜秘書郎累遷司徒左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為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為輔国將軍吳国內史希既歷之職屬

冰女又為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頭貴太和中希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及東陽太守侍太宰長史瀕會稽王參軍事散騎常侍侍講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甚容屬梁父斷淮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郁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為護軍將軍希堅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謂有司刻之復以罪免遂家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盛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及為東陽冢宰既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害諸子陵王冨殺之希聞難便与弟覬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支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与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眕論城奔曲阿吏士皆散支希於城內囚徙數百人配以器杖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言誅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敬倫大門平北參軍劉亜与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

卞眕又與曲阿人弘我發諸縣兵二千并力苑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遵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方雅与兄伏誅唯友及希繦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東陽太守

子廓字宣子幼有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隆安中為侍中徵拜秘書監賜爵鄉侯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太守徵太常徵拜秘書監賜爵鄉侯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龍白鶴自耕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為相聚當數百人乘輜車衣皂袍攻郡縣脩討斬之脩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弟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及桓溫卒朝廷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雖有英雄之才猶陛下勿以常人遇之當增高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將韓晃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掾補舒令轉參軍東宮侍講遷給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謂議

頃之除振威將軍都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郡城失守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殺百餘人賊杖石城得全翼之動也賜爵都亭侯又亮卒授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屬邊虞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我政靡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詣翼降又遣使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滅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使東至於東西至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莫容既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雖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表為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夷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啟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固家所貫優擾不已悉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郡告徵命无所就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遣浩奎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義為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曰郡君始往

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稱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乖不稍以此稟聞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致以偏僻甚寡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二百萬斛皆是武將輩也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耳今以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一千尸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愆誠江東事去宜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放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強亞心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李龍年已六十者謀理蓋既類兇叛又欲決死邊東虓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勁掌於境埭左矣百所以輸發良人不顧忿忿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舟舉且欲比進移鎮安陸入汚五百滇水通流轉運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峯欲井舟水揚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翼臣既臨許洛竊謂相温可渡茂虜陵河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運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間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廣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敦喻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百口復上表曰昔武王之勢動稱太公之策乃有敵全之義今賊有釁而不乘略復江夏數城臣竊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僦官遠百姓所稽殺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生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操漚運漚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指齊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清華夏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竊自忘身國重思若得齊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滿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茲襲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自廣盡振猛毅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求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致以偏僻甚寡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二百萬斛皆是武將輩也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耳今以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一千尸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愆誠江東事去宜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放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強亞心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李龍年已六十者謀理蓋既類兇叛又欲決死邊東虓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勁掌於境埭左矣百所以輸發良人不顧忿忿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舟舉且欲比進移鎮安陸入汚五百滇水通流轉運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峯欲井舟水揚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翼臣既臨許洛竊謂相温可渡茂虜陵河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運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間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廣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敦喻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百口復上表曰昔武王之勢動稱太公之策乃有敵全之義今賊有釁而不乘略復江夏數城臣竊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僦官遠百姓所稽殺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生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操漚運漚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指齊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清華夏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竊自忘身國重思若得齊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實欲上滿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茲襲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自廣盡振猛毅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求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致以偏僻甚寡彊以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二百萬斛皆是武將輩也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耳今以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一千尸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愆誠江東事去宜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放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強亞心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李龍年已六十者謀理蓋既類兇叛又欲決死邊東虓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勁掌於境埭左矣百所以輸發良人不顧忿忿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舟舉且欲比進移鎮安陸入汚五百滇水通流轉運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峯欲井舟水揚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翼臣既臨許洛竊謂相温可渡茂虜陵河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運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間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廣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為辭帝及朝士皆遣使敦喻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百口復上表曰昔武王之勢動稱太公之策乃有敵全之義今賊有釁而不乘略復江夏數城臣竊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僦官遠百姓所稽殺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生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操漚運漚用功實為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指齊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清華夏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竊自忘身國重思若得齊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為務

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瑾華貴員謀物議輯其拔本牙爪垂訓帝念深於負芻喜使餘裯棄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貴圖尚使却鑒協從必貢戎車伀順則与去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舟免淪昭寓其東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擇悠因懷鴻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狹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屋道乱由乘隙拜長沙有斬悉益孝堅清貞疏德馳名慕秦道約居權戒盈雜恭慷慨亦擾雄声

桓彝字茂倫譙国龍元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顗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單孀勤之妥如性通朗弘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顗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單孀勤之妥如性通朗弘人倫識鑒技才取士或出於无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峻崎厥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辟郡因舉秀才除臨湘令遭母憂廬于墓側服闋辟丞相中兵參軍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姻戚滿朝彝忠亮謇諤以疾去職嘗過興陵宰東海於寧字安期通朗博洽彝甚敬之欣然留宿自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稱彝見住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无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敦之郎遷中部郎竟疑顗職明帝將伐王敦彝常侍宴密謂及敦平功封万寧男丹楊尹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乱宜得望實居之稱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卿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揚挹外之任非所堪但以頃湘在北郡欲斷結名義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鄱峻之乱也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以入易後可緩申以須後至彝厲色曰夫見无礼於其君若若厲為醜之逐為可作今社稷危逼義元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尋尋出石跪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蔡湖為賊所敗遂長驅進彝以郡无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帝幽慨流涕遣起義師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国厚恩义在致死焉能忍垢冒辱為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晁攻之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国也遂力戰而死晃国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弧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礼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

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見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向未平諸子並流進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吏收葬之賊平追贈廷尉益曰簡威安中改贈太常前縱亦以死節追贈為古太守初舜與郭璞善璞卦成璞以手壞之舜問其故曰卦與丈夫當比非命如何竟如其言舜有五子溫雲豁秘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騎[illegible]何充參軍部不拜襲西陽万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起為江州刺史補疾盧子墓次詔書敦喻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宣城內史征討有方威恩並著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予南將軍益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為司徒府秘書郎出為吳興太守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益曰敬脾性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臨護喪事豁時樂雖不及冲而其若莫逆似過殭處故功業不建初寄情於琴酒閒荐堅固中有詩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千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旌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數頭各長丈餘衆皆驚散虔獨以矛刺殺二獸次復殺一獸餘者乃去自是聲名大著荊州諸將素知其勇敢令投筭則石虔因急往投得一箭猛獸被數箭而伏

夏桓冲兄横見點及玄之敗也桓譚於沮中振旅還于華容之浦中玄
先令弟軍主稚徽成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到京邑馬稚等復
平尋陽軍教譖事泄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衆數千
人襲江陵北至城有衆二百餘亦聚衆而出遂留江陵迎帝於行宮振
聞桓昇死大怒將舉還於帝諫若然不終乃止遂命舉白幡以麾旌不終
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正朔受王爵之榮以眼邪王鎮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
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數曰公昔早不
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舉歸于遂
肆意酒色冥虐无道多所殘害振皆於江津南陽大守魯宗之自襄陽
破振將侯猎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猎敗留其將馬詡守營自率衆與
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
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宗之於是自後而退手刃劉
毅望旗為誰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去出自濱城襲
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
在尋陽振威將軍桑遷荊州刺史討廣

石康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敢每一合振輒
旗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勸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元嘉之末荊州諸蠻為雍州刺史
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為簡文帝所重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軍將軍西陽
太守卒其好也尋代牧父沖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鎮軍將軍西陽
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文釣林澤不以榮華嬰累善騎射發則命中
常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顧眄自若嗚詠而已
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
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故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
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王嗣安之算也以
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王為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為參軍轉長史出為晉陵太守卒
之時遇先沖辛長子齊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算以為醴陵王
沖字幼子溫者第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大宰武陵王晞辟

不就除鷹揚將軍領鎖鑰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
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
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領襄陽之役襄陽人張龍聚衆數千人保城不從
爵關縣城以應溫城破姚襲斬之廣成進號征虜將軍江州刺史領鎮
破姚襲也機襲將張駿楊凝等從下雋所陳特垂聽許記室曰醜類
其夜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
之遷還所鎮初桓玄之後沖兄弟並少家貧毋連須羊以解先由得之溫
略淫長思奔重復忠臣之誠形于義言皆感動乃以沖為質手書其富言不欲為質奉為義貴德郎沖小字也
編利而以无道臨之黜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
及沖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貴德進達深厚報之頃
不虞軍之善政輒尚千疆畫后敬從高算共想与征西協參今圖加討護酌
之進監江荊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
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門沒於是龍兵徵而豁平江都督江荊梁益寧交
十三年而溫薨孝武詔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
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領護南蠻校尉荊
州刺史假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
於西堂賜錢五十万又以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鴈鵝等物而不及大殽沖上疏陳溫素愛
每有清儉直私物足辱以事求還官庫詔不許沖懼逼官庫三年乃解揚州自
至溧洲沖既到江陵時荊盜沖欲移阻江都乃上疏曰自中興以
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兇逆略中原因江陵路便
即而鎮之事与時迁勢无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
輕戍江北南平屬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軍人在吳時
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抵大江西接三峽若任狡送兇則舊郢以北
堅壁不戰接會漢江路不云遠乘其疲憊擬前為易臣司存關外鎮隨
宜處分於其移鎮上明使寇軍前軍到彼守江陵議參軍楊亮守江
夏記以荊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城連未立二十万船以供軍資須
年豐乃上堅遣其將朱龕樊邵石越寇碧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隨沒沖遣江夏相劉顗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顗畏懦不進序
又為賊所擒沖深自咎責上疏遜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
之詣沖諮其軍事沖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抗等討破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
石度等伐符堅拔堅筑陽攻武當克堅宛別帥史張榮堅遣慕容垂毛
當寇鄧城符暉石越寇新野沖既擢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
口江河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方城漢水先天險之實而過重軍旅之重乃
海荊楚備邊器近寇雖方城漢水先天險之實而過重軍旅之重乃

武將軍襄城大守安陽北接彊秦語連荊郢並一任之要今研州既分
請以王實輔江州刺史詔從之時黃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
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加侍中開之而怒上疏以為輔文武无
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虔伐堅襄陽大守鄧嶷及大小帥
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沖府以半賞功封次子諒宜陽侯堅使其將
郡貫守襄陽沖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牧六百餘戶
而還又遣上書前大守鄧寶伐堅魏興太守段方亦降之
新城大守翟嵩距三郡皆平詔賜錢百万袍表千端初沖之西鎮以
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不可保固封彊自守而已又以浙
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遠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己任又与
朱序敦善俄而序沒於賊沖深用愧悼既而將墾益國內侵沖深以根
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謂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
外示閉眼閉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以定兵華无關西意宜以
克舉又知朱序困以得還沖本疾病加以虧耿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
贈太尉本官如故諡曰宣穆錄五十萬布五百匹仲性儉素和謙寵
愛士嘗俗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
不經新何緣得故中笑而服之命勗士南陽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出
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勗士長沙鄧粲為別駕粲性剛峻多忤物
好賢乃起應命初鄧攸廉庫異東觀臨終以此為恨二兒不及私論者益嘉
安書云如靈、寶尚少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二兒不及私論者益嘉
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號哭聲震遠近
宣城王有七子嗣兼脩崇弘業恰
嗣宇其祖少有清譽宣城內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諡曰穆子弘嗣襲爵宣城王弘薨子石秀共為相氏子姪之誅沖既代謝鎮
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號哭聲震遠近
宣城王有七子嗣兼脩崇弘業恰
嗣宇其祖少有清譽宣城內史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諡曰穆子弘嗣襲爵宣城王弘薨子石秀共為相氏子姪之誅沖既代謝鎮
守鎮夏口後徙江夏桓豁卒官追贈前將軍諡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九世華貴其心恬退見稱初拜秘書永累遷中
書郎校書監並其職愛之遷中書令玄簡素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
死峴降沖曰夫喜善則物樂為用惡惡則物遠動彰故事殊以賞善之
之源世嗣獲存故大行沖昔溝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貶罪戮念
沖遺勳用慶子慎其孫猷宜見矜宥以奉烝嘗拜太子洗馬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代玄以桓氏世在秋毫謙父沖有遺惠於
東陽太守郭仲文求嘉太守駱球等謀及陰欲立亂為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沖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侯累遷輔國將軍吳
國內史孫恩之亂東出奔無錫徵往尚書論功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
國內史孫恩之亂東出奔無錫徵往尚書論功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
朱隆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代玄以桓氏世在秋毫謙父沖有遺惠於
并勢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為持節都督荊雍梁益寧五州諸軍事西中
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荊楚玄既用事以謙為尚書僕射領吏部
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委之而內不能善也政封謙為宣都
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
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東下謙與桓謙等
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臨事初勸振率軍戰已守江陵振既下謙用
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誰縱稱藩於姚興縱與虞潭通使
潛相影動勇義明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門著思荊楚從弟
玄未能篡位皆是通道人神所明今日与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
小火不容大舟若欲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籍翼位自卑多納決
遣之謙至蜀劉虛懷引士縱疑之乃坐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守者弟
泣曰姚主言神笑後與縱引誰道物但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沖遺惠
投者百一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敬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主恭將伐
誰主向之先遣何澄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告澄振武將軍与輔國
將軍陶先忠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衆降脩既與東海楊
佺期已至石頭乃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據佺期進說曰射机之下專持王恭
恭既破誠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堅佺期使並

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鎮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及發而荊蠻多叛仲堪求誅牢之尚之并許仲堪无罪獨破降蠻於是仲堪復仲堪荊州御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揚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宜備不尽以為臣計疑朝筭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忱鎮江陵之為中護軍頃之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江州刺史假節尋進號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為撫軍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者東海人也少知名為鄉邑所重時廷尉桓雅持法深峻寧每去職至廣陵輒詣雅雅還過風得清中累日夏悶困寧見雅解衣造之密清惠博洽相遇欣然因留數夕有似舊識雅喜訪之云見謝鎮西其為人物之宗主何如寧曰謝公神情詣遠識鑒清通雖不經事務而大體弘遠雅又曰君與謝公周旋為久謂其何如寧曰謝公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自陽縱即外內皆敬之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齋之罪也既而謝去縣送至門齋恨恨而別雅子姪之矻既聞其言不覺悽然心形俱動雅因謂寧曰君亦好之已騎此馬安容能有從此後雖乘柴溝間猶自放頗好騎不甚曰

年見朝政斟酌得解以母老求出越不許父之澤東海大守政尚清靜不
為細察小利有益地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旨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
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間白敬大臣從容問其故答曰
承回報捷實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
此尋去官東度王是時吳郡顧榮甚有名譽為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
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慍之色既至卞孫登山北望歎曰人言秋我始欲
利矣及拜建都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望帝
推誠投物盡弘恕之理故眾咸歸懷焉為渡江名臣王導卿珣周顗庾亮
之徒皆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祖至承世有
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休孫不如父子述論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母坐客鼃鼈羹
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隨父爵年三十向末知名人或謂之癡
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推問以在東未價述但張
口不答導曰王掾不疑人何言疑也者見導無發言二坐莫不贊美述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調廣武長史時廣武
貴不咸但以曠發微不及耳康帝為撫軍時召補功曹出為宛陵令
令大府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廣長史時廣異
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徙鼃避之述與冰牋曰寓聞安西
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為實非則彼去武昌千有餘
里數萬之眾造創軍舍移徙之勞當興築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
遷據猶當計校從之頃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
梁富強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弊又江州當流數千供軍府
力役增倍疫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
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樂鄉遠在西鄙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
嶽取重將故富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閫閫之心不知所向若是
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
而行不以情失昔奉忌忘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壞弧之謠而
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庸觀古今鑒其實事妖異禍敗者蓋不少

矣禍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
幸甚冬名可保矣若安西盛喜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
其次也樂鄉之衆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
允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大守征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加征虜將軍初至士薄請
日與事毋妻子職服閑代務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士薄請
諱報曰士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爾無所諱尋加中
書監開讓殊年未拜復加正旦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
衛將軍并領護西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
如故述每受職不為庶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為故
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
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婚
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
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與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
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許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

敬人耳謝安不數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為
州司所檢有一千二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遇無緣臨小
縣甚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復臨郡清潔絕
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為當時所歎但性急為累
當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輒大怒擲地雖子匿轉不止使下牀以屐齒
踏之又不得輒甚憤而口中語破而出之既蹈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
弈性麤尚恣述極言品罵之述但所應而已居半日弈去始復坐人
以此稱之大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赤
白髮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
里聽望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
仕之年不為此公淺俊之事情百慊慨所願薄酬是陵書乃實訓誡
臣子令歸右而以疾畏禮敬廢替臣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疾轉
求無復瞻華陛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
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詐稱洛中步之述曰溫欲

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迫日永嘉不競輦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宜改慶陵廟不應宪事鍾虡還温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以避揖帝改曰簡子揖之諡

揖之字文度嘉賓超俊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泰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泰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之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泰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東海太守徵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喪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嶠吉宗失牛故坂有司勃悵剉坦之以為悵東身自歸而法外加罪解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本石理有自誤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敬儒教頗尚刑名孝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安寧南莊論莊蔽於天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適有當乎天德揖之曰譽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由於棄生知之量春秋尚恕以道未曉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復以寧亡備故膚教胡為其然也哉自足者寡故理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萬不同軌知正是一

眾百陽之間三點之智雁鶩之甘苦毛之愛柏楊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之乎道而況下斯若乎先王知人情之難準理之行以致治悼司徹之貽悔蕃獲群生詩之未非每撫其動而為節焉伊天敢孔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和邪忘利損而弊自成功事焉百姓皆已我自然蓋書問者無怪故所過而無滯執道以離俗軌潮不達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凜以等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大莊害者望大庭而棲契仰弥高於不足寄積想於言筌恨我懷之未盡其言論詭其義俠論君子內雍揆我踈方之外教人因藉以為般演淳之資欲則天下之善人以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步

害天下也多故曰離俗薄而邯鄲莊生作而風俗頹孔丘呼之俱往偽与利誘並肆人以克已為恥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恥談俗有踈義之術騁語言翻翻不可以造次真精陳純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二不識其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脩陳純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二不識其莊生之道無乃頡子与夫如周宣也為乖不爭聖之德也舉方所貨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貴元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覽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圖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薦聞之帝隆崩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垣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傳來之重卿何所嫌垣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垣之改詔焉温薨垣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子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安生為貴舉順无為則盛德日新親賢罷則政道曾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嗣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安寧南莊論莊蔽於天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適有當乎天德揖之曰譽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由於棄生知之量春秋尚恕以道未曉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復以寧亡備故膚教胡為其然也哉自足者寡故理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萬不同軌知正是一

省奏教海宜慶刑以成賞勿疑賞以勸善賞疑刑以長姦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疎疑昔霸陽侯嗣祖氏寒幼沖事無大小必諮公而後行所以克昭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繼燮陛下以輔先帝興周發業動宜應諮繼並主婦中宮整心潔己歸誠陛下以報先帝興周發業動宜應諮此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昭宗之於王導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不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偽難逃理無回撓事可畢文天統錯聊不發不盡理情雖冲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事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聞況日昊不倦況今艱難理盡萬紀安危親宗之基觀望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弄璋之風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宜元天地之休表泰帝納之初謝安受爰好聲律暮功之際不發妓樂頗以成

倫坦之非但苟陳之安遺坦之事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律所求若聲謂稱情義與所不可真復聊以自娛耳若勢趨則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肯宣明君悟理御物趣捨有途故知莫逆來易爲人坦之落口且君雅旨出其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推中庸之謂意若以爲人之躬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躬韻豈可易耶客順其方以弘其準員廉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躬詣龍門優游自居會日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而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懷上悟之旨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祇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相君幸復三思審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曾與阮子書論公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在乎鮮私故在富而以至公立德存乎至公故垣稱而非理成名在乎鮮私故在富而亡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體化由斯論之公道寄於自狹故理泰而合陰事濟於不足故時雙而義著故大禹各稱其言而成建始所謂軍諭既和氏潛父子寵貴又會軼伯而成名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期當陽迹在於彼孟反沈變毀重後人而全自於此從此觀之則諸公之義固以名於彼孟反沈變毀重後人而全自於此從此觀之則諸公之義固以

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惡人惡其上叛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慎焉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期當陽迹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謂九之義與孝伐而並進由親與至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醫救於膏疾未若無病之爲貴矣夫乾道變坤坤承天而生物而德方簡生與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可以嫌似而疑至公懿美而忘於諒哉難坦之操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萬論坦之與書義美之其忘公慷慨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其爲每共論鴻明報應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聚亦卒時年四十

六臨終與謝安相知書言不及私惟萬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益曰獻

桓少子子邵少知名尚南陽公主歷中書侍郎父喪哀慕過禮服闋爲琅琊內史遷桓之四子悅愉嗣寶恢

愉字茂仁愉字茂和並以貴戚清階皆顯職父喪哀慕過禮服闋爲琅琊內史遷桓之四子悅愉嗣寶恢

將軍愉太元末爲侍中領右徙將軍多所薦替兄弟盛當時莫比

及王恭等討國寶既出桓爲吳郡內史俄爲江州東史都督豫州四郡軍國將軍

國寶既死出桓爲吳郡內史俄爲江州東史都督豫州四郡軍國將軍

假節未幾復爲征虜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修治城池簡習武事以備非常時人頗以此譏之

及復爲吳郡病平追貶大常俞至鎮未幾卒

王恭東征愉既無備望風奔潰時人以此譏之

愉既無備望風奔潰時人以此譏之

桓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於京口玄遣愉既桓氏潛父子寵貴又會軼伯而成名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期當陽迹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期當陽迹在於

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狎家門殷盛安每及道子輔政以爲

桓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於京口玄遣愉既桓氏潛父子寵貴又會軼伯而成名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期當陽迹在於

桓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於京口玄遣愉既桓氏潛父子寵貴又會軼伯而成名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期當陽迹在於

國寶死出桓爲吳郡內史俄爲江州東史都督豫州四郡軍國將軍

國寶死出桓爲吳郡內史俄爲江州東史都督豫州四郡軍國將軍

假節未幾復爲征虜將軍會稽內史在郡修治城池簡習武事以備非常時人頗以此譏之

及復爲吳郡病平追貶大常俞至鎮未幾卒

王恭東征愉既無備望風奔潰時人以此譏之

桓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於京口玄遣愉既桓氏潛父子寵貴又會軼伯而成名在於矯枉而不在於期當陽迹在於

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狎家門殷盛安每及道子輔政以爲

疎道子道子大怒誉其於內自面責國寶以劾擲之稚舅好書無誉是時王雅亦有寵鷹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飲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專道子道子遂與俱執朝為琅琊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威之倚為心腹甚為時之所疾國寶朝權震內外千尚書僕射領選加後將軍冊楊尹道子表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配之王恭與殷仲堪正以才器各居名藩道子國寶乱以計國寶為名國寶憚道子等所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為名國寶後進之秀益位官既極保身而終備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緩身死名論怡盡亦以博行弘峭和尚人故也自相父漢陽門太守潭已旨名稱忧又秀出級亦者稱八葉緝執嶠字開山祖數魏尚書文佑以才智稱為楊駿腹心駿之誅潛王亮之詐稱已復位奉官帥收駿弟珣珣即駿之子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川文辟不就

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毛佑三息始至名德之冑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其二十人詵以嶠祭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帝徵拜著作郎左丞相南陽王保召署皆以道隱不行元帝作相以為水曹屬轉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為參軍累遷九原鼎公敦在石頭欲禪私使嶠為其勸進嶠正色拒之敦甚敬異嶠獨曰中原有菽無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勸與足若禁之戴若曰嶠於坐東曰卿卿多士文王以寧安可誅者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轉越騎校尉頃遷東部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頃遷東部御史中丞杜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來補曠陵郡乃拜嶠曠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万客使衛其盛名言以給之嶠和服為性任達不拘

未生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班每數三日不飲便竟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條忧東醉卒之婦父慟哭忧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尚實動無狂愆為郡相所捕綏未服荐亡在都有婦色居處飲食每事麻降時人每以試守孝子相玄之為太守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為大吏右長史交玄箕踞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懂於牀而流血滂池綏拜并州刺史假節坐父倫之誅與弟納並被誅初綏与王謐桓偉齊名論者盡亦以博行弘峭和尚人故也自相父漢陽門太守潭已旨名稱忧又秀出級亦者稱八葉緝執嶠字開山祖數魏尚書文佑以才智稱為楊駿腹心駿之誅潛王亮之詐稱已復位奉官帥收駿弟珣珣即駿之子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川文辟不就

除宛陵令復參軍征西軍事轉州別駕為注為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敬
待轉廣陵揚威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慶襲憲郭璞
之徒以軍中原軍安陸桑中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襲
今至襄陽會卒攻討凡百皆創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之用而玄冬之
月洒漢乾涸皆當鼻貢而行排推而進設一氣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
處二也又既至之後租宣往實前分付狼之林招誘武夢之類生產始立而當穫之
以至實御之以無法田疇既墾倉穀益數萬口春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
則臣所至處三也襄陽頓乏難給人之力不可不執計臣之所至處三也且申伯之專而去遷特進
驅子東軍不進殊為孤懸若賊見軍未進殊為孤懸若賊見
勝一負脅誠襄敵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服而連兵不解患難
將起臣所至處四也襄陽所安是以抗表輒行軍命陣野以冀大規經
言冀大冀無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軍命陣野以冀大規經
略才武用命勿遇學會大事傳潛於國家之處當以萬全非至安至富

王者不與臣謀但嚴詔誡勵還鎮養銳以為後圖若少合聖旨令密
出臣表與軍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奪而駐駒將軍何充輔政請為長史
桓溫代翼為荊州復以征為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
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為東陽太
守溫基根寄在郡大興孝校其有惠政頃之召入類屢中領軍本州大
中正時簡丈帝作相基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
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溫北伐令注率文武出屯
國以先期免為無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注屏居虞郡從
容講肆不言仕宦後至姑熟見溫溫時方起屏牆以頻朝廷謂注遠來
詣己傾身引望謂遠宅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注既至遽坐溫謝其遠
來意注實求造溫人以遏時致損乃曰王兄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
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諡曰穆長子廣嗣早卒康弟
寧最知名
寧字武子少為孝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辟之為桓溫所器遷豫

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務撫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燕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遷之則懷小人則懷土役之慮斯誠井兼者之所疑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百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義況編戶乎自秦致弊捨春秋鄉亭殺官獄見復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皇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赴會差違輒致罰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倉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若以古制不復聽而不革嚴蕞縣權令頃者饑舉權以紓負為先雖制有六年而當足便退又郡守長吏輒貴賤立頒出目求下大常議之禮典詔曰權制不得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全互相領帖則是千官及為上司賦調役吏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若起解千石也若皂衣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拘郡守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海官攝許帝以密邇所務推李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審當遷

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亂雜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庭脩立甚為數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捐器仗以為送故北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不堪役早眠六物數以神火下以布兵役既竭牲服良人牽引無常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百則已喪裂士之衣豈應封外復責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竝一年為斷夫人性益厚者僉田數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廣非祿不足以富家是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貶異簪盛狗馬之飾踰鄭衛之音南風不競謠諷闕而無聞凡庸競地傲誕成俗謂宜駁其新制崇尚儉素若此風不革雖高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則權家給人足野人益不緋紳而至武官制適兵不相襲代須者小事便以補役一衍之違辱及舍親成傷支離其禍豈以全國信礼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宜改舊制以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安帝之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直寧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聲名以供孝用改革舊制不拘常鑒宜近敦著子弟之資給眾費以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孝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舍功用彌費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人此州之半太守臣寧命機省出宰者郡而肆其貪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寧毀以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宇宙之設各有品秩而舒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大朝皆資人力子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寧自當列上而敢卑輒作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嚴蕞縣權令速立頒出目求下大常議之禮典詔曰權制不得常宜去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皂衣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拘郡守以此抵罪子泰時為天門太守海官攝許帝以密邇所務推李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審當遷

司馬孫沈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朝之可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曾東門伯曾東門伯以授左立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自序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三減思慮三事內視三閭外觀四目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數以神火下以氣符臨於智中七日外後納諸方十脩之一時近能救其自聽遠視足捶之餘長跟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門冷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與弟以春秋教授氏未有善釋漢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陽翟都督庾亮參軍尚書左丞時征討奏殿中帳吏邵黃益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开事市廣三子宗年十三黃幡過登聞鼓乞因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膺議以為天下之人父益子者少一事遂行使成求赦宥罪之刑於此而絕堅亦同膺

議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三兒設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
朝有垂泉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宇等并妻官為奴而不為
永制壁駁之曰自溥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
雖時有赦過有罪議猶獄疑宥之且既許
宗等有廣以犯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
獸邪按主者令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求制旨以為王者之作動關
盛範嘽笑之間向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斷今之所以有廣正以宗
等身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鉞許宥之請將來訴者何獨民特
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紛議此為施一因忽於今而開萬釁於
後也成帝徙之正嘉元年詔曰長生平何宜相比數加卿今自作此面
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時清談之士庾敳韓伯衰宏等並相知
友為秘書郎曰某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被字宣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
潁字沖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有三嘏父眈晉
陵太守亦知名被少清遠有擅奇与母在民萬居京口家貧織芒履以
為養雖蓬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
之袁羊被喜愛迫當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
有方之施注者被復喜母又不聽及被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
明帝女廣陵公主以被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与王澹並為談客俱
蒙上賓礼時孫盛怀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易象妙於見形論難之不能屈帝曰使
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被盛素敬服及至便与抗荅辭甚簡
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焉遷升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
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被歎曰夫居下訟上此
敗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
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
与王義之雅相友善郡將有倫奴善知文章義之每稱奴于被被
問何如方回邪公被曰若不如方回故當如耳
桓溫嘗問被會稽王談更進邪被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

賞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覺而美其辭旨以為是非既論誰与
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
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己渚也以高從卑以賢
同鄙故謙名生焉孤貴寡不敎人之所惡而侯王已自稱降其貴者也執
御執射眾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
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商鞅求宜終莫近也未有所貴故
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謙影卿音之与形声相与而立道足者
忘貴賤而一貶貴惡鮮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
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伐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已必尚
於至當而必造乎理在乎无私而動之於降已者何誠由未能
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重存當其所貴
在我則矜值其所鄙我則私已者常有其貴言者非
伐而伐者著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
之虧理者故情存於不言情有於不言則善惡宅心於卑素則賢
斯降矣天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有未兼存我之理未宜於內
嘗不同心於降挹之所滿哉滿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
者君子之情雖所滿不同其於卑退之緣有壑而用降已之道由私我而
存一也故德於室故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動謙之旨所以存其所
不足揖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无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
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洮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
豈惟非德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冊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
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
常子琦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公望鍾地觀高陳識友郭錢才惟生佐叶宣猷之遠契
說道韋編遵伯陽之幽言盧花谷所謂天質不雕人含於大朴者也安
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屬雖崇勳樹績著
聞於外矯常素德清規定傳於子簡矣陳祖論高秉遠沖伶玉粹俎之
牆宁疑曠逸掃金鳥騰譽度之良箋清嗤語怪演發莊公之宏論通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御撰

王舒子允之　王廙弟楙　楙子處之　王稜

虞潭弟汪　汪子喪　顧眾　張闓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祖母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孝植年四十餘州辟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輔重全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為敦所貴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貲業鎮廣陵後以舒為南蠻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內史出補彭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旨衰值義乖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與

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度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委郡而以允之陽
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睦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字世將永和中導從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
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舉大將軍諮議參軍豫州刺史
武陵時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見
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都督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
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永和軍諮祭酒王敦啓為安東將軍荊州刺史
及帝即位廙妻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于
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著
有年矣是從晉丞濮陽弃官還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
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蔭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
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非喜交集普司馬相如不得觀
封禪之事懷慨發憤況臣情則眷戀聖化哉又臣昔對侍坐於先
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百官畢生交賀生交觀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
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郡陽內史七月內星聚于奎牽牛又臣郡有枯梧
更生又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
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鐘之瑞郭璞云必致中
興璞之文筮雖京房嘗蔡不過也明矣之靡詩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
志在史籍而甄放遐外常與榮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
報天施而經言負屋彰五先朝寵塩講肆今微情不得上達誰竭其誠獻
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文多不
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將吏馬俊鄧攀等上書請留侃敦
不許廙為俊等所龍表弁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
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敗命湘州刺史甘卓救章大守周廣等助廙
擊曾曾衆遠廙得到州廙性懦率嘗從數下且自尋陽迅風挑帆直
至都尚舫樓長幡神氣甚遠王導謂廙亮自世將為復時識事亮皆正
足好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荊
土之望又情乖阻帝乃徵廙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老去職服

沉含父子于江陵閭應來密
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敬平有司
親甚後昆雖或有違犹百世宥之況琳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
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路梁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勤勞賜爵
關內侯遷尚書吏部左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益
曰肅長子彪之嗣位至廿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彪之質初除佐著作郎東海
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
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住之於時至於超遷迄是所不願遂為郎鎮
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
侍中廷尉時求嘉大守謝毅救後毅救郡人周矯矯從弟球詣州訴冤揚
川刺史郗鑒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狡吏身無主靜非廷尉
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鑒帝敕詔令受之彪之又疏執據時人比
之張釋之時當衛郊簡文帝

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竊謂非宜何者赦典不達其意將謂郊祀
必赦生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
命用秣陵令曲安遷補句容令毅中侍御史奏朗補東郡彪之執不
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
豈可處下術之人無才用者邪相東難復遠不所用未有朗比歟者謂
頗兼上術得進歟下若超用寒怀當令人主何按朗等九品資未足充
此選奏劾相溫欲北伐屢要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戎旅勃興引
身告退乾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聖主計耳若勢
沽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誰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沽
曰彼抗表問罪鄉為其言事任如此猜畏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
且當靜以待之令相溫與爭書自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按劾若不順命
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王義根載無故忽之先自揚蹤沽曰果不
事正自難爾日來欲使人問聞鄉此其誤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
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彪之上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

權盡花明介非榮根固幣之宜也大事非可豫量但當今不與殿下
作異者共簡文領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
騎常侍居郡八年喪右僕射卒徵為尚書僕射彪之自以東府殊小
震主而方脩耕植遠近依歸紀綱之業著矣以東營脩築方之漢魏誠
宰相動靜之宜自當務崇簡靜若遵綱紀整頓事務脩飭節儉若遵綱紀致整矣子復何以過之竟不
遣溫以山陰縣斬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為郡人見罪
遂未上而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七降為尚
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官震懼莫知所為
彪之既知溫不臣亦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脩
先代耳命啟霍光傳孔愛儀制宜須更會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
當如是邪時發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
毅然朝眼當指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
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黜公
建立聖明陛下歸當崇尊高以隆勳業每言及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
已成事卿勿復言乃簡文旨群臣咸未敢言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
處於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有此意是反為
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大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
闇之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大司馬當大事大司馬當
固讓使萬機停滯廢闕稽留或未敢奉令謹具對旨答內請停事遂不行
溫遇疾風朝廷不知名少麻頭獻或未敢奉令謹具對旨答內請停事遂不行
謂宏曰鄉固大手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
巡其事既屬要引曰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動曰但當不復交自
可更小降迴宏從之溫亦尋
七上未能視覽乃機大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
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未能決政事終見顧問僕誠君暫人耳今上
年出十歲垂婚冠友令從嫂臨朝亦人君幼弱宜共尊戴讓揚之德
謂平二君必行此事出宜僕所制所情者大體宜時安不欲委任桓仲故
使太后臨朝決政耳桓仲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意不從

尋汪尚書令與安注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
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
東府宮室彪之曰中興初郎位東府殊小鎮姑孰威儀未著其以東營脩築方之漢魏誠
峻之名成帝止謂臺都崇若不改寒暑共以東營脩築方之漢魏誠
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帝出謂臺都崇若不改寒暑共以東營脩築方之漢魏誠
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殿西藥大元二年卒年
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諡曰簡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
珍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郭安曰宮室不壯後
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国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屋宇為
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然營宮室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
疾篤馬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殿西藥大元二年卒年
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諡曰簡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
事中郎從兄導以後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
軍後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閨上忠日久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朗盛
宜群從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及此敦不能
容潛使人害之東伐亦知名少麻頭獻或未敢奉令謹具對旨答內請停事遂不行
之亡也敢辭不降永死之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
司馬鄭生四請為祭酒除郴縣令徵屢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
潭獨起兵斷昌別帥鄧穆等襄陽大守華收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
辭還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彌於江
州廣州東史陳恢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彌於江
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元帝撫使討江州刺史錐軌
潭率廬陵會稽已平部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領長沙太守固
成大守陸甘卓卓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
辭不敢受敗還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後元帝乃請丞相軍諮
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為晉王除世子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宣城以
疾去歸會昌大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
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

為元軍將軍領會稽內史譚即受命義振雲集時有野鷹馬飛集屋梁
蒸咸懼譚曰君大義而剛毅為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
過浙江追躡充譚次于曲陵為相後繼會充已擒龍文徵拜尚書譚輔
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
將軍以討充功進爵興平子陵縣侯縣峻反加譚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溫嶠譚勃嶠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西之幸
會陶侃等下譚與郡舉王舒協同義舉也尋協薨侃即揚州刺史西軍
事譚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捍禦於吳縣為商
所敗譚自貶還郡尋而峻平譚以毋老輒去官躬侍湯藥及毋喪過毀
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
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譚乃表出倉米振救之
全濟甚衆以防海扎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譚貌雖和弱而內
畧明斷決雖屢統軍旅而甚有情倦以毋喪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
軍徵自忘東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

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諡曰穆子佐嗣官至右
將軍司馬先卒子嘯父嗣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
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
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制毋蝦鮓耳帝大笑因
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曰扶虞侍中出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以乘非
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
孫恩寇吳郡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會稽王道子之舅也恩
向郡嘯父與戰敗績恩遂進攻毗陵等大敗庾小府
海虞縣令謝輶東陽太守羊卓之等皆委郡奔走恩遂入吳城自
稱徵東將軍會稽內史以輶為輔國將軍前鋒都督與吳中人士
王嘉等率衆數萬為五郡大都督嘯父與戰於浦
桃為恩所破輶等復合軍進戰恩又敗之輶等乘勝追北
休為恩所鋒直城戰敗輶還守紫壁時賊
過浙江輶以不外分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
寓軍抄掠所剋長士可悉平之若明府出軍明年宗當五百人合當軍九四千人復進討
健不退子由可錫錢弘為吳令軍沙路在郎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
公子義之者其在鄉乎官未洗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護朱祈等力軍與諸閻陵大守李閎共守廣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
閎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
於讓讓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酇陽縣伯除平南
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寧末遷領軍
將軍揚州大中正尚讓未拜以母憂去職詔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
為領軍不就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
充崇信佛教衆議其奢侈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
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伯望毋憂過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
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諡曰簡長
子昌嗣為建康令第二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昌弟子散騎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
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孝弟所在使寃而不縱罰而不苛其於
勤功督察便詢利人抑強扶弱使無雄強真大守之任也若殺過其實
古人所不取攻千畝攻千畝者蓋所責者本也閻遵而行之時所
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閻乃立曲阿新豐塘既田八百餘頃每成豐輒為洪
為其頃許用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
曰張閻興陂勍田可增頃丹楊侯閻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救節之心也會
廣宗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閻為大司農閻陳點免始爾不宜便居先
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嘉其為以閻為大匠卿於營建平陵事畢遷尚
書蘇峻之役閻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閻持節權署東軍王導潛
與閻謀案宣太后詔於三吳合速起義軍閻得詔至便檄諸郡行征虜將
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討丹楊義軍聞到晉陵使內史劉胤起兵以二部
救井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軍騎將軍都鑒又頓吳郡內史蔡謨

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
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壽卒時
年六十四子混嗣閻感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拜見有禮於其君若知齊鵲之逐魯崔是懼若稍機
惡不足於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鄧寄載呂興賈友之識亦
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至彬觸機而厚其所薄王舒沈江而薄其所
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彰之萬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御貞
心於危感之辰龍莞為出內之端制葵尚非獻替之術晞父之對何其

贊曰勰明夙令譽葛綦手允之駢角無棄山川虞稱多藝綢繆哲后
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顯陵敦彪之不捷寧浩旋溫顧實南
金虞惟東箭統質無改勍心不變公望公子駿為其選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褚翜

諸葛恢　鄧潛　顧悅之　鄧粲

蔡謨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負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外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令以疾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參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棋守京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裨不江階緣嘉會值蕃榮顯遂拯濟艱阨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己重誠以身許國義志曲讓而慢慢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分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敝大朝多自勵非復所堪若復息肩免職事乖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察臣款素特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被誠詔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彌厚循躬省分實懷慚懼國恩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以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益於人不可以私取官則時所須朝廷統世務非優榮以榮之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分求中讓之宜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又以無任勞賢曠職猶白如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於己豈容有期必違恩謂宜還自選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辭接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辭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皇家世著忠貞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歸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讓疾疢流頓歷月不蒙降損而日夕增篤自省微軀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分仰瞻天恩實所銘感無復餘恨終命歸全永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冒攜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奢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三敎請為長史遏以

史269-226

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承製等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
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陳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
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戶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
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執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
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
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貴重之諸君勿憂令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
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令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
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裒素有重名遠近歸心
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方伯勢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
無監工改革之能而溫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九所選用
皆以功自為先不以私回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
一三以裒為敬司馬轉太宰中庶子出為督武將軍假節五百人從之明帝
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信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雖異宮殿而不吝也
親友至於貧乏之鉢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曾戲之曰鄉志大宇宙
一勇猶終古充聞其談裕曰我固數千戶郡尚未能得鄉固仰佛不亦
乎手詩論語及弟子禮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崖崇信釋氏謝万譏之云二
經語於道二何使於佛充能酣酒雅為劉惔所貴後每云見大宜歎令
人欲頓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
穆無子弟子攸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
淮見外戚傳
褚裒字季野遠大傳裒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裒以才藝稱幹
龍表爵開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又擅權成都內間阻兵于外裒
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會外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樂廣
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頻川廣
散即聚之舉也亦是憂世亂以家付裒裒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為參
軍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父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
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益曰穆子弟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為著姓曾祖睦祖德參太子
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
交世高平劉整博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
終席斬不與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頴大將軍記室

季龍阻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阻水禦季龍又所既
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地以御其
外穀將孰賊果至于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
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洛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
能捍其一而征西欲棄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
糧之難莫過喘國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其後還全棄
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
而謂今不能齊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
論道路之慮也自汚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所流首尾百里若賊無來襲
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主士與賊水陸異勢倚習不同寇
若迭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奔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
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莫先不果移頓
初堅石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墓而已不封陵也
由是遂止及大興都鑑疾篤出鎮陽翟大興車司加侍中臨喪卒即拜
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江陵豫州之汝郡諸軍事領徐州
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以為胡詔今攻壽陽謨陳疏以壽
陽城小而固引壽陽至硤石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
衆城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當往一軍阜已入淮又遣數部比取生
壁大軍未至聲息又聞而賊之郵騎百千里何比之騎足以來赴非
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奮起壇信填籍之勇猶發棄舟首水而陣今
欲停船水偕引兵造城前對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
未拔胡騎卒至懼狙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
都精銳之衆又充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重是今所向有征無
戰初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
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慴非策之長者昔
愚以為闡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負兒輩冒陳闕季
躬到其府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東宮世篤歸罪有司內訟
思慬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崔侯制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
時議所統七千餘人所成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九十一
處擇火權望三十餘軌隨宜防備甚有筭略先是都鑒上部下有勤
勞者凡二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幸而賊果攻圍以為資故豫安軍地以御其
先已許賜鑒今未宜斷且臨會新上者皆積年動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
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頃司徒代鄧岳為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仲讓不附桓彝依詔屢敢逼之
始收據蠶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大平復舊謨獨謂不然
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船主至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
而奉時濟大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出英豪家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
非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未副音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
諸盧東郭所以雖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背階謬恩蒙
忝非據已素積而光寵奚崇謙與柴進復加上爵聖朝棟隆
之舉十增微臣覆餗之釁分催懼戰栗寄顏無所乞垂天鑒回臣政謬
以允時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詔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謂優
代所喚我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旨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奪不
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
章表十餘上詔不聽臨軒遣侍中宣旨門下纂徵謨讓陳疾篤使
表海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豹子之疾天威不違頗咫尺不敢奉
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人歲甚倦問左
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未來臨軒何時當晉君臣俱疲奚皇本后詔必
不來者是龍朝中重將軍勢偪奏免東部尚書江彪宣簡文時為會稽
王命曾蔡公檄導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果屈於大義不行於
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遘王命
皇帝臨軒百僚齊於俯僂之於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許闕
庭安有人君卑劣故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上罪問不臣臣
等參議宜明國憲請免謨官以正刑書詔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
躬到其府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東宮世篤歸罪有司內訟
思慬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崔侯制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
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

出終日講誦敎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執行
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關已來闔門思
從默誦今大臣罪非己之義以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
者僕射孟供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左秉樞紀
加違慢詔命當肆市朝幸家實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愚越所能
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
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焉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之禮一依大尉
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讓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
定文筆詔誥有集行於世物應劭已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
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解去官服閑拜中書曰今王敦上恢禹績有八足加以二敖吾今亡既食吐下委頓方知
非解蟲後諮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執幾爲勤孝先謨字也雅疏
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讓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止之性尤篤慎
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有所施行焉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
部尚書領選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大中
正尚書令常侍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
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穆之禮一依大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
祠以大牢子胡嗣位至散騎侍郎侍恢兄頭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善歷
於太常
駱浩字深源河南洛陽人也父友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
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死者自沉浮者自浮胡洪喬
不爲致書動止資性介立如此然於元祿動止識度淹通頗有美
名尤喜玄言與殷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
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與融優劣浩曰君當復著此道守書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
何也浩曰指令臭腐故引爲記室參軍遷司徒左
以疾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參軍遷司徒左
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
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仲葛王濛劉惔桓溫皆以上賓禮之溫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
相與詣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
翼貽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何備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

得百年無憂矣朕朝夕而歎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間位經內外而欲潛
居利身斯理難全且夫德立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高先
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才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
非虛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
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浮老統空終日雖去外語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
人望猶存思安體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虜弃
言非所尸明德君子遇會處儀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
定獎風之來華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便水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子簡
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
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蜀當尼運旄鉞理
盡誠賴時有其才未復遠求版築足下沉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
足以經略若復深存挹退高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統領
不振晉網不綱頹弛東海須復可待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
興時之廢興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等之亦將有以深鑒何否望
必駕本乘以慰群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時桓溫既滅
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
於溫內相疑貳計無所出與浩相見輒流涕浩亦以此報之簡文去職時以後事屬浩浩以
關徼為向書僕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參綜朝權領川前
秦少有令聞浩攜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至是發詔浩若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
溫和同不許而構搆間隙浩亦陰治軍器部署將士以為軍備浩既受
關阿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五州軍事浩既受
命以中原為己任上疏北征許修陵墓且請發陵夷之既而以淮南太
守陳逵元州刺史梁國內史梁柔前鋒安西將軍朱序為督護
統開江西諸軍事浩次壽陽治舟楫大具將進屯洛陽前鋒安西將軍姚萇
浩不之悟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
故當出我下耳又聞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
朝廷用浩是其真浩雖被黜放而超終日書空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勃然曰老奴固當
令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勃然曰老奴固當
浩素貴安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之至洛陽西奔浩以為兵安勇捷意

人合貧賤親戚離因和泣下後溫行以告為尚書令須書可告之告欣然
許焉行告書處有諮議開閤者數十人皆達空函大忻溫意由是遂寢
和十二年卒子有疾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以及庾
倩与晞謀反害之告後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告曰伏見故中
軍將軍揚州刺史散騎常侍都督浙江諸軍事前將軍會稽內史散騎
臨神州方里鼎倩動績茂著聖朝欽若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
出鎮畫壽陽馬其對狼貪躬躬育朝其耕棘收羅尚義廣開屯田休兩樹風竽勤臺
僕仰憲皇威群醜革面進軍河洛脩復園陵不虔之功中路猖蹶遂令
為山之功朋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慘
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已復礼窮而無怨者也尋告所犯著無負敢之常科
非即情之永貫論其名德深識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
而不即使法有餘免方今宅兆已成凝隧已開懸棺而空礼同厚人存
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惟三良足矣周極若使明詔差發
旌我善又崇復本官遂彰幽昧斯則国家盛典有兼濟之美矣而可作
每貞心之根疏奏詔追復告本官
顧悅之子君权少有義行謚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
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嬰秋先悴簡文從其對始知抗表訟告追復
故多謂非宜悅之使意以聞文帝歎曰卿自爭論故衆無以奪吾時人咸稱
之為小別駕歷尚書吏部郎
蔡裔者有口辯尚書僕射謝安甚重之裔嘗詣安安留之宿裔有二婢入室裔卧呼而盛很故
告委以重鋒焉
史臣曰陸生等並以時望士瑶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崇蔡
葛知名袁雅盛清次道方鯁謀遠中貞中軍監畜局量光雅俗表曠有
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切虧名辱
贊曰吉非望士瑶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遺風可崇蔡
葛知名袁雅盛清次道方鯁謀遠中貞中軍監畜局量光雅俗表曠有
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切虧名辱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大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父俱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吳平愉遷于洛東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茂名時人號曰會稽二

何嗟及矣惟以不世何匡衰龍雖貴不敬誠為行之主慮陋之情遠
信所具大機事不先雖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
伐人守懷恨狙在戚故年千侍中時成帝每幸永相王導府輒聘
氏有司奏人知每切諫時常引經傳以為故事導為欲即期坦曰婚礼之重事於敬日鉏有后之喪大子隨井則
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被而廢徙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導坦每
發憤以国事為已憂裴資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宜親萬機博
納朝臣訪政事吉道由是忤導導坦為建射快快不悦以疾去職加散騎常
侍千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遺以手書曰大丈夫當終不問安
病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當終不問安
耶問那冰深頷之臨終與庾亮書曰不幸數
丁親親不可奪宜以成名諡為長音易從之隆和元年詔
曰天文失度大史雖有禳祈之事猶冀委影令祈祓鴻祀庶幾
拯救前愆親執奏請嚴諫曰海內虽平尚書本
之興永夫救神宜可以嚴治行事子夫道无親惟德是輔陛下
留心庶政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正壽永矣豈須屈
萬乘之尊修雍祀之事君舉必書百不慎欲不可不慎
大中正嚴不減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許東海王共永海塩錢塘
以水牛牽犁犹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以
右踝受傷諸所別勅久給手輿舍雇減者帝曰若多困之故有所賜
舍通所之又厨隨宜有減徹曰詳且簡嚴多所正益大和中拜吳興太
守加秩中二千石若又宰牧其得人和徐狐婦人經年素貴主子以治
夫之兄干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子弟遠行未及門完滅不皆利全
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養爵之又親賞米能之
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竟城內史靜民散騎侍
孫因所害
嚴字彭祖祖父交全椒令明究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妻遙問
之曰人餉吾西鄙甜酒重水輒投酒者始提入門妻遙問
知之笑曰酒重水輒投酒者始提入門妻遙問
人若喪慈親焉忘倫黃門郎歷少府郡歷司徒掾尚書郎中郎散騎
臨揚州請為別駕之尚書左丞永時朝廷崇植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
平浩又引接亢人謀立功於關久蹟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

御撰

謝尚　謝安　桓子玄　桓子嗣　桓子濟　安弟方　石兄子朗　方弟子邈

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聰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記以甲仗百人
入蜀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侍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重號于時
縣象失度元旱彌年安奏應減徙紹表言初先命功臣後而封之須之
加司徒後軍文武書益配大府又讓不拜後加侍中都督揚徐兗青五
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荐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
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
建昌縣公食邑萬戶子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
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太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
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棋劣
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
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有節度其任算所及莫不皆破眾賓客滿
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
遂已破賊既罷還入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以謝玄之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云
人知名士世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贈輔國將軍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
備內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荐堅勳更封廣興縣
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皆託以安安問其歸資答
曰有蒲葵扇九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
前爲吏部尚書生疾故其書畫遍滿名流愛其誌而弗能及或手掩鼻
以嘲之及至新城疾甚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云
人知名士世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贈輔國將軍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
備內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荐堅勳更封廣興縣
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皆託以安安問其歸資答
曰有蒲葵扇九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

前爲吏部尚書生疾故其書畫遍滿名流愛其誌而弗能及或手掩鼻
以嘲之及至新城疾甚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云
人知名士世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贈輔國將軍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
備內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荐堅勳更封廣興縣
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皆託以安安問其歸資答
曰有蒲葵扇九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
前爲吏部尚書生疾故其書畫遍滿名流愛其誌而弗能及或手掩鼻
以嘲之及至新城疾甚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云
人知名士世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贈輔國將軍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
備內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荐堅勳更封廣興縣
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皆託以安安問其歸資答
曰有蒲葵扇九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

闕恥之決內忠憤輒輟車以救其議者識之太元末為輔國將軍加左將軍
命絕生道子以為司馬都督前鋒軍事
恭平遷御史中丞徐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軍事討
恩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
玟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迎大守謝琰討
玟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迎大守謝琰討孫恩恩浮海朝廷憂之以玟為會稽
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玟既以資望統越土議者謂無復東
顧之慮交至郡無幾復朝廷常遣溫飲溫走入南康吉門避之主曰君若無
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玟曰待堅百萬尚送死惟南北兵
奔止行有素必能制勝乃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
豫州刺史假節太守如故玟既破慕容德進及邦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玟
其言因後果復寇浹口會玟破之德乃退保廣陵玟進討之德既而不為武備將帥忿諫
遣參軍劉牢之距破之德既而不為武備將帥忿諫曰強賊在海伺人
駭威以時擊之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玟不聽賊既進人情震
至而未食玟曰要當先滅此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
欲使其屯於旌陽耳玟既至好佩紫羅香囊安東之而不敬傷其意
因戲賭取囊之於此遂及長有綽國才略屢辭不起後與王珣俱
前鋒擊破慕容德陳殺賊甚多加珣輔國將軍珣固讓乃止

之前後斬純玟至千秋亭敗績玟馬玟陷
與三子奮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桓玄小子混
混剋肝生食之語以玟父子隕於君親宋孝莊帝即位追玟侍中司空
諡曰忠肅三子弢峻混弢峻混弢峻混

將軍賀訶問壬裒雲之淮南太守揚州
陷萬蓉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之
廣陵內計難等何謙解甲洛間
督順勇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胡難引退玄率何謙
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乘軍
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船難等相
成詔遣殿中將軍射策勞淮號
眼縣侯及許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罰
虞百流幽井係至先遣符融莫
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許充
軍事與奴文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琳西中郎將相伊龍驤將軍
揚玄建威將軍敦肥揚武將軍閻
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邊
之纖兵追之生禽偽將梁他王顯梁伴慕容垂氏等收其軍實堅

屯許昌列傳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步吾境而臨水
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使諸君緩轡而觀之不
亦樂乎堅衆皆以為然但阻肥水莫令得上我悉衆依勢逼而殺之
軍令得過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
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布軍距張蚝
小退玄琰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蚝衆奔潰自相踐藉
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
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御
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苻
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縑十萬匹既加安泰許啟謝乃聚
其餘衆會以玄為前鋒都督堅引退保淮北玄又自陳既不堪
詔賜之更封建安侯玄伯復遣尋陽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
舒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
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撫慰
司州悉還舊鎮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琉
詔聽之更封琉永修伯復遣尋陽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
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洛陽內藩朝廷朝議
以征役既久宜罷戍而慕使玄還鎮壽陽於是徙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高
執滕恬之又奏山太守張崇河北驍勇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
節及求解所職詔不許勞令具罷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高
上疏自陳既不堪攝職虛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
陽城玄固辭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虛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

遣還從我父駙馬十載不解鳴鏑之險並有征事輒請我軍鋒由恩厚
所加計死若生也冀有報厚之報榮寵天祿大矣臣又聞受人之
押武英斷研覈不服王教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下而委務尚書大令事
即遺務事委僕射謝石司馬道子總百揆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下而委務尚書大令事
宇宙寧晏下致太平之化臣以庸臣安敢身
東山以道養志計此誠以形于文旨達
於此不謂臣愚咎應徵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父兄臣請數月之間相
係殂背下速稚子尋復夭喪臣哀毒兼集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聚集
每痛拍膺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性拙情傾落聖明方融伊周
嗣作人實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陛下家故能容其精滯同之無心耳
去冬春司徒道子告括喪還圖隸問臣進止之宜昌進不達事機以戮
境務限不自拔故欲順其宿心當節待罪有司執御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敦過
臣乎願刑身不良動煩覽會諸德
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未右猶感而況
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攤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便又進

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改石名字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鎮
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為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
南康郡公子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
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參事與
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促不允且狀源深固乞還私
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以疾求退出是權之常
制其餘令悉咸飲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
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
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忽有物求治其瘡隨紙隨差如此甚
白故世呼為謝白毛石在職務存支刻既無他才望且以宰相弟兼有
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厭營取貲貨議者薄之贈司空禮官議益曰范
弘之議諡曰襄甲太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諡曰襄子汪嗣早卒汪
從兄沖以子明慧謂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嘉嗣宋受禪國
賊胡藥部騎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之有逐害之邈妻郗氏甚妒慰邈書告絕邈
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述并玄達怒遂投
孫恩并害邈兄弟音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吕猶陸梁權百橫恣其有兼行刑於中外
系存亡於社稷真哀資之以端拱安者其惟謝氏乎簡
侯任趣中臺效彰分閫正議云唱事既補雅樂缺
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廊廟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既享遐
壽屢踐台鉉兼文武志在匡濟淝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遏
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從容而杜萌謀宴衍而清群寇
居獲大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詭繁會參差眾
收之獻於百金之費經營惶於愉薄之俗業後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
列傳第四十九　晉書七十九　十二

王羲之　子玄之　徽之　徽之子操之

王羲之字逸少，尚待遇之後，羲之也祖正尚書郎以門雅南太守九帝之過江也聽門閉其議羲之幼訥於言年十三伸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嘗先割啖羲之於是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衛夫人名鑠汝陰太守恢之女也適同郡衛氏恢以名家女妻之謂曰汝書雖佳然筆勢少劣吾為汝足之乃改學變其體勢遂為一家之法羲之既負其能每以王氏三世書不傳於外誓不輕與人唯為山陰公寫黃庭換鵝二經耳其自珍重如此會稽王司馬昱亦善書羲之每評其書在己下昱甚不平及羲之去郡昱謂門生曰吾方欲題扇既去而書已送矣門生以實告昱歎曰此兒學吾書但得其肥處耳

羲之既去郡便有終焉之志屢乘小船出行名山或信宿而返或遇興便住或有終日不還時人以此觀之知其不屑世務也初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假節領西戎校尉鎮南將軍都督荊江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加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後徵為侍中尚書令固辭不就時殷浩亦以高尚徵聘浩既至相與談論彌日俄而桓溫廢帝而立簡文溫甚忌之羲之內懷憤懼以為己之名輩足以鎮安社稷既不被朝寄又為溫所忌內外協心人情大去羲之深憂之乃與浩書喻以禍福浩不從遂為桓溫所敗羲之遂絕跡不復與人事矣

初羲之與吳人張偉善偉死羲之為之墓誌銘曰夫人之相與有始而無終者蓋十有八九偉之存歿可謂始終之道矣羲之既去郡臨海太守王羲之表其政績曰伏惟陛下天縱聖德允協神心應期踐運光宅萬國內平外和庶績咸熙臣以空薄猥蒙寵榮出內二藩十有餘載過恩優渥超越倫匹自惟庸劣無以上答天施每懷慚懼思竭駑鈍以報萬一是以受任東土志在肅清海隅以寧王室而才非拯世智不周物雖夙夜匪懈而政事多闕自臨郡以來風化未著民俗猶薄加以災眚屢臻年穀不登臣之憂責實深責重是以憂心如酲寢不安席伏念東土連遭饑饉百姓困窮流移道路臣輒隨宜賑貸開倉振給勸課農桑使及良月趣時務田其間有能開墾荒萊增廣田畝者皆隨其所墾即以賦之若有餘力樂兼功業者聽其占限過此以往墾熟無主者皆以賦人使力田之家無利可圖則莫肯盡心於墾闢之宜矣又浙江東岸去海遠者或一百二百里或二百三百里其中地勢下者皆可墾為稻田若修立湖塘內開水門旱則洩內以灌田潦則閉門以防水此又水旱皆可無憂也凡此諸事皆臣之愚慮以為宜然而才識淺闇不能深謀遠算必有闕漏伏願陛下少垂天聽使有司詳而擇焉臣雖在遠心存朝廷每聞政有闕失輒為寢食不安若以臣言可採乞下尚書詳議速賜施行

羲之既去郡便有終焉之志屢乘小船出行名山或信宿而返或遇興便住或有終日不還時人以此觀之知其不屑世務也初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假節領西戎校尉鎮南將軍都督荊江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加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後徵為侍中尚書令固辭不就時殷浩亦以高尚徵聘浩既至相與談論彌日俄而桓溫廢帝而立簡文溫甚忌之羲之內懷憤懼以為己之名輩足以鎮安社稷既不被朝寄又為溫所忌內外協心人情大去羲之深憂之乃與浩書喻以禍福浩不從遂為桓溫所敗羲之遂絕跡不復與人事矣

初羲之與吳人張偉善偉死羲之為之墓誌銘曰夫人之相與有始而無終者蓋十有八九偉之存歿可謂始終之道矣羲之既去郡臨海太守王羲之表其政績曰伏惟陛下天縱聖德允協神心應期踐運光宅萬國內平外和庶績咸熙臣以空薄猥蒙寵榮出內二藩十有餘載過恩優渥超越倫匹自惟庸劣無以上答天施每懷慚懼思竭駑鈍以報萬一是以受任東土志在肅清海隅以寧王室而才非拯世智不周物雖夙夜匪懈而政事多闕自臨郡以來風化未著民俗猶薄加以災眚屢臻年穀不登臣之憂責實深責重是以憂心如酲寢不安席伏念東土連遭饑饉百姓困窮流移道路臣輒隨宜賑貸開倉振給勸課農桑使及良月趣時務田其間有能開墾荒萊增廣田畝者皆隨其所墾即以賦之若有餘力樂兼功業者聽其占限過此以往墾熟無主者皆以賦人使力田之家無利可圖則莫肯盡心於墾闢之宜矣又浙江東岸去海遠者或一百二百里或二百三百里其中地勢下者皆可墾為稻田若修立湖塘內開水門旱則洩內以灌田潦則閉門以防水此又水旱皆可無憂也凡此諸事皆臣之愚慮以為宜然而才識淺闇不能深謀遠算必有闕漏伏願陛下少垂天聽使有司詳而擇焉臣雖在遠心存朝廷每聞政有闕失輒為寢食不安若以臣言可採乞下尚書詳議速賜施行

而待之如此若果生而義音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義之聞發別而去先是義之當謂家人曰我與徽之書雖小致高大君其存之方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子敬父先官國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玄嶷之亦簡務恩之攻會稽郡并刑政去官發於閒野義深恥之深相厚去郡於父墓前自誓畢三年不仕二十四年冬小子義之敢告二尊之靈義之不才風門闕內不幸兄嗣貞得漸疾幾涉困人之家後嫌察

史269-247

王讚　蔡豹　羊鑒　劉猛　劉矩　朱伺　孫璩　孟安之　朱序

王遵字孔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百姓懷之入為尚書郎出為武昌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率城中吉徐人奉毅女固守興大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率城中吉徐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喜等殺毅降賊賊圍逼城門閉窮城方里所食不繼救援不至城之陷存亡之分以路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使之鎮遵與孟俱行道遇寇賊遵與孟俱行道遇寇賊遵與孟俱行道遇寇賊

恩至冠軍將軍

朱侮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平門將隨卅紿使吳平內徙江夏侮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以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逐以謙恭稱張昌之起大守弓欽走逃口侮與鄉人同輩棚竇布興合衆討之不勉乃遣侮歸載至鄂聞即為曾等所圍劉沒以聞

前益州蒲華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記夜還被宣寶至宣營皆燒撫亦退寶進攻租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壽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舉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撫湖無南北勢枝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整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之擊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便賊困敗是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振威護軍寶據峻句容湖駐積聚峻頻攻不克侃遣留不去峻既死臣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盛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鬬寶曰君君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轉陳留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侍中領前鋒都督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為戍在前鋒無復軍警事不宜加節上疏解職許之又進南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壽陽二郡戰士明安相國將軍江夏相轉陳留太守假節

遐與蔣班俱起京都合敗隨卅陽尹溫嶠退合室于淮南遐頗放蕩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合勤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臨淮北軍事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導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生幼成帝以徐州被寇蕩盡分郡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干成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擊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大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推龍攻逐肇進大守劉矯田防及督護于成等追斬矯龍於于邵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龐氏有父風好讀書史頗知大義每與遐論古今及經國之務遐甚敬憚之及卒龐氏哀慟過禮遐部曲將數百人皆奉龐氏以為主遐妹夫田防等欲為亂龐氏不從乃密與防等誓防等感悅遂共輯睦龐氏又撫循遐舊將士莫不盡力防等既平龐氏乃告諸將曰田防等雖同舉義事而不開以誠信終懷猜貳今日之事當以死衛主不可以存亡易節也諸將咸服中興建武將軍段文鴦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東夷校尉南郡公文鴦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大守王敦構逆獄領兵隨舍向京都及舍敗獄與同掩俱奔壘王向蠻後過襄陽與俱出又

之「以吾與卓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大守及蘇峻反于南州溫嶠遣督護王衍與鄧岳等舟軍赴難峻子還都焚燒宮寺又放火燒岳營岳之又破還都焚燒宮寺又放火燒岳營岳之又破還都焚燒宮寺又放火燒岳營岳之又破

周勰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璇矣巴西三郡蜂寡力弱告急於序遣將軍皇甫奧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劉勳散走序以老病累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竟罷征討誰周住蜀為親閤令史軍敗駢常侍

史臣曰晉氏踰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攀鄧劉朱馳驟乎咸和之後雖人不建古亦足列苑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暉闥覆類玄虬興微鴻鴈鼓鞞在襄莫宜有作赳赳桓侯勤宣略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沈　習鑿齒　徐廣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官人薄壽專屬權大自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遂父喪有疾使婢力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魏吳蜀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書敘事有良史之才魏書見壽所作使撰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res之才而無傳壽父為馬上來軍斜木几以為博公作佳傳子木與之竟不為其傳書詣壽請之壽曰昔在先人使木與之木不為作傳今若以親故改情非所謂直道而行者也壽從之議者以此少之張華荐壽於中書郎荀勗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稟遣書詔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才識明敏之稱復萬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葬洛陽壽遵其志父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誰周尊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所非不幸也貴保道之書壽至此再致廢廢皆如周言後數載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奏言無他有一卷封禪事天子異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相如而質過之頵等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字德度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鄉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逃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肆間賣書為業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

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信者蓋三儀所以生植万物人君所以保乂黎庶昇以殺伐撥於震電推恩泰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聞者以來刑獄轉繫多方者貝貨連逮以稽年月無辜者則賄賂得理明於入重是以百姓歎恨感傷和氣臣萬以為輕刑斷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盜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乘官拜授祖贈轉相寄尚署教牛犢動有十數酹酒流漫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韶宗脩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書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若未嘗聞始於卑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勑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適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來下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元規獵其間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爾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度謝萬字愛客曾候盛見盛而問曰安

閒何在放答曰陋稚恭承委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甲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超超異而語笑曰我故佳重呼收父也放答長沙相千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舊武將軍都亭侯父望丹楊丞寶少勤學博聞著記洛晉名為著作郎平杜預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道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以難之由是詔令寶以本官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尚書郎荀勗奏寶所撰集帝紀上敘祖宗之列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凡人事宜此以安若之徒欲間內外其亮納之庾冰代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寶父先有寵於婢母乃生推婢於窟中實兄弟年少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

史269-259

諸塢潮而注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銅雀之所陳魏築杜之故居蔡王
舊宅遺事猶存皇朝璀璨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女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珠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
尚而遵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公君子君千載猶使敦拙其為人
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昔百年之
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其時溫覬非碌碌庸
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載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
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向為基連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云而晉始
興焉引世祖譚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
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養疾與諸鎮書普告氏平
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陽
反正朝廷欲徵還京國使典國史會竟未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
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憤悱二十

餘年今況論重疾性命難保遂寄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
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
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
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晉室謂漢終有晉豈實
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焉子寧可以此言哉答曰此乃所
以尊晉也但絕迹曲非常耳所悲兒珠心冀雅奇莫然請為子言焉
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陽三國鼎時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
有偏平而其實亂也良皇帝勢逼當年力制強氏蜂起時逐鹿我役
明矣兄積勤勞功靜亂寧衆數之所與不須於兵智之授
不賴於世籍之力長轡廟堂吳蜀雨懼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
之所不能臣萬夫英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兵十年吳魏犯
順而強獨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騰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
大功為天下之所推軌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希方寓
以冀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流化攸貳
於三代豈比恢百九而百民側足於不王即情而恒實取之而與數何與
違以定破庸蜀席卷漢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動俾古烈豈規區區故以
詭事而託興朝亂於將來者乎是故舊之臣心可對魏後三恪之數不

但見列以晉承漢玩弄威權然正名當事情體亦猷文何為虛尊不正之
理而事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前烈商之功仲尼明大
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事來未以自尊商異於司馬氏
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
義未盡義未盡故假途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
不以輔親而無造取之嫌高揖不旁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動是尚
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斷況有周而彼道異於郎商故也今子
不鼠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陳之係周而不係奏何至於一魏猶
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再其君而不知推之於晉弊之道欲重其國而反
厝於不勝之地豈君臣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辭強才學
有父風位至騎都尉侍中謚之第也世好學至曾元為精純自家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謚之第也世好學至曾元為精純自家
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兗州辟從事謝玄怙為鎮北補參軍苻武世除
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吏部郎
順之使廣為讀廣常以為恨焉元顯引為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
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
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百事
乘志顯於晉劉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紀者道風帝典煥乎
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僉為疇古臣等參詳宜勒著作
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勒廣撰集焉遷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轉正員
常侍太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
乞解史任不許遷秘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非熙左右及劉
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號咽交流謝聘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
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安事喜之事固不同
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
於家廣荅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錄
括性其言微而顯直義皎而明然苟以茵謁緩油作程限世者也丘明
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
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況源將率之子篤志
典墳紹統戚藩之嗣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
業方擅箕裘者哉觀夫區區勵精著沫渥洽無所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
穿窬王民雖勤成之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
揩非正典彼彼心量斯又新陸鄧綦謝況相述前史蓋宇重軒之下旅
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痛惡以為
徵勸夫豈復正負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彦威踳倫寇壞遠
巡荒偽國野民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列傳第五十二　晉書八十二

顧和　袁瓌子喬　喬孫山松　宗弟猷　猷祖準　準子質　質子潛
江虨從弟淮　虨子籌
車胤
郭靖　王雅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大守和二歲喪父攜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驎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嘗謂之曰鄉逮步君孝超鄉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蘇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自取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甘臥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而周顗問坐曰昔每聞和曰鄉佳璋特達機警著鋒不挫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答曰尚先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既而導遣入部和為幹事於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家親賢之舉荷戈武之任不能為國惜體平心聽斷內秩小城肆其威虐表近怪愕莫不解體向忝外下傳還問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鄉論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為政導

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沖國劉畯為司馬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西屬遷太子舍人專騎參軍護軍長史導為揚州請為別駕所舉皆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郎轉左丞駁正郎為長史領晉陵大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瞻子方什決議罪狀免尚書僕射王舒等皆懼抗即

可從也帝然之踵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廣江太守大將
軍主敦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
自解還都游于會稽僧保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
補散騎常侍從太司農梁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
後禮教陵遲環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德茅以
流後生所以道學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
於南璧頌聲溢於山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韋起適齊觀易而美何
者立人之道次斯著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
仁義之聲于今猶存曲臺運陵若乃亂屋蘇倦
林之教暫頹序之禮有闕國容宗祏墳籍莫徵有心之徒抱志无
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戟投戈吟詠況今陛下
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蓋事朝野無廢江外謐靜如何決決之風
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礼樂德之則實
宜留心經籍開明學義使風諷之音易於宮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
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李徒博士傑屬相有其官則百之願也疏
奏成帝從之因學之道自環始也以年在縣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
祿大夫諡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轉員將軍桓溫請為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
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兒復引為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
康獻皇后臨朝裒為皇太后踐祚正作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
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進屬咸有揖讓之禮而兄策名人臣而交
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躬圖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況親之愛豈
翟致懷岐路之感揚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參先後和臭味
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算踞之惟隔時事希替雖欲虛詠漢畢
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稍侵變化千代豈惟丁晏事亦有之夫御器
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无事以理勝為任親杖賢達以約善為大
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礼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
督尚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大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

耽字彦道少有才氣恢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賓客
俱盛盍尚有員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誠以告
焉耽略无難色遂變服攘布帽隨溫与儕主戲耽素有藝名僕者聞之
而不相識問之曰卿當不辦作表彥道也逡巡就局十萬一都直上百萬
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皆竟識表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
導引為參軍隨道在石頭初路永匡衛貴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舜敗
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道使耽潛
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林鄉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成康初右率龍
旅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
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失
於輕要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沖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為流俗所重時謝混
為僕射范泰贈湛又混詩云亦有後出偶雅辱頗蓄積恨而不答自
中書令為僕射左光祿大夫領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沖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為流俗所重時謝混
為僕射范泰贈湛又混詩云亦有後出偶雅辱頗蓄積恨而不答自
中書令為僕射左光祿大夫領太守質子湛

豹字士蔚博涉善文辭有純行為劉裕所知後為太尉長史并揚州平
【江道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慧譔郡大守祖允蓝湖令父講安東
參軍道少孤与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愛由是獲高時之譽灌蘇峻之亂
舜居臨海絕棄人事前將軍郭默結宇聚眾臨郡默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西曹以
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西曹以
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保山中有云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
宰莫能平道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論以禍福旬月之間種類而至
朝廷嘉之州徵為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郗鑒請為諮議參軍
末晨大帝崩遺詔以會稽王昱輔政時謀北伐請為
諮議參軍治甚重之遷長史治方脩復洛陽經營基構道為之佐其有
制山陵不設明器以陶瓦之物後則皇帝崩山陵用寶器道深以為非
承前制無所施設惟開神道之門而已陶瓦之器宜遵先旨窆世之
匡衡之孟軍中書監撰皆以委道時竟及于零叛治軍處耀威儀而已
里結營以逼治治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調將校曰今之法令亦欲以為故事自藉述
異少於完且其輕捐財貨周贍貧乏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
繩連之繫火於背驅散飛集襄營大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

先帝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視執憂盡其禮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適上疏諫曰昔周公作洛邑制郊祀之禮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推說鬼祀而不載儀法此蓋文達不行之事非常人所當校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從在曲靜是以圓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朝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有喪亂之異災眚之變則宜修德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頻有變異陛下祇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乎之耀恣寢與食仰度乘象俯察坤靈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加誠實理懃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地祇於河揖封泰四鎮廣到神川長壯不基征鼓百戒兵疫人困歲無休已人事焚於下則七曜錯於上人心之作固其宜然又項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日食震雷尚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診陛下今以咎度之失同之六診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已篤於禹湯夏殷動諭乎日且將備大祀以繕神祇博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主我按洪祀之文推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国行祀而無貴賤之既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體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失法不究其源漢待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陳不統其源漢待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陳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其精孰能與此帝猶勑擇定適又陳古義音乃止適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

選士策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敷昊興太守

淮字道翼父薦尚書郎淮少知名才識亞于適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轉別駕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為尚書仲堪詣奕奕不與語仲堪去奕使人謝之仲堪曰他事免之受職無忘恭色頁之簡文帝又以撫軍司馬領選

弘本州辟为九服咸宁四年卒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谥曰元
議又中驃騎長史大常進爵歸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玉国
寶絕於會稽王道子謂人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礼胤曰此乃成王
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
實二者并不宜耳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基弟
胤隆安初為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器之迁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与江绩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遍
绩肅事及仲堪將兵內伐告覩欲向峯覩不平之曰夫人
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安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
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向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
猶密諜仲堪辞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无厌猶顗曰為非
覩見以绩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
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過覩曰兄病殊為可憂覩曰我病不
過身死但以病在滅門幸耶壹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平与楊佺
期桓玄同下覩遂以憂卒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

協字叔和少有清操為太常卿侍中甚有二操正名
於世云

將拜尚而詔以緦入正旅不許之明日而拜雅既貴俸賦悉散
門厂車馬常數百乘賓客滿堂辞雅可光而備之時從其
之後遂停廢雅乃嘆曰昔漢祖以天下為憂而留侯為之高臥
以決其事晉世之事未可大任乃從容曰王共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
外服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畫性峻隘辦事所乏伸棋雖使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
之去伸棋雖使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私量見幹略不長若委以連
年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名道不常峯宏為亂階矣
時以為笑等為當時秀望而雅深其勝己故不從又皆被升用其後竟
果有誠之上稱兵知人要鎮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所副相
之東南宜以為翌未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
外猶疑但默而已无所辯正雖在尋武世亦不能犯顏違爭凡所謀
謨唯伸而已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

史也自晉興玄風流扇江左彌方拱默撓國步於清虛謂譏
謂之風雖小微失而君子所惜礼而違則無以之兵師道載之正誅匡盜耳有足可稱灌不盈卻先權宜敢危
言於戰特為子時之礼卑猶足之无體忠仲堪反常之事所謂折之
以平色求諸古列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彦道驚徒於
乘輿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济平旋及疚保促齡俄致於非命且哉
贊曰順生軌物屢申誠謹表于宗儒拯斯頹喪追猿風軫剛哉忠壯
勝一而遺真莫之能尚

王恭　庾楷　劉牢之子敬宣　殷仲堪　楊佺期

王恭字孝伯，尤孫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甚相欽愛。忱每稱恭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宜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焉。忱聞而大敬異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數日，仕伯不為，宰相才之。何足以騁？因以疾解。俄為秘書水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東部郎。歷建威將軍、大元中，代尤為前將軍、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假節、鎮北將軍、領大子詹事。孝武帝以恭為外戚，故委以腹心，親賞殊常。每入言事，帝輒為改容，或引之坐榻，或枕其膝。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恕之。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

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秦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
忠不弘以開於機會自在九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
閑用兵先信佛道調役百姓備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
佛經自理髮鬚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關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
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今有代之下知有王莽耳家無財帛唯書籍已
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宜被簡擊
袁悅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鬼故更戰者
之為鬼既今非鬼私告之曰我有疾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送寄桓南
郡者之逐送之於夏口桓玄擲棄之曰卿養之為立喪庭中舉哀及玄執政上表
理恭詔贈寺中大保益曰忠簡裘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分
隨散騎侍郎誓斬湖浦射及錢強等恭庭子皇賀宋毓屯為給事中
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鎮廣陵降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懂王
共謀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為江州刺史愉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比帶寇戎不應使制分陝詔不許時桓懷恨
使子偽說子恭以誰主向之兄弟復擅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忘尚之
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桓南郡太守殷方逆尚之戰
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桓弈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
赦玄等而不赦恭桓遂依玄玄用為武昌太守桓亦憚玄必敗密遣
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為內應及玄得志桓以謀泄為玄
所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扈門太守父
建有武幹為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驍果有膽力而沉毅敢
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發募勇牢之與東海
何謙琅邪諸葛侃並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顧隆等以
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
人畏之及堅將向壽南侵玄遣牢之與輔國將軍桓伊等救之
其運船艦為壽所逼牢之與伊及廣陵相劉牢之等距之牢之破壽於
堂邑內史胡彬

將龍驤將軍桓石虔等追之牢之進至淮肥之役苻堅遣其
弟融及驍將張蚝梁成等率步騎數萬屯於壽陽以遏東軍之路
堅勒兵八公山上望王師部伍嚴整又觀其陳勢謂謝玄等為勁敵
成阻澗列陣牢之等多伐軍鼓譟直進淝水被退騎成及其弟
雲又分兵蹙其翼陣堅親率銳卒馳突欲以鐵騎蹂踐之而馬倒
堅亦大敗奔還餘眾所在皆潰玄等水陸俱進長驅追之堅單
戎之騎僅得脫會其敗亡之卒五橋澤中爭趣輜重自相擊牢
之與龍驤將軍桐嚴彭城內史劉牢之功冠三軍謀出萬全乃
散丘復之振旅而還之以軍敗徵還京師牢之以輕騎五千維隊後進成彭
城復領大守扶城劉裒惜再襲於阜五年之討滅少府堅將張蚝遣兵
救堅堅那圍大山大守朱蕭牢之遣參軍高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

將龍驤將軍桓石虔等追之牢之進至淮肥之役苻堅遣其
弟融及驍將張蚝梁成等率步騎數萬屯於壽陽以遏東軍之路
堅勒兵八公山上望王師部伍嚴整又觀其陳勢謂謝玄等為勁敵
成阻澗列陣牢之等多伐軍鼓譟直進淝水被退騎成及其弟
雲又分兵蹙其翼陣堅親率銳卒馳突欲以鐵騎蹂踐之而馬倒
堅亦大敗奔還餘眾所在皆潰玄等水陸俱進長驅追之堅單
戎之騎僅得脫會其敗亡之卒五橋澤中爭趣輜重自相擊牢
之與龍驤將軍桐嚴彭城內史劉牢之功冠三軍謀出萬全乃
散丘復之振旅而還之以軍敗徵還京師牢之以輕騎五千維隊後進成彭
城復領大守扶城劉裒惜再襲於阜五年之討滅少府堅將張蚝遣兵
救堅堅那圍大山大守朱蕭牢之遣參軍高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

本正源者鮮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不儉得乎其性直素迫無語忌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聲譽昔時意今吾孰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可以貧改節乎第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聲譽昔時意今吾孰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可以貧改節乎第云

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為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盟晉陽之舉立桓玄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命執桓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馳玄兄偉遺佺期書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鄧銓荀宏擊之遇敗走玄怒曰陵而輕我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援又諸非皆敗江陵震駭城門大餞以胡麻飴糜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眾來赴之直衝江壑擊玄為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為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子祈溪弟子道護奔秦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

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未去年自數國寶王恭威名已衰今其重舉勢益不乃如我去年緩師已未見便往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方相繼而下佺期至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桓玄謙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設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興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洲時朝廷新下恭指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眾勢力足舉兵討玄玄遣其兄偉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破而解也備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元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州仲堪為廣州以相脩為荊州遣仲堪赴父大常茂宣詔興軍仲堪素彼聚逆以手恭雖敗已衆不足以立事今玄等為人進軍玄等喜於破恭仲堪憑據荊險順朝命納和脩仲堪憑據即於蔡洲南於皇天埠俗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北軍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疾歸大軍至江陵當來襲餘已仲堪將

唐書天寶初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鄧仲堪引為司馬代江績為西戎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之恭便指仲堪素无武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措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都督荊梁雍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憂懼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徵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都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勠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己乃謀作反以順動王心乖抗節兵恭雖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固實戮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使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佺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荀伯懭功生一拙戎王用起釁劉亦酖忠殷杨乃武抽弟雄虔君令免安閭其中猾猷是乘道隙心畏見曰亂階非閑巨事

劉毅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劉毅字希鋭，彭城人也。曾祖距，廣陵相。祖弘，以為中江校尉，屯京口，因家焉。父靖之，大司馬桓溫參軍，早卒。毅家世寒微，不脩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相弘

駭千支謐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騙脅殘
敗至乃男不被養女死匿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死以
至此若不曲心料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交夫設官分職軍
国所用牧養以息務爲大式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
猶既久遂依當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鎮昔
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衡之宜蓋權爾耳今江左區宇不盈數十方
地不踰數千里而統蘇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国患況乃地在
衿喉有扼明捣總之有水全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喜衆咸
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遊落加郵亭險陽設阻風波輒往復淹廢
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欲者也萬謂宜解重府移鎮豫章統十郡
之中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具獨稟凋敝未有所存而設調
送迫不得止息刀鋸隨宜并合以簡煩費刺史庾悅自臨莊豫章甚
有恩隱之誠但綱紀未革白非獨日所理要陽接蠻宜有過防可即
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發移鎮豫章遣宜觀將趙千兵守

尋陽俄進爲都督荊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滎平揚州之義城四
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持節公如故餘表并編
戶不盈十萬器械寄外廣開雉堞猶出井汲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
督交廣州毅笑江陵乃輟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力餘留而不
遣又告疾固請藩爲留刺裕以毅武子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倣
狠凶戾輕百父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參弘復蒙寵授留不思愆
內訟怨望滋甚輕掌軸藏疾辭加增義深遠復推誠陝物寵其榮典能
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忍不悛毒禽如先陵上虐下縱逸无度解
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略取軍資器仗并樹戚屬布滿西府
二局丈武多乘乃皆割裂江可望以今日見衆而散留者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
遠相影響皆相阻絕外託省疾實欲圖額天朝又与從弟藩
州郡向書左僕射謝混曰劉毅何狂人也至夜遣殺卻外物不許吃之仲堪爲
動內外連謀方里是和之悅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
王弘之頻惡耶望率古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奉軍朱順之
正辭折仲堪仲堪不以爲忤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
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
蓮鎮惡少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陽外城毅守內城猶統高數千人
戰至旦吳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發書而林之毅莫有外救督士
辛力戰衆知裕至吳有鬬心既暮鎮惡焚諸門者力攻之毅衆大潰毅
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妓妾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
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曾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沈斷而專肆很愎与劉
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快快不得
志裕每柔和順之毅驕縱彼此無間相如降屈於廉頗鄰絕
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制項与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
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与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喜衆咸
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襄陽知物情去已弥復憤激仍裕征廣相凱崤
之中廣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具獨稟凋敝未有所存而設調
送迫不得止息刀鋸隨宜并合以簡煩費刺史庾悅自臨莊豫章甚
有恩隱之誠但綱紀未革白非獨日所理要陽接蠻宜有過防可即
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發移鎮豫章遣宜觀將趙千兵守
遷又告疾固請藩爲留刺裕以毅武子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倣
狠凶戾輕百父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參弘復蒙寵授留不思愆
內訟怨望滋甚輕掌軸藏疾辭加增義深遠復推誠陝物寵其榮典能
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忍不悛毒禽如先陵上虐下縱逸无度解
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略取軍資器仗并樹戚屬布滿西府
二局丈武多乘乃皆割裂江可望以今日見衆而散留者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
遠相影響皆相阻絕外託省疾實欲圖額天朝又与從弟藩
州郡向書左僕射謝混曰劉毅何狂人也至夜遣殺卻外物不許吃之仲堪爲
之失色玄謂仲堪曰劉毅可狂人也至夜遣殺卻我豈能相救邁以
正辭折仲堪仲堪不以爲忤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
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

龍泉皆破之既而為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尽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
夏口二城遂平巴陵桓次烏頭桓謙等請割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尽不
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尽特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尽督諸門揚州
淮南盧江安豐晉熙梁廣陽宣城七郡軍事右將軍領揚州刺史加節中軍五十
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郡太守領兵討孫恩頻破賊徒恩走入海尽
一部義熙三年遷都督江荊二州江夏隨義陽竟安豫州西陽新蔡諸
南頓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領南
將軍廬循還別帥徐道覆順流東下舟艦蔽江尽懼朝廷遣尚書仆射謝混
史劉濟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鋒過山壁如未足為難脫國家
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若上流蜂萬之蟻附尾銜接宜治城壘
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萬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
棄方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尽不從遂以
百日馳還尽是仲堪既之別墅今臨蕪湖之青山側俄而風雨暴急無尽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
無尽向廬聲曰取我諸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告戰賊無雲復奔盧循者
數十人無尽辭色無撓遂捉節死之詔曰無尽義誓忠貞明允七
身殉國則契協英謀紹論屯昧則重氛載朝又數正方勇冥播風邕妖
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玉壘而事出虞外臨危弥厲捍節愈難
識貫古賢能開傷慟于歐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謚曰忠壯葬以
嗣初桓玄劉毅至裕軍所諸舉義勤裕於山陰
起兵裕以玄太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孤懸為難若直逐竊天位然後於
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尽忘大遷又義師之舉衆皆大動皆以算略攻取
為効而此舉敗於輕脫胡
檀憑之字應之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穆為世所稱從兄子韶兄
第五人皆雅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為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
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舊如桓打執脩百
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偕以私難墨絰而起雖才望居毅
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
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喜相者晉陵章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
之厄其候不過三旬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
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等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贈冀州刺
史義熙初詔夫雅善紀功有國之通典設而不朽節義之萬行故冀
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為國既義敢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忠
述古人能以遠過近者之留意猶根為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
能辨之資無行狀案謂案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殺數刺來面上以
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驚語旨旌其義烈之節曰可割而猶
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
百日耶既是仲堪既之別墅今臨蕪湖之青山側俄而風雨暴急無尽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
其厲志如此及妻仲堪厚貪遺之初為江州主簿甚見相玄既出至鄱其
精神不惰謂坐客曰庸神而不儁才不成令器音不調而遣之詠之早
與劉裕遊款及高祖征討轉參軍義旗建威將軍豫州東史相敬寵
歷陽詠之率衆數千先之義旗初進徵為
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荊州刺史
亦不以留貴賤人始為郡仲堪之客未幾資給其優論者稱之
官詔曰詠之器宇弘勁識局貞遠問對
起兵裕以玄太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孤懸為難若直逐竊天位然後於
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尽忘大遷又義師之舉衆皆大動皆以算略攻取
為効而此舉敗於輕脫胡
檀憑之字應之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穆為世所稱從兄子韶兄
第五人皆雅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為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
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舊如桓打執脩百
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偕以私難墨絰而起雖才望居毅
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
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喜相者晉陵章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
之厄其候不過三旬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
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等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贈冀州刺
史義熙初詔夫雅善紀功有國之通典設而不朽節義之萬行故冀
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為國既義敢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忠
述古人能以遠過近者之留意猶根為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
能辨之資無行狀案謂案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殺數刺來面上以
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驚語旨旌其義烈之節曰可割而猶
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
百日耶既是仲堪既之別墅今臨蕪湖之青山側俄而風雨暴急無尽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
其厲志如此及妻仲堪厚貪遺之初為江州主簿甚見相玄既出至鄱其
精神不惰謂坐客曰庸神而不儁才不成令器音不調而遣之詠之早
與劉裕遊款及高祖征討轉參軍義旗建威將軍豫州東史相敬寵
歷陽詠之率衆數千先之義旗初進徵為
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荊州刺史
亦不以留貴賤人始為郡仲堪之客未幾資給其優論者稱之
官詔曰詠之器宇弘勁識局貞遠問對
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三千五百戶詔曰相第順之至琅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杜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晉陵
夷之際逆玄僭禮之秋外之捍文內無干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故比
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太耳
建大功若轉圜劉毅畢竟如桓打執脩百
然希樂陵傲而凍禍陸機倚勢以成釁敗造宋而乖同德復背而異純臣

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拔功名之大志擬文武之良才追蕃動感時人率義而響震赫然敵因機効捷奚啻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岡悛葛侯凶悖結蒲設謀過生疑貳安成英武體茲忠烈捨家殉志生有節檀實蔑威身頂名飛魏終協刃勁績湯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与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与軌論王義及政事損益甚器愛之謂安定令士為藏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避之遇秦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永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乃餘給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記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微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又禮書監繆世徵少府孫楚並以才學著名為軌所重楚後觀星象知吉凶天下方亂避難之国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始其久乎及何間成都王之難遣兵東赴京師初潘未全城入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趙尸號哭歐血而死張掖人具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殺後為太尉龐參揆察賢和誅罪魁應死者引詠為證詠計理无所直遂自刎而死參敬歎悔自相誅害和釋軌皆悉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傳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傳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湧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孝館築雙闕于泉上与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毓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且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正損公不能救則損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三万討之先遣稚舅索綝為主綱紛撓牧守宜勠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鄉裡在內倘吾輩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国為上鄉若單

史269-278

進戰會張開梁金城軍繼至夫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求陳安張龍
右東與劉曜相持雅秦之大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
沒脛唯有涼州可避世觀至是謠言驗矣焦求陳安過上邽南陽王保遣
使告急以金城太守宋輯為輕車將軍平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
進雅度輯等七萬所望秦朗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
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南安保輯尊號破羌都尉張訛言保於寔曰南陽王
人程指石珪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
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乎亂大事宜斬出之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
糟粕朝暮近死未惟國家大計且朝廷即尊號備儀諸葛亮相
表師叔通之言實數乖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正信勇之驗以副秦
隴之望茂曰馬生言得之矣乃與次石頭戍諸將參軍陳珍曰劉曜以
乘勝之盛握秦之強結兵積年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就南安席卷
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
關東雜戎的兒未附精卒寡少多其委長老為谷之衆終不能近舍閉東

雖增堅之成曜曰將欲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謹明為
公擊獲千數千以摧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騎一千八百攻
韓璞於冀引師擊曜先取隴西然後延滅秦壁堅發民先之衆
擊曜連歲乃剋復都安茂深加恩禮之拜折衝將軍秦州刺史
鈞秦別駕吳克等以茂威德既往二事殷心以為恩德未治於近作難懼權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殷杀託之
本心示恬弱之形乘匡霸朝之勢遠方異境鎮我之離離也必有乘人之
現當頓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衆百姓皆所望杀明君故茂
曰亡兄恒欲殞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且忠臣
義士共故盡節義於亡兄故宜以為信機密發發雖有智者見之勇无所復
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捐軟室亦以大平之理責人於未遑之世紹纘以
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閻沙秦宴與數百人放
兵謀曰手莫頭領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宴石屏劉咸行涼域
永昌初茂使其舅辛恕與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大吏三年卒

史269-281

史269-282

飾樂神但宜西王母詞以神明廷无疆之福駿徒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益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弟子也寬和恭儉少言文弈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內稱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行爵殷氏為王大后居永寧宮所生母馬氏為王大后居永壽宮追贈父祖皆以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公重華以恤貧窮遣使奉璽綬於石基龍基龍使王擢麻秋秋都尉伏都等侵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帥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鎮金城大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帥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鎮金城太

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追擊遂大破之斬狄將杜勳汲黯俘斬一萬三千級秋餘馬奔大夏會軍議論功以艾為大將軍長史進封福侯邑五千戶弟八千戶從子二人亭侯邑各五千戶又據相等有衆十三萬進屯河內遣主簿略地晉興廣武城洪池嶺至守曲柳招撫大原軍屯汾北艾以艾距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以親動若長史鄧艾艾武衛將軍鄧忠等國之方鄧宜委以惟報動若長史鄧艾艾武衛將軍鄧忠等國之方鄧宜委以惟報之不得過與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時誅滅非雅時之異非舊體也故秦隊自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狄夷之也假令河南稱王者吳楚侯不以為非者蓋狄夷之也假令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之矣卯賢也故孟陵自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狄夷之也假令河南稱王者吳楚侯不以為非者蓋狄夷之也假令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之矣卯賢也故孟

而弥日牙撰國老朝賢參軍虛已訪問政事北多經句指物來留意接之參入門歷月不省發若小臣之娛不在將相遂令之謝至使親臣不言明主其心臣所以徇惶志骸與公子室如織百姓倒懸正是殿下衔膽如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麥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張塞外聲脩政德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

位立宗廟舞八佾普告百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我狄構亂華胡羯猖獗先帝
廣運神圖龍興我武公以神武撥亂弘濟寧西夏實賴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
忠誠彈著往設普禪天下所知謙沖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
華泰九主君臨宇宙以九州之壃元戎所依歸神祇獲寧罔所馮係通好招
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眾議修壇場于南郊柴燎告天
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閽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年為和平
元年赦殊死以下賜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考為武王祖宣為
昭王伯祖父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晏為明王立妻辛氏為皇后第夫
錫為長寧王子泰和為太子庭設金石建鼓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發屋而作
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發屋而作
凶虐創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勤勞王室
遠宗皇會持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
命納北朝之幼日張氏雁鶩衛氏當舉得人二弟而威一門宜
以大聖雄姿廣秦殘烈繼動神武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切未見其
可華夷所以喘系大府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今
既自尊大斬高競隅之地何以富中國之師城峻衡生負棄致寇推
陛下圖之祚大奴心斬之子關下遣其將和翼率衆攻驪軒我於南山大
敗而還太守程遐入閉王權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晉室內亂天下分崩
祚既震懼又富權及嗤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權事覺
不剋祚益懼大張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暴風而止更遣其
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權破之權奔于許健其
國中五分霜降殺苗稼果與其宗人張瑾時鎮相等作亂共攻其將
易揣張玲率步騎万三千以襲之時張掖全鴻頗知神道言災祚曰
軍出不復還宜停勿行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鴻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
乃發驍騎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天
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又遣張掖太守索
孚代瑾鎮枹罕為瑾所殺玲等未畢又為瑾兵所破掃單騎奔先

守馬岌斬瑾雁納旌節以林襲事其東救等
定漸開門捕吉也基許之瑾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
斬基族二人之自傳姑臧瑾兄弟強盛負其動力有算略之謀輔國
宋混與弟隆共計瑾盡其屬玄靚以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隆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西曹專擅殺
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權傾朝野邕卒復以隆為中護軍共輔政邕
自以功大驕恣滋甚又通馬氏樹黨專擅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
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
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
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
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
於是天錫從容召白駒與肅刀戟出入從天錫
入值直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
中直衛之內宿將士

史269-286

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其記述深災之不流俟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驟重華貢忠踵武崎嶇僻陋无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懷巨猾綿果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實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朴以畢萼陰傾家嗣播有茂於飛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亦焉以讜言見戮女顏戮墳魂雲擾離其寢輸名卒致梟懸自茲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規鼠迹迺朝流再龔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梵曰三象傳氛九土瓜分鼎迁江介地絕河濱歸誠晉室美矣張君可謂遠黎外攘通寇世既縣遠国亦完富杖順為基蓋天所祐

涼武昭王子士業

武昭王諱昌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敗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雅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弈父寶皆以才學性沉敏有幹局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少而好學性沉敏有幹局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少而好學性沉敏有幹局為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少而好

史269-288

其戒之慎之即酒損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眞僞遠佞使吏近忠正画刑撤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動省掖聽訟詐刑法所應知頻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眞勿偏疎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勞使詐僞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无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蓋王難也念此哉貴忘勿忘須臾奉佐邑宿盡礼承敬謙卑勤恤民隱飲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搢紳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為五百年鄉黨姻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為嵐隨宜斟酌吾臨莅五年兵難驟興未得休衆良役東奏佐邑宿盡礼承敬謙瑕讒疾讒除厥咎朝為慈難久奏安心察實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无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堪執无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討近便為少經遠如有餘可无慙於前志初玄盛之西也留安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曜之母養之其後秃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難卑遣哀送前

愛子酒泉井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以方物玄盛現率騎二万略地至于建東都善前部王侯遣使貢其方物沮渠家徙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弥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滅元之末疲仁使之人万餘口晉敦煌太守馬邁

史269-290

孝友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　庾袞　孫恩

顧谷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逵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撰三才而為用象川之于國動大地而峙泉徵神而昭景備物典仁義而為本顏怡書紳敦睦鄉黨而成俗事親以養無違色承顏以敬不失容故能上感明靈下和家國生而樹德功之遠矣則知彼孝而生友悌理在兼於義歸一於忠全大倫之重共承分孔心脗則業類深教性命則事兼乎孝以斯芬馥家邦以之虎風致著孝友編以資前典

有堪肥遯難之高義學問衰暮猶勤編錄考晉之異始自祖禰世祖武皇帝受命之初以孝悌為天下倡故得簡大雅語曰凡今言孝與古言孝曷其不死的曰難奉事君父始自祖禰為武陽人也祖父母早喪以孝悌聞於鄉閭劉氏有孤弟之義焉父母既沒哀毀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種松柏千株手自栽植及長各自分財而無所留惜家貧屢空常採薪自給以供養無缺色鄉人稱其孝行刺史太守每行春勸課農桑輒親至其廬致以酒肴勞賜其母慰勉之曰卿子孝順使我勸課農桑風化大行卿之力也其為鄉閭所敬如此

年十四丁父憂哀毀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種松柏千株手自栽植及長各自分財而無所留惜家貧屢空常採薪自給以供養無缺色鄉人稱其孝行刺史太守每行春

之彥於坐荅之辭甚慷慨既毋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省嘗之母既疾父至於婢使數易捶撻婢忿恨伺彥新覓行取蜂蠆以毒母食以為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輒吐抱持慟哭絕而復蘇毋目豁然即開從此遂瘉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其已陸雲薦之於荊州刺史周浚浚卽召中土劉須又舉彥為小中

正大東中平

夏分字文平倫曰其永興人世家豐厚疫癘父母相投捐棄從死者十二丈方年十四收則號哭晝夜不絕鄉里稱其至孝年十有七載葬送行畢因廬于墓側植松柏為鳥鵲巢其下時拜仁義鄉閭異之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不舉以為首尚書令荀勗舉分能進逐為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世孝友養親盡禮事後母篤敬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大守會稽孔伷受詩書禮易及春秋論語學音還鄉里中行鄙於孜聞問書疏皆手自執筆遠近慕其義業執贄受業者數百人孜乃築室講肄門徒滿堂遠方負笈而至孜躬耕自資以養後母後母年老多疾孜晝夜扶持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乃進後母慈愛不加畢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遷冢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尚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許昌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祇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篤志好學事後母以孝聞後母每使裒入山樵採而母自懷抱恐其為猛獸所害裒入山則號泣而出見者莫不為之流涕母沒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猛獸馴擾異鳥棲集庭樹為之哀鳴其感通如此及喪過毀殆不勝喪服三年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欲改葬裒以為卜其安厝豈可以貪小利而動大事乎遂不改葬

四丁容兒純孝奉母躬親供養母病三年容兒晝夜不離左右母病篤容兒跪而祝曰願以身代母母終容兒哀毀過禮鄉人為之語曰孝子丁容兒

白後楯木滋茂而斬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聚妻子宅墓次朱雀朝久奉亡如存隨樹搜其枯根皆不改植于墓側旦夕拜掃號泣動於行路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赴中禍終身不仕年八十餘卒子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樂善惡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爭駱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事及其疲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恭順董點死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懿今亦家於墓側臣以為孜之殁復挺出所希遇宜標其今跡既往以勸來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雅表門閭蠲復子孫世子生亦有孝行閭敎像於宜朝夕拜乎

陳寔字文表明穆后伯父也少篤勤儉躬執農事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畎復殆屬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衆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衆性不畏病疫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

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疲勞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萎衰亦先
志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城甚狀後知松
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衰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寒約衰
躬親稼穡以給供養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樵蘇跪以授脩或尽夕在牆
屏先生何恭之過衰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墓與人爭道
毋見其鬬曰我仇所食不甘衰將何居母感而要衰前妻
荀氏繼室樊氏皆官族富室交適衰俱棄華龍散資財與衰共安貧苦
相勑如須毋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甘飯者而
衰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衰執穫者已畢而採拾遺穗多衰乃引其羣子
以退曰得其閒及其擇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
人入山拾橡分衰嶮岸長幼推易居難礼先達者或有斷其善柏莫知
其誰乃召鄉人集于墓而自責善因即頭位陳謝相勉之不倫不
能厄先人之閭衰之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位曰後人莫之犯撫語孤
孫使各推其長里推其長而勇率之分數既
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爭訟息焉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衰乃勒
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要狀不動且辱罵瞰服其眞而畏
其整皆以皆退如是若干時人語曰所論瞻事而斷好謀而成者其度

孤甥郭舒以諸子姪衣食既而衰自取已車而寢處蓽扉蹋而
刈荊為薪等輩十餘人所不能行人所不能守城甚狀後知松
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衰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寒約等輩十餘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城甚狀後知松
栢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衰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寒約衰
躬親稼穡以給供養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樵蘇跪以授脩或尽夕在牆
屏先生何恭之過衰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墓與人爭道
毋見其鬬曰我仇所食不甘衰將何居母感而要衰前妻
荀氏繼室樊氏皆官族富室交適衰俱棄華龍散資財與衰共安貧苦
相勑如須毋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甘飯者而
衰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衰執穫者已畢而採拾遺穗多衰乃引其羣子
以退曰得其閒及其擇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
人入山拾橡分衰嶮岸長幼推易居難礼先達者或有斷其善柏莫知
其誰乃召鄉人集于墓而自責善因即頭位陳謝相勉之不倫不
能厄先人之閭衰之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位曰後人莫之犯撫語孤
孫使各推其長里推其長而勇率之分數既
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爭訟息焉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衰乃勒
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要狀不動且辱罵瞰服其眞而畏
其整皆以皆退如是若干時人語曰所論瞻事而斷好謀而成者其度

量行止及問歸子京師學未朝家曰晉室矣敗難方興乃壞其妻
子遁林慮山事其資郷如前敵人聞衰善信行義舊多依歸之
人歸之成曰使聆交和勤攻打盡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川之絶險
也古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衰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
田於其下年穀未孰食木實朝石菹同保安多有終焉之志及將沒獲
命子抽與之下山中塗自敗務冒險陷賊謀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
我聲爭時人傷之曰使賢絶塵避地超然遠迹則安能木食山棲不
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非衰之咎也古非衰適不
行尊事者其誰訓蒙幼臨人之喪必躬親臨哭會人之葬必躬築窆則先之
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其以終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
之樹碑焉有四子抽既澤揚在澤生故名澤因指生故曰指幾後南陵
江中興初為侍中黃門生顯安成太守
放廷卿尊慮川郡安成人父命郡舉孝廉秀不肯曰鄙行豈不降其一世遂號
之為曰其行元康末頻州大水秀之役大守命秀為功曹衰服指役之衣杖鋪荷奔不俟
呵吏頭赴免和納之頭川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自立非常

章也及長好学清約文字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閑之中容止端整未嘗傾
邪雖候家顧眄嚴厚而晏常布衣蔬食躬親饘粥敬諫不發欣然獨得父母
歿其如此歎加慺毀饘而風興夜寐哀至殊死勤止幾滅父母起居嘗饘雖諮兄親
嘗有藥饘祭閒息耗必親自饘東帶醫人跡方應須鱗蛇膾而晏求備
晏躬自扶侍所謂之處則旋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自翔不令主人知
之兄甘篤疾經年晏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
至而聞人之善忻若有得聞人之惡悚若有失見人飢寒並周賑之鄉
里贈遺一无所受親親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多厥搜之而晏
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裘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時年飢
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晏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
感悅吳俗侵會死者虔奏甚隱富者阿嶋有高世之風晏欽其義與姊喪弟
預女為妻甚敬戒女棄華尚素與晏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齊陽江導
少有高操聞晏文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
同空荷允為揚州徵晏為主簿固辭司徒發諭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闓

明州土之望表薦晏公車特徵會來時征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晏未及
大就有丞父組祖草殯不通姓字從入掬棺而哭哀慟感于左
右哭止使出谷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皆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
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為侍中尋除司空參加散騎常侍千元禄動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
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明帝即位進爵為侯禮秩特加太官四時致膳固辭
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礼太常馮懷
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无偏敬降礼之言或是諸君重宜卻人老
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国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何於我我
有邪衿乎人皆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不至剖人充
膳盜跖為其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謀由此言之
少正為甚戮戚服為刑撲當罪矣欲為之籌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
而天乃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智謀檀溫
欲還家不開葬也死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
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
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寧異至此開棺之痛敦與不開相負父母彼之
周伯仁之正郎伯道之清不望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
絶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益曰靖畏在
殯而鄰家失火移柩無所出火將至帝戚命以為導識所感也三子髦謙
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謙至安成太守並有声譽

○劉毅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太夫毅七歲喪父哀毀過礼服喪三年未嘗見齒雖曾祖母王氏盛冬日暫出還而不言食不飽一旬矣毅性通悟好學其故毅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自毅罪釁深重幼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讜言其故毅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自毅罪釁深重幼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讜言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尚彰君遇宜上書書事毅慎哉之誡也在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商之義下念鮑勳觸鱗之誅也在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慨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毅收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盡人謂之曰西施雖下色古今脩飾行者先得入其門狄滯理不申籍酌而酌者亦已百數有有棄鼎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毅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金謂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毅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覈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卓而不介望之類狄而不敢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博州辟為掾往尚書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誡之士出勸毅就徵毅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狼狽其不為之豈能乎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先容不竭盡色礼便不得飢養子

興所以辭爵大矣良以色養先王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關人所識哉和今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恣已毅平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毅平

聞王顗就惟引為司馬沖知顗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
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蔡蘿其姊謂之曰汝毀
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蔡蘿雜米足以勝哀虞看
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接多棘刺恐偷見人
螫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取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
之乃洗所盜瓜叩頭請罪虞笑曰以瓜與汝奔行寄宿速被問宿
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肉雞
鴨多是狐狸向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家問尋求果得之客求
還衣虞投之不顧虞清儉寡欲不營產業節儉質素欲豐與鄉黨共之鄉里遭亂
飲酒與籍以琴書自娛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
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
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一畝所事司空陳

啓讓刺史靖君海右不交境外雖塵偽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
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符堅青州刺史龔壯軍青州刺史龔曰功名非吾所
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之從兒也祖父合龍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
四喪父哀毀過禮性仇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縣縣事毋攸
攸朝之名士薄於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
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子毋喪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
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之僮使訓先從出乃開棺號哭俄
而風止火宅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
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之耳今門不交人事
無復情佔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彭夏陳風世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敦行敬彼孝友載尤謚永嘉永和間柏對堂廡高
魚萬延元談聚義闔時吳首存專事洞之德感搞左言

忠義

孔紹　諸葛琦　王豹　劉沉　麴允　嵇紹　陶侃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毅　元帝　周該　桓雄　韓階　周嵩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挹　王訥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靖　羅企生　張禕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貴節高義不愛其存故能可軌百代之深秉萬松約之脩操見貞心於歲暮摧勁節於嚴風赴霜鍾其報歸履危而不顧畫冥舟而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餘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烽燧象使蚤因致命或狄突偉節雖載弧韜卻輕生之士無之於時至若嵇紹之衛難秉輿柔毫之徒不可勝載弛貧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弛貧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弛貧恩忘義

兒發默免為庶人會稽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
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湯陰百官及伴衛莫不敗潰唯
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
服天子深嘉勳烈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忠臣之血勿去初紹之行
也侍中奉車謂曰今日向難鄉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
逆理必有征无戰若使皇輿失守自當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及張方遷帝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督帝遷洛陽事
遂未行東海毛玄時在洛路經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
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三
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聞而贈礼未副
動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大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
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職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
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自墓安行服莫參雖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
忠貞之徵表寘遠所以大明至節崇勸之風表著子載毋令其事愴然湮滅
於是復以翰孫職為武陽侯

含字君道祖毒徐州刺史父奇大子舍人含好李能屬文家在巢縣亳
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瑋咏生
免事未才仲郎中時弘農王承盛開莊周於室
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講含授麈尾為易文不加點其序曰昔堯子丹朱
華池蟲厚虞征闕賓而臨莊生垂綸之事書且少於列
禦寇之篇載長沮桀溺之言可謂記非其所可乎不可謂也其詞曰遁
棄之室載長沮桀溺之言可謂記非其所可乎不可謂也其詞曰遁
世無悶樂天知命故無憂委去萬物以存形感聞今
河間樹根於關右放老聃於舊楚抗其宗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
方剛強盛並興我馬處險實之功鉄鉞之誅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
載名震當世公以難寡之功鉄鉞之誅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
龍有海浪則業業生死與共此來安來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罵情貳武

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三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至其末覇岡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關九鼎所以然者
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
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撫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根於外盡
忠於內成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德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
長寧方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
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張良稱足之謀遷臨漳之危保泰山之安
若合聖恩宛許司都也書入無報豹重胤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
聖旨高遠未垂採察未賜一字之令不勑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算安
危之秘術不可須臾而忽忘者也伏惟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
權此四大者城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旦不暇食雖休勿
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代討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寧
聖恩備遠至忠至孝至敬而攝事百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
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寤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

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
公宜元凱已來宰相之惠危機發不及容思審禍潛起輒在呼嗡豈
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未有遠慮必有近憂
至乃悔悔死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還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
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新附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
要盟同好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言與成都共論雖
以小才願備行人昔酈生一開其說納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海也故
身雖軒其言未必不用今曰得前後曰事具意輒別思當更會長少
王又全於岡案上見豹牋謂岡曰小子雖聞骨肉何不銅鞮下打被圓
既不能嘉豹之策深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忿對以牌逆皇祚顛隊社與成
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杖一日期之必死狙酷之戮甘之如薺
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勠力皇家與親宗室願心從
事此目風夜自誓死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忘匡濟謂臣泰
備宰相必講危害慮在一旦不得之變可蹉跌而待於臣與成都分陝
為伯益州蕃王上誣聖朝陛下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傳嗜貪增巧
毒爾瑞山記上誣下曖內閒外遘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簡乃誅
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
不忠不順不義輒物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殪也衆庶冤之俄而圍敗
劉況字直豐沛豁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聞古今好古太保衛
瓘辟為掾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雋彥為三品及申理張華
守舒百明峻為當時所稱秦王圖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
亂蜀詔況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
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況為軍司遣帶邏伐後頃雍州刺史及張昌
作亂詔顒遣況將州兵万人并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開以討之顒不
奉詔況自頓州兵至藍田顒又遏奪其衆長沙王又命況將武吏四百
人還州張方既過京都王師屢敗方潛軍潼關進逼京都王師大懼退
屯霸上況使發兵襲方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河

自救此上計之良也又從之況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
場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衙博新平大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
為先往龍驤長安顒時頓于鄠聞之高平亭為東軍聲言後閒況兵起還鎮
渭城遣將護軍梁柳等步騎萬餘人逼況於好時接戰梁敗顒大懼退
入長安果悉呼張方況渡渭而亂顒毋遣兵出關輒不利況乘勝攻之
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況軍來逆顒軍見
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顒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
子皆死之澹又破顒奇濟壯勇冠軍將軍梁柳等之遁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況軍遂
敗率餘衆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敢僮夜至況軍大驚而潰顒軍摩下百
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況謂顒曰夫知己之顒曰在三之節重不可
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杖一日期之必死狙酷之戮甘之如薺
辭氣慷慨見者哀之顒聚薪於庭積兵其後要貴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
忠義知其城亡不又也
麴允全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蔣牛羊不數頭

兩門求門北望青櫬洛陽傾覆關鼎等立義主爲太守於長安飛檄
擒百揆允時爲安東護軍拔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擅勢因鼎殺京兆
太守梁紆乃與紆弟馬頭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魯旭爲暑
各所殺允代其任啟帝即尊位以允爲尚書右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
尉錄尚書事雍州郡故時劉曜房凱趙染數方衆逼長安允殺破之擒
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
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
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千里羣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城反間
許允曰郡城已陷捐棄燒向盡允及矣允信之衆懼和演後數日窮食矣
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先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紬類以人皆加
重爵斬平太守楊像楚風太守望爽安定太守侯喜皆
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輔軍之號欲以撫結
衆心然猶新驕恣固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光胡因此寇亂關中滿亂
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乃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數日誤

抗事者劉雅一公也常至平陽爲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
大哀之以公卿禮葬允發憤曰殺聰靳其忠列贈車騎將軍儀同開府
但當安定人初舉義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當高表侮允曰須允
困當救之及京都敗當高亦爲寇所戚
費蓮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爲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弟喬勸攻
陷之蓮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
以視息世間哉瞋怒執將殺之蓮將其出教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者蓮不
聽遂殺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手每過小學必獻款流涕時
有暇即折蒲學書忘飢失業師憐其篤志所得資給之師深歎異之
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爲償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學將通
經史身長八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
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死愧色執行已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弟
之者不過四五人狄皆鄉閭名士大守杜宴命爲主簿俄而宴遷方

劉敏元字道元北海人也屬已脩學未以險難改心好尚歷陰陽術數
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俾辭
之末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豫西
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發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
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先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
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賓旅子依敏元為命者若欲役之老
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衆也有一賊瞋曰此敏元曰吾
不放此公憂不得去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
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城今散矣又發是數而殺之
易雖字與長沙劉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无由自達乃脫幘投
躡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文結奏若川卑稍稍之任郡為王簡
張昌之亂也執大守萬嗣特斬之雄與識等數百人謀曰真賊怒北使牽雄斬之
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
雄後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
後為春陵令剋史雒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

遠近列敦罪惡舊將皆壻數百之中有衆千人自稱何戈而從之承既
固守和州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分負又闕敦遣數又李恒攻之雄勉
厲所統扞御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又所虜意氣恂慷神
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賢者之情雄位微
力弱不能救國之難主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
願也敦雖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拄的其傍夫的
必有筋筋者斤也車依有斤主其殘骨而敦遣殺之當見者莫不傷惋

巴東監軍柳純等屢敗陳敦遇逆擊所統致討又遣齎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秋日遲至猪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玠時為敦參軍使玠求和於卓卓不許玠還說敦曰將軍舉義兵而中路與賊和解職并平中裁容恪復為敵軍之將竊為將軍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書與卓陳江

諫卓宜速回兵
卓悟長沙人也弟望子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九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辭州掾時人謂之白衣搖扇之談望亦被召辟而不應誰王承臨州知其名徵望為長史未到遷世安會王敦作逆承往望望固留與語曰吾別被詔遷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肆逆謀吾受任于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因信未若鄉兄弟兩臺之間情計通塞宜經即戎完守保全王室庶急安將遂固桓之情豈宋義之節乎如冷淑事非士器機危必潰不悟望

對曰王敦名分決之任一旦構造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忿殊大王不以授劣任駕訪及悟兄弟更安固根本之情豈宋義之節乎如冷淑事非士器機危必潰不悟望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歆為大長秋永嘉二年卒時中為益州刺史

吉挹字祖沖馬明逵河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面折王導導不能平朗亦不為屈有志節好學博綜經史著論駁王弼何晏之義又難杜預左傳之癖為一家之言

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以若臣同處北面長有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朗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有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朗從之遂力疾起視事後賊杜弢攻圍長沙挹與太守南陽韓蹇固守城陷蹇死挹被執弢素聞其名厚加敬禮以為參軍挹說弢曰將軍舉義兵以誅暴亂為本今長沙久攻不拔此為將軍自困之道也不如解圍而去可以全勝弢不從挹又說弢曰將軍威名已著宜速分兵下湘東大守鄧騭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素驍勇善用兵騭軍敗績望進軍圍之一旬又遣其統兵救騭望分兵擊破之騭乃命挹為長史望圍騭數千餘級鍾奴迴軍南

史臣曰中散以旨趣不羣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及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形自晉室非但甘刖足之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嵇獨去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亞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郃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僅獲識揚推言之未為篤乎安既享其榮宠乃違其禍雖退死援古義軽生亦軀徇節固知松方操嚴蕤比列皆可陵貞心難折

列傳第六十　晉書九十

良吏

曹恕　胡威　杜軫
王宏　曹攄　潘京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漢言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寔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均門宰新城川黃霸翟酺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變俗或文務寬和斯並博史籍其徽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受命君臨寰宇華夷之際其牧守之職實為心膂績垂意務化申勅守宰之司屢發綸詔故能內外勤敬使百姓殷阜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之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覽厚兒以君人明威未能以為意故使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殫殣者以苟得為貴流遯忘反後以為常寔弘政術實宜之所當時以為猶杜察其風俗莊虛也故委及惠懷中州荐沸士女播遷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事之隆厚仲為梗海西微昏品之眾凡于亂常沈權備世爰設黜陟戒俗莊戚者為身捍利銓綜著為人擇官下俾效績焉之才勢在必周門二曹為述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俗敝而匡救彌縫劣免頓瘵弘風革弊彼則未臻今茲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郡已所害芝纏棘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既思墳籍郡舉孝廉除郎出為陳倉令雍州刺史宋伯重之舉孝廉除郎出為陳倉令雍州刺史宋伯重之舉孝廉除郎出為陳倉令雍州刺史宋伯重之

吏告城市數年間荒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爽曼蔡德孝幼赴闕獻書乞留之魏明帝許焉仍蒙書嘉勞以黃鉞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河內典農屢有讜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爽之舉徒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復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向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關內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進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先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

及壻車告老還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事中門施行馬車祐為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皆芝舊事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稽終始芝素忠厚不從其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賜錢百萬

曰貞賜爵田百畝

胡威字伯武一名質淮南壽春人也父貞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諸葛誕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有志尚質之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有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單馬獨騎覲覲行每至客舍躬親灑掃供給飲食事畢復隨侍進道既至見父修敬中門下車乃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所得此絹父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糧耳威受之辭歸質悵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資裝畢里要威為作毋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請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行以白質父父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物乃全自身善有章雖貶必賞此興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恪仍威曰卿父清恐人知吾清恐人不知是吾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卿對曰臣父清不飲人所餽臣清以不與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梁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弟質字孝豫亦有幹用任至

益州刺史平東將軍

杜軫字叔寶蜀郡成都人也父雅縣竹令軫年十餘歲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也門戶艾至成都車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黨弘自之郡弘聞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違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嘉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寄孝廉除建寧人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

吳夏侯服秩尚將師旋蜀追送路遺甚多軫一無所受法如初至又除汶山太守未之官會病卒年五十二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頴為丞相辟為掾遷尚書郎參大將軍梁王肜軍事及洛陽被圍毗南度江王敦表為益州刺史將吳宜都大守柳純共固日帝杜弢遣軍要昭退遇害毗弟秀字彥頴為雍州從事舉秀才轉太子舍人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開軫仁恕務存寬惠既至見父修敬中門下車乃入告歸父賜求未官詔轉椷為太守蜀土榮之後還湘東大守為成都王頴郎中令病卒子弟良與秀才除新都令洛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祖逵漢豫州刺史父逵魏豫州刺史充早孤為外家羊氏所養博學有才識魏文帝聞其名以為臨菑侯庶子出補舞陽侯文學遷黃門侍郎轉散騎常侍充清貞有節操賈逵之在兗州也甚得民心及卒兗州吏民為之立祠每時享祀輒有神語巫祝傳逵教曰賈公閭當繼我在此州汝曹宜善事之後充為兗州刺史甚有德政百姓賴之遷司隸校尉以忠貞貴戚而諸司修職舉綱振領莫敢犯禁轉廷尉正法平刑號為稱職遷侍中加奉車都尉參大將軍軍事進爵魯陽鄉侯增邑千戶遷車騎將軍開府置掾屬十五人進爵為公增邑萬戶固讓不受轉衛將軍加散騎常侍統軍如故

化之教之務也遇者寶光前君皆以修勤著聞臨河其餘當
擢用使正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條奏詔書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
俗改脩政事士民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年於官
王宏字正宇高平人魏侍中黎之從孫也卿時研公府累遷尚書郎歷
給事中秦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各守阡陌莫不勞
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同歲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
之曰脫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風夜憂戚在於穀雜詔書
屢下勤勸殷勤猶恐百姓廢隋以損生植之功加刺史二千石百里長
吏未能盡勤至於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開導以明洽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二汲郡大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
其賞罰以明洽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二汲郡大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
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魏田常祿百畝不減比年普飢人不食足
而宏郡界獨無匱之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
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寺卿坐枉撓罪人以減墨論免
官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殺五減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
寬容不問後為尚書大鴻臚卒追贈太常

宏累有政績聽之體罪人論大庫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拘察士無
使車服異勝人不得不緊絲及綿繡錦績帝常道左右故行觀欲風俗
宏緣此復覺吏科校婦人相服至奏發於路論者以為蒼生衣由是
獲譏於世後坐免官後起為尚書大鴻臚卒追贈太常
曹攄字顯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尉東鄉侯父其太守好學高尚文
大尉王衍見而器之謂補諭猶今縣有異姊養如母異姊死攄悲
今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敬之若自殺親當告婦殺姑官為之制令婦不
勝苦甚乃自誣獄荷決離刑攄知其有冤更加研究其情實時
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殿之曰卿等不幸致此少小如何新歲
人情所重豈不欲雙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雙晤死無恨悉
開獄出之赴日令長據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數不見孤自
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為尚書
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
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殿非小人所敢

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雁門太守時西土荒毀氏羌蹈籍田桑失收百姓困窮邊鄙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雅廣字仲將舉孝廉除濮陽令不之官婦通孫氏早亡有孫名蕤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永嘉末蕤坐事當死郡中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鄙藩輒聽歸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飢人至數千船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率於官雅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明公正早歷河內太守政平訟理遷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雖有完邑而蕞平一郡四境又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淮祖逖南陽王模皆皇帝初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追慕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追慕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追慕

不行流俊乃小傅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部
俊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城餘轉吏部
尚書疏食歠未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寡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
招婚構貴水昌中代周顗為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北
拒乃遷俊為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俊
已出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彼者誣俊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
俊為大常時帝南郊俊病不能從車駕過俊問疾俊力病出拜有可奏
俊不堪行如初拜頃之左坐免俊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還尚書右
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詔以少牢俊素儉約家行篤於閨門清節廉平風霜甚峻
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俊
之甥俊素有德行閨之感恨逐不復畜妾少無嗣時人歎而哀之為
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子綏服俊喪三年
僧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無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
謹及其挑取炙果蝮過禮家貧無人鳴鼓哭臨之時有雙鶴警叫
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鳴俱舉時人成以為孝感所至賢愚咸泪以其味
旨投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郗鑒伯卑恕善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
隱之興聲輒飛投餚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進若君銓衡當舉如此
輩人及庾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補國功曹轉參征虜軍
事兄喪哀慟過禮隱之語祖溫先代兄命溫於帷中逐
為溫所知實拜奉朝請尚書即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爨薪入
為中書侍郎即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即本武帝故
用為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舉守其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
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故每月輒破資給衣乃
披絮勤苦同於貧賤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貲數世然
多廢疫人情懼嵎嶂負險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
貨朝廷歎葦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

列傳第六十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歡

晉興承魏氏之後值天下大亂喪禮崩壞先王之制靡有存者元帝過江採摭舊聞補綴遺闕雖備一代之典然其大較多因循前代而已其有改革者蓋亦隨事而變焉

自是以後禮官學士代有其人或討論墳籍或刪定舊儀或改易衣冠或釐正音樂或考核圖書或修理器物或講習經義或撰集故事或商榷疑滯或辨明時俗或研覈名實或詳正刑法或參定律令或制作文章或撰述譜錄或著作歷數或考校漏刻或占候災祥或推步陰陽或測驗天象或制造渾儀或製作土圭或修治城池或營建宮室或改造車服或創制器用或考正鐘律或調和音聲或改定權衡或釐正度量或刊校經籍或書寫墳典或刻定石經或修補圖像或改易牲牢或釐正祭器或修治道路或興造橋梁或開決河渠或修立陵墓或改葬前代或營造明堂或修繕宗廟或興建學校或釐正禮儀或修定喪紀或改易服制或釐正婚姻或修治園陵或興造苑囿或修理倉庫或營繕府舍或修補城隍或興造邸閣或修治津梁或興造塔廟或修繕寺觀或改易風俗或釐正習尚或考定諡法或商榷年號或修定族譜或釐正職官或修治官署或興造車輿或改易旗幟或釐正儀衛或修定鹵簿或釐正冠冕或修治武庫或興造戎器或修定戎服或釐正武備或修治水利或興造陂堰或修治堤防或興造舟楫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唐人也其先鉅侯顓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大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勸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許開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旧有百餘人許爲辦衣食薪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董允陳祇黃皓等子孫流徙中州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頓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脩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叔之蓋所以拔幽滯而齊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爲程瑤雅有稽古之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經逸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瑤聞之曰廣休可謂不實矣故吾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今貪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譔述百餘萬言皆有人善難騁辯至非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非儒德通素宗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非曰聽前飯進踞牀問非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非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非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非別更立音客一難非不能對客去已出門非數曰親親在此誓難負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非令人親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非年六十六卒有五子阜炤燿育膦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亦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建興七世時

人獨共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穫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紋君子墓
所二十餘載至晒朔躬場壙壠墳墓帥導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勸之武
帝召補尚書令支學校書郎大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士隱逸之士劉
兆徐苗皆以博務教授推毓不爲動門人靑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詣詢
亦傾懷開誘以言論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春秋釋疑因刑論凡所述造
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
行嘗伯喜舍夜有仲人告去喜伯喜不聽仲人曰君有義重之名而
喜見稱前此家皆失書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嶷就博士賈南宋鈞
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通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
皆有義味性貞烈輕財貴義親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瘡膿潰苗爲吮之
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愛間于州里由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
死者便輒耕助營棺槨鄉門生士於家即敏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
此遠近成歸士義帥其行焉郡守王濟辟爲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
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帝時計吏至皆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
卒遺命崔巾於衣衾棺槨雜褥露車載尸葬席乃哭而已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名譽退白少及長口未嘗
語及財利魏末寇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
爲發疾乘始初武帝頻奴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
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
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字玄高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
歲又喪母衣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他功之親嫁族范養之
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脩述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研精義
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其有條義重帝時天下粗亂隆隱處不仕
郡之命書勤講授夜誦書典頗習祕瑕陰陽之學弱冠并州刺史東平
辟別駕有高操之譽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
不暇給雖原憲甕牖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
及雖過時猶亦不衰胡酒有大政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白表
請褒詔曰先王之道行於地君下蹤於朝則賢有高操之譽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
祥故涵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共紀麻山見二老父六賜大酒臚誕
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而問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

加體其用中素於敏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爽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爽仕至蒼梧太守爽兄弟三人兄松字
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
子潛右衛將軍
董養道字子傅弘農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講誦略
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
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互相譏諷頗有異同養道以為各信所師
商洛山不木業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傍是以
劉元海及聦曜數徵皆辭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為太
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敏重寡欲道貞素好学師事京兆杜預
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高才善文論又脩陳杜律明
達刑書永嘉中辟掾祭酒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
郎後遂沒石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謹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

著述好古異物志沒家古文經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
之世李龍即儀同三司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盛之為州治中蜀末喪亂之亂遂與鄉人臧琨
等率子弟并門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寄于京口父藥都水使者邈姿
性端雅勤行勵学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壽名下帷讀
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
謝安等以邈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帷不口傳旨句
一時之後以邈為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大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執
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所
使徵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
入見參綜朝政備飾文詔拾遺補闕動著勞績左右帝嘉其誠密方之於仝
時議人此多邈及謝安魏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勤中書令王獻之奏加
崔有記室之官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晏駕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羸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
悼識者悲之邈莊容簡惠達於彼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觴類精

擇門則有對高門貶族屈志卑位以為大成之蓍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所生戴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嗣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祕書郎翻弟虞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駿大鴻臚父蕤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明積而衍每以撰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九列二帝正視受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都後西階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銜玉山陽勒基業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安入郡境視職暮月以大吳

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嘉陵太守宗人夷吾有秀名而學不及衍步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被太子左衛率追贈太僕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投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及為痛但受生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九經三禮家至貧窶躬親灌園妻子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大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大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羨愛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度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羨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腹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遂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大儒然亦不與物宣言誠未審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出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若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

小兒嘗一眠見時人棄之測也宣雖閉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誠固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蚊蚋太守殷羨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禮學化一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方著礼易論雖皆行於世子輔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逵字惠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著述於群言祕要之義元不綜覽仕杜到瞿為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為散騎常侍歷等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子張前後四啓九列六任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国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為興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万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典閱又著為光祿大夫時門生於太子白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都後西階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降胡數千及之鄴下諷諫曰今降胡越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豬本為仇敵今之於附奇全性命耳或有刺客交起須臾致禍之

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恒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荒梁之誡也閔志在綏撫統於潛定閻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諫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晉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元卿徵我祖我考父子子沒為我對正值亞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再教尊亦正值數抵耳諫勉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孝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礼官議弘之議曰石階籍門素屢登顯塗司百僚蓋三臺閉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會議比曰與能當作肥亡揆動非危堅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乎又聞建寧校以延曹子雖盛化未洽亦爰礼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佩佩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无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貴難亦不可謂忠国之謀守職則容出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若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

無畝不訂請厲身坐擁大貲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彼勞於土木曲慮殫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夏君受諫於卑宮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深防原本以絶其流漢文龍衮之縗之服諸侯猶修武帝梦雉頭之裘雖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替采爾道自我建邦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敗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我行奚棘論法因事有功曰褒貪以敗官曰墨宜益已褒貪黜公又論勢宜加增誠不得因循温故吏也考覈温所罷三怨交集乃旋方鎮相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考覈温所罷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叨得廁在祖宣實體尊寄清流淮塵聖世切以人君唐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為首咎繇蓦禹以佩佩為先故下无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

盡常以謏石鑽案應被清澄聊告忠貞宜蒙衆顧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亟直醜正其後實繁雖仰惟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爰物之隆而交至之惠實有无賴下官与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躰宜明不應納計彊弱與告年時邈絶世不相及无復諸關故老語其遺事耳伏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為之犯時干主邪毒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曲徒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為名賢之首後人用捨各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修理此皆不量時趣以身膏禍雖有踆踆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顏諍斯誠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公庭已忠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与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群下者也桓温事跡布在天朝

文苑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鄒湛　棗據　褚陶
張翰　庾闡　曹毗
袁宏　伏滔　羅含
郭澄之

御撰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布不滅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禎圖綵字符其元業苑山靈藻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滋廣彫飾於王化崇替繫於人倫經緯乾坤錯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泊姬室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素揆金鶚而齊驚湯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府都雅為羅芯藪於掌握東漢班張發彫龍於繡動俱擅奇樹首成推雄伯淵乎高皇基命文宗纘緒三祖分其高韻七子分其體則翰林總其旨華典論詳其瀫淵機賦之妻編綴成篇實為淵藪陳王思風遒采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慕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擬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顏謝齊名輩並綜採繁縟抒軸清英窮麗極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大冲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蕃川沖將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繼為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幹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為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鄴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甘露中上疏太上之厥初皇極肇建帝在璿璣太一之時上帝乃顧惟尋倫攸敘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滂流人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風鳴朝陽龍翔景雲加禾重穎實茲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豫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恭在視其明

及公雖衰而不傷懷公音之至和固柯樂而死荒若乃登高臨遠
抵文軒而騁望情仰抃而抗首瞻長引而修嘆或舒坐而自反或徘徊
而復彼或抗手而柔挑或踊躍而奮壯嘯鳴而滋興清飆流而響起
遠氣橫而紛紜交錯列列飄揚啾啾嚶鳴而相和鳥之長思孰寒風乎北
朔又似鴻鵾之羣鶵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雁物無
窮機發響遷聲變轉而響連舒蕃思之悱憤傷文結之纏綿心猶豫而
雖怡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鈞無聲繁奏若聞磕磕砰砰隱
隱殷殷猛獸雄文發徵則陵冬吹則飛霜動角則谷風鳴絲音均不
調曲雖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振音要
妙而流韻聲潛沖而清厲信自然之相襲美殊乃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
何徒取樂乎鄭衛于時綿駒始吉門發精工新杜七而生色虞公輟聲而
山壺垂手歌曰薤露送死之悲精而不已則變為激楚之音矣故
聽龍吟音均不調曲雖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
揚假芳氣而遠振音要妙而流韻聲潛沖而清厲信自然之相襲美殊乃而
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樂乎鄭衛于時綿駒始吉門發精工新杜七而
生色虞公輟聲而山壺垂手歌曰薤露送死之悲精而不已則變為激楚
之音矣故聽龍吟及張方級異都之隕士女悲而附翼乃知長嘯之
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發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謂之太常
徵為博士歷祕書郎轉尚書郎每與談論華受沼而為賦又與賈充
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銘誄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丘公為氏焉家
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
不成雅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派頭數學兼善陰陽
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群居為事造辭都賦一年
乃成復欲賦一都會妹泠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注解
第遂精思十年門庭藩廁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
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內以其作大謝班張恐以人廢
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當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

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宇廟之器不畢華林之木四門之賓柯必
冠蓋之族前賢有解喜宋而佩朱敦舍徒膳和棄舟敦由此言之何必
而死孫惠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
在彼吾非糟子矣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濟行有所適英奇稽於
從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危難則騁權論以良圖值制作則運
儒道以暢德是則宗龍出於磁褐婦相起於匹夫故有韜賤和氏貴先
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
聖下明時隆道泰百辟君子其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郎指者猶曾不簡崇儒貴
德況乎豐於貴族勳冠四門穆穆之士豐於貴族勳冠四門穆穆之士豈不出閨庭
吾亦與子探討嘉猷二江水瓦翰風起之恩吾大中郎茅薦羨
鑾南館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役役鞿羈於華屋疏飯讓跡於耦耕談名位者以
著者貞賦文多不載俄而阮放人皆謂之見機矣府以其職去除吏名
論任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爾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
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喪憂

京邑高祖年五十七改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見明王以經宮才宋纖吳君子多退而弱趣迷終于軍閥元康初松滋
令吳郡張翰字季鷹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
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徵拜騎都尉翰縱情放誕或謂之曰子
棄榮祿而甘貧賤何也翰曰吾聞天下有
事於京使同載而去而不告家人齎千里
追及於路翰曰吾本山林閑人無望於時
吾方與子採菊東籬上以明防前以招屈後榮孰與
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著名江東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矣府以其辭去除吏名
論任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爾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
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喪憂

毀不勝喪以明年卒於家

見明王以經宮才宋纖吳君子多退而弱趣迷終于軍閥元康初松滋
令吳郡張翰字季鷹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
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徵拜騎都尉翰縱情放誕或謂之曰子
棄榮祿而甘貧賤何也翰曰吾聞天下有
事於京使同載而去而不告家人齎千里
追及於路翰曰吾本山林閑人無望於時
吾方與子採菊東籬上以明防前以招屈後榮孰與
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著名江東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矣府以其辭去除吏名
論任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爾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
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喪憂

毀不勝喪以明年卒於家

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發在事則為物動運通
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壅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首物必有宗事必
有主寓言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緘之以無名
之模聖教既其木老莊湖其本孝末之淫殊而為一教也人之迷也其
日久矣見形者眾及道者蓋不覩千仞之門而涉滴物之流遂迷津
之遺問焉蒼云見宏臨汝郎論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
離本論遠述使葦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
迹未嘗滅矣懼後進之士不識宏旨一往之戚乎其辭曰茫茫
太初惟道惟象蒼蒼上天既廣群陰思通闇寓師聰子來資已濟物而天下為
我猶托負宇既廣群陰思通闇寓師聰子來資已濟物而天下為
公大哉唱其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曄大觀澤冷而滿化流風散
同慶而人閑僭亂美哉聖中古哲王乔承賀文代作孔統洪啚錯用以
弊分明而疑動非惟援靜豈神發名之假影道之假發乃損所隆乃

掌所替刑作田人分德裏三辟興乎求世既叛既誅乃矯乃蔑敷統備
矯亦既深影琢生文和揚成章粉能賜投流功潛心野无陸馬山无散
林風園不動化閑不投人之失從之為病違彼夷途而適此險徑
之為病違彼夷途而適此險徑終日尋響窮年刻意雖性而其實常
適近求日尋響窮年刻意雖性而其實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
適時升降惟理適不可以一朝擬孔不可為千載制
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无以長物非義无以裨聖
害仁義而已力行猶懼不遑何暇擇術乃
乎行已復禮克己復禮人可為歟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以
以家貧苦外出裒將許之為賦試問之元曰船板投林豈暇擇木乃
時劉聲今遭母憂服闋為大著作即上疏曰臣聞以孔翦除重以類
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
書及周易百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
於世子顗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本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者拘素潛

陶徵君子胡奴實從曲宴抽刀問宏曰家公動止如此君賦云何相忍
宏答曰我已盛小舊公何乃言無用之物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故搜或引
濟時職思靜亂長沙勤王百汰在割能斷功以
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代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堯則二
五洗隆周代承基撫運之與不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此而群
才紹興元首經略而服膺弊力維遭罹大同道有優劣各至於時其
道契不降風美所弱訓華載其撰一也故二八外而唐朝盛伊呂用
而湯武興三聲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降遒斯道矣君上
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朝榮御與者不以信誠奉職敬方
者必以播施自強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衰弊而時不治故遺舜以
之卷舒抑下以之三驅役興以之行歌曾遠以之割愛長世之中保持
名節君臣相敖若入冥行契良朋招鄉
無一曉時值能顯則高年投三傑遇
勝御物群下得盡其忠簡書雖不以道
書及周易百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
於世子顗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本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者拘素潛

擔曰許乃構雲臺子瑜都護騰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彈將命庭
退忘私位豈無鶴鳴園懷名器但言寡尤以道佐世出能勤公入亦
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貌遠神和形檢如
彼白珪質無纖點立行以恒臣王以斬清不增濁滿不加本仲翔高亮
性不和物好是不群折而不屈屢排逆鱗直道受黜數過豫州友同黃
邕華葉報賢手載一遇整轡高儛驟首天路仰指玄流俯弘時務名節
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龍天瞻之不隊豈仁義在躬用之不窮尚想遐風載
揖載味後生繫節懦夫增氣從祖溫北征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有
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爲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桓傳云獲騎
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矣躬於虞者豈父之洞江似實動而非假豈
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大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益
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少爲未盡溫云得益
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曰鄉思益之家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想流
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溫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論正

亮貞雖被溫禮遇至於論每不阿屈故終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
府中呼爲二伏宏心服之每歎曰公之尊宅未復國上而屈滔比肩何
厚之甚謝安常貴其機警語地後安欲分豫州刺史宏自史氣即出爲東
陽郡乃推道於治暮時賢皆集安欲分豫州刺史宏自史氣即出爲東
右取一扇而授之曰郎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周彼被物
時人歎其事而能要寫宏見漢末傳致作顯宗頌辭甚組雅乃作漢九
章頌簡文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
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
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有才學少知名少舉秀才許多驚皆不就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少舉秀才許多驚皆不就
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溫伐袁
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榮溫也撰三篇曰正崖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
以除逆節之廣然備決戰陳都縣也撰三篇曰淮南者三代揚
謀籌兵宋文於山東禍未弭於天下而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
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全有之而考列王

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
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
照正在阿堵中實況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刺其心
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拙康四
言詩因為之圖拍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無嗎起人形妙絕於時
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壑裏
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寫殷仲堪仲堪有自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
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函後
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始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
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
年因相稱舉以為戲弄又好咏詩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
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
詠瞻每遥賞愷之獨自力志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

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蠅
所騎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
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
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絶才絶畫絶癡絶年六十二卒
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疇記行於世
郭澄之字仲靜大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
為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
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羣臣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
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
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賁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
象風律殊制參差於應負實動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
之子安幼壻明敏少著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詩之所興逸特標新

外戚　羊琇　王恂　弟虔　虞潭子球　庾琛　楊文宗　羊玄之　何準子邵　王濛子脩　桓父　褚裒　王遐　王蘊　褚爽

詳觀往哲治騭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考至語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恩并任非德衰識暗明拔材謝經通假根房之寵壅拯軍國之權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君安而不危危務逸而不知退縱令終者既至衰陵隨之者十良以品藉之家誅夷於西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於前王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鄧之父士燮陸國之弟兄陰與之守均戚奢史冊之褒物莫斯並右族之功夫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級益者必以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門福鍾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宣

祖揚聲魏武帝之寵私切號非掖贊盛謀承事皇之業睦成此隆陛遂使

悼后遇雲林之誅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朝之頓

覆敦睦公周宣洽城之其此之謂也後及江左來

改覆車軌亮世旌引儀王恭其

竟以亡身元預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恩避朝權王敦仁

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楊駿庾亮王戎等已

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羊琇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父祜官至大常兄暨尚書右僕射

琇少襲郡計來鎮西運會軍事從平吳及會誅汝南王亮楚王瑋

開內侯琇與有智算兼識時變初帝為世軍帥統諸軍討孫皓琇

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諸營十年帝戲和嶠曰卿弟維綱細行有虧

不及弟收文帝素意重收恒有代宗之議琇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

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科條之事皆參武帝而識之其後

文帝與武帝論富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皆無所言唯稱

史269 327

及卒謚曰靖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仕漢四世為三公文宗為穆通事郎業封
酇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東陽將軍謚曰穆

生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理之子也玄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
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
為公成都王頴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廬陵元敬皇后父也少有志操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大
侯將軍東石衛將軍馬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末務宗
以陰謀發其事東胤帝陽忍不問徙胤為宗正胤加散騎常侍咸和
二年宗仗諸左子胤為往楊大守秋中子石頭徙琅邪盧陵太

守咸康元年卒追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予洪襲爵

庾琛字子瑰明穆皇后父也兄冰在孝友傳琛不易初為建威將軍
過江元帝以會稽太守徵為永嗣中書令琛以兄在外固辭乃授
江氏追封都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
軍儀同三司亮又別為其在列傳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陳郡太守預之子也性純
和美孝友有盛名於江左王敦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
此神仙人也祖畿幹正白衛玠神清杜乂形潤渠封富陽侯卒公所稱
為卅陽永早卒無男生后和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給鼓吹
戶至萬武帝時崇進為廣德郡君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郡君邑五百
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郡君邑五百戶初司徒
蔡謨以皇后父也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韜有高量以敦明將軍東海內史
有不合令歎輒之韜曰物各有所堪隨之韜曰物各有所堪隨之韜曰物各有所堪隨

贊曰託屬升枝榮宠地既權寵任惟鈞約乃寡失驕則陵人寢
車遺戒諒足書紳

隱逸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　戴逵　袁宏　羅企生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龐企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龍尚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謝敷　戴逵

郭翻　郭翻子祖　公孫鳳　公孫永　郭瑀　祁嘉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閻研先生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也。性樂山居。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冬則編草自蔽。夏則發髮以覆形。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變。登乃浮而出。神色自若。一旦。所之。郡內皆捨業追隨。與之同止。登雖不應。然其高尚之志。終不可奪。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和行。頌者咸哀其饑。故或哺之。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和行。頌者咸哀其饑。故或哺之。者也竟不知所終。

永寧中。於市得發辭。經日。莫識。時有博物者。作隸書。乃識之。曰。董威輦。當乘白鹿車。入此門。京聞之。乃詣門。候車而入。遂稱為門生。京既入。門閉。不復通。賓客。京亦不出。如此數年。後不知所在。

夏統字仲御。丹陽人也。母。徐氏。少喪父。養母以孝聞。甚於兄弟。每採拾求食。若一經所之。輒去皆捨。有如與母同行。遇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鄭柳下惠。嫠婦故哽哽。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和行。頌者咸哀其饑。故或哺之。者也竟不知所終。

永寧中。於市得發辭。經日。莫識。時有博物者。作隸書。乃識之。曰。董威輦。當乘白鹿車。入此門。京聞之。乃詣門。候車而入。遂稱為門生。京既入。門閉。不復通。賓客。京亦不出。如此數年。後不知所在。

夏統字仲御。丹陽人也。母。徐氏。少喪父。養母以孝聞。甚於兄弟。每採拾求食。若一經所之。輒去皆捨。有如與母同行。遇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鄭柳下惠。嫠婦故哽哽。者也。竟不知所終。

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和行。頌者咸哀其饑。故或哺之。者也竟不知所終。

永寧中。於市得發辭。經日。莫識。時有博物者。作隸書。乃識之。曰。董威輦。當乘白鹿車。入此門。京聞之。乃詣門。候車而入。遂稱為門生。京既入。門閉。不復通。賓客。京亦不出。如此數年。後不知所在。

夏統字仲御。丹陽人也。母。徐氏。少喪父。養母以孝聞。甚於兄弟。每採拾求食。若一經所之。輒去皆捨。有如與母同行。遇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鄭柳下惠。嫠婦故哽哽。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

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服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有祖髦臨終撫喬首限不見成人以所用硯與之
至五歲相毋以生長出喬使就硯硯溺江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
弱冠受業於樂安任覽覽見喬深相器重
友人望彧秋風有聲賦喬時以今日起伯子曲應純和理思周密吾無欲
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鈐嘗論楊雄才與子慎其於劉向喬以為
向定一代之書正其篇籍之錯使雄覆之故雄復次論文多
不載喬所學不徒父業陽狂不仕
中詔求廉讓中退屏復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牧尚書郎王環乃
薦喬尚書德具材五擢高第累遷侍御史舉奏不避貴戚
道梗王命壅塞喬奉節銜命詰責而彌縫闕誤寇賊益聚
武威厥若不篤厚其為伯夷叔齊復加報用深為朝廷惜遇赦之誠也元康
於其子文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報用深為朝廷惜遇赦之誠也元康
中詔求廉讓中退屏復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牧尚書郎王環乃
薦喬尚書德具材五擢高第累遷侍御史舉奏不避貴戚
道梗王命壅塞喬奉節銜命詰責而彌縫闕誤寇賊益聚
武威厥若不篤厚其為伯夷叔齊復加報用深為朝廷惜遇赦之誠也元康

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重凡十七人於喬特相優論又吏部郎缺華亦思
求海內幽遐之士喬性養衛門至子白首於是阮孚謝鯤畢卓
凡一舉孝廉八為公府掾與河內向秀素一面所欽初喬已入
牒多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色又愧而歸之喬往時鄉鄰日取
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慙為其通物害道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頤
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譽未著於官
曹士「寧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年十八
舉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幽州刺史將軍
著王大論云以冬至之後音氣漸影漸促當死原人獄訟之楚
里皇十里不百里家表土求下君舉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
改先代之法而改先代之法之初必煩擾百姓故燕王旦
大中正元康中進爵為一品可徒不過沈乃上表
中書監張華令陳准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
里卞州郡以備發遣皆不到後委屬鄉制某階使人問之原不荅後心

衛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音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
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旦田中後以音為霍收原斬之縣其首諸生
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騷擾莫不宼痛之
郭琦字公偉大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大文志五
行傳注載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
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章素疾琦吾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乃家
兄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寢音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
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恥於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閉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孝以
博古徵不就刺史劉弘舊例不聽向書郎
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弊澆薄者衆固故
以僥倖守道者懷瑾匿瑕之風誨奸朝游
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无聞誠仁南
之一時才立國之一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宜白衣為郡前後有薦宜
聽光顯以移風尚事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仍舉為郡中正固辭不就家來康初東
宇仗義施惠鄉閭貞潔孝感開南陽邵以孔發書旭以朝廷
多故志而門逝辭疾不行天下大亂陳敬仲
為築室種植旬月間成果菜滿園其清高如此後征東大將軍衛瓘
軍事書與旭約使必至旭固辭以疾後帝連徵
乃乘小車詣洛陽門上表自陳名位本微拜給事中旭稱疾篤
有主簿上堂而帝崩事遂寢帝即位又徵
經年不至尚書以狀上帝以為不可太尉末明帝復下
詔切喻旭如上帝崩成和二年齊王冏大宴
峻作亂事覺不行子瑤位至大宗正終于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家山水尚嘉
遁及父母終廬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服黃
洛陽門門士鄧含聞其賢大辟出半路含
而入紫閣危可使活書可使義生可使殺是故分爭非錢

庸中成帝博求奥行之士郡邑敦迫彼公卿薦拳於是依績及雅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郡舉以疾勉隨使者至京師自陳年老不手各以筆計縑

謁奏字元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教授於世知天下將亂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守廉少拳秀才舉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以父驃騎子壽皆善奏名其家

皆安車徵之皆不應常註皮弁敝衣自執耕山藪雖妻子希復見面蜀土號為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乘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賜穀帛也聚徒講肄相續作蜀英雄傳論李雄據有巴蜀之首以百數

秀年出八十餘人故代之召擢秀自以年耆辭之年累請君也年九十餘卒

自揆豈以世務之年累請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易字道深梁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約閭鄉稱其德義

贈雖金度一无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易獨安居不改其樂

司徒王導召不就隱于駱山南山始興太守王寶與湯通家遺船餉之

勑吏于翟公隱處致書乞使委婦致書乞使委婦

勑吏于翟公隱處致書乞使委婦

還寶書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

萬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未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

大將僅容以宛戎役勑有司特蠲湯所調租賦

亩一无所受湯依所調租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終不至

常作徵易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遭湯之憂性以釣為事及長不復復釣盡故鄉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舉歸身本朝必有許田伯夷之報一何哉莊曰獨自我釣自物未能傾書

豈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閭門歎詠水州府礼命及公事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嬌亦

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詢廣州刺史父客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

弱冠君及賢良之舉家手臨川不交世事惟以魚釣獵之娛居貧

躬耕郡君及賢良之舉家手臨川不交世事惟以魚釣獵之娛居貧

元嘉末郡舉田先生未應經年元主就後乃作稱疾宜先詣臺

与名縣令聞而詰之以稱還翻遂不受嘗以東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

病人令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問答者便与之而不取直亦

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賓客盈門翻乃更深入定反見

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我者取此時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

造潮欲還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

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從命入其

船中終日而去嘗慢身於水路人有

曰尔向不取我莫能得路人曰我者取此時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

其意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恨焉乃復沉取之翻於是不復其意乃

以十倍刀價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蕴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治幽州東史世稱治族孫蕴少有志尚博

文善屬文二弟皆為時稱去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

文章東徵不起永嘉末以論其敝翫常侍兄弟相隨中證以洛陽將敗故

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又徵為石勒參軍之

世並不應命雖屢經亂離而志節彌篤然高邁風操朱紫所莫及毋閔僧

號曰佛圖澄為大宗師過閔出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

之節伯夷去国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和不反者也然賢

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抱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

者邪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高避之但其心至趣而與寺會耳證聞物

猛則變之夏是也致高則危累基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又處之非所

以歸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茲大舉歸身本朝必有許田伯夷之報

事松喬之高以永為性輔宜不美哉因不食而卒

習鑿齒之字子譯南陽人光祿大夫郗之孫也駿之少高素虛退寡慾

不慕榮利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曾祖父安城太守朗少有志操

有一涧水水南有三石屈一回開一回閉水深盈丈魚不得過故謂之

伐弓人問焉得漁者曰物類之感各以其情聚魚以魚鮪之感故

終不復知歸世事驃騎車騎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駿之固辭不受冲嘗

到其家睹之於樹作鵲巢使者致命駿之曰使君既王舅光顯宜先詣冢

君冲闻大悦於是乃造其父命驺之然後方漫拂拭楊与冲言話父
使驺之於门自持烟酒蔬菜供賓神勿人代驺之斟酌父辞曰若使
従者非野人之意也中慨然至氏乃退驺之雖壮冕之族位義勢於辞
小凡厮伍之家婿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君子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
来往莫不役之驺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嫂病卧数息謂人曰誰當理
我惟有君長史耳何由令知驺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
以疾辞游田於陰陽之術考天文地理十餘年多所啓發不与當世交
通或獨詣門不言張茂時歎慨大节陳遵奇而
造焉終日忘反出而勧曰索先生酒德名流可以諮大義遵欣行卿
身之礼請驺為一老曰今四表擾亂不宜遠遊其仁爱隱恒若此卒以壽終
冠一時蓋老之義實勧驺儒默計北語州和希魏風降賢豪師曹

公和璞蓋公之裔鴈誠北所謂也然夫子至聖若有名赴焉孟軻大德无
聘不云乎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豈適以教非貴位
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濬素服會葬贈錢二万濬曰世
人之所有餘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而先生
棄衆人之所收衆人之所棄味於慌惚之門兼重玄於衆妙之
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若鹿裕而穫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達莊生
之不聊蔑以過也乃誄曰玄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聚門生講學業閒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
受業閒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受業閒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
子全遠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隠
于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奏入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僭偽位備玄
而視聽无衰乃賜遺使徵之使者至忠太谷記車及至長安教駕以冠衣辭三年朽髮
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谷記就車及至長安教駕以冠衣辭三年朽髮
落不堪表完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聘従
之子永昌元年其有司以軻偽徵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曰任軻
所尚軻在永昌宣麻前有鎮軍輒以書授弟子使為表謝其受甚美俟見
者勧有清致季龍歎観其有異志乃密令人代驺之斟酌父辞曰若使
使人将其弟子盡以兵弁衛其所賜衣
服加大輒視而不言了无懼色常卧土牀讀
隠士傳嵇叔夜高士也注而言經輒反覆
文之輒伸難旨先儒所忽之時咸以為佳先之徒未有能易其采
深也後人踈陳卿思求環委龍送以安車輪蹄十乘供之自歸奉州
仍教授不絶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輒弟子以牛負之為戎軍追擒弁為

所害

公孫鳳字子鳴上谷人也隠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末單布寝處牀
蓐則弁食于器停令口吹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
能測也慕容皝以安車徵至郡及見皝不言不拜不食事動如在九城
實空語默與言數年卒

公孫永字子陽上谷人也少而好學恬虚隠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

身所鋤犁不衣食之時年九十餘尚不衰与公
孫鳳俱為慕容廆所徵廆親往造之永不為礼廆不悦謂曰先生
隠居求志義無可非今天下分崩生民塗炭君為大賢當與世
濟而自閉幽谷使天下何望焉永曰昔堯聘許由由洗耳而
去巣父牽犢不飲其水今大王欲以永為堯乎永為許由乎
廆慚其言乃遣使者致問永至乎不永正色曰老子有言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王欲聞至乎之言乎不言之言乎
廆不能答永寧于陽亹之間結草為廬蓐食藜羹冬則
採薪供爨夏則濯足清流逍遥琴書自娯
孫偉字子長北海人也父母早亡偉年數歳為伯母所養伯母
甚愛之偉亦孝順過於己子伯母每使偉牧牛偉牛或入人
苗田為人所訟偉不自申理但深自咎責而已伯母嘗使
偉賣牛牛主隨之偉既賣牛而牛主不捨偉謂曰我已賣牛
與人牛非我有何為隨我牛主曰卿賣我牛得錢我
牛不知所在安得不隨卿偉曰然乃為牛主更覓牛
牛主得牛而去偉遂不復求牛
郭荷字叔業太原人也父母早亡荷年數歳為伯母所養伯母
甚愛之荷亦孝順過於己子伯母每使荷牧牛荷或入人
苗田為人所訟荷不自申理但深自咎責而已伯母嘗使
荷賣牛牛主隨之荷既賣牛而牛主不捨荷謂曰我已賣牛
與人牛非我有何為隨我牛主曰卿賣我牛得錢我
牛不知所在安得不隨卿荷曰然乃為牛主更覓牛
牛主得牛而去荷遂不復求牛
郭荷字叔業太原人也父母早亡荷年數歳為伯母所養伯母
甚愛之荷亦孝順過於己子伯母每使荷牧牛荷或入人
苗田為人所訟荷不自申理但深自咎責而已伯母嘗使
荷賣牛牛主隨之荷既賣牛而牛主不捨荷謂曰我已賣牛
與人牛非我有何為隨我牛主曰卿賣我牛得錢我
牛不知所在安得不隨卿荷曰然乃為牛主更覓牛
牛主得牛而去荷遂不復求牛

後如山崖見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
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
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敦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鄉士郡縣守
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三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克
以壽終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宜城鄢界之有
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壽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宜城鄢界之有
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壽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宜城鄢界之有
求坐于石室神色溫及侍左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酒為之銘
賛竟不及山中
謝數字慶緒會稽人也性疎通實歎入大平山十餘年鎮軍郡措召為
主簿甚見徵會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
之誰因戲述有爽才人或憂中高士使見求死不得死
戲連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
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雜糾汁漬白凡有作鄭玄神又為文和同
鎮之論麗留妙時人莫不歎慕世以為書品後為尚書僕射上
士元宜於務事武陵王晞其善故任令使
人召之連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慙乃更引其兄述
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陸後彼居會稽之剡縣深以放逸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孔仁之子也君
危而憂出迎關者荀免之臣也而名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
何違其旨故也違其旨故不惑其即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遊訪而不
求其本故有捨本徇末之歎矣全寅深譽之行見猶表西施而學其顰
看慕有德而折其中角所以為累者非其所以為美依貴顯似而已
矣夫棄之亂來以其似朱出故鄉原也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連所
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以和為韜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中
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
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莫殺矣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
舊為海鄉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礼俱廢則仰詠兼忘其旨
於本薄矣偽薄者非一本之失而為誠奢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
經而救弊隨時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敝奏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大尚
也陸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踐而當者亦鳥能不棲情右列
擬規前脩苟迷擬之於後動議之於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
其用心之本識其任尺直尋之旨準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
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遁忘反為風波之行自
驅以物自滑以偽外賊醲華內喪道實久矣尚奪其真主以塵垢醫羽
其天正貽笑不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
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進于吳國內史于瑯有別館在武丘山
連循自之與瑯游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盧壹之與瑯琴書為友雖東命屢
臨固戲連希心俗表不關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東命屢
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見年垂耳順常抱風疾時或失適轉
至千安豈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安而說已安而說之亦宜使其身
名並存書絕其召命疏表帝許之遂復累徵後王瑯為尚書僕射上
疏復請徵布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大元二十年皇太子
始出東宮才子太傅曾薦王道子傅王雅愛事王瑯又上疏曰達
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艾清風彌劭東宮虛位式延事外宜
加旌命以矜侍達既重瑯君之操必以難進為義宜下所在備禮發
遣會稽長子勤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雖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宣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
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在世必搜
揚幽隱故空谷流藝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規雖玄之觀誰日戴逵武陵龔
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己貞難與子引僧業凡虛懷父矣二
三君子並其戮賢於廉抱敦篤抱推言虛載風議可北以為散騎常
侍依國子博士拍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倒陛之望郡縣
敦逼皆辭疾俗為不行舉秀才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
不仕舉秀才及列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

給事中累徙遂不起卒於家陶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
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初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
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宴不營問頗好讀易善老莊於長沙
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岡水莫
得近之川舉秀才淡聞舉轉進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
屬文類不解達弘之造敬必盡恭潛既酣酌而退曾不吝情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
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
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州召主簿不就後值軍人劉敬宣執
政敬宣與潛有舊情好甚篤潛往候之逗留信宿臨別贈以二百萬
之至州而言笑宴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為輔於林澤間候之
至於酒米之絕亦時相賑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
每逢良辰美景輒引滿獨酌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
弘嘗往其門或遇酒便引滿傾盡期於

贊曰厚狹招累脩名順欲確乎群士超然絶俗養粹巖阿銷聲曲激貪止競求垂高躅

列傳卷第六十五　晉書九十五　御撰

藝術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嚴卿　阮侃　卜珝　鮑靚　吳猛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王嘉　僧涉　郭黁　鳩摩羅什　景霍　臺產　索統　孟欽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宜行弱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訓根源法術分派多端統論非一緒真雜存矣偽亦萬塗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逖觀明百噣叙夢以垂文子長維作援龜策之言傅自茲厥後史不絶書漢武雖好神仙世祖尤敦讖術遂使文成五利延詭詐而見寵栾大公孫卿由忻時而興妄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安者乎詳觀方技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兼削則理宜詳備謹之疑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无精徵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字道元廣陽人少好祕學夫文筭陰陽占候无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朝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將敗而不敢言時錢唐湖開或言天下當大平青蓋入洛時船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興衛避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敬作亂遣來宏為廣陽大守訓謂邑人陳家无王氣宋公當滅宏聞之斬之訓鄉人秦璩為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放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衛彥於廣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合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維南周元甯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副在近郡酉年當有豐益元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

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元果為義興大守金紫將軍時劉聖弥寇落
陽歷陽大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垂國家當以
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
占凶者訓曰然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為大山太守振武將
訪登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為歷陽大守訓私謂所親曰甘
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為眄刀又曰有赤豚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
兵死不須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永相王導多為論周
閒訓訓曰公耳暨垂肩必貴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成如其言訓年
八十餘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
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花將之度北門北門峭逸一老父謂之曰世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書夙
山既而遇峭逸一老父謂之曰世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書夙
角為人短陋无風望於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史知吳將亡
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具作晉死時所見
使婦俱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神乃云三十餘年當有人來為東
行過老君而不下馬不遵橋路死者不風二百之所問之事多為洋
同揚州刺史甘卓問吉凶於洋答曰癸酉入南斗宵有其氷九月當有
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石至洋謂人曰但賊雲
氣四月當死果如其言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恩作賊攻
敏當作賊疾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敏欲都其家望洋曰
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旦可移家於賊中平混便北歸末敗弟相攻堂
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鎮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
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
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盧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
曰王機要石機反陳敗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真人顧其先周氏當
是不洋曰願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禁梁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
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主道喪
主使之主而於甲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燎水火相煎以

伐之約乃率衆與合肥俄而敵衆敗退作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有軍事唯城虛聽氣遠固守不者雖江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州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值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哥其下必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所內地勿矛如丹壬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九九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遣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五火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迎其家遠江東洋曰必先此事舉而傳言果成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勒遣使招約俱反洋曰薛峻文敗外其門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嚮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駿反至三年五月大風當南西北來城內梅醜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使近宜愛下振貧窮奉有此變奈致亂亡約大悅慎繫之遣部將李騭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五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又胡成門衛壽陽向可約欲

東向壽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約如洋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錢時洋曰得六月丹約問洋壽陽及北果侯何如洋曰此策復有及者臺下來年二月當大平江州當大興後南方復有事去此千里最而牽騰叛約約策所親將家屬舟艦在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江四川而溫嶠卒耶默據益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盡在盡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後也公宜速還討之約不從洋曰天有白氣長丈餘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壽陽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百年早用之亮從洋言遷武昌而天子反江四川而溫嶠卒盛衰

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鄂城而去亮聞洋白故當不失石城否洋白賊從安陸向石城迎太白當代身死亮白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白荊州分野太白有吉凶主地有盛衰今年客氣三合已亥已為天下亥為我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爾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白荊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白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白度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其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度義甚奇洋復為占候必時辛酉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為書生客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師貴賦勝之術龍舒長卿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百息莫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田處并風上一宿喜佳於其家差舒縣延據王睦病死已復晚友為筮之令以丹書版作日月置牀頭久以豹皮蔽覆尾目上立熊劉世則女病魅憤生死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女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賊其禍甚重可復作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家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砍父妾三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獨亡者舉家死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宣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祐捕得之祐仍遷石頭督護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映轉禍无不旺月驗千

問共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此方投藥治病必冷熱相救甚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死康六年李賢良死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字叔平潁川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歧勝之術高平劉柔夜卧聞其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夜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卧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毋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嘆藻佛愕鬼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嘆頃拊心啼哭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市沐旋殺典醉今傍人援拍但使作聲三日故去衆從之其夜出門即為大所啗死毋病遂差王萬劉瑗多疫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去毋多毛廣君有遊鬼之患

可為一卦智凡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往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馬鞭急縛之三年後并得馬鞭數十方銅鐵鏡復二千餘萬尔見致賠疾者亦當自愈瑗如其言縛得馬鞭數十方皆中應詹少亦久病智乃為解使詹佩之詹其宗族往收獨亡者舉家死數日旦早百皆中應詹少亦久病智乃為解使詹佩之詹其宗族往收獨亡者舉家死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宣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鸛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祐捕得之祐仍遷石頭督護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映轉禍无不旺月驗千

故見殺

淳于智字叔平潁川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能隱形舍側有人燒死東持死諸生謂為失火智往弔其父父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智言果見一人自言草驚難耕故燒之勿怒智起往燒遠近實不知誰也智曰當深如期果至智語吏縛之吏不肯縛智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之敗智之數重知而使諸生

著其來南充倫其衆悉起捉之能家擬從北出得脫後為成都王頴所碎頴
使能射覆物无所失後頴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能覆謀之
辟為掾高平郗超至二十餘
日超不復蘆江人也父就外祖郭璞學易卜璞有驗高平郗超至二十餘
得重疾以今筮之不復曰被卦言之卿所苦暴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
上富姓家索其所養雄雞雌雞各一東北三十里郗後九日辛卯日午時必當
有雌雄飛來与交既而雞去者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
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雄留者病一周方憂年半八十名位亦失
超時正贏篤屢命在旦夕而甚自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周病
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雞雌雞各一東行至日晏果有雌雄飛入籠与雄雞交而去雄雞不動超歎息曰
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雄飛入籠与雄雞交而去雄雞不動超歎息曰
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復後官
筮軍
行可乎珣曰臣所以來不及葉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抵署珣使持節平
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
所敗珣亦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元嘉墜井
死其父母垂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李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
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
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一人著烏衣与機相揖良久擲之
得一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累請見猶憤
人陰君投道決百餘歲卒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當手不驅蚊虻其父母每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李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
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
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復亮為江州刺史嘗過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
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其推限期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
尸識者以為真亮不祥之徵亮疑果不起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与小人群輩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
之疑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牛稻輩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
午去乃往理其疲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以杖擊之應手倒地九
尸妻溪極之皆如之妻女皆為人作婢使令

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驪之其父愈懣曰即如此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稍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掾袁賀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簏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者乎速還者不應有患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嗽畏不能動方請益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放是知名有龍伸儒女病積年氣息奄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揚州皇民數尺而坐宜自寂然有頃頷謂猗得屢庳庫庐十有餘年靈聞之去皇民數尺而坐宜自寂然有頃頷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舍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民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滿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庭場不能加焉時高惺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沉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惺曰是必靈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延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畏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主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類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為置田宅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救所療得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腑旁有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背齋時于且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府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

聲其時登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佛圖澄所受五戒勒每有軍事輒與澄圖之澄輒預知吉凶勒敬重彌甚號曰大和尚而不名以字呼之曰佛圖公勒嘗坐講堂上與諸僧論議次有一僧舉手指屋而笑勒問笑者何意澄曰貧道弟子向見屋梁上有一白蛇長丈餘來聽法勒曰朕亦見之但不知其神也澄曰蛇龍神類能興雲雨以潤萬物今見於講堂上蓋以大和尚德感之耳勒曰朕德何感之有澄曰陛下以至仁感之勒曰朕若至仁豈有石季龍之虐乎澄曰陛下雖不為虐而季龍為虐陛下雖不為福而季龍為福勒大笑曰道人譬喻乃爾邪

里其水停積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勒龍耶水通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絙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昔日寺鈴聲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貧可擒乎更遣重要問澄澄曰已擒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送勒勒有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復其用圖曜將遣從第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憐勒弟子法作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舉軍下咸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銘音云秀支皆來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皆是胡名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禳災滅祟七日取麻油合燒支朝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其時登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佛

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都澄彌篤時石苞將救澄誡勒曰今年歲中有饑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苞退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弘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毓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弘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要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表澄以綾錦乘以軿轝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王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毗鸚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混雜多生厲過季龍下書科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奏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雖承漢

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來不聽請乎燒香礼拜以導凡其百姓如士下建衆律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盜法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敬奉胡神所應秉奉其事趙百姓有樂壽佛者特聽放效胡俗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秉奉其事趙百姓有樂壽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皆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葛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日各去佐始入澄通笑曰昨夜夢與法常交車共談彼師邪佐愕然愧懼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佚及澄之所在死故向其方面吊唯者季龍大子遂有子在襄國澄語遂曰小阿弥此當得疾可往看之遂即驰信往視果已得床太醫診脈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遂刑國為還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僅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觀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傳有所過汝當止我澄當入必過遂遂知澄入要候其苦醫將上高臺僧慧引衣澄曰事

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遂固留不住澄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慰咸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隨先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悚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救苦觀世音菩薩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東面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平復自隆龍圖中東南走馬之正當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俗與不解命世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虐其大子詔澄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晉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彼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其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解曰救兵已至衆之而去黃河中舊不生龍時忽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相逼入河其不久乎温宇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羊刃衆從東北來寤以訊澄曰不祥也解里其有中

原平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并中臺諸公俱在鄴宮忽聽鼓聲數百乃變曰幽州當大火災仍取西曜灰火之而笑曰枚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門門起西南有黑雲驟而滅之雨亦頗有滿數石焉先到寺與澄同坐俾閻王於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言變色向是何言與澄診謂曰老胡焉識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勒後至澄動視良久歎曰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首而問澄澄曰揭竿作亂宜父子慈和深以愼之季龍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勿憂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愼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者不昏即好耳遂便罵言不云六情所受皆悉其賊老自嫉聲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罵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慈陛下之子也何為重禍邪陛下若含忽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髮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

了无異言惟道生下山曰殺一闡提人耳即還

昔在元和中會昌至今已西戎受玄命絶層級若開金離但土壤遺荒不能遵驅除蠻期之莫已已

以歡之登曰天運極否期不支九木水為難无可以術寧乞哲雖存世莫能基之莫能基之賴又游關俾利損投多此患行登雲宇會於虛游閒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驃馬送還本郡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孫已先至彼莫於僊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擎下即謂此也及元帝

祖位江左亦以為天禹之雁云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麻納戴楊皮冠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單形試之初先壞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日行七百里其二沙弥年十四行亦及之至年卅來遊到鄴季龍令佛圖登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緒和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苫為

詭言虛說元驗乃止惟以占夢爲佞梅福乃不進問者李廣冷狐策夢
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爲陽冰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迫
冰未洋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爲陽冰下爲陰陰陽媒介事也君當爲
人作媒冰洋而婚成策曰老矣不爲媒也會大午西劾因策爲汁
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策郡主簿張宅婁在高上山澤縱令三
周但見松柏不知門庭統曰馬屬離離爲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
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庭爲死門也周三甚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
以謀反伏誅索元前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元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
師貴人與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蜀大守使聚充大守先
署名功曹而舉孝廉充後感見虎脫上衣來詣充統曰屬去上中下
半男子衣狀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楠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
捧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子也肉色赤也兩杖者象也極
打之飽肉食也俄而卒驗焉黃華聞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
之衣架踰高而屋小不大頹杖諸物亦如之統曰馬舞者象也極
堅故舉逼以白隨事論之其長既舉得登相待問喜喜曰吾得殺府登

未歸而火作李經夢庫有三角羊門有雙雀集角統大角羊門小角有雙雀象角
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羊門小角有雙雀所謂一在前前凶
也一在後後兇也當有凶對之問時從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
曹張邈宣奉使詣朔夜夢有吹爲脚統曰脚肉彼吹爲却宇會東虜及
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大宇陰謀從求占事統曰昔入大學問占夢之術
爲主人其人元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
審問而說實元其也答命爲再開答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情學京
師交結時賢希申融要會中間不遇統養七絃琴不求聞達
又少不習勤老元史幹濟治二年勤堅又著內視法統既精觀之卒于
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洛陽人也有元孫爲狼之衍堅召詣長安惡其
國衆命許點殊之欽而欽至臨留之後大試郡察酒酣自左右收欽欽
化爲旋風飛出窗外須臾有告在城東者臨追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
或有共衆距戰或前有路潤騎不得過墜不知所在堅聞之怒甘雖殺點之

當陽門鷹揚將軍梁暉問摩訶菩薩曰其祥安在摩訶菩薩曰西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出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都善又前部王朝于符堅西歸都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何西也西海太守王相叛摩訶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白千里龍表之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憶倖以邀成功摩訶不可從誤入大事摩訶曰若其不捷摩訶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帥剋之光比之原管仲桓憚霍謀光將伐之伏乾歸降摩訶曰今大白未出不宜行師　必死功終當踰復敗大敵之強秦以為必有秦隴之患及剋金城光使瞿詣摩訶摩訶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佐戶死將雖得此城真安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三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摩訶為散騎常侍太常摩訶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開摩訶起兵咸以聖人起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摩訶以為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刺史終如摩訶言摩訶言歷九相持世進人稱呂統死鬼摩訶未

也元統亡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摩訶曰涼州諫光殺當有大赦相位乃有老頭鮮卑居之終於秃髮烏孤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士庶所附數數奔乞伏乾歸乾歸以妻焉後修禮混復娶孫氏據姑臧聚惟倫不為南奔為皇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敏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開其名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逐停沙勒一年博悟經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倫行者頗共疑之鉢羅什自得於宋永初三年為化諸聚者皆共師受至二十二龜茲王迎之還國隨所說者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毋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葱山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大乘之力但於汝死利

數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禮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官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推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講肇作大乘阿毗曇云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書寫眾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乞吾命慾歸須臾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奉之什後不復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盆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交食此者乃可預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閱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處別三百餘年相見杳杳未期遲有遇於衆生耳雖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念乃口出三番神祝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加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懸境可言死尸新臭形碎惟舌不爛沙門曇霄等不知何許人也老髮僻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汙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无妄禍福多矣或藏其錫杖曇霄入冥數返開日須更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毋謂僻檀曰若能安坐无為則天下可定不爭克昌如其躬好殺禍將及已僻檀不能從僻檀死後殃猶其語焉曇霄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雲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僻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霄曰當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僻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灣六十五 二二

宣宗之士人共大司空劉知柔產曜乾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二蓋極言政教權宜而末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對曰臣父子兄弟三人俱為宰相今臣一門三刺史臣之罪也宣宗為之改容嘆息化之關鍵其繫至矣政客繆多署其博士終倘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兄賢野臘引重三輔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吉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仍特進金章紫綬爵開中侯

史臣曰中載著詩多沿墳典研精數術窮極幽微之旨明大象管何必之理之玄妙去姚之歸晉追兵奄及數號於前側書見秋葉不能沉知自脫於什矣自退高來所諸夏非眼曾於仙山親布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主老所或假寧道訣或受啟神方還能厭勝攘災隱文彰於離合變化發於言象而共和學通人未宜枉繩

贊曰傳敘見往書記載並雕影響難尋若行契忘力亂神滯時或世崇尚弗已必致流敝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鄧攸妻曹氏　歐陽建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觀妻周氏　何攀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　陳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妻閻氏　苻堅妻張氏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梁喜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光妻楊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夫三才分位，宰象之道克隆；二族交徽，貞烈之風增著。振高情而獨秀，冒冊府而孤標。周篇於焉飛華，楚節為之徽采。列女傳頌，蓋有以也。

羊耽妻辛氏

代柄罕聞，非一緒然。則廣地為洲，夏啓宅土，有娀有莘，廣陳勢之基；姒大以行，昌姬之化厲。物極中闇，義昧月宅，君危若卵，喪亂弘多。

規而霸基，識文伯之奉姒；志既弱婦，貝且擅母儀。子政綴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官閨節，有裨陰訓。故上從奏始下迄共安，一操可稱，一載可紀。咸加撰次，為之傳云。

成位極后，妃嘏因夫子名；下之室邪，以教勸亦同懿。羊耽妻辛氏，蓋陳留人也。父毗，魏侍中。毗之女，通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聞其姿容，納為夫人，甚寵愛之。

得五為太子，掬眄頃嗣之已辛君知我喜不眠，以告袁英。英數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君不可以不戒。主國不可以不慎，宜戒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第敬為大計。帝嘗要辛夫人同車，宴罷，帝引車徑出，而閉城門。辛夫人以帝出而閉城門，疑有變，從旁門趣宮。帝已還，問夫人曰：「何為不從門？」對曰：「聞天子在外，不利國家，故事可得不乎？」帝善其言。

北有道妻嚴氏　歐陽建妻石氏

薛君子慎女德，在乎貞順；雖少能多，貴於節操。名分既辨，婦道斯著。故曰：「婦人，伏於人也。」是以有在道與之為婚，是謂成乎矣。能丹心之公，是卿生須後果為，儀同三司之前妻；子成年六歲，自有在道與之為婚，是謂成乎矣。能丹心之公，是卿生須後果為，儀同三司之前妻；子成年六歲，

權必為害，亦由排山壓卵以陽決雪耳。荼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曼等驕後必當自敗。」司馬文王聞而善之。

自有在道與之為婚，是謂成乎矣。能丹心之公，是卿生須後果為，儀同三司之前妻；子成年六歲，

預為秦州刺史，後亞微，還，遇賊，書戒二同。賊至，不從，遂為所害。

謂成乎矣。能丹心之公，是卿生須後果為，儀同三司之前妻；子成年六歲，

嘗隨其繼母在家，謂域曰：「汝年十歲，如此年六十，如此年七十，如此年八十，如此年九十，如此年百歲，如此年百一歲，如此年百二歲，如此年百三歲，如此年百四歲，如此年百五歲，如此年百六歲，如此年百七歲，如此年百八歲，如此年百九歲，如此年百十歲，如此年百十一歲，如此年百十二歲，如此年百十三歲，如此年百十四歲，如此年百十五歲，如此年百十六歲，如此年百十七歲，如此年百十八歲，如此年百十九歲，如此年百二十歲，如此年百二十一歲，如此年百二十二歲，如此年百二十三歲，如此年百二十四歲，如此年百二十五歲，如此年百二十六歲，如此年百二十七歲，如此年百二十八歲，如此年百二十九歲，如此年百三十歲，如此年百三十一歲，如此年百三十二歲，如此年百三十三歲，如此年百三十四歲，如此年百三十五歲，如此年百三十六歲，如此年百三十七歲，如此年百三十八歲，如此年百三十九歲，如此年百四十歲，如此年百四十一歲，如此年百四十二歲，如此年百四十三歲，如此年百四十四歲，如此年百四十五歲，如此年百四十六歲，如此年百四十七歲，如此年百四十八歲，如此年百四十九歲，如此年百五十歲，如此年百五十一歲，如此年百五十二歲，如此年百五十三歲，如此年百五十四歲，如此年百五十五歲，如此年百五十六歲，如此年百五十七歲，如此年百五十八歲，如此年百五十九歲，如此年百六十歲，如此年百六十一歲，如此年百六十二歲，如此年百六十三歲，如此年百六十四歲，如此年百六十五歲，如此年百六十六歲，如此年百六十七歲，如此年百六十八歲，如此年百六十九歲，如此年百七十歲，如此年百七十一歲，如此年百七十二歲，如此年百七十三歲，如此年百七十四歲，如此年百七十五歲，如此年百七十六歲，如此年百七十七歲，如此年百七十八歲，如此年百七十九歲，如此年百八十歲，如此年百八十一歲，如此年百八十二歲，如此年百八十三歲，如此年百八十四歲，如此年百八十五歲，如此年百八十六歲，如此年百八十七歲，如此年百八十八歲，如此年百八十九歲，如此年百九十歲，如此年百九十一歲，如此年百九十二歲，如此年百九十三歲，如此年百九十四歲，如此年百九十五歲，如此年百九十六歲，如此年百九十七歲，如此年百九十八歲，如此年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二百歲，如此年二百一歲，如此年二百二歲，如此年二百三歲，如此年二百四歲，如此年二百五歲，如此年二百六歲，如此年二百七歲，如此年二百八歲，如此年二百九歲，如此年二百十歲，如此年二百十一歲，如此年二百十二歲，如此年二百十三歲，如此年二百十四歲，如此年二百十五歲，如此年二百十六歲，如此年二百十七歲，如此年二百十八歲，如此年二百十九歲，如此年二百二十歲，如此年二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二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二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二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二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二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二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二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二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二百三十歲，如此年二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二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二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二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二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二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二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二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二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二百四十歲，如此年二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二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二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二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二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二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二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二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二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二百五十歲，如此年二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二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二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二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二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二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二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二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二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二百六十歲，如此年二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二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二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二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二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二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二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二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二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二百七十歲，如此年二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二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二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二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二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二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二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二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二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二百八十歲，如此年二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二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二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二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二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二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二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二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二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二百九十歲，如此年二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二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二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二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二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二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二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二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二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三百歲，如此年三百一歲，如此年三百二歲，如此年三百三歲，如此年三百四歲，如此年三百五歲，如此年三百六歲，如此年三百七歲，如此年三百八歲，如此年三百九歲，如此年三百十歲，如此年三百十一歲，如此年三百十二歲，如此年三百十三歲，如此年三百十四歲，如此年三百十五歲，如此年三百十六歲，如此年三百十七歲，如此年三百十八歲，如此年三百十九歲，如此年三百二十歲，如此年三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三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三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三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三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三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三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三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三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三百三十歲，如此年三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三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三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三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三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三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三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三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三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三百四十歲，如此年三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三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三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三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三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三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三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三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三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三百五十歲，如此年三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三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三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三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三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三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三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三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三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三百六十歲，如此年三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三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三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三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三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三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三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三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三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三百七十歲，如此年三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三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三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三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三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三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三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三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三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三百八十歲，如此年三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三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三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三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三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三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三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三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三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三百九十歲，如此年三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三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三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三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三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三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三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三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三百九十九歲，如此年四百歲，如此年四百一歲，如此年四百二歲，如此年四百三歲，如此年四百四歲，如此年四百五歲，如此年四百六歲，如此年四百七歲，如此年四百八歲，如此年四百九歲，如此年四百十歲，如此年四百十一歲，如此年四百十二歲，如此年四百十三歲，如此年四百十四歲，如此年四百十五歲，如此年四百十六歲，如此年四百十七歲，如此年四百十八歲，如此年四百十九歲，如此年四百二十歲，如此年四百二十一歲，如此年四百二十二歲，如此年四百二十三歲，如此年四百二十四歲，如此年四百二十五歲，如此年四百二十六歲，如此年四百二十七歲，如此年四百二十八歲，如此年四百二十九歲，如此年四百三十歲，如此年四百三十一歲，如此年四百三十二歲，如此年四百三十三歲，如此年四百三十四歲，如此年四百三十五歲，如此年四百三十六歲，如此年四百三十七歲，如此年四百三十八歲，如此年四百三十九歲，如此年四百四十歲，如此年四百四十一歲，如此年四百四十二歲，如此年四百四十三歲，如此年四百四十四歲，如此年四百四十五歲，如此年四百四十六歲，如此年四百四十七歲，如此年四百四十八歲，如此年四百四十九歲，如此年四百五十歲，如此年四百五十一歲，如此年四百五十二歲，如此年四百五十三歲，如此年四百五十四歲，如此年四百五十五歲，如此年四百五十六歲，如此年四百五十七歲，如此年四百五十八歲，如此年四百五十九歲，如此年四百六十歲，如此年四百六十一歲，如此年四百六十二歲，如此年四百六十三歲，如此年四百六十四歲，如此年四百六十五歲，如此年四百六十六歲，如此年四百六十七歲，如此年四百六十八歲，如此年四百六十九歲，如此年四百七十歲，如此年四百七十一歲，如此年四百七十二歲，如此年四百七十三歲，如此年四百七十四歲，如此年四百七十五歲，如此年四百七十六歲，如此年四百七十七歲，如此年四百七十八歲，如此年四百七十九歲，如此年四百八十歲，如此年四百八十一歲，如此年四百八十二歲，如此年四百八十三歲，如此年四百八十四歲，如此年四百八十五歲，如此年四百八十六歲，如此年四百八十七歲，如此年四百八十八歲，如此年四百八十九歲，如此年四百九十歲，如此年四百九十一歲，如此年四百九十二歲，如此年四百九十三歲，如此年四百九十四歲，如此年四百九十五歲，如此年四百九十六歲，如此年四百九十七歲，如此年四百九十八歲，如此年四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五百歲，如此年五百一歲，如此年五百二歲，如此年五百三歲，如此年五百四歲，如此年五百五歲，如此年五百六歲，如此年五百七歲，如此年五百八歲，如此年五百九歲，如此年五百十歲，如此年五百十一歲，如此年五百十二歲，如此年五百十三歲，如此年五百十四歲，如此年五百十五歲，如此年五百十六歲，如此年五百十七歲，如此年五百十八歲，如此年五百十九歲，如此年五百二十歲，如此年五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五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五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五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五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五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五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五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五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五百三十歲，如此年五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五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五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五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五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五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五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五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五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五百四十歲，如此年五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五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五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五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五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五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五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五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五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五百五十歲，如此年五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五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五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五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五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五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五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五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五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五百六十歲，如此年五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五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五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五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五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五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五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五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五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五百七十歲，如此年五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五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五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五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五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五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五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五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五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五百八十歲，如此年五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五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五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五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五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五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五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五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五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五百九十歲，如此年五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五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五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五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五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五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五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五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五百九十九歲，如此年六百歲，如此年六百一歲，如此年六百二歲，如此年六百三歲，如此年六百四歲，如此年六百五歲，如此年六百六歲，如此年六百七歲，如此年六百八歲，如此年六百九歲，如此年六百十歲，如此年六百十一歲，如此年六百十二歲，如此年六百十三歲，如此年六百十四歲，如此年六百十五歲，如此年六百十六歲，如此年六百十七歲，如此年六百十八歲，如此年六百十九歲，如此年六百二十歲，如此年六百二十一歲，如此年六百二十二歲，如此年六百二十三歲，如此年六百二十四歲，如此年六百二十五歲，如此年六百二十六歲，如此年六百二十七歲，如此年六百二十八歲，如此年六百二十九歲，如此年六百三十歲，如此年六百三十一歲，如此年六百三十二歲，如此年六百三十三歲，如此年六百三十四歲，如此年六百三十五歲，如此年六百三十六歲，如此年六百三十七歲，如此年六百三十八歲，如此年六百三十九歲，如此年六百四十歲，如此年六百四十一歲，如此年六百四十二歲，如此年六百四十三歲，如此年六百四十四歲，如此年六百四十五歲，如此年六百四十六歲，如此年六百四十七歲，如此年六百四十八歲，如此年六百四十九歲，如此年六百五十歲，如此年六百五十一歲，如此年六百五十二歲，如此年六百五十三歲，如此年六百五十四歲，如此年六百五十五歲，如此年六百五十六歲，如此年六百五十七歲，如此年六百五十八歲，如此年六百五十九歲，如此年六百六十歲，如此年六百六十一歲，如此年六百六十二歲，如此年六百六十三歲，如此年六百六十四歲，如此年六百六十五歲，如此年六百六十六歲，如此年六百六十七歲，如此年六百六十八歲，如此年六百六十九歲，如此年六百七十歲，如此年六百七十一歲，如此年六百七十二歲，如此年六百七十三歲，如此年六百七十四歲，如此年六百七十五歲，如此年六百七十六歲，如此年六百七十七歲，如此年六百七十八歲，如此年六百七十九歲，如此年六百八十歲，如此年六百八十一歲，如此年六百八十二歲，如此年六百八十三歲，如此年六百八十四歲，如此年六百八十五歲，如此年六百八十六歲，如此年六百八十七歲，如此年六百八十八歲，如此年六百八十九歲，如此年六百九十歲，如此年六百九十一歲，如此年六百九十二歲，如此年六百九十三歲，如此年六百九十四歲，如此年六百九十五歲，如此年六百九十六歲，如此年六百九十七歲，如此年六百九十八歲，如此年六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七百歲，如此年七百一歲，如此年七百二歲，如此年七百三歲，如此年七百四歲，如此年七百五歲，如此年七百六歲，如此年七百七歲，如此年七百八歲，如此年七百九歲，如此年七百十歲，如此年七百十一歲，如此年七百十二歲，如此年七百十三歲，如此年七百十四歲，如此年七百十五歲，如此年七百十六歲，如此年七百十七歲，如此年七百十八歲，如此年七百十九歲，如此年七百二十歲，如此年七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七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七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七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七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七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七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七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七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七百三十歲，如此年七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七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七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七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七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七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七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七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七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七百四十歲，如此年七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七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七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七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七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七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七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七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七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七百五十歲，如此年七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七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七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七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七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七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七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七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七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七百六十歲，如此年七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七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七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七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七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七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七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七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七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七百七十歲，如此年七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七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七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七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七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七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七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七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七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七百八十歲，如此年七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七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七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七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七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七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七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七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七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七百九十歲，如此年七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七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七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七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七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七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七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七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七百九十九歲，如此年八百歲，如此年八百一歲，如此年八百二歲，如此年八百三歲，如此年八百四歲，如此年八百五歲，如此年八百六歲，如此年八百七歲，如此年八百八歲，如此年八百九歲，如此年八百十歲，如此年八百十一歲，如此年八百十二歲，如此年八百十三歲，如此年八百十四歲，如此年八百十五歲，如此年八百十六歲，如此年八百十七歲，如此年八百十八歲，如此年八百十九歲，如此年八百二十歲，如此年八百二十一歲，如此年八百二十二歲，如此年八百二十三歲，如此年八百二十四歲，如此年八百二十五歲，如此年八百二十六歲，如此年八百二十七歲，如此年八百二十八歲，如此年八百二十九歲，如此年八百三十歲，如此年八百三十一歲，如此年八百三十二歲，如此年八百三十三歲，如此年八百三十四歲，如此年八百三十五歲，如此年八百三十六歲，如此年八百三十七歲，如此年八百三十八歲，如此年八百三十九歲，如此年八百四十歲，如此年八百四十一歲，如此年八百四十二歲，如此年八百四十三歲，如此年八百四十四歲，如此年八百四十五歲，如此年八百四十六歲，如此年八百四十七歲，如此年八百四十八歲，如此年八百四十九歲，如此年八百五十歲，如此年八百五十一歲，如此年八百五十二歲，如此年八百五十三歲，如此年八百五十四歲，如此年八百五十五歲，如此年八百五十六歲，如此年八百五十七歲，如此年八百五十八歲，如此年八百五十九歲，如此年八百六十歲，如此年八百六十一歲，如此年八百六十二歲，如此年八百六十三歲，如此年八百六十四歲，如此年八百六十五歲，如此年八百六十六歲，如此年八百六十七歲，如此年八百六十八歲，如此年八百六十九歲，如此年八百七十歲，如此年八百七十一歲，如此年八百七十二歲，如此年八百七十三歲，如此年八百七十四歲，如此年八百七十五歲，如此年八百七十六歲，如此年八百七十七歲，如此年八百七十八歲，如此年八百七十九歲，如此年八百八十歲，如此年八百八十一歲，如此年八百八十二歲，如此年八百八十三歲，如此年八百八十四歲，如此年八百八十五歲，如此年八百八十六歲，如此年八百八十七歲，如此年八百八十八歲，如此年八百八十九歲，如此年八百九十歲，如此年八百九十一歲，如此年八百九十二歲，如此年八百九十三歲，如此年八百九十四歲，如此年八百九十五歲，如此年八百九十六歲，如此年八百九十七歲，如此年八百九十八歲，如此年八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九百歲，如此年九百一歲，如此年九百二歲，如此年九百三歲，如此年九百四歲，如此年九百五歲，如此年九百六歲，如此年九百七歲，如此年九百八歲，如此年九百九歲，如此年九百十歲，如此年九百十一歲，如此年九百十二歲，如此年九百十三歲，如此年九百十四歲，如此年九百十五歲，如此年九百十六歲，如此年九百十七歲，如此年九百十八歲，如此年九百十九歲，如此年九百二十歲，如此年九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九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九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九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九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九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九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九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九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九百三十歲，如此年九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九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九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九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九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九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九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九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九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九百四十歲，如此年九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九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九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九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九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九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九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九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九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九百五十歲，如此年九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九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九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九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九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九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九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九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九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九百六十歲，如此年九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九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九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九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九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九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九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九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九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九百七十歲，如此年九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九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九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九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九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九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九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九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九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九百八十歲，如此年九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九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九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九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九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九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九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九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九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九百九十歲，如此年九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九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九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九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九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九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九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九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九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一千歲，如此年一千一歲，如此年一千二歲，如此年一千三歲，如此年一千四歲，如此年一千五歲，如此年一千六歲，如此年一千七歲，如此年一千八歲，如此年一千九歲，如此年一千十歲，如此年一千十一歲，如此年一千十二歲，如此年一千十三歲，如此年一千十四歲，如此年一千十五歲，如此年一千十六歲，如此年一千十七歲，如此年一千十八歲，如此年一千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十歲，如此年一千二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十歲，如此年一千三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十九歲，如此年一千四十歲，如此年一千四十一歲，如此年一千四十二歲，如此年一千四十三歲，如此年一千四十四歲，如此年一千四十五歲，如此年一千四十六歲，如此年一千四十七歲，如此年一千四十八歲，如此年一千四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五十歲，如此年一千五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五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五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五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五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五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五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五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五十九歲，如此年一千六十歲，如此年一千六十一歲，如此年一千六十二歲，如此年一千六十三歲，如此年一千六十四歲，如此年一千六十五歲，如此年一千六十六歲，如此年一千六十七歲，如此年一千六十八歲，如此年一千六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七十歲，如此年一千七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七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七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七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七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七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七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七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七十九歲，如此年一千八十歲，如此年一千八十一歲，如此年一千八十二歲，如此年一千八十三歲，如此年一千八十四歲，如此年一千八十五歲，如此年一千八十六歲，如此年一千八十七歲，如此年一千八十八歲，如此年一千八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九十歲，如此年一千九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九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九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九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九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九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九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九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九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一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二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二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三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四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五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六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七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八十九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一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二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三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四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五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六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七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八歲，如此年一千三百九十九歲，如此年一千四百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一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二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三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四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五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六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七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八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九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一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二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三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四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五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六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七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八歲，如此年一千四百十九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二十歲，如此年一千四百二

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陳中弟淪曰談女亦有才取焉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強後濟欲妻之白珍談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珍曰海中祭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世所拔乎濟曰是珍曰此人才足拔羣然地寒門卑宦俗人多以貴賤為士人不足與婚姻正其人數年果亡珍明鑒若識皆此類也陳郡謝鯤為豫章太守鯤女嫁於袁氏鯤既卒袁氏有強盛賓客而謝氏門衰子弟皆欲離袁氏鯤女誓不許曰袁氏雖貴門與邪雅相親重那不以貧賤改節乎遂守志不嫁其後袁氏亦有德行珍

而終秀與鯨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前吾復何憂當高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高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為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請恤詔贈茂太僕

誠舉門義烈追贈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歿二女為弢所獲並有國色弢欲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甫鞠小女灌幼有奇節終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于南北軍右暉暉信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下馬戰且前得免與母相失灌單騎入賊陣中尋覓母氏賊義而捨之灌遂得與母俱還

乞師又為杜曾圍襄陽灌復冒險出圍請救安西將軍奔之女也聰識有才智灌以安西將軍甫之甥故投之安西將軍奔之女也聰識有才智灌以安西將軍甫之甥故投之

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道韞曰毛詩大雅不如小雅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反覆論之不如小雅仲山甫出祖東門以衛王室之為切也

有雅人深致又曾內集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也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悅初謝安嘗問諸子侄以毛詩何句最佳兄子朗稱大義炳著公曰

寵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孫其誠常出入呼侯汝能如此吾雖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檢弥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偽大保靳準女也幼而聰慧善屬書籍傳母止之娥敬習弥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娥輒引古今以數諸兄諸兄深以歎伏恃孝友喜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左將軍偽儀制殿以居之其延待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加誅娥時在後堂私勸聰曰元達忠於社稷所謂社稷之臣也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高義宜延待以列士如何不恒不加之罪欲誅之非所以光揚聖德也聰乃止

大夫得紐且乎逸理成名立行荷堅為太常聖賢幸其父與學問博士經典乃撰禮論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死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

制經紀典學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死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

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從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撰書詣鄴遇劉聰大怒將加誅娥時在後堂私勸聰曰元達忠於社稷所謂社稷之臣也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高義宜延待以列士如何不恒不加之罪欲誅之非所以光揚聖德也聰乃止

遲時年小宋氏書則楷娥則教焉

大夫得紐且乎逸理成名立行荷堅為太常聖賢幸其父與學問博士經典乃撰禮論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死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

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踰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妻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任劉聰為西揚州刺史鎮壽陽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幼之俄冷閻室襲芳不中芳攜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賊當我欲殺反賊何謀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毋仇不同地汝反逆先殺吾人父母而復以九孔陵人吾所以學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刺汝首於逵達以塞大恥餘衆猶萬言殺之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救后陝降事段始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戶上宜聲甚衆

嘆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嘆衆雞夜鳴伏聞厩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言曰之理誠非微妻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坠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坠東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仕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攻圍既閉毛氏猶擊鼓踏馬率壯士數百人踴萇陳交戰殺傷甚衆萇所敬憚萇長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夫子今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自投萇牛城西將出官超處讓閒珍物出外使令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吾夫子今屈皇后自吾夫右主寧不識恩義耶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殞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姚慧若悉諳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男人婦那人聞難則非義世之雄略唯丁零翟斌耳吾當委質事之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寶雖容豪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亂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衛之垂曰汝言是也然寶既長大吾不可廢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隆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子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智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吾與汝輩不免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意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兄弟尚過殺毋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既威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元毋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為然偽中書令昧邃太言於朝曰子元廢毋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屬順帝猶配響食安皇先后言虎實尚未奇知宜休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東作亂寶乃欲殺翟後麟順帝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馬姊妹很為垂德之妻幸如討尘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寶雖容豪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亂難則非英世之雄略唯丁零翟斌耳吾當委質事之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寶雖容豪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亂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衛之垂曰汝言是也然寶既長大吾不可廢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隆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子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智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吾與汝輩不免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意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兄弟尚過殺毋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既威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元毋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為然偽中書令昧邃太言於朝曰子元廢毋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屬順帝猶配響食安皇先后言虎實尚未奇知宜休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東作亂寶乃欲殺翟後麟順帝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可朱渾元妻段氏字元姬偽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姚慧若悉諳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男人婦那人聞難則非義世之雄略唯丁零翟斌耳吾當委質事之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寶雖容豪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亂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衛之垂曰汝言是也然寶既長大吾不可廢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隆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子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為驪戎之女何其智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吾與汝輩不免垂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意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兄弟尚過殺毋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既威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元毋后之道不宜成喪羣下咸以為然偽中書令昧邃太言於朝曰子元廢毋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屬順帝猶配響食安皇先后言虎實尚未奇知宜休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東作亂寶乃欲殺翟後麟順帝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徼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免悲尹氏曰與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日葬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嘉之不誅為子茂度娉其妻為妻又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度尹氏又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遑遑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卮諸孫在伊吾卮能去不尹氏未則其言荅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鼷鼠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但渠酒泉許我歸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但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還矣使者不敢還而還年七十五卒于尹吾

史臣曰夫教霜降鄭彰動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爽宇樹風檢靡閑褒揉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汩之以奔逃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懷舊之情馳鶩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致焉極至若惠風之教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擇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秦之

十二

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登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負弊無斷雅引比夫縣梁靡顧齒劒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娩柔則載循六行爰照四德操貞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列傳卷第六十六　晉書九十六

列傳卷第六十七　晉書九十七　御撰

四夷

東夷　夫餘　馬韓　辰韓　肅慎　挹婁　北狄　匈奴　南蠻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秦　西戎　林邑　扶南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義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龍圖龜書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鄰西宇而橫南極敘種落異名長幼有道則時遷教隨俗變不待以羈縻防華度劉魏制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言譯莫不待以賓接其稽夏武帝受終袁魏鄭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珍來遠之名撫儁懷新成時無怠凡四夷公貢者有二十二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遠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踩貢之禮於

十三

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為之傳云北狄鬻虞中壤

東夷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帶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似于先指其君喪剪髮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王現出善馬及貂美珠珠大如酸棗其俗重厚少寇盜有金銀珍寶皆藏於王印文稱濊王之印國中有古濊城本濊貊之地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滅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為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為惡虜所滅其悼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為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卑慕容廆納夫餘失於撫略詔曰夫餘侯人

還復舊國仍請援龍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鹿又要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鹿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為鹿掠其種人賈於中國市賣之又發詔以吉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人

韓種有三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為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中先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貴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璫珠用以綴衣或飾頸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踱性勇悍國中有所謂役以起塚墳大小隨其死者多少繩以杖搥繩終日嚘呼力作不以為勞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為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事鬼有似西域浮屠者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興元年其王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大凡諸

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潮咸寧二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為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馬韓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識蠶桑織綿土無牛馬有刀楯矛矟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禮持錢帛以與婦家婦人貞而不淫男子以髡鯨為好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衣作廁於溷中圜聚而居作屋形似冢戶在上出入亦以梯登善為賊相殺以瓜報之俗喜鼓舞好相和歌其舞數人俱起相隨蹋地為節又善彈弄弦其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又來

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沈沒取魚蛤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俗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緝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衣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緝績土無牛馬有刀楯以銅為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身如塗粉也食飲用俎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為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卜正歲四節但計農耕及收穫之時以為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滅其家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以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市有無交易使大倭監之女王都邪馬臺其國舊以男子為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年卒遣小部帥其男物至太熙初復有羊安國帥逸之帷幄模盧國帥
沙支臣其子雛夾利國帥加冬臣其子蒲都國帥因末縄余國帥馬路沙
樓國帥各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世戎

吐谷渾莫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二千七百家以讓之及
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
令馬鬬吐谷渾曰馬為畜鬬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其異恐里云汝於
萬里之外矣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馬及父時舊臣追還
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嗣我甲庶世理
無並大今因馬而別豈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
隨去矣樓馬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其者十
餘輩樓馬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
阿干之歌嗟暮鴈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
及曾玄後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平分县乃西附陰山獨永嘉
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
里外有城郭而不居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粮其官置長史司
馬將軍顧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羃羅婦人以金花為首飾
辮髮紫後垂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
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若記而除國无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
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多蔓
菁頗有菽粟出蜀馬騾牛而北雜種謂之為阿柴廣或號為野馬吐
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英傑性仁愛而善撫衆以孝聞於鄰國
概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
定天下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窮邊山悶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
得策名於天庭生與麋鹿同群鬼雖俯覩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刃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羣酋委畀所刺劒猶在其身謂其
將紇拔泥曰堅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著

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世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龍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恂士金城裴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開柔靡斷取輕勍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奉贈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敬禮如歸白山所降不志於心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健善騎射謂苞曰我將爲龜茲王羅雲所敗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據龍耳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龜茲王白純以城降駿宣以部分張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龜茲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分軍或自漢祖畏於拘人步舉乃以

周徊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柧琥珀為壁水精為柱磲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月於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不敢怨有官曹領海頭而文字與日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作細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都護常以金錢這往大海取明珠璧流離其俗不貴珍寶以金銀為錢以市買諸香物其王坐金師子床出則乘象以導從鳴鼓擊鉦建幢麾其人皆黑而深目多鬚髯善賈客利之往來皆賫黃金雜繒而往到則以黃金為賦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使者莫不悲懷若欲還者數年乃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opq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无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死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暖無霜雪人皆裸體跣行性皆貪而好劫以金銀為貨市用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王服幅合縫如井欄百數貫花蔓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稱為制度至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

文曰南西卷縣葦師范椎奴池常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本是我物我今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能斬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壞之隨南估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鑄銅為佛圖經像遣使奉表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笨椎擅殺王子自立為王以逸妻妾賜其大將分海渾長誕神祠得弓遂人皆驍果善騎射好戰鬬之法又教逸作高樓複閣以為居處之飾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之不從者絕其飲食於是乃攻大破之不從者絕其飲食於是乃攻大破之

○北狄

匈奴之類物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蔚北既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大率中國正朔夏曰董龍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已子前史前漢大抵北邊郡縣率部落而置之使為將文乃謂之屯或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郎舍猶因本號號稱單于歲給郎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相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吏牧之與并州諸胡雜處分布太原西河上郡北地凡有五部大率居晉陽汾澮之間漸漬中國頗與華人同俗其入侍及貢獻不絕於道

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狠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部都尉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祁縣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五千餘落居大陵北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時武帝踐阼以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若干太原故茲氏縣右

後北狄衛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宵形禹跡史稱萬物之靈載籍士隨方殊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冓肆凶獷者為外夷聲譯諸導本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陷自古為患稽諸前史厥咎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伐周王西討皆所以恢弘德化震耀威武也暨乎晚運陵夷則有若殷之中壞歷年斯永種類滋蕃漸成勁敵或憑陵於邊鄙或交侵於華夏或委質稱臣或因亂竊發雖時有叛服而大較恭順者多及秦始匪茅茹前迷廣開塞垣更招種落納其降附以實內地分布諸郡錯居中土雜我華風同我編戶接帳連甍於郊掩閭既而沸唇成俗鳴鏑為聲振鷺鄉音而擬文慕狼心而違義何相從策弗須於蓐睡郭欽遠徙於未萌江統深識於禍先其所由漸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諸偽燕都邑勃寒元倫毒蜥凶疾沿天逆其所由邦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諸偽燕都邑勃寒元倫毒蜥凶疾沿天逆其所由邦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諸偽燕都邑勃寒元倫毒蜥凶疾沿天逆其所由邦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諸偽燕都邑勃寒元倫毒蜥凶疾沿天逆其所由邦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諸偽燕都邑勃寒元倫毒蜥凶疾沿天逆其所由邦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諸偽燕都邑勃寒元倫毒蜥凶疾沿天逆其所由邦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諸偽燕

罪徙三河三魏見七四萬家以充之都不亂華漸化平陽弘農魏郡京北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姜沙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且得一百翻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二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勃蕃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雜胡種萬川種力沙種黑狼種赤勒種捍蛮種黑狼種赤沙種捍蛮種捍蛮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雜胡種萬川種力沙種黑狼種赤勒種捍蛮種黑狼種赤沙種捍蛮種捍蛮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雜胡種萬川種力沙種黑狼種赤勒種捍蛮種黑狼種赤沙種捍蛮種捍蛮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雜胡種萬川種力沙種黑狼種赤勒種捍蛮種黑狼種赤沙種捍蛮種捍蛮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雜胡種萬川種力沙種黑狼種赤勒種捍蛮種黑狼種赤沙種捍蛮種捍蛮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跋種大樓種雜胡種萬川種力沙種黑狼種赤勒種捍蛮種黑狼種赤沙種捍蛮種

王敦　沈充　桓溫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詞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主薨駙馬都尉劉寔奉詔令敦主喪事敦以禮節自居深為寔所敬重寔還具以狀聞帝甚異之由是知名累遷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遭部將朱軌誘攻杜曾為曾所殺敦奔赴殯葬躬自營護喪還武昌為之立廟圖其形像四時祭祀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遭部將朱軌誘攻杜曾為曾所殺敦奔赴殯葬躬自營護喪還武昌為之立廟圖其形像四時祭祀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遭部將朱軌誘攻杜曾為曾所殺敦奔赴殯葬躬自營護喪還武昌為之立廟圖其形像四時祭祀如故

往之動略皆之傾情好綢繆足以廣海俗明君臣令德義何古昭著
親受書敕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晉魏之交吾泰外任蹔冊十載朝誨之
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鏡機審諫前恩不得朝和益伏惟
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賜之以政爵之以禮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
錄尚書使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躰流佗
好評公有譏誚眞省錄尚書牧郎又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
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閭識未見其才鈴北見余論北導加輔
翼積年實盡忠力雷霆之聲願陛下深垂遠斬倪首則飛望厥服皇祚
反玷之譏子犯有臨何要君之責肅何周勃猶能固位終為良佐以
導之才何能无失當今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道理
備宜先能忍事善北計動有寸音才義動靜頓問起予聖慮外无過龍
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今表風聖恩不終則退迹失望天下荒擾人心
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事導封
以還敢敢復遠奏之初敢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有重

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宰從貴顯威權莫貳逐欲
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弱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敢益
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凾後輒詠魏武帝譏袁紹云智不及此
在千里刺史首春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盡缺及相州
湘州敢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去者魏之文播其間欲以感
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敢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各二人
帝以劉隗北將重誠若與為鎮北將軍發揚州以為兵外以討
胡實禦敢也來自元年敢表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
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社
以天起事役勞撫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資儲過制乃以黃散為衆
軍資器械皆藏以自資器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冤良人
奴白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官廚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
諸將妻子聖恩聽許而隗終不悔又徐州流人牟

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赳工閭之闔盧惑精魂飛散不覺都督臨機
橫流陛下當全狙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宗廟幸甚臣前後所啟奏何嘗忽忠言
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凾後輒詠魏武帝譏袁紹云智不及此
在千里刺史首春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盡缺及相州
湘州敢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去者魏之文播其間欲以感
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敢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各二人
帝以劉隗北將重誠若與為鎮北將軍發揚州以為兵外以討
胡實禦敢也來自元年敢表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
為用攻之必敗札果敗則隗自走敢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異敢戰
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勒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
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見遣敢自還
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敢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敢為丞相江州敢進
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敢拜又加羽葆鼓吹乘傷讓不受還
史武昌多年惠良龍樹親殷以兄含為衛將軍都督沿南軍事領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以威朝廷倾危宗社臕
寧益二州及帝崩大寧元年敦謂朝廷
帝紀又使兼大常雅善倩拜授加黃鉞班劒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
不趨劒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尚書周顗
使主簿受詔以宅還第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得志甚慢
貢朝廷入己府州相獻收來出其門從舍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
諸軍事假節鎮武昌以舒為荊州刺史南蠻校尉劉暴時所
不附以敦重故隱忍容之敦以流民為親兵數萬家給之
號曰親以觀神器社稷之危睥睨則旦夕間耳
弥復煽逸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
恒劉隨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驍悍共相驅策殺戮已又大起
人田宅營造石墓剽掠百姓發其墳墓毀壞棺槨奪人
守養舍宇廐牧及敦弱其拜職免官歸舍子應及敦弟
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使高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
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吳若解兵放兵歸身朝廷
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

尚存忽喪而下方一倕俸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
遂逼殺充宛謀頴敦死後作難敦又已周札殺之而尹城其族常從督
冊智公乘雄等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
病篤詔遣侍中陳頵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其營窺
其營壘支屬遷大臣訊問其起居遷令頵還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舍
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為丹楊尹欲使視何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
常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為言敦死於是下詔先帝以聖德
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等首若忠賛以道義讓故大將軍敦無敵服威
内或外或輔之動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王川
刀協劉隗卉朝不允敦抗表致討情希驅動舉兵誅隗嶠乃誡孔侯
優崇大臣先試事解之後劾奏兵人及宮省皆遣散還家條
我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咀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
不責委任如舊引咎引秩有加朕以不天早孕于酷罰淵兇在疚哀悼
敦曾死臣子追遠之誠又无輔弼之援繕甲聚兵盛夏來至頓丘天

官假授私署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聚其狂戾冀其覺悟故具舍
隱以觀其後而敦矜其不義之強有侮弱朝廷之志彙親用兵轉營
張錢鳳賊子專制內外詐稱敦病遣其凶黨詣闕密良周莚亮宣詔言敦病篤
周延累世忠義醫護湯藥表其宗黨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僚
滅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痛疾所嬰
昏希作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伏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
相繼躰都不由王命者也頃凶相襲无所顧忌擅錄治工轅剖運漕志
號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睥睨則旦夕則旦夕間耳撫
弥復煽逸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
威將軍趙誘武旅萬計直進平西將軍宣城內史遜奮武將軍
軍峻奮威將軍騰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
將軍虞謐軍將軍宣城內史鎮軍將軍周撫冠軍將軍甘卓南中軍將軍
南頓王宗鎮軍將軍衛瓘中軍將軍王含驍騎將軍戴若思揚武將軍
統諸軍討凶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凶送首封五千戶侯賞

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忠氣立厚識經邦遠略前將軍周撫質性謹簡
義誠著功臣之胄搞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直須不得相
違論其分以先武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苟為敦所役
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宗多福无或
猶豫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弥年犯暴日久或父母妻子喪
亡不得奔赴街哀從役朕其感之奈不獲已單于在軍無有兼重考
皆竟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其門戶賞當隨狀衛同例三番
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指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
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岳周撫等奉衆西向京師合謂敦
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舍為元帥周顗等聞敦已行乃曰天子云
何敦曰尚未南岳何得稱天子使譙剛乃誡嘉乃誠孔侯
乃上疏罪狀溫嶠以條敦臣為名令宰府司徒導遣參軍高衍梁大
將軍固等絳二或云已有不諱悲慟之情不能自勝尋卒錢鳳大驚敬

謹奉遵朝士參議莫不抃慶陶聽蘇峻

等深懷憂慮不課同辭鄭色大小及二宮宿衛減攘有往年之趣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言近有嘉詔褒兄公命望兄將軍貽厥義之心抑割不逞之計留還武昌盡力藩任奉來告乃承與文幸俱不雖當過追猶以周公兄弟尊事過信明於明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王安朝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恩詎可得如文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使臣亂朝人懷不寧即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敝奚時終之日委重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近郭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孫子者不諾有其者況自其稱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建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真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无地遂鴟義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勤力非徒无廣而已也導門元小大受国厚恩兄弟顯寵哥嘯隆矣導雖不武猶在宰国今日之事諸父於黃泉謂先帝於地下邪執者來告為兄者之負誰是耶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以使天下獲安家国有福故見打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禍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万五千人宮內後宛二万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宜思之大兵二舍導以為狗但舍之舍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舍于越城舍軍敗敗謂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若世將處季胥死今世事去矣語衆軍吾實自我當力行因勢而起困之復即鳳等生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御鳳頻戰破之敗謂義及子應曰我王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敗始病憂曰大自天而下憫之又見刀小人勿用恆俾在位鮮不敗業敗作色曰小人何誰甫无謂灌容因此告棄尸以席臘除葬事中與諸葛誕等擬後酒酣導洗充自吳

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勸之以降下兼也充不能用鼓逝歸于吳 五

會復率衆渡淮峻等進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 六

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伯天作逆有死君之心宜依崔杼 七

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墓出尸親其衣冠跟而刑之敦 八

充首同日悬于南街觀者莫不稱慶敦收葬者尚書令 九

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簒順以昭帝王淩親去徐醜 十

狄青前朝誅揚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鄫葬之葬紀侯 十一

親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 十二

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討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 十三

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看目疎朗性簡貶有紫裁舉通 十四

左氏只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推疾兄我異之經略指麾千里 十五

之外肅然而麾下遵和不能數武帝每召時賢共言攻戰之事人人皆 十六

有所說惟敦都无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數哉數因振袖揚地音節諧韻 十七

神氣自得傍若无人衆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物情上常有十餘 十八

婢侍列皆有容色置中庭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 十九

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无作異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審視悉 二十

於色體為之敗左右諫之敦曰此其易耳乃開後閤悉喚諸婢婢數十人 二一

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每顧以雄豪為閭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固薦同郡 一

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鎮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 二

說及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與兗 三

交構初敦參軍能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事家 四

小人勿用恆俾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何誰甫无謂灌容因此告 五

歸臨與敦別因歌曰但願鳳凰起蓋山陵高梁肅肅雨雪霏霏行役悠悠 六

長歎會別調恨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
頴諭旡許以為司空充謂頴曰三司具瞻之重吾所任懇厚言耳古
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頴曰不然舍
忠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將貶黜眾自已五尺之童知其異
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弒耳誠同於往年乎是以彊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
圖黨義之書舉朝建謀頴所具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張
見機而作邪充不納榮丘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
及敗歸吳興公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突謂充
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今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
若必殺我滅族誠矣儒遂殺之充子勁音賊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壁府圖謀定於冥北興兵功
厚利未被於黎蒭王敦解官中朝威名風著作牧淮海望實允隆遂能
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契勠成王慶光佐中興小世延百二之期

論筆創二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動高而圖非望持執過而肆
驕陵舅隙起白刃劉禍鄴成於投流興言陽之甲繩象魏之兵蜂目既
露豺聲又發擅獨命殺害忠良未能翦翻君夷略睹存亡長者詭擇任股肱勠力用能運茲剿筭珍彼凶徒克固鴻圖
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
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是兒聲如豺狼必噉人之物也嶠笑
曰果爾後可易吾姓也彝為豫章太守溫年十五依舅殷羨居羨
戈位出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虓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
以為溫備溫詭稱羸病虓信至年十九虓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
泰爽有風氣長安敦甚愛倖面有七星少與兩同劉惔善於鑒識之曰溫眼
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曹孟德亦一時之傑但恨小促耳溫
此嫌忌當醜正之徒必慷慨揚搉弃虛說以成務朝廷昔樂毅動誠垂涕
流弃霍光益出宮宣告罪狀議論殄行藪邪亂德乃廢伐之常思存亡之
所由也今主上高明秋隆下以聖哲臨朝恭己委任實賢之事翼翼晉商為溫於朗帝曰相溫少有雄略頗陛下勿以常

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進忠貞於百辟振沉滯於幽明是以家林恩服事三朝身非鶡旅之賓
跡无庸彭之職舉而反間起於四凶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水消大事垂定管叔猶立商
望起義之衆搏慨即路元凶之命縣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
垂涕之歔欷絶氣非悁弱所存者公所務者
國然外難未弭而內釁交興則百寮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
拜時勢告至各陽侯復圍陵經步數旌麾幡盖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
督荊州因朝野之怨乃奏殺居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
四方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郷步自漸川以征關中命梁州
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勇軍攻上洛獲許健開州刺史郭敬崔攀青泥
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万成
陰陳殺溫神應誕劉弘死傷千數溫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
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所破雄退保溫進至霸
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君人貢安堵復業特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
九耆老咸泣曰不復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悍要執取以為軍資而健受
苗清野置糧不屬劉收子餘吕四還帝使侍中黄門券溫子襄陽初溫
自以雄姿風水是宜帝劉琨等及惠風陽澤
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貴
使者八至韶軒相望於道溫葬
餘上不許追溫征討大都督督司
督護高武據留湯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勤舟師以通許洛以誰梁水
道既通請徐豫兵衆進四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
時所種柳皆以十圍既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於是溫進四踐北境與諸寮屬
陸完百年丘墟言衷前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人之過無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
牛負重致遠而不若騾騁魏武入荊州以喜軍士意以兄宏坐中皆
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陳
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
平陽溫平故大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
之秉鉞陵令遂破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
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黄城討纏賊文虜聲文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
胡駿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
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
太子戴施出奔北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負
并徐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而胡洪威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憂
顯者而人事乖違曩喪毛路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
危通所以遑遑非惟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
上陛以五千人踪
義先玄明之德風振外荒龍飛尚書僕射時務所
知者矣建以九域毛心翊戴企踵思乍雲雖
大存經略九復舊宇遺黎喪恵風陽澤
先外豈不尤罹寇虐休天人所契今江河收
亡相望而建鄴之主猶紲踵無悔況辰極既廻衆星斯仰
冰自要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馮心墾內妖莫知威亡之無日騁思順
之心啟忠建之勢則二聖之命不誅而自絶矣故員通覽方冊明哲
尚於雁機研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幸永結根於
南垂廢神州於鵝鷁溟涬五天之童掩口而歎自天先王經始玄圖宅心
晝夏九州制為九服貢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數
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萬寇
以待龍伸之會閉蟄以俟風雷之期蓋老妃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
亂緬邈五十餘載先君園陵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考室絶於
本邦寢安於所託蓋吉凶之不覺非歎自虧廣開多才不問給賦墓官學

子為實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憲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惮桓氏復忌威名晉朝多事之際日憤憤少懽及孝武即位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勗大

掩口而笑温明朗謂曰孟嘉故是參軍温笑著帽以其無德人輕狎嘉雅好之每宴集朝士多在坐卿佰皆時為祭酒或時為吏部尚書太守亦時為僚屬嘉不恥焉温嘗問嘉曰孟嘉何在坐卿佰皆指嘉嘉時為吏部郎温謂曰此君小異耳温又問嘉曰人

史劉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
王恭有異志國之言玄曆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諸人素已爲
對唯惠相嫉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廻易罔不
如志若伯仁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又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
首君若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成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
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船競爲荊州君何以距之仲堪曰吾之久
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無至而當
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
師以內匡朝廷已當率荊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侯等亦皆投
袂當此九不復旋踵事既行相又之事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
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
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朝委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
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
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

嚮景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弃于臨川
玄遣偏軍呂護追之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豫章玄佺期至石頭仲堪
恭既死庾楷戰敗奔豫玄軍既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複換易乃
各還舟而還也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
申理王恭末誅尚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偉復仲堪以相和解
初玄在荊州豪傑咸士庶懷之其後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
還尋陽負其殺許之衆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雙上疏求討孫恩詔輒
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託勤王實欲觀釁帝進復上疏請
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奏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刀暢爲輔國
將軍督八郡鎮襄陽追桓振皇甫敷馬謐等戍潯陽移徙漳鑾二千戶
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宜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
刀逵張尊大奔郭祖之玄皆留不遣自謂參分有二扣執運所歸釐土
頓祥以爲己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既
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

仲堪眞相偉既死石康來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溫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川刺史以討玄爲名南蠻校尉桓石康共攻襄陽玄遣收之玄遂克江州遣其將馮遷等攻陷尋陽執桓石虔及南蠻校尉桓石綏等皆禽害長沙相桓濟亦起兵應玄玄遣其將桓振等擊之濟敗奔始興玄遂收荊州文武以桓偉爲荊州刺史以桓石康爲江州刺史以桓石綏爲南蠻校尉桓石虔爲豫州刺史以桓石生爲冠軍將軍桓石恭爲輔國將軍桓石謙爲右將軍桓石康爲左將軍桓石綏爲右衛將軍桓石虔爲前將軍桓石生爲後將軍桓石恭爲左衛將軍桓石謙爲輔國

入止省中救楊豫徐兗青冀六州加相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相修遷頻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數戰復累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移晉宗廟諡泊无所大赦之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諡泊无所大赦之發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會密懼使相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弟石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兵與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負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負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願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震駭京邑劉裕執銳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澹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舟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筮位之夕月孛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

進以麪飯啗不能下昇時任數歲抱玄膝而托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皇王導福曆權立行臺詔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是還東與西上相歡聚當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无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覆喪非戰之罪於是不復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詠述宣示遠近流隸莫不感激於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子西堂或奏樂殿上施絳綾帳繼黃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漆蘇羣臣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慢屋于城西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暴斗筲嚴達奢侈輕薄雖元復朝士實懷忠義而所在多逼脅從疫苦朝野勞怨恕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玄又於城門內太守廳側起大竹樓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官選從脫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无其實耳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彭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聲遠近所服遠歸平荊雍一旦崇聲被人共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挫衄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謨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樂遇敗但諸將失耳以

結到彼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劉後相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為荊
州刺史使平兵而下荊楚之眾多懷之謙至枝江并力拒刺史劉道規斬
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相石綏相氏遂滅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人世識悟聰敏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楊
永為始安大守相玄少與之遊及玄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
潛謀計莫不決之後玄將為基活以範之為丹楊尹範之與殷仲文
陰擅策命進範之為侍中班劍羽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為侍中
日行至尚湯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其其
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計當使道備謝無忌故益欽重之令府中命文人
鄧闡孔寧子之徒撰義集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不過用無忌
疑其薄己大懷忠憤之到拾曰相將鄧仲
文乃隨心之疾北虜不足為其義熙三年又
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昭鏡
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鄧仲文論
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

史臣曰相玄簒凶父之餘基挾荊蜀之本性含怒於天職荷顛其家心
抗表以稱兵登高以發憤觀黍而動容臨圍非望如目假寵於仲堪俄
而殲鄧以逞欲系得據全楚之地驅動勇之兵因百政之隙星乘會稽
之酣酒終其狠計之計扇其陵泉之心敢有大不佛去力侮天長喪亂
凶力宜繁論年之間奉仲文曰朝由聖慮深厚地
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興馬器服鼎柱綺飾歷後宮嬪妻
數千絲竹不絕音性含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裝束欲玄為劉裕所
敗隨玄西定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巴陵同奉二后投義
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
恬鱗驚飈搏野林無靜調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所微則無以自保
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雖竊相玄之代誠俯驅過者聚至如
微臣罪實不容不能對聚首陽拂衣高
謝寒門日安安皆龍叨昧偷封錫文其事曾無獨固之節
自茲兼授且其極法以判宋祚會日鎮電軍到裕汪復社稷大功善貸
作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前領文曰之以勸繼干時皇

王弥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譙縱

王弥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頠魏玄菟太守弥時王汝南太守弥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憂帝未然誅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掖縣弥率家僮從之柏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聚群盜弥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資隣國成敗輒遣還之由是士號為飛豹後引兵入青徐刺史荀晞迫擊大破之弥退集亡散無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弥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殺守令有衆數万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弥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弥收合餘燼復聚陽翟又為晞所破東走譙城太守袁孝尼又擊破之弥乃北保青州苟晞先與弥有舊情弥既與晞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弥長史張昌說弥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業甫見便相攻討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矣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堅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處分將軍阻兵不遵其若子弟宗族何曰善徵之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請結分如初弥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弥曰君為朱建矣出況范生乎各賜黃金百斤弥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形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弥怒曰舊各子孫有帝王之意乎汝寧天下何遂引衆東出攻陷諸郡所在殘暴百姓苦之

初曜以弥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攻陷東燕王騰鄴城說弥曰晉州弥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誘土命具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弥益驕弱初名勸勸猶苟晞以為左司馬弥謂勸曰公雖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弥為公右左年不足定也勸曰公雖有將軍如魚之有水苟其棄弥以誅勸於是弥使嶷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己而說勸共向青州嶷至東阿為將騎所獲勸見弥與嶷書大怒乃殺嶷弥未之知勒伏兵請弥殺之并其衆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白占卜言應當貴數論攻戰僻類成共笑之及李流起隨流人入洛得幢麾詐言吳王興於江左及此語發人咸不樂西征吳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語發人咸不樂西征皆望以為驗至京城聚城賊張昌等敗走昌收合餘燼還襄城聚衆二千人攻陷江夏安陸諸郡所在皆應昌自稱劉皇帝改元為神鳳置百官及男女選吏三萬餘人遣其將石冰攻陷揚州刺史陳徵吳興太守顧秘皆棄城走昌遂破南陽荊州刺史劉弘遣兵討之昌敗走弘追斬之并其衆

史269-381

史269-382

目攘袂非毀朝政又蘇峻與兵遂推荀崧約和罷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又術止慎勿好亂又讀成其事於是命徙于帝而史侠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逐妻柳之姊也固諫弗從又峻刻京都豪語以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領川人陳光奔于石勒勒請為討雍州刺史圍逼梁國攻之約左右開妻親姻約光謂勒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于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討雍勒追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還兄子漾攻相宣于皖城會毛寶救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三徑上歷陽約憚而夜遁其弟擊豚擊破之苗進攻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弟擊豚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又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冲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于公也今忠於事石者莫不顯擢若叛不旋踵則無復為臣者矣勒從之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帝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數妾班賜諸胡初逐南胡猶存臣切感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俟遠來未得善歡可集于第一時俱會皆勒許之以安令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帝抱其外孫而泣復不許峻厲聲起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歡荒郡而不見許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百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

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當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累卵非我不濟校竟既死猶大理自應耳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衆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峻為名約遣祖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蔡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衆攻柳衆方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費舟艦與內風放火臺省及諸營等署一時蕩盡遂陽宮城板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死迫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檐負登陴不堪自縊死者十七八士自發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銀五千斤錢一万絹數万匹他物稱是峻尽聚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并楊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守陽王羕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羕息播尒復奔宮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寘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殺祖張健等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

兵起用衆軍費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追討笑其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發遣大子於石頭逼迫居人轉盡聚之後兆使慕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至乃鉄鎖置於石峻準衆攻之綏至陌沒東面北拒久所擲厲兵威日盛戰無不克由是義衆祖咽人懷異志朝士皆義軍者皆云峻攻敗暗有智力甘從軍號勇所向鉏敵雖當以天計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爾艱難之管商等進攻吳郡陸吳郡陸晏又攻宣城害太守相舜前等又林其晉昌三軍皆精萬成峻司馬任讓等共立之以才陵馬斬首數千級向赤亭進兵攻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亦閉城自守峻勇決有謀略善撫將士皆樂為用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遂平諸郡進軍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諫之百度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册中書給郎張俊合七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又元顯親其吳會百姓不安內間其隙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管內史王凝之未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鍾吳郡陸瑍吳興丘恢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胡永嘉張永及東陽斯侯等共立凝之以才陵馬斬首數千級向赤亭進兵攻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亦閉城自守峻勇決有謀略善撫將士皆樂為用攻無不克戰無不勝遂平諸郡進軍會稽

高雅之舉事之因復還于海於是復還牢之東北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
築壘浦海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
于海轉就廣濱濱害袁山松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要擊未至打破之
至劉裕乃棄船於岸緣海距之及戰恩眾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眾於滬瀆
都鄰廷聞惟劉裕與劉敬宣并電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窮
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電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窮
復沿海還南裕乃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滬瀆遂進海中及相玄
明嘉恩復寇臨海臨海大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又
攻并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
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共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彼傳賣者至恩死時裁
數千人存而恩攻設謝琰表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又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謝之曾孫也雄風徽曠
四轉善草隸并琴之藝少尚東海王有睿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
素而志在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

[illegible]人士多賴以濟免恩忠正餘杲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
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乃浮海到番禺廣州刺史吳隱之
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俘朝廷新除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循征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蜀超循所署始興
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
說循曰朝廷陷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
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眾至豫章遣銳師為前驅君之神武必
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起都邑劉裕還無能為也君若不
同便當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
道覆養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作之後稍
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今見賤賣悉爭而市之謠
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弟之疑及
道覆帥眾自梅嶺趣南野兵校賣棄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前日而辦潛聚
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弁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眾距之
於桃回將偏流東下以討東揚將軍劉為名先師於桃回請相援為

助與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檀憑等衆萬二萬自江陵討譙縱初謀元率衆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授之授以鞭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益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固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侯暉尚書僕射譙縱也平模夾岸連城皆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鍾曰不然前揚去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洛今重軍遏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兇而攻之執當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遣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為蜀子翼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奉傳玺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洛道福怒謂縱曰人生夫君如斯功業毋可棄故今欲為隆萬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其因投縱以卻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繼道福謂其徒曰吾養尒等正為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成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爭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瑾於越巂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流我京師滅衆已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臨毒痛西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千戈日尋戎車競逐王訏好亂樂禍倡何間隙賈秀之博進於平陽肆殘忍於都也遂使宋謐其間輕發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劉誕之斯酷哀宮廟罹荼毒離之痛昔天道平分遠近之異荊衡陵虐江漢孫盧薄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寇禹蜮縱蓐藩陵險阻弭江湖未澄成於討滅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珍滔天雄獘於至顛踣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劉聰 劉曜 劉宣 劉子和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異物志及有衣皮食肉飲重而震驚中城其來自遠天未悔禍建落彌繁其風俗敝性鷙點突則史載之亦以詳備畔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克翦以寧厥服同于禽獸而於變仲吾其彼長在矣此言能教訓辛帶百姓靡有定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伍整森車甲曼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路陽之郊秦都臨洮之險羌夷負戎狄之亂中華其憑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寘鄴武分其衆以侯望始實戎狄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盡有并州之北部矣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茲土故得與華人錯處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猶古之侯伯也其俗淳質不為巧偽有典午之忠貞慕中行之信義自漢初和親匈奴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匈奴乘我喪亂復來寇邊中興之後國富兵強光武深鑒前弊絕其和親之望雖邊人之利頻煩出塞而中國之費以億萬計矣建武二十四年南部乃請扞蔽光武納之乃詔中郎將李茂將兵擁護其王庭於是入居西河美稷徙單于庭於五原郡塞外東拒鮮卑北匈奴西鄰上郡羌胡地方萬里匈奴之人眾分為十部部有大帥各領其人眾隨逐水草不離舊土其大帥有左右賢王左右溫禺鞮王左右日逐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凡二十四長而單于庭直五原塞南直雲中以統領之每部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其左賢王最貴次右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谷蠡王次左日逐王次右日逐王次左大將次右大將次左大都尉次右大都尉次左大當戶次右大當戶次左骨都侯次右骨都侯次左溫禺鞮王次右溫禺鞮王次左呼衍王次右呼衍王次左須卜王次右須卜王次左丘林王次右丘林王次左尸逐王次右尸逐王次左奧鞬王次右奧鞬王次左黎汗王次右黎汗王次左烏厲王次右烏厲王次左渠王次右渠王次左且渠王次右且渠王次左沮渠王次右沮渠王次左大禪王次右大禪王次左小王次右小王次左當戶次右當戶次左都尉次右都尉

過於姬氏而亡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
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
而復顯宗孝明皇帝秉聖重暉崇仁闡孝光昭自和安已後皇綱斬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
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敬委棄萬國版蕩播越
帷蜀皇否終有泰校軻橋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宮門社稷淪喪宗
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
弟迭相殘滅黎庶罹所膏塗告孤今很為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
頭荻馳闇戰皇雛播值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衛臕梧水勉從羣議乃
赦其境內年號元眡追尊劉氏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
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
史大夫劉家為大將其餘拜授各有差東漢公臕使將軍喬芝討之戰
于大陵玄師敗績臕懼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為寇元海遣
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汲桑石勒等討之次于離石分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鈞等六
軍距瑜等四戰瑜比自敗欽振旅而歸甚歲離石大飢悉于黎亭以就邵
閼穀留其大將劉宏讓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
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
版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
兵已來所向已一周而顓方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勝負
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乱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
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業鴻基剋殄強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
心也遂進據河東攻蒲阪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中陽
屬郡縣壁壘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羌大單于
徵東單王弥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素嚮其官爵永嘉三年元海
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為大司馬封梁王
及為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偽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勇
宗正呼延攸根不然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鬥
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為等悉封郡縣王畢娃以動謀為美皆封郡縣公

彊兵於內大司馬握十万勁卒君手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耳此之禍
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長領軍劉欽
馬岑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
百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用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
為心塞耳且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弟君子莫不令儀陛下既
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然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刀
之景曜曰惟陛下詔百僚等以死奉之義不齊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劉
銳景攻聰攸率劉要因攻裕使侍中劉粲武衛劉野攻魏主隆尚書田
密武衛劉璠攻北海王乂密璠等使人斬關奔聰聰命費甲以待之
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健安國欽之有異志
也斬之赴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舞入南宮前殿隨之斬
和于光極西室銳收皇首遍獨四門劉宣宇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整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
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數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跨於會稽也學成而返
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見其何鄧竇傅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
夫若遭二祖終不令西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
帝召見嘉其言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
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先幢
曲蓋在宮門將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謂其故人之寵因此斷亥
死聊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人之寵因此斷亥而
又算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
軍配步兵三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
于晏北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
于張方故壁兼徵洛陽攻守之具與胡騎東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
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
異光及旦室宇四壁若明日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三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
博士朱紀夫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移吳兵法騎不誦
之五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技藝
莫見其弓三百斤聲力驍捷往絕一時大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
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與馮翼張華尤異之
也新興大守郭頒辟為主簿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遷右部都
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
海在鄴懼為成都王顒所害乃亡奔成都王穎穎以為冠軍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
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鷹鸇王
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辭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
請聰又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多負荼年長故耳
此家國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單氏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
太后其妣張氏為帝大后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
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都督
事錄尚書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
此家國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單氏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
太后其妣張氏為帝大后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
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都督
事錄尚書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
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遵梁又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
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陳汝潁之間陷壁百餘以其
司空劉暢為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領
太后單氏妾也絕屬聰丞焉單即乂之母也又屬以為言單氏斬之而
死聊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人之寵因此斷亥而
又算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
軍配步兵三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
于晏北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
于張方故壁兼徵洛陽攻守之具與胡騎東

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杜門晏以外繼未至出自東陽門掠王
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幸河東遣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
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
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宜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大極前殿縱兵大掠
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
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
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遷其平西趙染安西皇雅冠軍騎二萬攻南陽
王模于長安梁臨武子俱得九簪卿與武子俱為盛德須卿稱善者久之又引胡子皇堂
胡得十簪卿與武子俱得九簪卿贍胡銀研卿頗憶否帝曰吾安
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實南相殺何其甚也帝曰此
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中興故為昭烈皇帝留守雖故為昭烈皇帝留守雖
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自相驅除且百家
陽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
人遷其鎮北將軍虎大原平北卜翔率衆鎮
於翊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賊遣其御史

彌於巳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詰勸勸書公輔有無上之
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弥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大守魏
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大守堂邑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
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背奔安定遇正任子於陰密推遷臨涇
推正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綱又麴特等收
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銃率
與諸軍戰于黃丘曜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玉鈞紀特等攻劉
粲于新豐粲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關靡等奉
王為皇太子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翕若呼延氏犯將納其大
貴姓約隔隔再而汝等生來突人其大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等皆曰
所為百實暴虐忘疾首有日矣民畏之
望與此兇凡之間狂狷刺客良頃
改往修來則德兆幸其速大怒命斬
召謂曰母以聰刑太過妄二日不食
貴姓約隔隔再而汝等生來突人其大宰劉延年太傅劉景、等皆曰
餘人皆免冠沸泣固諫曰先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
一況此升遐陛下容衛元大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具瞻
高周成德超曼啓往北君漢泰則
小後人供帝斬王公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大保自有周與聖漢實
於胡寶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大保亂自有周與聖漢實

淮南之役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納幸
矣聰以劉易為大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
定百官置大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綬綬遠遊冠置
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
牙大將軍及諸王皆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秦殺下不得二明也
然非止不得立而以不周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
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
耳大將軍錯日不出其營哥舒得也殺下但當有意三萬精兵亦便
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憚離異也又
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幼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
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又謀
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璋遜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
監守東宮甚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井免諸
子之封冀美言且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井免諸
陽關公丘阳之害殊郡太守伶狩執建威劉是磨鼻之間郡縣鼂聲隆

者四十餘所疑遂略地西下視阿平陰衆十餘萬歸河置戍而歸于朐
猶疑未進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疑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
之開其內寵而弗許劉曜靳準勾盟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皐曜覆而威之矩恐送質
請降時聰以其皇后新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靳
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又以元達為
光祿大夫外干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大肝范隆大司馬劉殂大
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遵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
史大夫僕射三司劉曜元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未可圖
矣引師而歸聰宮中晃殺卑三日而發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上皇后漸
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皇后以弄相國平陽地
遠之勢故發之既而追念其妄色茶仇乃遣劉曜進師上黨討攻陽曲
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擁奇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
驛騎天時人事其應李矣公其啟還曜過滅郭萬朝乎聰遂如蒲阪平

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武侯頃餘劉淮曜又進軍也于粟邑麴允飢甚去黃白而軍于雍武曜進攻上郡大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李允君於見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黃白聚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聽中常侍王沉宦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聽猗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聽事以其音聲憎而決之故或有動舊功臣而弗見朝廷斂怨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足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若二尊之愛臣竊為殿下寒心宜殿下高祖之世猶主上之嫡統凡在合齒執不俟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所聞大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笑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大上皇太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

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正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皆父親人豈親之於荷貪其二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云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講作難事洩全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曼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敢逆鱗之諫每所聞必言曼草採納臣當人言之願殿下不泄審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願運其餘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淳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讎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將卿親護昇見族耳於是敕敕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洛卿即荅云曰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友荅尚恐言成誰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

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父獨子淫于侍人又聚殺之而屢以明準準深軌惠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君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歸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輕出罪相威己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飛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兄季春構變殿下為之深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大弟寘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多歸太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新淮合宮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單恐卒開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譲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大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大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賈禹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大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小抽引其去東宮聽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

又立市於後府與宮人誌戲或三日不醒珧臨上秋閒誅其特進其每違太中大夫公卿已下皆親拜之珧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矣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以垂之於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聞猶未宣露若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入免幹為厥人大宰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氣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蝗蟲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商之興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是為故事乎今王沉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內於中勢領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使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

王公見之駭目卻坐望陛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請故以賄成多士無恥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珫等忠臣必讐節於陛下憚其威勢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然感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恥陛下為尤怖大夫懷安俟使姦宄得志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亂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之軌後代所監陛下割剖典刑以謝百姓天下之人皆冤陛下而不周也臣等之由頗陛下割剖典刑以謝百姓天下之人皆冤陛下而不周也臣等之由頗與政之流引向書御史朝省禹機狎國皆沉等之由頗陛下割剖典刑以謝百姓天下之人皆冤陛下而不周也臣等之由頗與政之流引向書御史朝省禹機狎國

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盡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遣晉矦珍巴蜀未賓若勤潛有踰趙魏之志曹爽家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攻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亟咸發痛詣臣死遂成相侍晉之淺後雖欲殄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聽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根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晉之靳鑷

皇朝上下自外雖稱矣聽曰此等狂言信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桑弘羊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忧封沉等為列侯大將軍劉易諫除又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珍悴吾欲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相食嘅羌虜大軍須運糧以給翻昌劉雅獻政之勢允與劉曜戰于瀋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雲武于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撫撫叛者聽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為鼎峙之勢詩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珍悴吾欲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

相食嘅羌虜大軍須運糧以給翻昌劉雅獻政之勢允與劉曜戰于瀋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雲武于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撫撫叛者聽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為鼎峙之勢詩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珍悴吾欲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

相食嘅羌虜大軍須運糧以給翻昌劉雅獻政之勢允與劉曜戰于瀋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雲武于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撫撫叛者聽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為鼎峙之勢詩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珍悴吾欲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

相食嘅羌虜大軍須運糧以給翻昌劉雅獻政之勢允與劉曜戰于瀋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雲武于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撫撫叛者聽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為鼎峙之勢詩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珍悴吾欲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

相食嘅羌虜大軍須運糧以給翻昌劉雅獻政之勢允與劉曜戰于瀋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雲武于陽大飢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并州以撫撫叛者聽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疑規為鼎峙之勢詩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珍悴吾欲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飢甚人

史269-396

之不從謂聽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
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間言之秦誅其大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
顯大司馬磨南王驃大司徒穆王劉勳等大傳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
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遷驃騎大將軍吳王劉晃上林謀討石勒以
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秦荒耽酒色游讌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
準矯制命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
大夫王延者儁時望謀之于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勒延以歸準
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秦皇帝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
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骸骨自號大
將軍漢人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郎宮
純胡勃等招集晉人保武泰東宮靳康攻破之準將以王延為左丞祿延
罵曰署名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

窮耕猶誦書樂道行謀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為左
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荅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載
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迺屢卓犖有
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
無事喧喧彼自有以見吾矣鄉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
暮元海果徵元達為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鄉若早
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百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鎮百若早叩天門者
恐大子暢慙於九鄉納言之間此則非百之分百將何以堪之是以抑
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百免招衆之禍不亦可乎元海
大悅存位忘謇靡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
曰鄉當畏服及使陳畏鄉乎元達叩頭謝曰百聞師百者王友百者朝
百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相納九九之義故使微百得盡愚
忠昔世宗遵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案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
代之亡迅忽靡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兼拾商周復國之緒奚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疾子也少孤貧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登嚴光殿於前梁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為皇后子聰為皇太子封子粲為長樂王閻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徹楚王徹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即天元海配上帝太教境內殊死已下黃石署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大守據陳倉張顗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大守據陰密松多下辨仇池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茂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兵攻陳倉倉堅連謀已瞑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王自來其鋒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威不如速去以一戰決其勝也開中不待撤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耳跪曰在遠盡節皆城而陳為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氏曜進攻堅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氏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於石勒為揣角之勢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乃還師使石勒追之曜將尹安趙固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陳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壯一宿樹復為人形髮長一尺鬚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敷手之狀亦有兩腳老猪之形惟無目鼻無夜有聲平日而生柯修遂成大樹枝葉其歲長六七尺阿房將殺之光祚大夫游子遠閻謙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收子遠而盡殺雍彭等尸諸街衢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王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於是毀其表曰大荔彭等五十餘人二阿房將殺之光祚大夫游子遠閻謙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收子遠而盡殺雍彭等尸諸街衢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王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於是毀其表曰大荔

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謀若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邑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望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君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内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滿宦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雖有大志希冀非望也但過於畏下城網耳今死者不可追其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父妻官者使選相配有能斬送一人之首者賞其財妻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事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賊假日弱兵五千以為陛下衆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論若今城當晚潰猶川彼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子遠乃重騎大將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内子遠乃遣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倚大虛險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乃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

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長驅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倚大虛險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乃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長驅門左右獻諫曰閉人王之興作也宜仰準軌象附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宣帝撫流漂鉏所而猶上俄營宗立構其宮彼其急擊之方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拔之衆遂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勒先士卒壞陣而出遲明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百復欲權渠大懼破髮割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北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獨專其谷命曰為鮮其權渠不歸附曜大悅謂其臣下東堂語及平生深欽汎南遂下書曰蓋聞德推舊勳后之所先令重錄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若創河北布致討於蔽允之孫魏武勤兵梁宋追勳於烈公崔岳中書令皆陷賊太守王忠大子庶子崔岳中書令皆陷賊太守王忠大子庶子之墓前新贈大司徒列政公崔岳中書令皆陷賊太守王忠大子庶子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顛沛之極吾今君子覺陽我心詩不云千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襄贈顯著追之際體義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尚大司空幽公綏

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奉儉固然於前惟陛下睹之曜大悅下書曰三
侍中貌貌有古人之風烈爰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
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
朕之闇眛當今極敝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勑悉停諸陵制度一遵霸
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對張安昌子范平興子並領
諫議大夫可數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
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鄧永固以為貧吝終南山崩
長安人劉敞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敗趙昌井水
竭構五梁罷鳴呼鳴呼赤牛奮犄其盡乎時君暴虐戮賢
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泰
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昔日聞周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文幸終
南京師之鎮實之所瞻鎮撫故而崩其凶禍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
如是今朝呂皆言祥瑞自獨言非誠上許聖旨下違衆議然旨不達大
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百下出崩石壞象國傾人

亂皇亡皇亡敗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
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趙
滅以構成胡也幸者歲之次名作幸也言歲歷西之年當有敗軍
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黓赤在子之次言歲歷於子困
當喪亡赤牛舊解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
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
德化以濟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
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虞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詐曜
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
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
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陳安多所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
降于隴西太守梁勳等降于曜曜
討斬之周獲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使
推誠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
達每以清儉抑下為先社稷資儲為大今二陵之寶至以億計六萬

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鑿三百泉上累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殺夫哭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動衢臣竊謂盛盈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既仰奉先帝先后有大山之功不盈百萬費尤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體下聚斂群臣承順陛下懷私邪禍周公之實惟陛下察焉昔周公之葬畢雨不收禾大行死者十三四上吝男子張盧宛一萬而父兄弟暉喪於大原度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吝男子張盧宛二千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群臣奉其父葬號永垣陵奉要辛氏墓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臣臨河諸死皆舉風奔退楊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暉曰吾電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有二萬中軍宿備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主陳安師徒勢盛以形羸百之非彼百郡之衆所能抗也必陷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氏之衆不至者吾為負約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二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安故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奇貨不可勝紀羅大悅使其大鴻臚

田崧署戎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胡匈奴諸軍事大都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罷子白河西置胡元璋其父及妻妻高九十又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平陽帝以胤子熙為太子熙既立中伯率勁騎追安頡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其安奉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往善於撫接吉凶與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

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
髮眞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矚因以重之其朝百亦屬意矚雕於
是顧謂羣卞曰義孫可謂成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義孫已掛
左戒中幼儒僅恐難干為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慶義
才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遜追周文近踐尤武使宗廟有大
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其大傳叶建無咸曰陛下
遠擬周漢為国家細慮之計豈推臣等輸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尤
孫卜奉太子大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發五為疑也則不應傳曰月
之明垂訪羣卞若以為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發太子非
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裏而超樹之可也尤武緣毋色而廢
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
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欽太子茅友仁慈志尚
沖雅亦足以望負聖基為承平之賢王何況儲宮者六合之神所繫望
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朗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
所生羊有龍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諡前婁上氏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
上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大傅封胤為永
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府錄尚書
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胤於東堂講論經義尤仰遵聖軌因敷教流
於故末央殿五日悲咽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為皇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海門出
上郡襲安固將軍光王盛向陰平三千餘落獲牛羊百餘萬而歸
曜大怒授袂而起目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
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
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襲襲仇池氐之執田崧立之於
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
乎難敵曰子位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增劉氏可鳥盡悲吾獨不可乎

史令任義進曰三者雖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為兌位物衰落也暨丹不言事之畢也淪猶損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蹈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體文長自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雖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万襲掠難敵千仇池弗乞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閻及抱罕護軍弗斗軍韓璞等率衆數万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万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寇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絶其運路胤濟師遇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万張閻辛晏率衆數万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万自軹關西入伐曜何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張駿楊難敵來援龍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壁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抗尸二百餘里收其珍寶仗億計季龍乘勝進攻蒲坂曜將尹矩開門納之季龍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親自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捨士衆專与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偪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啓親臨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間隙則懼外侵而趣以討徵寇則畏威而順以附石渠墜于氷上被虐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尤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斬于上邽堪與劉策皆拘鎮秦之閒中擾亂將軍將英辛如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擊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以攻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大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豪右及五郡屠各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啓親臨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間隙則懼外侵而趣以討徵寇則畏威而順以附石渠墜于氷上被虐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尤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斬于上邽與劉策皆拘鎮秦之閒中擾亂將軍將英辛如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擊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以攻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大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豪右及五郡屠各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啓親臨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間隙則懼外侵而趣以討徵寇則畏威而順以附石渠墜于氷上被虐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尤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斬于上邽與劉策皆拘鎮秦之閒中擾亂將軍將英辛如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擊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以攻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大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豪右及五郡屠各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啓親臨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間隙則懼外侵而趣以討徵寇則畏威而順以附石渠墜于氷上被虐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尤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斬于上邽與劉策皆拘鎮秦之閒中擾亂將軍將英辛如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擊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以攻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大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豪右及五郡屠各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啓親臨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間隙則懼外侵而趣以討徵寇則畏威而順以附石渠墜于氷上被虐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尤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斬于上邽與劉策皆拘鎮秦之閒中擾亂將軍將英辛如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擊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以攻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大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豪右及五郡屠各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啓親臨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間隙則懼外侵而趣以討徵寇則畏威而順以附石渠墜于氷上被虐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尤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斬于上邽與劉策皆拘鎮秦之閒中擾亂將軍將英辛如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擊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以攻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大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豪右及五郡屠各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而獸心見利則棄啓親臨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間隙則懼外侵而趣以討徵寇則畏威而順以附石渠墜于氷上被虐十餘通中者三焉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尤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曜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未晚也胤不從斬于上邽與劉策皆拘鎮秦之閒中擾亂將軍將英辛如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擊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西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以攻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大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豪右及五郡屠各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国又玩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二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
北羊以居焉一名乙毗鞮羌渠末年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
旦及長俯視分麾落鐵馬陵山胡部遵渚粉忠卓於戎手聚措紳於京視
定王井賦乃恭維桑梓都宮盛成成皐隆宮路治來行人灑淚若乃上
古敦庬父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言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十戈爭之拯厥
版蕩於厲天命訏汝武王勢之列辟載柿乘時興兵誓野殺紂既頃可
以絕言而輕言方揮彤弧三發誓若響應於帝道之門馳令東於山
陽之館故知勢自來歸居今爰古白旗陳建告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
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庶民之淚既盡辛宮加之以血若
乃有生之貴戚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王憂之恨畢命同嵁
自古莫奔然為甚哀以災氣呈形賊臣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等背棄天恩不事也罪則天誅勇過高遠用兵則毛喪之倫好
我尤篤之而成其醜頻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雅雖偽知者猷直
鄧明龍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勍敵天之所厭人事
以之殄戮古而笄奔酌戎林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芡陸若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忻自生不節遘閔居穹冊朱穿鼎耳旌胡旋踢月朝馬騰風
塵淮南尟呼河宮未央朝教諮門昌堅京敦庸辛有知戎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
北羊以居焉一名乙毗鞮羌渠末年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
旦及長俯視分麾落鐵馬陵山胡部遵渚粉忠卓於戎手聚措紳於京視
定王井賦乃恭維桑梓都宮盛成成皐隆宮路治來行人灑淚若乃上
古敦庬父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言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十戈爭之拯厥
版蕩於厲天命訏汝武王勢之列辟載柿乘時興兵誓野殺紂既頃可
以絕言而輕言方揮彤弧三發誓若響應於帝道之門馳令東於山
陽之館故知勢自來歸居今爰古白旗陳建告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
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庶民之淚既盡辛宮加之以血若
乃有生之貴戚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王憂之恨畢命同嵁
自古莫奔然為甚哀以災氣呈形賊臣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等背棄天恩不事也罪則天誅勇過高遠用兵則毛喪之倫好
我尤篤之而成其醜頻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雅雖偽知者猷直
鄧明龍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勍敵天之所厭人事
以之殄戮古而笄奔酌戎林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芡陸若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忻自生不節遘閔居穹冊朱穿鼎耳旌胡旋踢月朝馬騰風
塵淮南尟呼河宮未央朝教諮門昌堅京敦庸辛有知戎

石勒字世龍初名匐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
北羊以居焉一名乙毗鞮羌渠末年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
旦及長俯視分麾落鐵馬陵山胡部遵渚粉忠卓於戎手聚措紳於京視
定王井賦乃恭維桑梓都宮盛成成皐隆宮路治來行人灑淚若乃上
古敦庬父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言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十戈爭之拯厥
版蕩於厲天命訏汝武王勢之列辟載柿乘時興兵誓野殺紂既頃可
以絕言而輕言方揮彤弧三發誓若響應於帝道之門馳令東於山
陽之館故知勢自來歸居今爰古白旗陳建告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
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庶民之淚既盡辛宮加之以血若
乃有生之貴戚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王憂之恨畢命同嵁
自古莫奔然為甚哀以災氣呈形賊臣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
聰等背棄天恩不事也罪則天誅勇過高遠用兵則毛喪之倫好
我尤篤之而成其醜頻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雅雖偽知者猷直
鄧明龍觀而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勍敵天之所厭人事
以之殄戮古而笄奔酌戎林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芡陸若氏之興
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忻自生不節遘閔居穹冊朱穿鼎耳旌胡旋踢月朝馬騰風
塵淮南尟呼河宮未央朝教諮門昌堅京敦庸辛有知戎

十八騎復東如赤眉馳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
王穎敗乘輿還洛陽陰遣帝如鄴宮王浚以頓陵侯天子使討東嬰之頓
懼挾東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西遷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
誅穎為名何喝王顒檄東莞及泰山太守應詹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至
海稱漢王子騫等故行陽平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至
數萬勒與汲桑師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
為名為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
之嵩奔白馬而南僕陽大守荀晞討汲桑以
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馬嵩餘人掠婦女珍寶
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刺史袁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
史石勒於樂陵斬之乞活田甄等五萬
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至石勒
晞聲援絕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奔劉元海冀州刺
于邵竇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率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
胡部大張蟠督護宋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攻之深為所眠因
說蟠督曰劉單于崇寬而不猜衆皆已被單于寬募往往聚議欲叛
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寬募往往聚議欲叛
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蟠然其言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乃
潛遣勒單騎歸元海聚衆數萬為親漢王莫肯為都督部大以勒為
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劉
其黨已也乃九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嘉賞招而不能致
勒為護軍於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鬼掠
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已也乃內合執伏利度告諸胡曰
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執以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聚
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聚配之元海

使劉聰攻晉關命勒率所統七千壁前鋒
晉關勒取秀於白因秀死之勒遂陷晉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關羅馨七
將率衆三萬至襄陵之假壘王將軍都尉簡張壯五
萬兵車士卒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
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井軍冠都鄴和郁奔于德國
親魏郡大守王粹于三臺望進攻趙都害粹
亭田禮於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
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保壁百餘衆至
十餘萬其衣冠人物庫為君子營另引張賓為謀主始著軍功曹以刁
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
為將率使其將張斯掌騎詣并州山北諸郡部訖諸胡羯曉以安危諸
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
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段
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

十餘壘于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專騎將軍王
堪北中郎將梁慕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棄輜重距之於于黃牛
疆梁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衆為中軍左翼勒至滎
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元海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
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
龍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
東襲鄄城害兗州刺史王斌於是專騎將軍王
堪北中郎將梁慕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棄輜重距之於于黃牛
平陽原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攻廣宗清河
劉靖說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元海軍將軍梁
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連巨於長陵巨諸降革邦許巨踰城而遁軍人
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
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
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因
說令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執以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聚
其部衆歸元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聚配之元海

川樂出轘轅勒出成皋閒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庫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遲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相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澗河攻襄城太守崔曜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疑等起兵江淮間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俱南侯脫不干誉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鼓未動而脫嚴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因疑述于平陽斬并其衆軍勢彊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聞如知之遣弟勇率騎二萬赴千詐言相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勒勒北還弗從以資為衆軍都尉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九帝處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易東海王越率名場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我推大將王衍為主率衆東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王寅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襲陽王衍等十餘萬人皆降于勒進陷許昌害于東將軍王康先登東海王越率名場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我推大將王衍為主率衆東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王寅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襲陽王

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明陵公何龔廣陵公陳徇上邽太守羊鑒廣平大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進陷許昌害于東將軍王康先登東海王越率名場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我推大將王衍為主率衆東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王寅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襲陽王衍等十餘萬人皆降于勒進陷許昌害于東將軍王康先登東海王越率名場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我推大將王衍為主率衆東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王寅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襲陽王

衍等十餘萬人皆降于勒進陷許昌害于東將軍王康先登東海王越率名場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我推大將王衍為主率衆東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王寅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襲陽王

寇毅陽憲冠軍將軍王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為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荀晞于蒙城執晞署為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弥納劉曜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曜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曜得弥所與疑書勒殺之密有圖弥之計矣會弥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弥弥漸削弱及勒之擒荀晞也弥愚之偽單舒使謂勒曰公獲荀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弥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衆拌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先并州之思乎王公遲疑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邊閑王弥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弥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弥人傑將為我害勒因遣軍擊瑞斬之弥大悅謂勒衆心推奉死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

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公望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為明公投命于金墉有与公爭天下者公不得入矣勒然之語朝引退說請王弥讌于我曹鄉軍終當奉戴何還見逼乎勒心然已吾弥長史張嶷諫弥勿就恐有專諸豫峻之禍弥不從入洒酣勒手斬弥而并其衆啓聰稱弥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荀晞王讚矯謀叛勒勒害之以為軍在伏閤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也于為陵降諸夷夔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秩其義戮以供軍士初勒被鄴平原与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阿朔帶夾盧豫歃馬江庶折衝漢河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強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其出无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資威振宇內擇

有德而推誠隨時望而歸之勳義望望長算遐舉非聰則禍除向王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蜡寇不足埽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烏桓校尉兼并州牧中郎將乘城郡公摠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死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通閒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故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信所具動報現白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運籌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現名馬珍寶厚寘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蕭陳緯室宇課殿造舟將延建郡會冬雨雪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維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婿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攸然長嘯中壁者皆垂泣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甚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今軍未集其甚銳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千餘道夜

登北城斷其歸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揚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非軍勒笑曰是男舟之計也各賜錦馬一匹倾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事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隆霖雨方數百里中赤將軍未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拾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吾之倚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幸關迴軍必放於敵去未遠奇兵掎擊此輜重運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撫掌大說驟曰賓之計是也責牙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法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爲前軍播寫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等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千緪斛士爭之不設備晉人伏兵大發取季龍于巨定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發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

次皆堅壁清野探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冰數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衆軍遂曹振北驅鄴城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矜穆等率衆數万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笔城廣運糧儲西南莫平陽掃定并劉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據北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

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冀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關廣牢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拾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饗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萊郡公如故廣平游綸張賓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宛鄉勒使廆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圍二後遣招護讓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牆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弟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遠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盤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陳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義不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但曰聞就六眷刻來月上

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未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柬柸所可勿復出戰干之以弱速斃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未柸帳敵必震惶計未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未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未柸之後彭碩可指辰而定勤突而納之即以養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勤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課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也于諸陽遣使求和送鐘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勤勤殺末柸以挫之勤曰意面無理健國也與我素元怨釁為主後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後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對請降稱藩勤將龔壯州務養將士擢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俊復以邵率行冀州刺

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廣宗丘將軍謝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勤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勤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勤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末服車馬署敬上將軍來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大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勤劉聰授勤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大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云歸遼西勤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斬冀都襲脅王浚遣使降于勤勤厚加撫納司空衛雄等人始租賦立大李簡明經書畫史署為文李據遼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勤母王氏死潛變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勤謂張賓曰昔都督護將軍建既風俗雜須賢望以級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大守南陽趙彭忠亮敢有佐時良鮮急今段氏種衆之悍未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柬柸所可勿復出戰干之以弱速斃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未柸帳敵必震惶計未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未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未柸之後彭碩可指辰而定勤突而納之即以養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勤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課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養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也于諸陽遣使求和送鐘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勤勤殺末柸以挫之勤曰意面無理健國也與我素元怨釁為主後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後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對請降稱藩勤將龔壯州務養將士擢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俊復以邵率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廣宗丘將軍謝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勤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勤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勤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末服車馬署敬上將軍來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大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勤劉聰授勤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大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云歸遼西勤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斬冀都襲脅王浚遣使降于勤勤厚加撫納司空衛雄等人始租賦立大李簡明經書畫史署為文李據遼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勤母王氏死潛變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勤謂張賓曰昔都督護將軍建既風俗雜須賢望以級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大守南陽趙彭忠亮敢有佐時良鮮急今段氏種衆之悍未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柬柸所可勿復出戰干之以弱速斃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未柸帳敵必震惶計未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未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未柸之後彭碩可指辰而定勤突而納之即以養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勤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課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養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也于諸陽遣使求和送鐘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勤勤殺末柸以挫之勤曰意面無理健國也與我素元怨釁為主後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後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對請降稱藩勤將龔壯州務養將士擢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俊復以邵率行冀州刺

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廣宗丘將軍謝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勤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勤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勤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末服車馬署敬上將軍來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大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勤劉聰授勤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大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云歸遼西勤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斬冀都襲脅王浚遣使降于勤勤厚加撫納司空衛雄等人始租賦立大李簡明經書畫史署為文李據遼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勤母王氏死潛變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勤謂張賓曰昔都督護將軍建既風俗雜須賢望以級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大守南陽趙彭忠亮敢有佐時良鮮急今段氏種衆之悍未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柬柸所可勿復出戰干之以弱速斃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未柸帳敵必震惶計未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未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未柸之後彭碩可指辰而定勤突而納之即以養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勤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課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未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養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也于諸陽遣使求和送鐘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勤勤殺末柸以挫之勤曰意面無理健國也與我素元怨釁為主後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後用矣於是納其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游綸張對請降稱藩勤將龔壯州務養將士擢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俊復以邵率行冀州刺

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廣宗丘將軍謝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勤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勤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勤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末服車馬署敬上將軍來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大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勤劉聰授勤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大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云歸遼西勤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斬冀都襲脅王浚遣使降于勤勤厚加撫納司空衛雄等人始租賦立大李簡明經書畫史署為文李據遼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勤母王氏死潛變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勤謂張賓曰昔都督護將軍建既風俗雜須賢望

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
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願取之不為天
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忱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荅以方物
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馳使降于勒三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
浚雖不罪統弥信勒之忠誠死復疑矣于春等与王浚使至勒命匿勒偽不敢
卒精甲虛府藏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僕崔宏等
執縣之于薛潮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
服數米碩東嵩間矯等以晡亂政責雖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舊
書廣漸業胡部衆勒市等于襄国焚燒浚官殿以管尚書劉翰為軍帥并州牧廣
軍行幽州東史成劉置守宰而還還其東諸郡掠傷冀神左長史封王浚
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国劉朝叛勒奔段匹磾匹磾襲襄国大飢穀二升直
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
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
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
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為伯子候支
雄攻劉演於鄴演所敗演單其守將弘潘良龍於白斬勒所署太
守部撃支雄追撃弘等弘等良于廣仁劉琨遣樂
山斬其太守邢黎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
勒以幽冀漸平始于州郡閱實人名凡二十四租二斛勒將陳午以後儀
叛于勒遣明攻備單于在平陵之西破東燕酉
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内无彊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士
崩瓦解今三方未謂將軍便能縣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
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軍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
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脩殘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放子得我喜于浚滅
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何疑故於是輕騎襲
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報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其范陽懼声軍計敗也
遣張憲奉牋于劉琨陳已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疎浚乃徵諸
州郡訊勒知命思修收累年之怨求救幽都效雪將來今聽所請委任
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張繩馳告琨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據之浚將佐
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

東武陽陷之東趣河而死徙其衆万餘于襄国邵續使子矯救演奔龍
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鴦勒能進兵救演
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果龍
與擊敗之遂陷薊立演弟子矯于襄国演即劉琨之兄
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毋德之賜啓田宅令備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
山九門中山尤甚勒率騎討之樓其毋妻而優寵保
于脊關遂奔代郡勒攻拔平太守韓據子姑城劉琨遣將軍姐遵率衆
十餘万討勒琨次廣牧為遵聲援勒距之或謀曰遵兵馬精盛其鋒
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万全勒曰遵大衆遠來
體疲力竭大手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弸之有寇已垂至胡
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徐而後之退顧力無暇焉得深溝高壘
乎此為不戰而自滅士之道立斬諫者以孔長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
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遵戰偽敗衆而北遵縱兵
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遵軍大敗獲鎧馬万匹遵奔代郡據奔劉琨長

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遣陳曲攻平戸于襄垣
守宰而還孔萇追媿于桑乾勒遣兵左長史張敬截擊于劉聡勒之
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戸叛勒奔于邵續
河間邢攄男徹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遣下邳州諸縣以右司馬程
遐為冀州刺史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姑夫廣威張越與諸將皆勸勒大
親臨觀之越獻計告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脚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滄
死之時司冀并兗州流人數万戸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乞萇
等攻馬嚴陽久而不克勒問計于張賓對曰萬腊等本非明公之深
仇遠西流人悉有恋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若選良守住之以懷遠之
事不拘常制泰宜仁澤奢揚威武蹈冀之蹤可舉足而靜遼西流人可
指時而至勒曰石侯之計是也召甚長孫倫武遂令李回萬易北招護
泰高陽太守馬嚴入平陽與淮北招泰馬忠等起兵攻淮銀之推勒明為盟主
威德多叛嚴畏之嚴以部衆離貳之封回弋陽于邑三百
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歳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于邑三百
戸加寧針一千戸進爵侯別將擒段末柸等會于固安段匹磾
旬則化狀若燒蟲七八日而自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
并毘尤甚石季龍洛自長城還時津梁已壞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果龍
復振旅六軍段末柸等會于固安段匹磾涉
末柸以問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因又忻於厚賂乃說匹磾
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洛攻勒陽樂三千餘人而還劉聡將
通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之遣其軍高光奉書推誠勒請師討聡勒以
大義讓之固深恨之與郭敬攻掠河内及郡段末柸殺鮮卑軍于截附
其衆勒又忻於厚賂乃說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洛攻勒陽樂三千餘人而還劉聡將

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曜影城內
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
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金石師于蒲上勒明率平陽之衆奔
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登平陽宮宴饗將士大赦改元海聰二年葬
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軍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
記等持節署勒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
入警蹕晃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馮王
后世子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住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
遣王脩等來外表至慶內覘大駕強弱兼與時
曜執曹平樂權留宣之曜大怒追記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大宰之授
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大常又知俱殊礼
之援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
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下助惡使假手靳準孤事
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著令命參軍鼂譔成正陽門俄
而門崩勒大怒斬譔既怒刑名安得亦悔之甚以棺服贈大鴻臚平
西將軍祖逖攻陳川千逢關石季龍計救川逖退也梁國李龍使揚武
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營備崇訓十餘小李于襄國四門簡
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拆之衛置勇士署號稱萬
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胡方斬首二万級俘
三万餘人獲牛馬十餘万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
棄其妻子西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何為斷挑豹
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
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振以寡德忝荷
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稱如聽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
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桓尊崇周室況国家道隆邦周
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死赦乃止勒

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滅煩其採集律令之要名為施行條制於
是命法曹令史鄧恵造辛亥制度及張賓老右司馬張屈六程
太山大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
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
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後五伯迭興靜難濟時
績作屢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膺符運鞠捷宇宙弼成皇業普天
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
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勃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升御中
壇即皇帝位使樊阿之徒蒙弄尺之間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
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并
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花陽涵陽武邑燕國樂
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內依舊改為內史建
禹貢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連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
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勒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
勒乃許之

宋元明遞修

石勒下　子弘　澗賓　田甫

大興二年勒偽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爵除力田孝悌各有差孤老鰥寡賞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僭稱之義也勒又下書曰孤若顯貴

永豐門祖逖牙門董建書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
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亟猶吾恨逖遣
使報謝自是兗豫間雖有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
武鄉耆舊趙鞏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閭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
鄰居歲常爭麻逸相歐擊鞏國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厞
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歸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
飲宿昔歡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由賜甲第一區拜參
軍都尉今日武鄉吾之豐沛乃歲之後是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
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
無復酿者勒署石季龍為軍騎將軍率騎三万討鮮卑獫狁于薊若俘
獲及牛馬十餘万樊獷弱奔烏丸來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
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龍龍堅守不
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翰降于勒拜鎮南將
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龍送之襄國勒養龍無於百尺樓自上撮殺之

冷步都等妻子劉而食之坑龍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擁衛鄒山
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騷擾多送任請
降皆就征午率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
宋政弱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
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逆候門客日百餘
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
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死幾以遐為右長史
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趙固程遐之權也固勸勒以衆事委遐
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鄭西執將軍儁柔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
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徹文穆作遺其將王陽起于豫州
有踰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邊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
四萬討曹嶷嶷欲保于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克圍
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吕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
先胡于河西左軍石擬濟師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

攻王騰于并州軹之李矩以劉琨之敗也懼自滎陽道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淮諸郡皆降之勒命徙洛陽墟影于襄国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右山置于建德前殿立衆作苑于襄国勒嘗微行檢察營衛潛匿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主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掾忠都尉劉閑內侯勒如死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辭不至以光物情所歸常不平之因此發數還為牙門勒自免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袂抶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鄉邑而歌吳快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既稍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女鄴為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遂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殺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季龍又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逐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峴大牛劉閑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

生石隱攻河南太守王秉李矩陽之龍驤彭城內史劉瑋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墓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以為門衍王及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在于今師懽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成和三年改年曰大和石堪攻晉豫川刺史祖約于壽春約走長安奔于上邽遣參軍王国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奔壁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胤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庶洞諒言也季龍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国玉璽金璽太子玉印皇后二璽各一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等皆降之襄国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爽勝雄盛難與爭鋒全壍於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欲斬之敖固請勒以成和五年僭號朝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郭

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宏為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衛將
軍廣武侯子演為南陽王中山公李龍為大鄣守尚書
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李龍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
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前鋒都督攻侍中及李豐左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及右司馬郭殷
從事中郎李鳳前部郎中令裴憲為尚書署及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秘
書監論功封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
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為水德旗
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今有軍國要務須咨有令僕尚書陳
及委丞郎齋笛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咨有令僕尚書陳
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
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憮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
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帝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

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
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貢各一人三夫九嬪視伯叔
援叔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爵簡賢收不限員數勳閥軍事郭敖南
纂校尉董幼宰襄陽勒驛勒敖退屯樊城戒之使優藏旗幟寂若无人
彼若使人覘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
矣敖使人覘焉馬子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候詳還告南中郎將周撫
撫以為勒陣大至懼而奔武昌勒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進平北
將軍魏該弟殿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勒勒敖自石城降于勒勒
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氐王羌來
軍討之為羌所敗虜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
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持擊之羌敗奔涼州使秦州刺史張駿遣子
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劾去采薪及中百者活
亦以大過朕若達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豈爭先耳脫遇光
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
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數他孤兒寡婦以取天下邪

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犄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縣軍追北為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齎圖殺親詣李龍論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眞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永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君臣曰不堪簪承大統翻斬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送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within于崇訓宮矯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閭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知兵無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謨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筆無遺策東成勒之基業皆賓之

動也又為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石諫虎欲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李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瑞拱指授而以吾舅富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麻秋西定秦雍克珍十有三州成大雄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生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李龍廢勒子弘若孽臣已下勸其稱尊號李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冀重故俛從推遍朕聞道合乾坤者開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冀安焉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臨為尚書右僕射魏驎為尚書由鍾為侍中郎閻為尤祐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為太子李龍以邃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

之分爨閭之柳鄉立傳鬻縣李龍徐州從事朱綏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李龍遣將王朗擊之綏奔准南李龍荒游廢政多所苞緒使寧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化如廟堂推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親省事竟殺典五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李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逐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威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飢疫加還李龍以租入貸輸勞今中舍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黎縣獲而歸石遵保毋劉艾初以文石綵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綵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悉充金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穀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大史之虛實受置女鼓吹羽儀雅伎工巧皆與外作禁郡國不得私學皇讖敢

有犯者棄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杜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膏燭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大保郭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李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頓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閶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翟為武皇帝父寇為太宗孝皇帝立其劉氏為天王皇后以子邃為太子廣為齊王為單于封郡公蒲洪為雍州牧秦公百官封署各有差大原徙遷人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以四輪纏輒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李龍大悅赦二咸刑賽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昔先王之令典攻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措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閥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垂至於遲舉銓為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王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用永為楷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

驕恣無道或盤游于田縣官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椎飾
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美色
者與其交亂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
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荒耽內游威刑
失度遂以事誣可呈呈之季龍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
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
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毋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遂遂怒殺其使季龍
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榮之遂呼前與語抽劒擊之季龍大怒
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遂于東宮既而赦
之引見大武東堂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
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還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為庶人其夜殺遂

及妻荊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三百
餘人發鄭氏為東海大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
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
王小奉国易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鄴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
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稱說京兆樊經望龍嚴謹謝舉子
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
左右丞相龍謹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
楊頭蛆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
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驤將軍段遼將軍姚弋仲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
漂榆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將步騎十萬為前
鋒以伐段遼季龍以支雄長驅入薊遼渝陽太守馬鮑代相
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

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前軍郭太麻秋等
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妾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
乞特眞走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
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乞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
而遣其將李穆襲那破之復立乞回而還季龍以乞回初奔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綿蕞于乞回
軍至令支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苟備圍登進曰燕德之国未可
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
豎何所逃也大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咸星所守行師無功災其福
季龍怒斬之點為肥如長進師政轅城旬餘不剋遣子格帥胡騎二
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龍大驚棄車而遁於是
召諸軍復為大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恣其圍而毀之遷高石勒
墓朝其墓毀於襄國建德前鋒後從征又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礼賜
侍臣加金銀各有差

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冕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征荊揚七郡石頭為大司馬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石頭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戴淵劉隗劉遐祖逖等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其豪俊侯晞胡毋輔之等相與謀曰李龍志在滅胡其事未捷今殺安建旗鼓張聲勢陷和城敗者將毛寶等軍黃山壁湯太守鄧進

之漸矣遣征北張興自鴈門討慕容頭郁鞠劾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木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蘭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晉州言劵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書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迎隨之迄皆成路李龍大悅曰獸者胡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胡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勑諸州兵明年來集胡苗戰車二軍以昌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秋冷九多石死于我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服畫古聖賢變形胡狄縮入肩中李龍大惡之佛圖曾對之流涕李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計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屠有寵於李龍而宣亦能之屠聰聘明斷專綜機密之任李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稱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卿系王漠常侍鷹諤崔約等十餘人與

之抗禮李龍又取州郡吏焉一萬四千餘匹以配雕武閼將焉春秋一年鎮北宇文歸款送段遵之子蘭降于李龍獻駿馬萬匹李龍以平西張伏都為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二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李龍雖昏虐無道而頗具經學遣國子博士西洛陽為石經校中經于秘書國子祭酒講能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崇公石祖沖善算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功宜增每勸課之狀怒厚賀度李龍聞之大怒收欲殺賀度賀度嚴備馳白之李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殺之三百免官歸第詩其親任十鈴人建元初李龍頻發詔書有司奏百餘萬于馬道南李龍命對之曰所獲既少計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大史令趙攬私於李龍曰白虹集殿庭宮室并宜不宜行也李龍納之臨宜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益公私焉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向書事罷左右我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黨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上時石寬深害百姓莫敢以

告鎮軍王朗言之於李龍曰今陛下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李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為樂欲殺之而無因會朗曰景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曰景者當之李龍曰誰可當者攬及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頓軍也李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李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其諮矣之衍要其斷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禍惑之變皋厥心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克而還點農為典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李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睦神物朕以眇躬薄居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焦脩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陰陽愆序災譴彌顯大丈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贊之所致也昔殷湯引咎自

消皆成胝之良用康哉羣臣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述邦共戮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七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開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子靈昌津伺大駕南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降于李龍先是李龍起河橋於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于諸用功五百餘万而不成李龍遣使致祭沉鮮于河俄而所沉鮮流于諸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戍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李龍素甚慚土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選日省史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收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周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還往以聞政致敗彝倫盜不逮賞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取不及禍周有子頹之變鄭有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乱国害親惟陛下覽之李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珏問侍中崔約曰吾東宮疾何方療之約素押珏戲之曰溺中則愈珏曰何可溺約曰卿自晚晚正耐溺中珏恨之以白宣宣語約父子珏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

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李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
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
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
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
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李龍性既好獵其後躬重不
能踐蠆乃造獵車千乘載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
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攫二層於其上刻期列校獵自孟昌津南至黎
陽東極湯都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
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
家海岱河濟間人无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
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賢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
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
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
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

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掠會鄴宮奉龍臨軒簡第諸女大院封使者
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
餘人荊揚徐冀流放略盡李午坐不能殺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
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奉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
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奉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
執錦袴金銀鏤帶五丈織成鞾游于蔵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
木風之口廣廬迴轉狀若飛翔為遣涼州刺史麻秋等收張重華尚
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
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奉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
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
絕軌之囚也冠冕荷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取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
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取海內也傾宮瓊室樹象箸玉杯
截脛剖心脯醢刻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執宮足康帝宇長安洛
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為猥事

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
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
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
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九泉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強
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井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施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并訓州兵二萬餘人爲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仇縡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璩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等又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護軍曹擢胡宣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乞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擢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僭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擊敗之秋退歸仚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主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堌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尽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家取銅鉦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百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舉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璋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喪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舉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龍暴廣大丈餘距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雜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鷹十六白鹿十季龍命司虞張曷拄調之以駕安車列于充庭之乘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殺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布游獵乘大輅明旂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雪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既馳送鉏鋤在所陳列行宮四面各一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募集其所史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

次之樓櫓不全及超生而詰之生具首服
季龍悲妓張其幽宵於閣庫以鐵環穿其鼻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刑
養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鼻已箭刀箭紙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累乃
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倒懸標末積柴燒殺之以觀為
親官者於推劉霸按其舌牽之發拂上於柴積赫然燔以觀焉
其餘庶出者劉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日之傷明曲殺火煙炎
發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賜諸門交
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宜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每抱以位兒曰非
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抱季龍仁
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
人官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湊其東宮養豬生東宮衛士
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
變宜防之及宜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發宜母杜氏
兒張舉起兵攻之及宜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發宜母杜氏
未一旬擇二公而樹之初我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
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
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儲宮皆出
自偽賤并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毋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腸穢惡
吾知大子凝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腸穢惡
故生此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於是與張舉李農等議執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
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頭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見以不敢署也季
龍曰莫忠臣也然不在門郎呼來左右言王酒狂不能入季龍曰促捽
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季龍召太常脩攸九禄勳杜嘏謂之曰頃卿
博大子實希攸輒言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大慙為泣陳至龍時
疾癘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進爵一等諸子進階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改東宮謫卒高力等
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襄城陵人不在救役又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
皆奪其馬令步推車致權戍所高力怒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
起兵東還陵令胡人頡獨能役當戍者皆踊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
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通張瑰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
寧自安定襲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鉦不推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
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拉百姓大冷旋
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前無成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梁平
王石苞時鎮長安聞統距之一戰而敗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
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
率步騎十萬十四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
成皋猶東採樊陽陳的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車騎將軍錄尚書事都督禁衛東大破之斬犢首而
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張良征虜石閔等
洛氏蒲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夏戎犯掎尸又犯鄜
月及安定北犯河鼓味錢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
丞相錄尚書事張舉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東部尚書王度護輔政
劉氏擅威之輔政也害壯以張舉謀誅之威時在襄國乃遣使詐威曰
上上患已漸損王須徵者可小停也威性好酒既徵衆將政缺飲劉氏
矯命稱威無忠孝之心免威官以王歸第使張舉弟雄率龍騰五百人
守之石遵自鄴川至鄴勑朝堂受拜配林女一萬遣之遵倒戈而去
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已去矣季龍曰徵不見之季
龍臨於北門謂龍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
言聖躬不和冀令燕王入宿衛與共勖政言字為大子季龍不知威之
廢也責曰燕王不在門郎呼來左右言王酒狂不能入季龍曰促捽
迎之當付廷尉窮究其實無行者哥撻取和
殺威劉氏又矯命以威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
一依霍光輔漢故事傳中徐統獻曰禍將作矣吾假為豫之乃仰藥而
疾癘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進爵一等諸子進階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改東宮謫卒高力等
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襄城陵人不在救役又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
皆奪其馬令步推車致權戍所高力怒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
起兵東還陵令胡人頡獨能役當戍者皆踊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
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辨通張瑰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西劉
寧自安定襲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鉦不推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
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拉百姓大冷旋
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前無成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梁平
王石苞時鎮長安聞統距之一戰而敗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
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
率步騎十萬十四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
成皋猶東採樊陽陳的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
軍事車騎將軍錄尚書事都督禁衛東大破之斬犢首而
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張良征虜石閔等
洛氏蒲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夏戎犯掎尸又犯鄜
月及安定北犯河鼓味錢季龍疾甚以石遵為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為
丞相錄尚書事張舉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東部尚書王度護輔政
劉氏擅威之輔政也害壯以張舉謀誅之威時在襄國乃遣使詐威曰
上上患已漸損王須徵者可小停也威性好酒既徵衆將政缺飲劉氏
矯命稱威無忠孝之心免威官以王歸第使張舉弟雄率龍騰五百人
守之石遵自鄴川至鄴勑朝堂受拜配林女一萬遣之遵倒戈而去
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已去矣季龍曰徵不見之季
龍臨於北門謂龍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
言聖躬不和冀令燕王入宿衛與共勖政言字為大子季龍不知威之
廢也責曰燕王不在門郎呼來左右言王酒狂不能入季龍曰促捽
迎之當付廷尉窮究其實無行者哥撻取和
殺威劉氏又矯命以威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
一依霍光輔漢故事傳中徐統獻曰禍將作矣吾假為豫之乃仰藥而

自餘單騎石氏之盛紙以過之閔至告曰其養士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茂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祇于襄國昔王莽以大原王顯為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焉屢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又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度耕祇大閔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雲州援祇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滹沱頭進還擊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于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陣于廣阿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飛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代常山太守薛亮告急閔留其大將軍王泰擊之衛將軍王泰所敗士卒略盡騎仍還琨策馬至閔軍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常寇圍迷若望外援今彊收雲集敛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敝而動以挫其銳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盛列陳兵擐甲執銳以待之閔大將軍董閏張溫等於閔曰鮮卑輕勝氣勢不可當也請避之閔曰行子果左衽雙刃才右執利戈以溫其爭然後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祇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一戰百亂不可失也閔不從遂入襄國講肆如常琨等收其餘衆保于鄴城

與十餘騎奔冀州降胡栗特康等執閔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祇祇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琳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鑒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飢人相食自秦隴末年而關畫散名庫以樹私恩與羌胡親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飢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祇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關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樂親以安衆心閔從之說言乃止劉顯攻于明光宮去鄴三十三里閔懼召冉將軍上泰議之泰志其謀之不從辭以疾篤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首假汝為命邪要斬先滅胡却都訓王泰於是出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奮使請降求殺祇為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奉閔中閔怒誅泰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

下弁子名垣子夫開衆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陳收中書監荀
郎司隸校尉荀籍張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子劉尚書令王閻左
僕射張輅右僕射良嗣自殺僭偽關閉既至龍城斬子渥陘山左右
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僭遣使者祀之請
曰武悼天王其曰大雪異歲太和六年也
史臣曰夫拯弱救其帝王之師也寫凶翦暴我伐之舉也秦強益雄
自古為患恨山戎垤伐狄乃入居中壤猶我于攻乘弛秦之
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啸群鳴鋪相副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
奇醜類聞鞮上黨李十鑒其非凡倚嘯洛城甫識其為亂及東皇失
統寓內崩離實乃打聚蝟徒棄閭墀禍虔劉我都邑翦滅我黎元朝
市鞠為游魂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
旅妖孽考歐觀其對敵臨危運奇謀猛氣橫飛遠噬
親武貝風清慷慨既近荅劉氏則音詞慷慨及元超於苦將陳其謀政
懼威而歸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古之為國豈加諸雖曰凶殘亦
一時傑也而託投赤所以解鞮導良身陷嗣滅業歸擒養斯乃外人之
閻焉秦龍心疎德義幼而輕險假數資於業屈聘衆心於狼性為慄
然默終行篡弈不見鄧騭收修勞役黎甿咨鍾相孕千戈不息刑政
嚴酷動見咪夷棘門還來未衰鞮地戎狄殘猾斯為甚乎既而父子
猜嫌兄弟雠隙自相屠鐏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蔣興起於張
新族傾於冉閔積亟致滅有天道故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首為吝戈
應理若循環世亂之階皆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鞠士亦滅其類無
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戎狄爭衡壁飛五都霧塞三輔從衣石氏佔亂窮其
流災肆慝剋已屠城始自鄴流於襄國名勿石勒凶醜亦曰時英秦龍

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
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
官號頗同奴略同奉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
莫護跋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官名為大單于建安中以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
建城於棘城之北時荒代多壯步騎尤善射獵而好之乃緻捷龍冠
八尺雄傑自大以安北將軍張華稱有知人之鑒見廆童冠時往詣之華
甚器異謂曰君子貴以為台世之器但難弊時者也因以所服貂帽遺
廆結勢動加步搖死其第而算化將後國人
諸部因計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
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其谷邃慕嗜夏之風矣廆幼而畦荏美姿貌身長
八尺雄傑自大以安北將軍張華稱有知人之鑒見廆童冠時往詣之華
甚器異謂曰君子貴以為台世之器但難弊時者也因以所服貂帽遺
廆結勢動加步搖死其第而算化將後國人
廆乃建旗鼓勒兵將擊之初步搖有憾於宇文曰將先君之冤未嘗
武而弟許廆奴之宜疑而殺略其衆帝嘉焉加廆鎮北將軍左賢王
納大敗自後復招衆數萬戶不絕又率眾助平王浚功進大都督
廆乃訓戎講武廣農積穀務修人事以立依慮
之子為汪頒遣其弟子率騎迎之兄力戰斬之國廆謂
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扎華夏理殊遐裔故列爵分茅
予何為不和以害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鮮卑都督廆致
敬於東夷府中本部門抗士大夫之禮
而入人問其故廆曰夫以禮宴則凶事符影響首為吝戈
特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
不絕廆甲離謀以撫之大康十年廆入大棘
城即帝位頒下之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
遼中與琅琊大水東開舍於其側方務漸化
初宇文莫圭書記東夷龜卦遷城築別帥大素延決掠諸部廆親擊敗之
素延奔高句麗棘城衆威懼人無貳志廆已素延王雖屢大羊蟻聚然

軍紐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俱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擐甲冑馳出擊之表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庞自稱解卑大單于遼東大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州壁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表請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疫旱百姓夫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龐子翰旨於龐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西有救之君庶不扶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其此乎賢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和毒害遊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紛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恢側賢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則并吞二部忠義奮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之所以見與復遵邦下可以得志於諸侯龐從之是日率騎計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子外以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陽王友承制以龐為散騎常侍假節都督東夷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龐讓而不受征虜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龐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龐鎮

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遼東公邑一萬戶龐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龐刑政脩明康惠引納流亡士庶多歸慕義乃立郡以統流人以川人為晉陽郡以燕人為成周郡於是撫納夷夏流人襁負而至者數十萬口二國雖歸吾富猶聚其國何用人為遂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恢側賢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則并吞二部忠義奮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之所以見與復遵邦下可以得志於諸侯龐從之是日率騎計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和毒害遊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紛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

燉煌道路梗塞八與開投魔時諸流寓之士見魔暫劉並懷去就疑昔定名分勸羣士啓行魔其悅以疑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魔問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銀備則成擒耳魔從之遂陷寇營魔威德於此甚以懷奮之豪傑之疑既使至盛言魔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宜室悼慨之誠宜敬天地方綏平中壤泰即皇興故書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昏必謂國家遺其疲弊陋其并心使懷義懶怠是以微詔區區身為國合宜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魔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昨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持東相韓鴻等在城奔遠仁於是晝夜兼行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傑有俊才長八尺二寸光照中調

補南書郎屬永嘉之亂避地遼東慕容廆雅相器重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滋興如遼東地之與三國謀伐廆也暗闇諫以為不可廆不從及悉獨降于廆廆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荐臻紛擾莫知所係孤與諸君正宜尋求王室翦除凶逆以康濟為務者豈徒區區而已哉諸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屈心疾首委質待旦奈何以華素之異有懷介然白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階戟陰勸廆除之瞻聞甚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慕容皝　慕容廆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大才廆為遼東公妻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廆問策於皝皝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銀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以懷奮之豪傑之皝宜室悼慨之誠宜敬天地方綏平中壤泰即皇興故書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昏必謂國家遺其疲弊陋其并心使懷義懶怠是以微詔區區身為國合宜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皝還廆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昨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持東相韓鴻等在城奔遠仁於是晝夜兼行高瞻字子前渤海脩人也少而英傑有俊才長八尺二寸光照中調

援成和九年就遣其司馬封弈攻鮮卑素連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滋興如遼東地之與三國謀伐廆也暗闇諫以為不可廆不從及悉獨降于廆廆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荐臻紛擾莫知所係孤與諸君正宜尋求王室翦除凶逆以康濟為務者豈徒區區而已哉諸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屈心疾首委質待旦奈何以華素之異有懷介然白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階戟陰勸廆除之瞻聞甚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進退者斬乃率三軍從之段波而進仁不使
虼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虼所擒殺仁而還
高籍田於朝陽門東宣官司以王之段遣其行李詐稱為將相乃表曰吕宂觀前代昏明之主
引忠哲之士張良陳平韓信則功成業著于時親賢臣遠則政致升平若親量布衣
若能親賢勇以其身垂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王穰侯魏冉之親量布衣
伯虼稱賢勇以其身垂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王穰侯魏冉之親量布衣
幾安劉氏遂令諸呂為王擅命擅兵幾危劉氏遂令諸呂為王擅命擅兵
在宰輔則啓擊段之收其軍實則啓擊段之收其軍實
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討虜將軍潛于馬城山
諸道俱和奇駒東至歹來越于大敗之斬其將樂像鬱非長步劉武郎中
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仕孟于僕伐段遼諸戰對歹攻宇文別
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已之路後段馬黎石筑好城於乙
連東使將軍闌勃戊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飢甚段遼
輸之栗蘭勃輕擊獲之遼遣將相雲攻興闕與虼戰於五
官水上雲敗走之盡得其衆封弈等以虼任重征輕宜稱兵王虼於昆
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放其境內以封弈為國相輔政為司馬基開陽

都城恐万一狄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
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诸人知国之虚实今中原未平宜广营田司
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二人
之力游食数万损亦如之安可以家给人足治致升平陛下降览古今
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经略出此才稍时求者自可随须
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蠲租农夫之道也陛下圣性贤明思
言昌渴故人尽极言若有犯无隐前者悉集堂庭大夫刘明让竭忠献策
以冀至言神感有鬼辅意在无忧宁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陛下
慈弘尚纳其大辟犹自戮禁锢不齿於朝其言是也陛下固宜纳之
其非也宜亮其狂悖罪谴臣而求真言亦犹北行詢蒭豈有得邪右长
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已无骨鲠媿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
甚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
犹其末耳宜量重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於农教之战法学者三
年无成亦宜还之於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听之路臣之所言皆当也

愿陛速施行非此数益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从善如流则忠不滞壅
刘明忠臣也愿宥其鲠直之愆收其药石之效既乃令白暨封记室之谏
孤实懽惟写君以黎元为国聚元以穀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
石令长不遵孟春之令擅发民力谓农事为闲务视劝课为烦扰或
城主者明详推检具状以闻苑囿采可限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
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雇官田者
其依魏晉旧式薄税之徐收其租谷石之数既乃令白暨封记室之谏
平兵难不息动诫既多官役不可以减也待丸平凶丑更议之百工
商贾数四佐与刑迁宜大会具除者还农农事迁不得刑敛者亦除负逋
夫人臣闻言众人主至难也妖妄不经之事皆应蠲汤伏不问择其善者
而从之王室刘明雖其罪应赦恕犹弘之典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
君谏司封生寡寡深谓以言乎无言亦不云乎无言亦酬其赐钱五万明
宜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时有单龙白龙各一见于
龙山毓亲密羣僚观之去龙一百馀步祭以太牢二龙交自嬉翔解角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瑰常言五子及長身長八尺二十鬚觀既而生儁瑰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雄傑有節幹瑰每奇愛之謂諸子曰汝等才識皆不如儁汝後當以兄事之儁亦深自韜晦不與諸兄爭競唯與弟垂相親友而已瑰嘗病垂侍側儁獨不在瑰謂垂曰汝兄器識深遠汝宜善事之垂泣曰兄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大王無以為慮瑰曰吾意亦然但恨不見汝兄弟相愛耳瑰死垂哀毀過禮儁深感瑰言每事必諮而後行垂亦盡心輔翼兄弟雍穆為人所稱皝嘗有疾儁晝夜侍側不解帶目不交睫及皝薨儁號泣嘔血殆不勝喪時年十八

皝僭即燕王位以儁為世子儁恥與諸弟並建冠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北平公

評攻五年于寘以兵恪次屠城拜閼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金龍閻守不下恪留其將葉容彭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委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迎擊斬之侯金龍踰城出降恪進克中山斬白同僞軍令狼明諸將無所犯閼章武太守曹堅拳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揚聲欲沖斬首三千餘級是歲广寒雀鼠及蝗閼將劉進等攻其所部降于僞封晨歸義王拜偉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僞其後擾叛僞遣葉容恪又相國封耶討拜閼于安喜葉容垂討段勤于繹設伏擊斬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閼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泜水閼威名素振聞恪之恪謂諸將曰閼師老卒渡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令分軍為三部掎角以待之閼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令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觀卒從傍須其戰合交和擊之彼不克乃吾克之大慶奔于并州恪進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閼夫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沱閼將蘇亥遣其將金元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後進攻鄴閼幹幹閉城距守僞又遣葉容

詐笑幸騎一萬會攻鄴是時慕容皝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雞頂上有一足五行之象以御四海者也僞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雞頂上有一足五行之象以御四海者也僞謂羣臣曰是何祥也咸稱僞者瑞也僞曰不然吾聞陵太守孫默潛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瑗各以郡叛歸于僞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者冕旒之象也坐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儀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祚纘五行之錄以御四海者也僞覽之大悅既而詐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慕容皝稱制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僞給事黃門侍郎申徽等號僞其吾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錄窮有分乖上言曰大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號皆因循制不納為今皇儲過譏慢同百僚礼卑過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違海非所以辨章貴賤也榮觀朝慶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大陰數終萌種產氣餘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閭官有天子之商郊從公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礼從其重前來二至關啟不宜有設今之鐘鎛蓋

公常儀二至之禮事殊歸薄越神氣施之宜養實爲未盡
又朝服雖是古禮緣構始於秦漢定于今代遂相仍踵襲正旦乃具
衮爲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
日天雨未利定儀私賀絳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履而以衮襜
改服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時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非
禮意大臣受命作範百官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儒曰
其朝爲不越事下大常參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過上未可行也
寇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闡之子龍民冊閔之亂擁衆東也
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興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逆慕容恪
慕容廆計之恪既濟河會龍弟皝驍勇有智計言於龍曰慕容皝用
兵加其衆放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慮終不聽王但
固守龍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廣西馬無反如其
敗也遠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龍弗從皝固請行龍默然之率衆三萬
來距恪恪過龍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遠勒其弟鈞蓋俘其衆恪進

圍固當猶可勤恪且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
若少兵勢均日有蹙援廣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
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鼈廢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
此之謂也龍恩結賊窟賊衆未離心潰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龍用之無
術以致敗耳今湯區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
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民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
覺亡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富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
室反耕嚴固圍壘慕容廆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普撥等降于恪段龕
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求救詔遣北中郎將荀羨領之懼勇彊遲延
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
卑胡翔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廆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僞太子曜犯僞
諸獻懷并平元年復立大子曜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
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輔國步騭八萬討于寧勒勤于
寨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稱萬初廆有駿馬

馬寄附補太守附于張平平憂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大守
護羌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
三百餘胡晉十餘万戶遂拜置征鎮為鼎時之勢儁遣其司徒裴詳
討平領軍慕輿根討裴司空陽騭討昌撫軍裴嶷攻壺井州壘辭降
者百餘所以向書右僕射悅綰為安西將軍領護伺奴中郎將并州刺
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愈寧東裔展鎮南石覽等率
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
陽裔奔于野王壺走榮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儁於是復圖入寇兼欲
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覈隱漏二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將
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
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
之什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恭令明年季
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
賊益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
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

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為濟北王沖為中山王諸羣臣於蒲池酒酣賊
許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漸然流涕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
孫權悼登北巳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无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
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死賊怪
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臣獻懷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
侍聖質天挺業自實采敢不知臣聞道備死從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
有八未見關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与道
合此其一也聰敏叡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死幽此其
三也疾諛惡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
姿逸萬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懷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
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曰卿言亦不先未孔命以令諸侯宜繕
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
不能追蹤唐虞答天下以獲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嶷嶷
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哲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儁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
非為臣之義也魔不平之出為新昌令既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
守政化大行儁為大將軍數拜輒讓儁位將定五

行次衆論紛紜伯時疾在龍城僞召伯以決之伯未至而羣盜以燕
宜承晉為水德既而伯至言於僞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
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龍
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僞初雖難改後終
從伯表僞秘書監清河崔諒能閑伯言乃勸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輔其雄
今君之謂十後之李雄僞傳東宮從大子曄入朝僞顧謂左右曰此二
傳一代偉人未易纔也其兒重如此
李子第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僞南徙前
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任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郡
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遺始笑僞軍請降僞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
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
產位曰誠知天命有歸非敢抗然大馬為王豈意自効但以孤窮

孰肯致力死術通俛帰死費非誠款僞嘉其精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
者也推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
失同僚咸憚焉僞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
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
之年取笑於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
段遼帥次范陽百姓亂竄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悝怖避匿績進曰
郡帶北裔与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興駕親我將除殘賊雖嬰
兒白有成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貴喜野猶甘為之敢有私
吝而關軍實徂年災儉家有菜色固效力為死所取海通發之罪情
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悝免刺史王午辟
為主簿僞之南征也隨午奔會日鄴洛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北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績於晉乃忠乱之中擯家立義清節之
重有伴古烈若懷姦害之必駭衆望伯乃止午以績終為胡所害乃資

慕容皝　慕容廆　慕容悌

慕容皝字景茂僞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僞死皝自欲立慕容洛洛辭曰国有儲君非吾節也故皝立廆并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洛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蛮校尉鎮梁国孫希為安西将軍并州刺史傅顔為護軍将軍其餘封授各有差廆既僭弱国事皆委之於洛慕輿根自恃動舊騙恣有充上之心忌洛之拠朝権将伺隙為乱乃言於洛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崇務駿節征虜将軍洛州刺史鎮金墉城並陷之遂略葛元孫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宂大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国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太燕无窮之慶洛曰公醉乎何言之勁也昔曹放吳祀立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而海内遺寧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謀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洛以告慕容垂垂勸洛誅之洛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宗親自相誅威恐遠近之望宜可容忍之根與左僕射慕輿干階謀誅洛及評門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又暗白太宰其人則寧罷為尉戸緑跋負才官惟事台傳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空曠庶政請遜位避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国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

殊常之寄遭以軽才綸任宰輔不能上諧陰陽下遵庶政使水旱愆和盜賊公行帳弱侵軼久恫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国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事台傳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空曠為尉戸緑跋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姐旦之勳輔道猶近則二公不晚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龍縁成業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敗賢路是以中年拜表陳冊欽遜固辭情未忘退棄奔奔倫荣従責猶厚自待罪鼎鼎司城餘辰紀春官守衡七載于茲雖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千紀跋扈荒庭同文之詠有軼盛漢深惟先祖託付之規共遵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猶聞君子之言敢忘厥志度五避賢之美輒陳両辟知止之分謹送大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推誠委事昭許遜旨欽以不天早傾亂嬪先帝所託惟在二公二公懿親預德動高宗衛翼皇室補遺勝負之以省千金之費洛曰護寇敗經乎多矣観其為賊形便不与往同宜急攻四海晏如政和時治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朝右有未寧陛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濟園歸休蔡邑以重官業賢問

之重正宜割二疎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蔡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昔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佐命者則以功成為効公与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厲吾黨醜級僭隆周之延喪晉祖流亂光啓黑服以敢豺狼荷大業不能工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游魂所以功未成也宜權以濟時退旦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而海若荷擔紙後仁讓之風行則北望而可討今道化未純鯨鯢猶未珍宗社之重非暐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非棋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作臨周漢不宜崇飾常即以違聖慮完訪仁人暐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荇諫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設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許堅王猛皆人傑也棋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棄機不赴必懸之若臣所有涌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王上寓於眷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荇堅王猛乎真曰然統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暐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宇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荇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皆三分其兵二分其實風教指蹤威網不全宜悉

嗣成先帝遺志謝安晉室宰當年而薨固彌留遑此忘不逐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能當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場平閒隴荇荇一既吳蜀堪其役莫如猛今諸軍營皆三分其實風教指蹤威網不全宜悉

龍電卦以實天府之鎮蘭明法令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肅出尸二十餘萬衆容計大不平矣真率衆五萬伐暐前秦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温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益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馬温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温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顏于林諸温軍大振次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自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公慕容德也于石門絕温糧遣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温歸路温頓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遁德率勁騎四千先温至襲色東伏於澗中与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荀池聞温班師敗績羊讓温敗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發益望推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

禁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与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攻兵不至以金城降于猛梁成又敗其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晉晉遣其大鴻臚卿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宜城公來至而真統俱不真當率輔立長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未息內則晉母乱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事者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賊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貞士履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及鼈珍之要惟陛下瞻覽焉晉帝善之俄而桓溫卒夫兵將之間或因寵威藉緣時會非但死問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者績聽訟幽明貪脩為惡无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譽賞之勸百姓窮蹙侵賊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頹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僕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

對曰秦國小女弱豈主師之敵景略常才爻非大傅之匹不足妄也黃門侍郎梁琨中書侍郎樂誦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算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甚求何不戰之有毋暐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態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朝菱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虐鄴固山泉多方為大弄暴興狠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格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格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格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既能朝踈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白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格之圖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灌關軍迴乃定格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窃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敗臨終顧謂高弼等曰吾開報恩莫大薦士叛榮猶可而況國之懿潘

與評軍數千騎奔于昌黎慕容皝追之暐于高陽原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伐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故歸耳堅嘆息久之遷慕容追評擒于和龍桓報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肜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万餘戶于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為尚書堅征壽春以暐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暐謀報堅以應之事發堅賜暐死暐容貌甚美堅愛之不忍加誅賜以藥酒暐不飲堅強之乃飲而死

陽裕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魏官至東夷校尉裕清素好學雅識況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邊禦寇之策刺史鮮于嶷卑辭厚幣以延之嶷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終謂傷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傷之將圖中原也警制勝之功亞于慕容恪暐既嗣偽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愾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裕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德兩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供給車騎馬及死冗敛財皐用真孝楚李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廣拜為遼東國侍郎歷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綏撫休息力役不合者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討守遼東梁五三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傷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无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母高氏先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偉雄毅英果皝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女數從皝征伐高機多奇策使鎮遼東

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僑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容根深謀爲亂眞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卒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眞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眞曰護凡人不明公方飲鳥江相勒銘勒開況護哉尒三背王命棄其妻心凶勃未已明公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眞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襄國加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符堅密謀兼并欲觀審虛實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眞兄興仕符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眞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獲兄弟並相知在素眞怒曰臣无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无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歛朝无綱紀實可圖之監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无智

識士一人哉眞尒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眞性清儉寡欲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風而拜之明日更見語乃鄉猛猛曰昨拜令鄉何恭慢之相違也眞答曰鄉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鄉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喜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垒衣氣醜虜蒙生論關諸華聲教莫之斬焉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紹興年擾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徐遠之策懷我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遠害實迹務固寶惟亂首何者无名而舉表深淺於曾冊象龍致劉昭大訓于兆典況乎放命距禹距戰發其狼心梨邑屠城略地鄙其蠆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投卉窺金陵之祚草札稱藩勤王之誠當塗而未立主主之節俊國泰而將猶適於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哉誠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眞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況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

苻洪　苻生　苻健　苻堅　王墮　御撰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邑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慨帥部落詣闕貢方物拜奉車都尉歸部落詣闕貢方物拜奉車都尉洪少而壯健有大志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為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之術遂通交遊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通洪歸曜拜平襄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果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毋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宜除之季龍曰苻洪方以誠心待我官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訛洪稱尊號者洪討以誠文有草付雍州刺史司馬勳至見勳三方入秦州字遵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起衆十萬若形勝之地毋閔慕容儁司指展而殄滅豪父子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毋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果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川可拍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開中形勝吾亡後便可啟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諡重武帝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毋羌氏夢大罷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季龍所親愛季龍雖外礼苻氏心實忌之乃陰報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杜胡課

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洪果不知而不種者健救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尽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青自軹關入河東健執青羊白事若不捷汝死何北我死何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洛退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與戰勝猶脩祇于洪并送名馬玉璽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敝邑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笠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吾晚大喜是時衆皇大河西所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攻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橋之諸城尽陷黃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献捷京師并脩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費玄碩等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奴曰我官位輕重手故境內死罪健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永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拜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梁州刺史司馬勳至見勳三方入秦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東張重過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東張重過及其敗歸于長安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脩南連兵伐雄雄與黃衆郭敬擊敗之獲弘脩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焉後毋韓氏為昭儀毋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頓恨引開中請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在龍驤健事覺遇害晃奔毋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顗起鄠喬景起雍胡陽齐起司竹叱干毒起霸城聚數万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宋軍於告請救雄遣書掠上洛郡於豐陽降於荊州以引南金苻侯弓

笑漆蠟通開市來遠商於是国用充足而異貝積矣十年温率衆四万趨長安遣別將從均口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蜀健遣其子萇率雄勇五万距温于襄邑萇雄温轉戰而前次于霸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猜銳三万為游軍以距温三輔郡縣多降于温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冲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温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温衆大飢至是徒關中三千餘戸而歸及至灌關又為萇等所敗司馬勳亦退屯魏興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朝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軽官垂心政事優礼耆老修尚儒学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将代應天受命今當大平外而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共荅俄而不見新平今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命大雨霖河溢滻浦津臨寇登得一龍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虚也赦之蝮蟲大起自華澤

至阮山食百草无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又狠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温之入關也其大子萇與温戰為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為大子健寢疾謂生曰吾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為死遍攻東掖門健聞寇兵踰門陳兵衛督舍杖迯散独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偽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无賴祖洪甚愛生无一日為兒童時洪載之閒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倍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刺不堪鞭棰洪曰彼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慙跳而掩其口謂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許狠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循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狠手格猛獸走不避遭親前史莫其先系元晉之餘緣江會稽王朝然改圖其面二趙蓋神筭先方遠套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何西東放非秦之敵如欲宗峰遭晉緑耶先君雅旨軌若漢蹤書驗附漢之

規近求先王歸趙之事無所祐矣且汲汲於
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讎世負殊曰二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藪諺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
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
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義攻
相況也璀曰奉若兵疆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囊為秦有何厚
征東之命員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埸納款八州順軌王
上欽明道以隆世慨徼幸擁于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滅可
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踊躍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
之命廻師西痛恐涼州非可保也璀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黃
城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為患員殊曰員州險塞疏若
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弧杜洪因趙之成資擅天阻之固蒙三秦
之銳藉隴陸海之饒勁士風集號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
神才一指望旗氷解人詠來蘇不意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

義兩順之理北面稱藩員不踰月致書誾愾若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
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數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益追
遵先王昔趙故事世享大美為秦之西藩璀曰外秦之德義加於天下
江南何以不賓員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隔先教化盛後賓自古
而然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璀
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員殊曰皇室親
藩忠若公旦若有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
器秀拔入可光繼百王出能折衝萬里若衛大將軍廣平王勇智後將
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春年碩德偉尚父者則
大師錄尚書事廣寧公勇謀深遠其儁素聞嚴骨鯁直亮則左光祿大夫
平金紫光祿程脫牛夷冉聞強識採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
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恒軍祥黃眉前將軍
雅才識明達今行禁止則特進光祿大夫強
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
著作郎梁讜聰明多稽略攻必敗戰必勝關張之流万人之敵者
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御將軍鄱陽王亮建威將軍彭城王建武將軍范俱難
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御校牧守則人皆文武皆英非才賢其誰懷經
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希不拳之節皆秦王猛朱邪之倫相望於
明嚴谷矣清名上為可馨言婆樓張平一時之隊各擁衆數万狼顧偏方
皆秦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陛君公圖之璀笑曰此事
決之主上非身所了員殊曰涼王雖大縱英雲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
之任安危所繫臭機之義實在君公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泰師
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某容僞遣將某襲長
御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敖氏堡晉將軍劉度等
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符飛跖晉建節鄧
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
千七百餘級姚襲梁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符產于匈奴保符柳救之
為襲所敗引還蒲坂襲遂攻偉則之殺符產盡坑其衆遣使徐生假道

將襲隴西牛夏許之符昭諫曰姚襲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吳不如
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襲官對襲不受斬其使者持所
送章策馳詣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襲乃卑辭厚幣與平結
為兄弟平更與襲通和生盛兵輔人皆謂橋仝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勁
農書時上疏極諫生奴報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
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劉而出其心左光祿
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明昏度大起東水旱不時
獄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躬強於政事非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
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社愛親黎公弘九族和
戚垂三春之澤則蒸民同慶上玄祐皇家永保無疆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觀察其預而殺之平之內也偽徵北軍將黃眉前將軍
符飛建節鄧羌侍郎李柔雄毅恒軍祥黃眉前將軍
也生既弗許強氏愛哀而殺生下書曰胜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
臨萬邦子愛自妊嗣緒已來有何不善而諫臣之言屢出逆耳違

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柳劉復如朕何時猛獸及
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推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
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滅甚遂破壞農桑內懷憂百姦
請機發牛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
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賊手殺而施刑數故耳
伯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過令為非
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謀舉百千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會使大醬
今程延令取胎舉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二不具自可堪
用牛以為讒其自醫延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
分也大白罰星必有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北渴耳何所怪
乎姚襄遣姚蘭刻處擊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
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弟萇騎萬五千討之襄
深壘高壁固守不戰萇說黃眉曰僞弓之鳥落於虛機襄頻為桓溫
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很易以剛動若

長驅故行直壓其壘襄必分兵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單騎
三千軍於鄜門襄果分兵出戰萇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三原羌
翹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得其衆黃眉等披散而歸黃
眉雖有大功生不加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怨謀殺生自立事發伏
誅其王公親戚多有免者初生夢大鱼食浦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
為龍男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荷堅封也時為龍驤將
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徵中太師尚書事
魚遵及其七子十孫又謠曰百里望空城猴猴鄧何青青暗兒不知法
仰不見大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衛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
請出鎮冀上洛生曰卿忠謹篤敬宜左右朕邪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
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戒之曰
爾帥大百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偽位殘虐滋甚於酒無復
晝夜羣臣稍堪朝謁率有見若或至昏暮方出瞻朗輒奴罵推行殺戮動
月昏醉又奏因之遂寢納薛嫂之言實命關矣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宜

出天下惟歌大平生曰婦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
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有忤意便殺之流其兄于謂水又遣宮人
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列牛羊驢馬活爛雜脈纔三五十為羣放之殿
中或驅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親觀之以為娛樂宗室勳舊親戚忠
良被害略盡至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
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
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大史令康權
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客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秉自去月上旬
沉陰不雨近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
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
夜清河王再法夢神告之曰旦宜禍集安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
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注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
門持陛與呂婆樓率殿中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陛
生猶昏寢未寤陛殺飛龍監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

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偽諡厲王
特雄字大才洪之弟子也少喜兵事書亦多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
術健儀偉為佐命元勳雅容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且也
及卒健哭之慟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
載記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城人也博考有雄才明天文圖緯作洪征梁犢以
防為司馬謂洪曰識言料民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
躬之節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易不和乎吳起善重之
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張蠭梁殭同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路不與言
人謂之曰蠭尚書量宰相時公卿降意隨旨蠭是何雞狗而令國士
與之言也梁聞而歎恨梁動生疎之及刑梁謂隨曰君今後敢數蠭罪
依雞狗乎隨瞋目而叱之龍梁之小字也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徙石季龍徙關東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有神光自天燭其庭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帅付臣又土王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有赤文隱起成字曰帅付臣又土王咸陽辭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環偉貨殖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耶堅曰司隸罪人不縛小兒敢此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過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灌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望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劒撫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博學多才藝有雄略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讖略陽權翼見而謂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謂翼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侠天之道也神器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幼為謀主生既殘虐朝政日亂翼每言堅遂栽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又苟氏立廣世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于苻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後徙自薄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諡父雄為文貞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永相録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本作河南公子不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敞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高陽公雙為右將軍蚝武昌公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頓謂其羣臣曰吾美哉山河之固要都有言關中四塞之固乃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衰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宅縣白旗紂雖昏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脩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遷長安賜爵高年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益衆距戰為羌所敗復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頓謂其羣臣曰吾美哉山河之固要都有言關中四塞之固乃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衰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宅縣白旗紂雖昏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脩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遷長安賜爵高年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益衆距戰為羌所敗復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頓謂其羣臣曰吾美哉山河之固要都有言關中四塞之固乃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衰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宅縣白旗紂雖昏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脩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遷長安賜爵高年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益衆距戰為羌所敗復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頓謂其羣臣曰吾美哉山河之固要都有言關中四塞之固乃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衰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宅縣白旗紂雖昏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脩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遷長安賜爵高年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益衆距戰為羌所敗復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頓謂其羣臣曰吾美哉山河之固要都有言關中四塞之固乃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衰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宅縣白旗紂雖昏殘於大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脩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

憚猛為睦起明堂辟雍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蚕氏親桑於近郊睦南海佐命功臣執為百乘雅鄭進曰漢興以前體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勳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詩云路絕行旅載寢載興不忘備哉親臨太學考典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睦謂博士王良曰陛下聖明興於幽明躬親學問敦厲風教動遵典禮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良對曰自劉石擾攘華戎二都覆沒為故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孝廢靡所憑據陛下神武撥亂隆慶尊學崇孝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祚久遠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見新月一睹大學手諸生競勸焉屠各張冏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向善猶走為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鄧尧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貴引之為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賤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宜褒君子為潛國列卿務順敗俗有靡盛化宜嚴明與法使貴賤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國

御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又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之飾皁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乘市興笞二年堅又改元為建元風敗俗有靡盛化宜嚴明與法使貴賤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國慕容暐盡其太宰皇太后攻拔滑臺略地至于蛸髁堅以其父間親也陝城以備之劉牧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堅而遁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首脩楊安鎮軍毛盛等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官川交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計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駿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又反堅親為救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做而長為九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丈大風震雷壞屋殺人堅懼而赦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万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先是堅數曰其向蒼蠅乎聲壯非常吾固眾之讖也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餘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

守都元討敗之于略陽張大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克之天錫將梁懷又敗儼諸軍于冀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收尋而猛攻破略陽敗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退仍追敗之使王撫守侯和婁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收抱罕及天錫將楊崇戰于枹罕城未出猛乃服白衆與救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猛及設備而入斬儼首送之長安堅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抱罕以其弟軍彭越為將軍楊成世毛興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于騭尚書梁平老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將軍姚萇率眾五萬自隴東討之越為騭所敗萇引師而歸儼猶固守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毛興為雙武王猛攻陷城

史269-453

子野心往年皇室災起於燕廟張留意以恵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哩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向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為德未充而懷具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職非庶末爭黎元應抽爽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豈其恩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脩德則攝災若苟求諸已何懼外夷吾梁州刺史楊亮奔固西城形埶勝陽漢中徐成又攻亮三千餘距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遂入自閬楊亮牽步騎二萬入自閬楊亮牽已據萬餘距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遂入自閬楊亮牽步騎二萬入自閬楊亮牽已據二劒赴之楊安進據梓潼請降蓋德高周旋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緜竹閒堅新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據涪城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徙民萬餘口於長安諸郡縣悉降

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戎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李毅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徙民萬餘口於長安諸郡縣悉降軍征石虔率衆二萬據涪城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李毅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徙民萬餘口於長安諸郡縣悉降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毅遣子瑤距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徙民萬餘口於長安諸郡縣悉降與楊安等擊敗之盲尤退也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毅遣子瑤距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徙民萬餘口於長安諸郡縣悉降及首級二萬三千餘充復擊張育楊光等縣竹安又敗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毅遣子瑤距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徙民萬餘口於長安諸郡縣悉降于勢江義退據五城石虔與弟珪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故無復過堅命執之俄而不見視書監朱彤等固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東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勰秀國子祭酒及王猛李柔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脩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閹人及女謁有聰識者署博士以授經遣其弟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衛

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荀岳率司馬英
容瞻荀良等步騎七萬救襄陽使揚烈將樊館之衆為前鋒北驍校尉
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英參軍與姚萇共率自南鄉荀他等與彊弩
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襄陽師次洞北晉南中郎將朱序
以不重撫舟楫不以為虞石越遠游馬以襲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
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不設備荀他等未進保
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檄以七萬為序聲援慱他等未進保
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佈郡太守戴逵以率數千
戍彭城日請舉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計誰可者詔諸城堅於是又遣
其後將軍俱難率石將軍毛當後繼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誰
陰盱眙揚武彭超逼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
晉將軍毛武生等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誰南先是梁郡遣使
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
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髮鳳五色鳳麟身及諸鉤異五百餘種堅曰

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獲馬其悉還之庶克念前士髣
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
達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見時荐不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
劾不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不等勢慮益成曾見宜時徵但師已
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
節切讓不等仍踞以劒曰來春不捷者必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
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聚如山但掠
徙荊楚之人內於許洛絕其運糧使外援不接擇善無人不攻自潰何
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襄城懼艾知所為往南主
簿何東平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爐燎羽
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
自通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猶為戮首
不於是堅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皇壽春
梁州統何西之衆以進中軍融即並上言以為未可與師乃止太元四
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仞納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
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中壘梁成為南中郎將都
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二萬鎮襄陽以征南
府器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晉將謝玄遣將軍何
謙之高衡率衆萬餘救超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逵梁成彭城之衆奔于謝
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
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
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
之戰于南郡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又遣
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追玄戰于塘西玄
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
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
間王嘉之次于宮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聞之退保盱眙玄進次石
磯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也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諸
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
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傳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
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
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戊下邳貴堂邑
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也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諸
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
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傳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
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
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戊下邳貴堂邑
之功也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絡繹
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保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
功而未賞及是遷也素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親也主上不能以宰相
任孤實損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今梁成況
孤於漢水矣為宜東手就命為追晉陽之事以臣社稷邪諸君意如何
其治中平頗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據梁州
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豐眷置官司以平頗為輔國將軍幽州

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禍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檄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驚易主而太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吐谷渾可汗能候駕濟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鄧羌勇冠三軍爲前鋒以符融爲大都督總衆繼發竇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洛及其將軍亦盡劉城之衆會洛於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追洛至路洛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皆虛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韋謏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漳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

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禍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檄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驚易主而太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吐谷渾可汗能候駕濟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鄧羌勇冠三軍爲前鋒以符融爲大都督總衆繼發竇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洛及其將軍亦盡劉城之衆會洛於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追洛至路洛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皆虛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韋謏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漳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

持節　侍郎　王猛　符堅下

太元七年堅卿黃眉呈瑞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以入堅嘿然堅常親其宗室壯麗儀衛嚴肅甚備堅問反北陽已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子敢問反北陽已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然猶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負鍵所以圖富貴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冤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鄉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皮曰丞相臨終託鄉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皮不誅從陽子高昌皮子朔方之北符融以位泰宗正不能蘭陽薛羣朔方之北符融以位泰宗正不能蘭陽薛羣疏請符罪朱肜潘堅不許乃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乃改授駙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融固辭堅乃改授駙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主郭陳說圖讖堅大悅以郭為太史令實言於堅曰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建西流惟有權

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士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案圖讖之文陛下當武燕平六州願徙汗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亂置之于邊地以雁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郭為左道惑衆勸堅誅之郭能臨刑上疏曰臣以樵建武四年從京北劉子驚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額項有石碑問記云此理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者非額項之墟里名曰雞鳴記云此理應出帝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士應之洪又云五吾當齊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詰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實如書文題之云為天王三為王石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校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大小序上應天文象象昌布列任主牒版譜不遠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甲子下元天地一統蓋三元而止堅以郭言若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家千里堅惡其敢騁其辯并百姓討之以年卅為使持節都督青

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西平太守假節領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諸為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鎮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萬以討定西域仍隨耗中國投兵力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東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西域既平易若推朽難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綠焚毀污其田掠六百餘口初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獷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餉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諸行鎮伐

南都於諸卿意何如必書言無隱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謂宅則五狄摧翼呼吸百江海絕流若一舉百万必消征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額軍門若違不弟悔必逃死江海猶射追之即可陽命帝巢中州之人還之羣狄然後延賀休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万歲於中嶽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聖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周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威戡野今晉雖微未聞喪德晉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相任才謀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縣象尤著弗可犯也且晉中宗龍工其卦夏之值盛共推之運安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長江之險朝无昏貳之釁群臣異心以為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待釁而動并百姓討之以年卅為使持節都督青

史269 158

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士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東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世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又奚必廣詢於衆乎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大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勳武威懷彼子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見而不誅決將安措脉民望惜江東終并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今且偷魂假號以賊廣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臧千成陛下內斷神謀是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議豈能建不世之功誅云憑天候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

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万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西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成都龍驤胡彬攻下硤石屯據夏口揚武鄧羌攻武當沔中別將攻万歲城拔之堅大懼遣其子征南獻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万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洛陽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垂及蚝騎石城為前鋒次于沔水此特父之計耳彼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然其言堅乃退列陣通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通之蚝乃退列陣通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通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勸堅決戰堅欲因其始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水此特父之計耳彼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然其言堅乃退列陣通肥水王師不得渡

陽陝城之敗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鑒遣將軍王能率衆漢之衆
來赴難堅聞慕容仲去長安三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
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
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苻暉後繼仲乃令婦
人乘牛為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晉兵望而笑之為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
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二
萬擊仲于潼上為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徙
燕仲好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仲年十二亦有
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故之曰一雄雙
飛入紫宮一雌一雄俱為亂王往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謂曰鳳凰鳳凰止阿
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實不食乃植桐于數十萬株于阿房城
以待之沖小字鳳凰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
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大守高茂北攻洛陽晉冠軍謝玄等下邳徐州
刺史趙遷秦彭城奔遷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願戰死玄進據

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計堅下書以光為
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
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蚝棄鄄城奔于慕容垂垂
之遣將軍劉寵衆追蚝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鄄
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強若斯大言
責沖曰朕將軍者皇敗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
欲取尔見代堅竟使送錦袍一領遺仲璇詔曰古之兵交使在其間卿
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思分如何而於一朝
忽為此變沖命詹事李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
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東手皇送皇帝自當覓尔將氏以酬襄好堅
不使既往之施獨表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
虜敢至此祚不在鄴據禹無尊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翟斌
容垂復圖鄴城棋逆既至朝廷衆欲徙都
垂引師去鄴始貢函問知符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大守邵
興率騎二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皇城侯苻定于常山國

安侯苻鑒中山大守王充于中山以為己援垂遣將軍張崇要擊之于
襄國南又遣其冠軍封孚西引張蚝拜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並衆
寡不赴不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曰歸順之計不猶未從會
晉遣濟北大守丁匡據碻磝冠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冠軍苻朗劉牢之
于河北不遣將軍桑撫距之為王師所敗龍驤等進攻黎陽剋之丕懼乃
遣從弟就與衆軍集鄴請救于謝玄不書耕假途求粮還赴困難須軍
援既接以靜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轉衆
一方文降而已連與衆軍妄讓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
凶莫審密迩寇仇三軍罄絶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
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連致粮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
疾救轉機不容虛設往成反覆宜正事書為表以結勤若王師之至必
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通縛與之荷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等濟為
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忠勤使功業相繼千
載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白以力能通之乃改書而遣丕等并遣濟南

毛嘏王鮮等分房為任於晉陽堅遣鴈門太守張蒲將兵五千助丕
至堅每日召嘏與語安於外政動靜諸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指首謝
曰弟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
之惠臣子昏婚明當三日思欲斬首報德方孤營驚駕還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
曰推誠盡作遠降不成文章會大大雨不得殺羊歌與暮吉臣莫之能解是
夜大雨晏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
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
而殺之令其冦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驍舊
人志隨可於其白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盻與其妹別妹為左
將軍賀賓衝小妻聞以告衝語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
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六族城內鮮卑先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暴
容垂復圍鄴城棋逆既至朝廷衆欲徙都
誠無貳并宣揚膺之意乃遣其陽平大守邵
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餉妻子慕容沖僭稱真號于阿房

改年更始堅与沖戰各有勝負常為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
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疇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
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与毛長樂
等數十人皆奮命而戰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拜五校督高
將軍賜爵開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攻陷南門入
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劉挙將軍李辯等數百人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
而食之堅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
所獲乃整衆全以止軍是時劉牢之守彭城而東海徐兗皆応之
符丕楊佺期等攻陷廣陵青州諸郡堅謂羣臣曰百等不愛性命救身為国皆
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咸請曰臣等雖愚竊慕古人忠節
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二濟設无道根矣敗晝遣騎七百餘之而沖營放火
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二三堅深痛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
忠有靈來就此庭峙汝先父勿為妖形敵敬流涕非不自勝衆咸相謂
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无報中毒暴閑中之人皆流散道路斷絶千
里无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馬頭大守加輔国將軍与破虜將軍竇

守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為塹以自固劉牢之軍鄧京容垂北如新
城郡中凱兵不滿數千容垂攻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
人飢其冬將中山幽鄴之衆衆咸曰与陛下同死共生誓无有二心每夜
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開我宮殿臺觀嚮必我父子同出不共
汝旦暮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録載帝出五將又長得堅
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朕如此言天或
導余今留汝輔翊我政勿与賊爭利害當出隴收兵還根以給汝天其
或者正訓子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鎮李沖于城西為沖所擒堅弥懼付
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訥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
冬救長安宏乃將妻宋氏勇士數千騎出秦谷寮逃散義容仲入據
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人未亂也開中土然无火而煙氣
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毎見衆男女北観而歎之長安謠曰欲得必存當奉堅又為謠曰長鎗馬鳴聲
在秦宋堅之分氐戸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擾琴而歌曰阿稚胎阿得胎
博勞舊時父是仇縁星長翼狂不能飛遠從種人留爭甲一旦縁急呵稚

堅變而不納至是整衆將攻之堅乘
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
執堅以歸新平幽之于別室義求傳國璽堅曰義公當求所以為
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闔縛將命
何所依據五胡次序惟汝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朝已送晉不可得也
義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若聖賢之事姚
萇叛秦何數之有人堅既不許義以禪代為言求死義乃縊堅于新平
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大元十年也宏之奔也
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強眭假道歸順朝
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相玄簒位以宏為梁州刺史義眭初
以謀叛被誅初堅謚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升昭死新城堅
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哽牽三
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維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
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讖言矣不惜號僞道論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販為業有智於
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无直言家去此无遠可隨我取直猛利
其貴而從之行不煮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
十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
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還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販為業有智於
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
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莫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
之召為功曹遷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壞佐世之志希龍躡之主欲冀異
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招溫入開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旁若无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統師十万杖義誅逆為百
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深入寇境長安咫
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无以酬之溫之出遷
陽猛亟馬拜高冠博帶謝溫溫與語大悅謂猛曰卿與吾相遇當共定天
下何為若此自可富貴何為遠去猛笑而不答溫乃止行設訖有大志聞猛名遣使要之

擬郷為臥龍郷亦異聯於三國雖傳嚴入蜀孟英悟非今古時亦不殊也自郷輔政殿將二載內難頻平外蕩羣凶天下向答難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岩郷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郷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垂曜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具職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睦寵政誉身之斯則放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鴻惟鼎宰重委路宜郷妻時賢對揚休命翻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言致相國奴明之臣何補猶而應斯舉不但取其遠慮參考為廣軒泰晉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斃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謂敢言是召貴寵與臣何預夔之雖陛下私且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驚詮內外萬機之務事先臣後海使上無過授之誘臣蒙殞越之恩堅貢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先臣後海使上無過授之誘臣蒙殞越之恩公平流放尸素按幽滯顯賢才外修任華內崇佛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鄉風夜雖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爾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盡古之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當勑其太子宏尚長樂公主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靡思流寄閔石因母亡還葬詣還異孫猛謂曰鄉風夜雖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爾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盡古之堅曰以吾觀之

蒙喪甚哀已行猶發還道及始聞一哭多之惠明此之始歸不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謹於善惡若分微時一好食之惠明此之始歸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疫疾大行河撒諸祀廢不周備猛疾未瘳天大旱損害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為敘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讎雖卑吳廣我之仇也汲汲為人患宜斷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堅哭之慟比於臨喪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司徒加崇明祀諡曰武侯朝野哭之三日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風成鄉黨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

苻丕　苻登　姚萇　姚興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堅愛之謂丕曰汝才識過人當成吾志汝其勉之丕對曰臣聞天之所興者德也人之所助者義也陛下德義兼隆故能應天順人以成大業臣才識闇劣何以堪之堅曰汝勿以不如吾者正痛此不達變通大漢劉禪可非漢之過祕璽之所以授耳汝但勉修德義以副吾望丕拜謝而出堅謂其弟融曰丕雖長而不才汝當輔之融曰丕雖不才而有成人之德陛下聽信讒邪黜逐賢哲融每以為言堅納良規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讒邪黜逐賢哲融每以為言堅納良規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讒邪黜逐賢哲融每以為言堅納良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堅愛之謂丕曰汝才識過人當成吾志汝其勉之丕對曰臣聞天之所興者德也人之所助者義也陛下德義兼隆故能應天順人以成大業臣才識闇劣何以堪之堅曰汝勿以不如吾者正痛此不達變通大漢劉禪可非漢之過祕璽之所以授耳汝但勉修德義以副吾望丕拜謝而出堅謂其弟融曰丕雖長而不才汝當輔之融曰丕雖不才而有成人之德陛下聽信讒邪黜逐賢哲融每以為言堅納良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堅愛之謂丕曰汝才識過人當成吾志汝其勉之丕對曰臣聞天之所興者德也人之所助者義也陛下德義兼隆故能應天順人以成大業臣才識闇劣何以堪之堅曰汝勿以不如吾者正痛此不達變通大漢劉禪可非漢之過祕璽之所以授耳汝但勉修德義以副吾望丕拜謝而出堅謂其弟融曰丕雖長而不才汝當輔之融曰丕雖不才而有成人之德陛下聽信讒邪黜逐賢哲融每以為言堅納良

自雍攻長將金温字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長吉兆大午韋范子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荀曜有衆一萬據連方堡密邇長安曲牢險要曜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長平衆次于馬頭原長平驃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長平衆收合餘燼為長所敗據隴東堡是時長疫病見將堅為崇聞之稱曰虜已窮矣在我掌握中耳但堅神主曰曹據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佑皇靈垂矜所在又克賊旅水推今大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連羌以形類推之醜虜滅行天誅神復梓宮謝不振登富因其隕斃滅行天誅神復梓宮謝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萇有儁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尤從右監符堅坐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梁平俱被害

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春進位二等與長將姚萇伐秦至清水果為萇所敗進退安定去城九十餘里長疾小瘳率衆距登登擊破之萇單騎走高平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符堅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友父成安今貴戚子弟犯法者高一皆考奏成子弟犯法者高一皆考奏登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雖曰北為何人去今我不知人去今我不知所向登雖曰北為何人為長東設當應耳此年少落有崇貴之才遷宁始平郡甚有威惠及羣胡姚方成執而數之高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生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明據內外位為列將無大馬誠眷之誠百為大逆汝曹冤讐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汝長於地下方

成怒三斬高瀑壯節為使器登哭之哀動路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西京珍覆九土分崩未聞成蛇豕之墟榮宸遷鼎鼐之大救災衆而東攻暑各如歸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趨廢橋與新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潰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與數騎遁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平據上邽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枝以笞之今果所歸永安平京收集餘衆攻之登遣子泓保王宗於于隴西鼓單之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泓合擊破之泓奔上邽乾歸大掠而還登追之及諸羌悉降之登進攻上邽乾歸大掠而還登追之及諸羌悉降之登進攻上邽乾歸大掠而還登追之及諸羌悉降之登進攻

雖古湖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奢世慢諫導諛謀郭氏之黃祚武
起三正之末叶取五運之獨華頃率土之師起滔天之釁卒其大半之
為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鶴高穴馬踐山疏謂
以侯莫材築館以須歸命曾畏知人迫助順神理宮盈雖矜逐野之強
終致毘陽之敗遂使凶渠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梁其
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異處我將來取笑天下豈宜哉謂
不鑒故竹帛承亂猶稱雖敬之兵厲死休之志雖泉募不敵難以立功而義列傳概有足稱矣
酣敬之兵厲死休之志雖泉募不敵難以立功而義列傳概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棱氏種建業開隴長生民是聚不旋踵永
固祠祚肇自龍驤乘流負衆窮帝圖王患生於亂起於溫盜登借
假論骨以亡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
為羌酋其後魏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
楊雄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
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命之于南安之赤亭部落歸之如市號為
將軍性戎校尉西羌都督遇生弋仲少英毅不羈唯以收恤為務
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隨貧陸之若輻輳萬自稱護西
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
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列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
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溪先叛宜
徙隴上豪彊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
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子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
殘賊晉朝過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
勒善之後尚朱紈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
關東六伸羌部衆數萬遷于清河經歷郡縣百姓驚擾守宰多以
公及季龍虛名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大怒遣使譴讓其狀
曰奉何把辭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大之真遷持節十郡
六夷大都督左寇軍大將軍性清儉雖貴不將威儀衣服言無所廻
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
龍寵姬之弟也曾據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奪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
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同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衆
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也于南郊車騎至郭
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將軍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
我擊賊豈來食邪我不知上存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
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救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
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大其故反自疾病父所宜兒小若大喜天
下必亂當宜委此不須憂賊也牆壍雖固恩歸之心共為救盜所行殘賊

此然搦耳老虎請劾死前鋒使譙舉而了七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李龍如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鐙馬七仲曰女看老虎堪破賊以不於是賀鉢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用閻之亂七仲率衆討閻矛混橋石祇僭號于襄國以七仲為右丞相得以殊禮見我也襄擊閻於常山盧澤大破之而歸七仲怒襄之不擒閻也杖之一百七仲部曲馬何罹捕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皆七仲歸豺以方計襄襄擊破之告甚怒會閻關中有變告平乘北伐襄乃要擊告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蠡侯如崔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崔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聘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敞等千餘人執音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統江備守襄將佐部衆北伐襄乃要擊執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為晉將遣使請降求和七年拜七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

時年七十三子粲之入閔也為行生所敗七仲之柩為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成請為嗣七仲弗許百姓同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祇僭號以襄為使持節都督幽冀并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斬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位縣公七仲死襄於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殺千皆破之殺將三千餘家屯于碣磯津以大原王真兄為長史天水尹矛為司馬略陽伏子成為左部帥南安段皮為右部帥略陽王稟卑為前部帥強白為後部帥大舉南至永陽始發發行圖開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師圖姚蘭略地鄜城使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世長以免晉鷹襄子誰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解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歡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朗之稱著于南

中軍將揚州刺史郗鑒懼其威名乃因襄諸弟請遣刺客殺襄刺客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鑒潛遣將軍魏憑率五千餘人襲襄乃斬憑而并其衆鑒前惡之乃使將軍劉智守譙遷襄于梁國雖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鑒鑒即斬翼曰將軍輕納叛告自生疑試問猜嫌之由不在於彼告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開張大業招納俊傑以殊禮待士今以小忿殺翼恐自此以後智勇之士皆懷疑懼難保校兵練衆將數不將取馬者欲以自衛耳鑒曰何至是也告遣謝方計襄襄擊破之告甚怒會聞關中有變告平乘北伐襄乃要擊告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蠡侯如崔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崔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聘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敞等千餘人執音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統江備守襄將佐部衆北伐襄乃要擊執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為晉將遣使請降求和七年拜七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

動搖四人不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永攻洛陽踰月不克其長史王亮諫襄內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自退河北以引遠略襄內公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不欲成吾事乎亮指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為溫所敗溫進屯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莫不北望揮弔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桓雄溫溫問襄於亮亮向神明嘗字孫策為後部帥大舉南至永陽始發發行圖開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師圖姚蘭略地鄜城使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世長以免晉鷹襄子誰城遣五弟為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解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歡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朗之稱著于南

不華秉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兄部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原
襄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符生以公禮葬之長
僭號追諡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長字皇宗茂才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鄉居洛陽世冀安長服袞衣升御坐諸
兄皆奇之隨襄在伐每參大謀襄之被落陽世冀安長服袞衣升御坐諸
曾長比皆特立且謂所佐曰五虜多如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
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長下馬以授襄襄曰女何以自免長曰但
令兄濟昭子安敢言長會救至俱免及襄死長率諸弟降于符洪
堅以長為揚武將軍歷左衛行軍隴東及鄧河東武都武威西抚風
大守寧幽充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所
有大功初長隨楊安伐蜀實書寢水考上有神光燒然左右咸異之及
符堅寢疾晉以長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長曰朕本以龍驤
建業龍驤之歸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
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容之堅默然既敗
于淮南以長安慕容谷弘起北叛堅眾追子敵討之以長為司馬為弘
所敗數北之長為龍驤長史慕容垂攻長為司馬為弘
逐如馬牧西州豪族尹緯等略陽羌胡雍氐者十萬餘家
咸推長為盟主長將即尊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
常安立妻蛮氏為皇后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自胄以大德承符氏木
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
降心從義以副群望不可坐觀況弱而不拯救之義乃從繼業以太元
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
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
伯支侯康梁殿龐任謙為從事中郎妻訓閻滿為掾屬王據焦世
蔣秀尹旺牛雙文張乾等為參軍王欽盛姚方城王破虜楊難共為騎
騎胡曜狄廣皇甫傳等為前驅符登為輔國將軍統西羌校尉
沖遇之乃遣使通和以子與為質於沖進屯北地萬兵精騎以觀時變
符堅先徙百人李洋等數千戶于敷陵至是降于長北地新平安定
胡酋十餘萬戶堅亡皆長聞慕容沖攻之不能剋長聞慕容沖攻長安遣
與資糧不之軍軍次入阿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說又擒
師故不聚眾以待其衰又擒

撫符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寢苻之以棘次土和理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宜梁犢降長初慕容雄略命世大下之事可一旦而定長既與符登相持積年數為登所敗遂近懼去就之計唯征虜郝難冠軍徐洛生輔國郭質冠威弥姐俊翻龍驤越勒鎮北梁國等于屯不武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羊皮間道單行晝夜馳赴長軍為大營之號自是始也時天大雪甚長下令軍士皆令縛束草被以禦寒氣既多故號長軍為大將帥死者衆自責劉敞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衣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戰卒沒皆有褒贈立大廟堂祠先賢之後敦厚孝悌躍青刺竹登長曰卿以身徇難將為雄率躍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龍自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五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慈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精北諸慕皆敦憚之長命其術當城於營覩揣孔中時樹一根以旌戰功戰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長曰少來為哥大何足貴武城胡曹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乱舉小為哥大何足貴武城胡曹

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自任不脩小節勇敢善謀雄毅有高祖之量英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性也五吾於弈之美未肯斥若不聞譏言安知過也商苞鬻奚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共長下書有復私仇者誅二將吏士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洛陽收衆復戰姚碩子諱之未既好之未成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招賢納士廣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鴟峯不成者說請嗷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長長大悅賜說酒開內侯雷惡地舉衆降長拜為鎮東將軍魏揔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杳城乎群氐果有異謀報不從而止長如陝客攻登執之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其太子興曰苟曜好殺將為國之禍吾豈愛北必來見汝從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符堅時為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往省萇，堅以萇反，將殺興，興馳還，堅追之，及於新平，興與戰，大敗之，堅單騎而走。興收其餘衆，入五十餘里，過滕人，結而與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豈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楊平越質詣歸率戶二万叛氐伏乾歸降于興興乳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狗于洛城氐之初上郡萬侯乳泰據降以碩德為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為尚書強顗又略陽豪族權于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配南安仇池氐假道歸附碩德討平之城勸倫風盛民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梁喜等咸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雅好人物每以子干是非為已任時兄弟高慕元籍之內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得超遷終身不敢見詵舅高高慕元籍之內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得超遷終身不敢見詵舅高高慕元籍之內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得超遷終身不敢見詵舅高

千長安召郎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著還之郡縣論史刑獄若川郡將所不能決者謝之廷尉與常臨詰議室聽斷疑獄千時號無寃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詔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欲殺俊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為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抚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抚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與乾歸以弟發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所聞遣大衆非在疆場急之所皆聽奔赴及暮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為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萬等三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之襄沒弁于千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前建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毗平陽大守武安侯諫以為不可興不從司隸校尉京兆杜洪等率衆數萬入宇武關于城西幹勇壯里者乃臣殿中引見群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群臣咸

姚興下　男綽

晉義熙三年平北將軍梁州諸護秦州刺史王敬中徐洗馬雖起兵應官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漢以逼南梁州東史王敬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興以大守弘錄尚書吳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嘉高都公始皆求奔華山郡地涌佛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軌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弁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王拓跋圭遣馬千匹求婚於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与魏通和魏攻伯支姚良国傍小方姚伯支不從乃止還長安皆復其舊職位時秃髮傉檀招納叛亡拒梁莫遊生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川刺史西羌彭奚念等各擁阻河以叛蜀誰緩遣使持節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言行遠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敏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代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万計勃勃安部尚書呂羅侯帥諫宜詔班家遷及李玄盛使自救攻擊待其敝乃擊之此下莊之事也興不從勃勃退保何回弼濟自金城弼部別奏紀言於弼曰本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殄敵方詐給軍馬五千俾其城門則出譖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公可乘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左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顗率騎二万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拊循河外率部衆而還傉檀遣使入徐宿詣興謝罪祕難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中征虜狄伯支輔國敏曼車騎鎮東揚佛嵩率騎四万討勃勃次于嶺北欲因朗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害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以遣平西姚寔南梁州刺史王敬率衆三万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拜縱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錫備物興東二如縱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干涂如朝邦聞沖謀逆坐其弟中最少雖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欲成江謂興曰仲父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寒心不安陛下為之所興曰沖何能

史269-479

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二百五十六興公卿抗
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起於人事其惡寇賊復仇忠公揚盛救援邦
其惡寇賊復仇忠公揚盛救援邦山遺建威趙環率騎五千為前鋒
立節伯詩統步兵繼之前將軍姚萇次宗入自駱馬陳留秦
州刺史姚萬入毛頭陂右衛胡翼度陳留盛與許軍騎
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壽言於萬曰先皇
伸略鎮方威武北世寇賊典人佐命英輔群入仍地无功
而還小揚盛智勇能全百且見地勢然也今以趙堤之衆使君威華之
先朝實采見成功使君且案形便何不表聞萬大從盛率衆与現相
持伯壽果恢弗進現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與軒伯詩帥遠萬乃具陳松
壽之言興善之乾歸先已返善五方當備乾歸果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
乾歸先已返善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鎮
北討虜將軍雍州刺史率鎮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萬
發殺白與謂群臣曰佛嵩驍猛且善統御士衆將越長安鎮東據
其喉衿徒散帝弟敷勇以賜其將士建牙拒守衆將越長安鎮東據

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驍猛且善統御士衆將越長安鎮東據
后又下書以其故來相姚緒大宰姚碩德大傅姚晏大司馬姚
男緯等二十四人配鄴發於長樂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營陵
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毋大臣死皆朝臨之姚文宗有寵
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譖文宗有怨言以待御史庾純生為證興怒賜文
宗死是後群臣累見哀敢言鄒之祖時二縣羌叛興遣後將軍姚
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敗成為羌所敗其懼日頭興大
守姚穆歸罪祖欲決殺之成怒奔赤壁動動興遣姚紹馬步數萬禁衛
諸軍鎮撫頴北遊東侯弼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之方隆所欲
專地專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之方隆所欲
施行無不信納乃以疑之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郎居盛為治書侍御
史左右機事皆先咨其謀人漸欲專擅尹弥綽其閒右僕射梁喜侍中
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安子之際人望在弼且弼英武
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安子之際人望在弼且弼英武
有陵奪之志陛下龍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爭奏甚則
市巷諷謠皆以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
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事陛下安弼遵所以稱之願去
其左右威其權稍可保全興曰弼有大山之安尔朝士稷亦有般石之固矣興
默然懼寢妖妄李弘反于武陵弘與興妹壻也常起兵應弘興妹討
之斬弟執弘而還徙弟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深萬其奉公洩也兵
于東華門待疾於洛陽十里亭姚弼潛謀為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
擁東姚紹又將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尚書尹昭輔國將軍閻嶷曼
皇甫棠其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弼弼出
就之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旦夕當
我和第不以此於備宮正是孤御我上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
同孤御斯舉也若不所為死生不敢負於是
皆喪御徒散帝弟數勇以賜其將士建牙拒守衆將越長安鎮東據
渭橋姚弼敗走還逆戰又敗入于城門閉不內弼
州敬之收部落陽平十萬七萬起兵於雍
陳倉以赴泓之難興疾深憂之
群臣征虜劉羌請曰陛下服方數旬未
無訓使諸子不穆過于內御郭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
弼年能不實而兵懷貳自棄宮之刑書昌明典憲陛下若令兄弟
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鬩牆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
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
法免其官爵以散軍公就第數年何忽有斯事興曰然過疑
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許焉親遣使賜子興且請
婚會平陽大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父東藩与魏鄰接應悉
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以不成都曰魏
自榮陽已來我甲未曾損失士馬相保相師旅充盛今將討親伐
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興大悅遣其吏部郎
厥使報聘并致方物時姚裕姚沈姚宣姚諶來朝使裕言於興曰
諶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安子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

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欲等言謂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寵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搆有成倾陷群賢爲之黨足以傷成逆著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剪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徙以絶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白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構引生禍黨東宮弼亞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奉銃信乎羣臣咸賀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未嘗不傾已招求舊匡不遺餘力明旦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以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典由休傑未見倫其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杞兼蕭鄧級次採將於徃賢共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秦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宮之發已遂諧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杳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振旅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杳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冤泉而杳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嵕遣弼及敏曼晃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奉子興勃勃進圍安定弼與建武將軍姜紀等拒之勃勃退弼追擊之勃勃設伏大敗弼軍弼單騎走入安定城勃勃圍而攻之弼與紀等固守勃勃乃退興遣其將姚石生等救弼勃勃又圍之興遣其將姚平等救之勃勃又退興遣其將姚恢等救之勃勃又圍之興遣其將姚詰歸等救之勃勃又退興遣其將姚紹等救之勃勃又圍之興遣其將姚廣都等救之勃勃又退興遣其將姚緒等救之勃勃又圍之興遣其將姚恢等救之勃勃又退興遣其將姚詰歸等救之勃勃又圍之興遣其將姚紹等救之勃勃又退興遣其將姚廣都等救之勃勃又圍之興遣其將姚緒

等先謀故因亂出迎害之尚書姚泓許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自趣公冀宿德者聞太子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平壹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秦興南幸自當是社稷之理眾祖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從泓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領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平中防制內外遣敛曼鬼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與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以子耕兒出告其兄指曰上已崩矣宜速定計於是指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敛曼鬼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指等遣非主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諒闇堂遣敛曼鬼奉殿中兵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北馬道南指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和林等兵興喜躍貫甲赴賊賊眾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指等奔潰逃于驪山指冀呂隆奔雍尹沖等奔于高陸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敛曼鬼入衛寢殿遣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

年偽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字皇常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姚萇相友善數與緯同載出入萇嘗夢青龍自天而下緯攀而得之以告緯曰此吉徵也君後當大貴緯曰君有英氣每謂君皆慕君相友善數與緯同載出入萇嘗夢青龍自天而下緯攀而得之以告緯曰此吉徵也君後當大貴緯曰君有英氣每謂君皆慕君相友善數與緯同載出入萇嘗夢青龍自天而下緯攀而得之以告緯曰此吉徵也君後當大貴緯曰君有英氣每謂君皆慕

降姚萇著尹皆慕銅不仕緯晚乃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則皆憚之堅末年萇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萇問天再手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相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從萇奔馬收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欷歔交集及姚萇奔馬收緯與尹詳龍演等扇動群萇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待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大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和朕不知卿云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莫與萇張子布之為人馬牌段鍾性頗巧萇安其得譏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要萇中屢鍾鍾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鍾不正耳萇因問緯曰卿不自知每比著屬何直如何也緯曰漢祖与蕭何俱起寒中是以賤臣萇笑曰卿實不及胡為不北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門胤實不如漢祖遠矣蕭何故不如臣也緯何故不如萇也緯曰漢祖能遠段鍾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鍾為北地大守萇死緯與姚興誡符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轉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直消此則追二疎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賁之徒浮降隨俗今禹其時矣吾是聖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厭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蹇蒜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寧論晚暮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吾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求之運則輔翼大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前驅滅符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朝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諡曰中成侯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副而駙馬之乃立爲太子興每引見羣臣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佛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間泓曰朕欲峻制弘曰人情性展寧則莊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偃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明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其安上馭下之理乎融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耽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耽厥弟敖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陛下神筭電發旬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對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威高震遠吾豈敢以和以長義寇方當引咎責躬何暇以軍罪行問安敢高自矜誇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閻和謂河東太守姜紀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見子色疏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室弗以爲嫌及惜位在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懿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覺收元等誅之命其麾下將軍尹五千餘人軍都瞋曰屬羌雜類數百里野雉皆雄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所豈有殺君之子而有奪嫡之理乎泓曰吾不忍出群僚之意耳懿等遂及於難識者以爲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懿及弟弼皆伏誅泓以其子泰州刺史熙鎮軍都督秦州諸軍事鎮上邽熙既死秘不發喪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杏城執泓從弟平原公姚廣都及其將士

侵他陽東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狠建義蜘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
拠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征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
淮肥緣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水入何攻倉垣泓將王荷生以滁丘
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頴口所至多降服惟
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
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大不何以不義行師乎閻以非禮乎道濟奴殺
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
卒難救衛宜悉諸鎮戶伯質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横行天下假
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勁寇安能者將若之何
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司徒公板雄勇有威名為頴所
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畿
若無安定庸禹爰及於鄙雖今開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良策先
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韓銑橫議言於泓曰秦公泓於厲平之難有忠
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寘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

則不隊朝權安定人門以抵危逼銑雖言辭激切而泓竟不納銑出
鎮人臣東姚成郡距之都乃卑辭招誘自結託送佩刀為質於泓泓
都近以宇弼於是又遣姚讚及弟緯質於泓軍司馬閻生泓許之成
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三千人以衛之成益
勇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參軍小牧姚恢南出陝津為之聲
援成部將趙玄說泓曰今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
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圍之於時城之下可
以坐制其斃時北司馬姚禹將通于道濟主簿閻恢楊度等皆勇
拍谷為廣武石無諱東戍瑯城以距王師玄征謂泓曰玄受二帝重恩
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救解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
會陽城及城皐柴桑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兵皆已至無諱至石
閭奉表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城降諸城大吟

載記第十九

晉書一百一十九

史269-486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　宕渠人其先廣漢之宕渠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於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相氏鄭氏五姓俱出皆勇烈多力氏族之中以此五姓為貴君長能者著以為廩君乘土船浮舟若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永寧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東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鹽地也鹽神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寧地不能止也鹽神從之廩君乃以青繒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望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廩有青繒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群神與俱飛者皆望云天乃開廩君復乘土船下及黃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

十八九進攻成都歛閭兵至讓懼不知所為李夋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晝臥歛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笠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救歛長史袁治及盛帥眞寺長譴其牙門王用李基詣洛陽陳歛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梁州刺史羅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聞尚來其懼便共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由佗曾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遂為騎報特及弟流復以牢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忌寬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固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宜乖疑特深自猜懼益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領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增脩城池聚衆繕甲以為不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歛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圍書侍郎益州條列流人與特協同計謀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顧應召又欲以威歛為己功乃寢朝命不與

上衆威怨之雖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先貪其珍貨於救流人令百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守將梁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沃野資糧等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沃野資糧等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沃野資糧等

載記第二十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御撰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雄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豪俠聞每周旋鄉里讌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雄每請人曰開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特加敬異化曰公神武命世必能拯濟大業但形貌小異恐難為用耳雄不悅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後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來益道路有飢病者雄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末器之與論兵法无不精善每請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

境內建元為建興改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為大傅兄始為大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李蜜為司徒州軍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為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宣帝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牛素輿詣成都雄迎之子門稱弟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大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終身建興草創未遑法式諸將皆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向仍舊漢晉故事惟大尉大司馬執兵大傅太保父兄不官論道之職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掌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請公大將軍依仁有孝降而親請雄皆不聽典故相襲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寧李奕二萬成漢中梁州刺史張都奔于長安圍等陷南鄭晉建漢中人公孫先兵南土頻歲飢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

稀百姓冤聲聞門不閉無相侵犯雄奢侈在招致遠方賦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揚雄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綱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爵雄猥讬謝之後雄賈酒酤而性中書令杜大官令財會進口天子稚移諸侯皇妾有子而為酖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讓衆以後持才驰馬過雄雄怒馬而持矛也急之見庸自傷媿之貝懼其失是以為驰而不制也雄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典禄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今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眾獲多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王南北軍後五為大子班諫悼約安儒賢自何點李剑班旨師之又引名七王嘏及隴西董龍天水文嶷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大子申吳大子孫臣文皇鑒識超然皆絕未有其比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若性九變動循軌度時諸李子弟以貴尚約躬而班常恭降許諂至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鄙雄子霸保其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自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水文鼓等以為貨交期多所誅夷猜忌滋甚又隴西董龍天水文嶷等以為貨財必積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危懼荀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收收壽之養弟也又是與越及景襲田袁姚華許襲壽等欲因燒市擾而發兵期又果遣中常侍許諂至壽所伺其動靜及殺收壽大懼又疑許諂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諂向成都表稱景襲舀袁亂

攻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庶為先登書許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乃詐遂其城屯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奉詔建寧王越向書令河南公景襲尚書田袁姚華中常侍許諂至壽及將軍李遐是殺越實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期之別宮期勤白天子主乃當為小縣公不如死也成康三年自縊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諡曰幽公及葬陽石為輀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曠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重詩書論難少尚禮容異於宗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凡荷重在拜司將軍督巴西軍事鎮征東將軍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九聘處士許秀以為賓客重其證言在巴西威惠甚著聲死蠻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鎮州牧圖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將悅卦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政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風名遠振深為李越景襲等所畏憚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

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氣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龍安雖壯雖不應
聘數往見壽時峨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
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卿若能捨小從大以危
易安則禍國殺主長為諸侯名高祖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
略陽譙相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擁藩歸順乃誑言丈武得數千人襲
成都殺之綏其餘衆掠至乃鼓譟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
但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擁藩歸順
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鹽及張列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
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
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蓋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
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服李奕
任調李閎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巴西龍襲壯為大師壯閉
辭特聘編中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鳴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
帝母昏氏為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大子有若廣漢太守李

乾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之乾漢嘉
太守大風晝冥雨震其城門壽深自悔責命群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
遣其散騎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遣壽書欲
連橫之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脩船艦開漕運以
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
將江而上過成都鼓譟觀之其群臣咸曰我國小衆寡豈以
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群臣議其利害
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款如與誠貢通胡豺狼民也智既滅不得不北面
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虜然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
下孰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為然咸稱萬歲
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壯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
奕糧盡引還壽許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傲
新行篡奪庶術雄政不得志欲會奕聞王殺從數還盛雄李龍
威彊宿觀龔龍數中教實壽又聞李奕用兵法王過亦以報劉

從出而出北至懷為梓潼布在山谷千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
患執既驍悍而性愛財色常殺人命取其妻孥流涕不止國事夷狄叛亂
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監加人懷危
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
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督攻大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害大司馬桓
溫率水軍伐執力溫次青衣執等數千人
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
咎眭言不從率諸軍從江北舊碕度向犍為而溫從山陽出江南咎眭
到犍為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北頭津北渡及聞溫已造成都之十
里陌咎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鬬志
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晉
吳漢征蜀書無誅公孫氏今晉革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
東門與咎眭走至晉壽執後追降文於溫曰偽嘉寧三年三月十七日
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景竊自汝

蜀執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倘安在將未能改圖狠頑朱軒踐冒險阻將士
任景干犯大威御斬俯慨精魄飛散甘受斧鑕延累宗族敢伏惟大晉天
網恢弘澤及四海思過陽口逼迫倉卒自救草野即日到水城謹遣
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勑州郡投戈釋杖窮迫之日待命溝
該執勢尋與親面縛軍門景解其縛焚其櫬還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
七餘人于建康詣勢歸義侯并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
特以惠帝大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皇之師是
知戎狄亂華舉宋自古況乎巴漢雜種敢肆毒螫資劉禍以全生習
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雄太白剋門志吞井絡屬晉網
之寄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劍間聲雲集殲殄蜀漢莽食巴梁
天挺英姿見稱奇傑偶值顛覆之至於斯仲謀
故地薄賦而紓歎人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宜孫權之亞也若夫立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佃隴徙焉世為
呂光　呂纂
呂隆
酋豪父寧建伏命容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
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巴里為戰陣之法倚相成推為王部分時
平群童數服不樂讀書唯好雕鳥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童子左
肘有由印沉毅雄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
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堅聞其賢除美陽令表曇多眼瞋視雅
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射十餘矢中之白是威名大著符雙
反于秦州堅命楊成世為雙將尚四所敗光與千騎擊討之陷陣欲速戰光
曰兵形破成世義氣衝張宜持重以待其變以乘勝輕來擾吾浪浪
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兵退堅果以為然不知所為光曰捨其衣甲必攻橋
眉若得掩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固之利也宜速進師若四攻城
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擾既盡可以滅之堅從焉果敗兵從王猛滅

莫谷暐封都亭侯符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薨洛陽沒有叛聞之曰
先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便命光檻車送二弟入力大子布等其身勿
重罰人李子馬聚眾二萬攻逼益州殺上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
遷步兵校尉符洛及光又擊斬之二拜驍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吉馬強盛
遂有關西城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
晬雖什曜什勸之東襲高平秉傳光於是大聚文武博議進止衆咸
請襲光從之以馬二万餘頭致外國珍寶又奇役異獸殊倫怪獸千有
餘品駝馬万餘匹而符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
梧伊吾二門堅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降初光聞堅寵愛西域胡僧鳩
摩羅什故停師杜進諫曰西域殊俗人多妖幻不可輕請不聽
不能納吉從統出師不足憂之門其二子來問其二子未同但在速進進而不捷請
受鈇鉞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報檄涼州責熙死赴難之
義光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
誠數其過負約之罪彭晬彭濮等為前鋒擊潰大敗之鳥散
一揖昌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布純驅徙城
將麾下數百騎突奔杜進陣之於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
外人入于城中門庸侯王各興突威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腋起疽攻守

濟執毗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周祕進曰明公受天睠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先賢猶懼有缺今人士所望文明公誠光啓深見寵任乃譖殊尚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九月景耀外城以扼祐徒弟將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即宜養威觀釁光曰昔周文之興實由此舉且虜陰以雁之光遣其將杜進討祐祐奔據

所攻實苑之武賁吕護率步騎五千南討彭矣參戰于盤
矣大破和歸尤親計亂歸矣今遣寧及揚武將軍趙
浸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官戰敗澄築
段業同吕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
矣雖衆于左南矣念大權於己白土津累石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二萬
夏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盖世之才而立
忠於垂亡之計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
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然救不至郡人高進史惠等言於業云
今孤城獨守衆寡懸殊救援所希雖欲固守其可得乎且地非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
為程紀先與兄侍中房舊僕射士叶不平虜未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
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吕篡討業且告急
進屯臨洮為羊聲勢戰于合離篡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大鴻臚郭馨
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奏王上老病太子沖
闇察等因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
恐禍及人家宜廣之田胡王氣乞機訓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救衆吾
今與公唱義推機為王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訓城之後徐更圖之

詳以為然夜使光共範門二苑之衆皆門子敦煌
馨等因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
恐禍及人家宜廣之田胡王氣乞機訓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救衆吾
今與公唱義推機為王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訓城之後徐更圖之
詳以為然夜使光共範門二苑之衆皆門子敦
煌東苑胡叛光聚衆白華閻師迴谷踞軍後
若諸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篡曰華閻師迴谷踞軍後
還張其聲忘乃當使告急曰鄯善龜茲合衆數萬
是引還業不敢出篡司馬楊統謂其從兄超曰郭騎常明舊天文起兵
當有以涼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篡今西征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篡勸
兵推兄為明主西襲吕弘據張掖以號令
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命吾未有危
亂增其難子吕宗若敗吾為弘漢矣統
軍數篡子曰若篡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步騎五千赴難既篡共
擊廣軍破之遂入子姑臧馨之叛也得光後
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收分節解飲血盟誓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馨悠
然曰若馨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篡
逃奔黃廣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等戎護軍趙策

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歷士女財物殆盡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地本相依何使无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獻新聲悲酸鬱結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子東宮厚撫之已而方執弘縛繫獄驰使告慕容暐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植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領諫官大起師動衆必來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柔遠利邇抚上下用命國未有衊不可以伐宜繕甲兵以待時會以向臣等違先帝之命救宗子孤恐滿佩服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眷采大干超以貴門之親權柱揆朝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大子郭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他懷西公呂纂時在北城咸訪緯曰超根固本恐為患非來願也赫連勃勃之為厲孤弟偽平遠所敗遂西襲張掖書紀諫曰方今盛夏日烈殷農所利既少所敗者多若師至嶺西兩軍相持曠日引久乘虛寇抄都下且廻師以為後圖陵夷遂上土衆不附明公之親弟之親援支而起委紀焦莽在南城楊桓田瑋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馳兵謂他曰隆超救進所宜擊之昔田桓之亂孔子郷國之旦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墻有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冒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死能為也超關而登城告他曰吾素信讒言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之擐甲復立故出力死之計為國家唱義耳緯曰善乃與他及楊璠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与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興在聖明公其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歸心天人未改而立明公其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歸心天人未改而立明公其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歸心天人未改而立

載記第二十三　晉書一百二十二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奇之謂世子儁曰此兒開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成人功業者必此兒也常自稱謂諸弟曰吾家故多翹楚汝等固不及也垂深納其言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深以為然故儁不能害之以成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皝遣垂帥衆數萬屯于唐山季龍攻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臂慕容儁借即王位改名軼外以慕容軼為名內實亞帝改之意以識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趣機在速垂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容恪曰垂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若荷天所棄德薄而取之多德且根言足信儁問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剋薊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帝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懷以德玩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問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輔軍祿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和又為

征南將軍判冗州牧有聲于燕燕之南毋為可謂儁矣已下莫不懷以德玩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問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輔軍祿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和又為冗州牧有聲于燕燕之南毋為可謂儁矣已下莫不

宜失也若稽致萬安振威名而未發及聞其全取王猛亞垂雄略勤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幷州刺史鎮晉陽垂深納王猛伐燕策全而東奔及猛卒堅悔不從垂言乃令人齎傳毒語於垂曰吾已東還安可復來垂得書不知其父子無相及也鄉何為遲懼而報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垂忿行如初及堅擒鄧羌之辭垂謂其故吏曰吾有不死之理則鄧羌之號昌氏之稱其人且垂猶鷹鸇之有不除之害則吾心悔矣其誰軒不可往其所欲堅天必違其所欲堅天必違其所欲堅天必違

鄴及垂不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日暮將解管寧襲斌
聚恨謀逼洛陽不謂垂詭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兵勃子毋之軍
始難為敵乖征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須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數下
之攻大敵不堪命是聽教矣大賜舍第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不許之
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不戒飛龍曰卿王
室時年我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
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
潛服而入真宁吏禁之垂怒斬吏燒門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
國亂家又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門反形已
露終為亂階可龍袭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
將衛聖朝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
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
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人不朝夫大計吾屬終當
為鮮卑虜矣垂至何內銀飛龍怒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二萬潛何
[illegible]
林橋今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
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崔賊聞垂之行濟何也遣使推
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
更生之惠旦日君臣義同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使慢二三吾本救豫川
不走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雖不能龍驤洛陽故見符暉以自節
退又未審賊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
賊又遣長史何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
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開東當以大義喻秦奉
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
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
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
楷紹弟子宙為符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紹告農等使起兵趙魏
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陽衆咸應之農西招渾等宙傳
于之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千餘萬丕遣石
越討農為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
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冷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以下稱
自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斌柱國
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克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
王衆至二十餘萬督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于
寧為燕王大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符丕乃遣侍郎姜讓
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繼業現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山守之功為北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
陛宜詳思悔禍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
主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家國之業耳秦永為鄰好何故閉於機運不以
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事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
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
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大主將軍豈有分爭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
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龍蹄宗舊任齊懿備自古君臣
[illegible]
冥契之重豈是邪乃為什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棄何王師小敗
便有二圖夫師起无名終則鄰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无名之
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遠於周衛居
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兵可東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国
君死社稷將軍欲裂社毀冤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
去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縣命百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
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大各吠非其主何所
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符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墻身嬰時難
歸命聖朝陛下因深渭陵狠叩微顏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拙言在勤
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仲送死一擬雲消廻討鄧城俘馘萬計斯誠
陛下神算之奇頌才無方將敢焉柱州縣雄關會不圍
天助亂德大駕親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
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本詔北取渾等官傳
猜忌今臣野次久疾不聽調理于兵還臣單赴表以

師程唯給數卒二千盡無兵狀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
暉復不信內自竊惟進無佐命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行懼有青
蠅交亂白黑二零夏夷以自忠而見疑乃推自為盟主臣受託寄始不
迷今終日望西京揮涕即道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放孟
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眾無有甚焉欲今長樂公盡眾赴難以礼
發遣而不固守匹夫之志不達機要通之理自忘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
而石越倾都城之眾輕相掩襲兵陣未安越已隕首臣既單車縣急馳
者如雲斯實天祚非臣之力且郡者臣國舊都雁門恵及然後西面受
制求守東藩上成陛下過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今進師圍鄴并
喻不以天時人事而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
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遏兵止銳不
敢窮攻大運有推移衆常事惟陛下察之臣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
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返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
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串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
卿以上貞任同舊自爵齊位保之惜若豈意志費復舟養獻反害悔之噬臍
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鹿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
鯨豈罟所制翻陸任懷何須關也念卿垂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
涕鬼妹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
卿但長樂平原以來立之年遇卿於西都富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
此焉而已聖文按鄴鄴不負守中城瑶璇雷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
鄉築新垣城以置輜重推漳水以灌之崔城潛飢千本及西人請城為
尚書令垂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鷹色曰萬能平里不免雖鮮明
羞追尊母衛氏為文昭皇后遷毓后段氏以配聖博士劉詳重
議以竟母如位第三不以嫡真陵妻婦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
從遣其征西慕容楷偏軍慕容評等降

位稷之不與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酬卿
以卿侯庶弘磨銀難動動列何關但表分寸衷水掬柳惠俊為盟表
表既死有斷朝士卿既不容人於本朝比馬而投命朕則龍卿以將位礼
卿以上貞任同舊自爵齊位保之惜若豈意志費復舟養獻反害悔之噬臍
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鹿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
鯨豈罟所制翻陸任懷何須關也念卿垂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
涕鬼妹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
卿但長樂平原以來立之年遇卿於西都富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
此焉而已聖文按鄴鄴不負守中城瑶璇雷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
鄉築新垣城以置輜重推漳水以灌之崔城潛飢千本及西人請城為
尚書令垂訪之群僚其安東將軍封衡鷹色曰萬能平里不免雖鮮明
羞追尊母衛氏為文昭皇后遷毓后段氏以配聖博士劉詳重
議以竟母如位第三不以嫡真陵妻婦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
從遣其征西慕容楷偏軍慕容評等降

史269-504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祖，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使己，荷垂特為太子。沈馬刀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隊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王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長譽。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器之。垂死以為龍驤懼不自安，以兵勒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逆精以義我距之，精奴殺精，出奔于麥。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既叛寶，恐其進奪會軍將遣兵迎之，賊侍郎段平于自丁零奔還，說會曰：「今軍衆甚盛，謀龍飛會軍東據龍城，簡其大子東及腹隆等乃餘騎以會子留守中山，會假母誘納諸中屬兵，皆驍勇列陣而進，寶勒南寧公慕容詳等

遣使詣諸左右佐臣并攻大子寶弟訢會圍龍城得御郎高雲夜舉
敢死士百餘人襲未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
詳所覺詐稱捕亡階猶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侈殺戮無度誅其王公
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駭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千人轉掠
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廢
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敗績魏師遂入中山賊乃奔鄴慕
容德遣仵眗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
平中原宜養兵觀釁俟他年寶弗從之撫軍慕容農進曰今衆旅
已集宜乘新安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
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
龍城以慕容興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軍步騎三
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眷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
逼立高陽王崇寶聞變驅還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乘
進趣京都軍張真間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
之賢衆亦潰寶單騎奔農乃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秦亂投杖奔
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振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丁氏泣請

為蘭汗所詐潛出赴城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
謂汗曰前日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權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
腾等商於蘭汗奏大子東承制遣使迎寶及子劉城寶欲還北盛等咸
以汗之忠勞虛懷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
自副而南至黎陽閻慕容德稱懼而退遣慕輿騰招集散兵于鉅
鹿慕容盛結冀州段儀段眞收部曲于內黃衆皆歸會剋期
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
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殺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
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高教王盛僭位偽諡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執之迎
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城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動忽有桑二根
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魔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留吳來魔終
而壅以為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好堅謀慕容氏盛潛奔于
中及中興草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渭叔父素

蘭泛百姓今翁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
命奇率眾五萬騎與子麥戴生烏九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
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備即尊位
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
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
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
罪者十日一白史之無過捶之罰和徹情多疑貝高句驪王安遣使貢芳
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桓溫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
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群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
兄弟以杜流言猶懼未悛況我之太宰拒王承百
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叔開關難過崔旨臨朝輔政群情猶穆經略
外敷闡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群后敦睦雍肥時無二論勳道
之殘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歎詠開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
謂也乃命中書更為歌頌以述脩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瑤

秘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莊不譯哉瑤曰周
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違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狄風以悟主道契神
靈救災亂代故累葉稱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
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雖伯禽以訓
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
之言殊見周公之忠聖莊不譯孰若何按周公之憂白文王文王
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以驗武王之等矣武王之
盡而承代其死是非訴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
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伯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譖談故也忠貞啓金縢而返風亦
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周復子明辟
輔成大業以至大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卿
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至于文
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逐有天下生靈亟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

師明聞其家被誅也擁三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不久必
不復為備悉其子養令支朝迎魏師于北平早候知之襲殺令支遣
騎馳召慕容廆廆亦率騎迎朝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早還也群臣莫知其
故早既斬明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早還者正為此耳朝新叛遠必忘官
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則亡窮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急而還以
致意其主今狡掩之必制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早自遼西還
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於身之功免其
在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殘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諶而去
遠墓盛率衆攻之鈕及盛率衆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若謀器藝超
散其積聚徙其公卒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若謀器藝超
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奉文武之主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

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讞其群臣于新昌殿盛問諸卿各言其志肤
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勇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
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敏敢取下驕暴
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討陳莫突大鬲侯部落離散國
與段中部軍秦興段讀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
人前壯軍思悔侯段璣與子興讀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故
課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衆皆投兵潰散而有一賊從閤中擊傷盛遂
葬弁前殿申約群衛召叔父河間公毗屬以後事毗未至而盛死時年
二十九在位二年偽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聰武
流譽長則遵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徵寶閻而不斷遂峻刑
刑纖介一婦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肅人不自安
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舊不夷戚安忍元親所以卒於不免是
歲隆安五年也

毗字道文聖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毗素
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及慕容垂之寇遼東公備宗祀之
義毗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賢勇冠諸將盛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
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
在平原公元和丁氏意在於毗遂廢太子寔迎毗入宮群臣勸進毗以讓
元元固以讓毗毗遂僭即尊位諡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
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寔之弟也寔初毗巫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符
為太單于其寵真左右輔位次尚書信謀靡毗毗聞之大怒遍于氏
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靡毗毗聞之大怒遍于氏
令自裁葬以后礼誅丁信毗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報司隸校尉張顯
閉門距毗毗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毗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
入部者賜千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万人
起景雲山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宮甘露殿連房
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符氏蠻苗光海清源

他李夏盛皇后卒不得休息暗死有大半毗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
有人呼曰大王且止毗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
實墳符氏為皇后故殊死已下毗北龍裘契丹大破之昭儀符氏死偽諡
惡皇后贈待謚大宰諡文献公符氏美而豔好撒行游讌毗弟之蔡
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耕能療之
未幾而卒毗忿其公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毗從
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
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抄伐高句驪以待氏
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毗自待刻平寇城朕當与后乘輦而入不聽
將士先登於是城內戒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
鄴之風鳴門作弘光門樂級三層毗与符氏龍裘契丹樂其衆盛將襲
符氏弗聽遂棄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
路攻未底城不刻而還至薪龍花高句驪王安諸子大城毗知及宿軍以仇尼慎為鎮
東大將軍營川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平舍支

尚書劉沐爲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爲符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召王於北門士與叡同優與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毗大怒朝之符氏官季良忠謀魚贈仲文須生地黃瓦片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屈也如此符氏死毗非號踴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僕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軸絰食粥制百審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次若爲也孝無貴賤莫不令辛以爲淚焉慕容垂之於昌群臣震懼莫不令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毗之姨也美姿容有巧思毗將以爲符氏之狗欲以罪殺之乃毀其容華中有啄種逐賜死二女即頭求哀毗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令營墓葬殯殮壯士以爲臆心離珠桃仁等並坐之衆毗曰善爲之朕制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有僕射章璩等北懼爲殉未洽而待殺即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有僕射章璩等北懼爲殉未洽而待殺即符氏葬輒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北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苟萬年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毗政之虐也與

跋從兄萬年等二十二人結盟推莫容雲爲主發向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毗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疑貫甲馳還起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踰子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載之及其諸子同殪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子惡有業殊二弟朝衆徙旅椅披而傾山撤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社稷帝德宗情儀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始吳資五千之士有卅下有禾兩頭然則禾卅俱盡而成高字而長邁逐使翟氏皆從鄴師宵逸收雖朝志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伊媿於西鄰伯符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鮮以淫暴獲罪收文御俗爵墳內濱動敵外陵駐毒不被物而惡足曰勁風則草友宜符文武之隆聖朝光和包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爲氏焉氏爲雲流寓有扇輦庠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馬跋奇其志度和左之寶易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手作御郎襲父爵永和中爲中衛將軍領虎賁中郎將與雲俱爲慕容皝所敗慕容會以軍實多賜公卿之莫有對者跋曰昔晉文公以謀雲間曰吾與誰先對曰臣狄人也不知中國之事請問虞虢之故而迎亂大常百姓不堪其害四乳者十室九

生亂盛清家難門極驕淫人懷憤悅孽則身吞災無以逭

載記第二十四

晉書一百二十四

七伏國仁　七伏乞乾歸　七伏熾磐　禹皮　禹素弗

七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通吐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轟於路狀若神龍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若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小兒在焉時又有七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放牧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乞乾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七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也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數爭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破之遂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逵立祁逵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逵為帥傅委以國政

斯引烏逵為左輔將軍鎮綦園川出逵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傅大冀立會右勃溝劉曜攻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冀死子司繫立始遷于度堅堅為符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繫歎謂左右曰智不足敵德不撫衆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各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繫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牟朅右堅以司繫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繫遂鎮勇士川其年有威惠司繫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眾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擾被大言曰符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安窮名號寄兵權武略僭竊宇內既尊宜設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驅動蒼生疲敝其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事之是復非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二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又堅為姚萇所滅國仁謂其衆帥曰符氏以高世之資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述運先達所貴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乞伏司繁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漘川甘松臣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五千降明年南安赦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頓敵奪敵師以張之軍法所以如我而息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秘追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傉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符登遣使者署國仁便持節大都督都督雍涼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單于乞泉高平鮮卑浚弈于東胡會熊連保羣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浚弈于及熙兵來襲相遇于渭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浚弈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置建義將軍大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屯廬烏孤跋擁衆叛保羣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其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率衆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大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偽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子公府中幼宜立長君乃推乞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悅蚕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遣使署涼王嘉城太元十四年符登遣使署乞歸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校尉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乞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比公軍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

史269-512

留憲般鎮之乱歸使投三万迂于度嶋山群下勸乱歸耕玄乱歸以募
弱弗許固請曰天道應存麻雖發必以關歸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
非不多也魏武軍黃謝品州乃解圍孫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　新島
散固天命不可在邀符堅不可委棄姚萇終不稔斯泰乘機撫運而
實係聖人今見衆二万足可以彊理秦隴清陽洮河陲卞應運再以四
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為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群心乱歸従
之義熙三年僧稱奉主敖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次
位遣使詣闕奉貢方物詔以為使持節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将軍河州牧大
夏王河南王乱歸方圖河右權宜安之秦稱藩於以遣使冊命曰昔在降誕有
命自天誕育多方誕作民主咨爾有位敬聽朕言今使持節都督隴西諸軍事
征西大将軍河州牧大夏王乱歸宜在除滅王者之統恢隆帝王之業
故授爾使持節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将軍河州牧大夏王乱歸方
東金城太守乱歸復都苑川又攻剋以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万五
千戸於苑川拠罕姚以計恐更為邊害遣使署乱歸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隴北向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将軍河州牧大
單于河南王乱歸方圖河右權宜安之秦稱藩於以遣熾磐写其家子
中軍審虔率歩騎一万伐秦鈹降擅師濟河敗偏擒太子武臺子嶺南
獲牛馬十餘万而還又攻剋以新城龍子伯陽堡子懐子永洛城徙罕
幹戸於苑川二千餘戸子譚於乱歸率歩騎三万征西元帥利鹿孤抱
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鹿孤棄其部衆南奔乱歸遣其驃騎公府追罕清水
斬之乱歸入抱罕收羌戸一万三千因率騎二万討吐谷渾又統阿若
干于赤水大破之降者万餘人初乱歸為姚興所
逼為河湟大守因討降乞伏国仁而要遣其弟廣武智達
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将軍梁懐王松壽等討南
羌弥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漒川酋帰率衆攻石
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慕容達与其将出連虔率
騎二万伐姚文于上邽慕容永驎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乱歸為姚興所
敗熾磐乱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有文武幹略為乱歸所
太守又拜平武将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北川及乱歸返政復立熾
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将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乱歸稱号撫軍大
姚興以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将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号撫軍大
将軍乱歸死義熙七年熾磐僭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置百官立
従弟勇達東征姚文敗走入木非干西討
勇達進屯大利破勇石木羌二戎従五千餘石于上邽
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
而還洛干弟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嘉曰此虜猶能如此況我諸
従成景達東征姚文敗走入木非干西討
勇達進屯大利破勇石木羌二戎従五千餘石于上邽
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
而還洛干弟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嘉曰此虜猶有忝白蹟

珍服弦惟良吾無患矣放是以曇達為左永相其子元基為右永相劉
景為尚書令雅紹為左僕射道曇達元基東海王越之孫也元基是
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於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卒死弟他子立
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抵于熾磐名涼
州刺史出連度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為邊寨銳
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稍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
五千人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以艾叔父儁言於衆
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主事之何為從涼王西遷衆咸以為然相
率隨艾推儁為王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所掌
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孔子討吐谷渾見地子弱水南大破之奔見地
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四達建威楊君等討
彭利和于滑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
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百僚等多
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偽位
在位三年為折連定所殺始國仁以苻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
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习凿齿曰天地閉大侵生雲雷屯邅以作自晉至溥子胡兵肆禍主
域鼎沸干戈是務周仁論偶欽明之運蕩雄略之王已當塗啟璞漢請命萬往豈假籍據近郊
經綸王業若也則歸知其不及滅而以力許自移陷吕延之師姦謀潛斷
俾視罷之衆戲藥選事便欲進臨洮之餘卒窺崤函之奧區株夷馬
而宵往剪勁敵而朝食銳而控弦鳴鏑取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
復重云於外雖幸以計全貽巨禦寇於蘭檐終成坎窞宜哉熾磐叱咤
風雲見機而動宅龍憑閼勝多奇故能命將掩討之商臨我襲
樂都之地不盈數載攻隆偽業覽其遺迹益有道乎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自言其先畢萬之後世為子孫
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
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弟勤為車騎大將軍領右禦
侍中撫軍將軍頓川公馮翊手授文武進德各有差品子正万泥拜表
寬仁有大度飲酒二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
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
光赫然獨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
万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濵有一蒼龍浮水而下素弗謂万泥曰頃有見
否万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皝聞
而求焉素弗秘之皝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共從叛又犯皝禁懼
禍乃與北諸弟逃于山澤晝夜獨行徒跣草飛侯人為路時賊役繫數人
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皝今民虐藉忌吾兄弟既逃自先路不可坐受誅
滅當及時而起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万泥等二十二
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
遂殺皝立高雲為王雲著跋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謙恭儉約有血流其左臂跋
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拜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為其主白雖強
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請和亂階禍梯皆公勳也素
弗辭曰昔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
之今嗚基未建危蔽綏疏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
元元之心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大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
不改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
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妣段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
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万泥為驃騎大將軍
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錄尚書事東大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
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翰為鎮東大將軍領右禦
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
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弟勤為車騎大將軍領右禦
侍中撫軍將軍頓川公馮翊手授文武進德各有差品子正万泥拜表
器量寬裕容永時為前軍永徙居東徙和龍參子長谷初而謹重少言

請代跋司隸以下德謀為相與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參万難未平維城任重非明德親賢親執克荷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拒開所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為義帥奉哀天下歸其弟共以礼襄宏及其妻子並云朝教罹町置園邑三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方混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政以二弟備任重困而弗徵怨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方況曰乳陳有至謀頓興拔山之力況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馬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濟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翼而起群公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高祖主上元跋實従兄弟共之奈何欲棄千文於蕭墻垂棄交手而為關伯過昔貢能跋奉莫大焉宜舍嫌同發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刻期出戰興謂弘曰既明日出戰今夜必來寇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七束置帳下夜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

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又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單騎而出降弘皆斷之單素弗為大司馬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基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日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恤无得侵害百姓監臺都官明加檢察初莫容飛廉敗也工人李訓鍛寶而北賢及巨方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略令既和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馬素弼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鞫之跋曰大旨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罷弗勤宜解請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故自宏微才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瀆于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請收請腳路絕蝮蠚勃解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崇女妻不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拒歡之乃許焉書其游擊于秦都亞騎三千送其女歸于條蝮庫莫奚三千餘落自突市敵

是有怨言無方朝廷之際常抜劒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者而滯於
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元孫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録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快快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
而悔東大守務銀拼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邊郡抗表有恨
言若謀外叛跋奴殺之跋下書曰武以靖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
愚平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誦之音後生無準序之教手矜
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稽章風化崇闡斯文可営建大學以長樂劉軒
營丘張臧成周翟輦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跋弟杰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尤僕射常山公
蜾蠃解律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
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納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
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
襲國古人為難況數千里乎納律固請曰不然天振願給騎三百足矣
得達勃勃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

陵伺遠役至黒山殺納律而還勃勃聞之大怒遣其將姚昭智追之
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蜾蠃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又有赤氣
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
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速前使脩和結盟
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
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智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
還跋境地震山崩其光門鶴化折又逆震右襄壞跋問閻尚曰比年屢
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蠕蠕有左石比震皆尚
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
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且是元熙元年也此後
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
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
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沉深慨有大志姿貌偉雄跋皆不群住侠故跋常

載記第二十六　　亟員書

禿髮烏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閭立初壽閭之在孕母胡掖氏夢日出入懷及生有異骨鮮卑謂貴為禿髮因以為氏壽閭幼而岐嶷及長雄傑有智謀善騎射好畋獵每單騎入山林搏取猛獸以供其膳後魏登國初壽閭率所部千餘落歸於魏道武帝嘉之賜以駿馬壽閭乃建牙樹幟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四面諸部悉來歸附壽閭乃大會諸部於牛川講武分軍為左右翼左翼東西百里右翼南北百里誓以三令五申之法三軍之士莫不用命壽閭親執白旗以麾三軍進退指揮如一於是諸部莫敢犯禁壽閭大悅乃殺牛饗士班賜各有差自是士馬日盛遂雄諸部於是南侵西秦北襲沮渠蒙遜東兼慕容寶地方數千里控弦之士將二萬騎壽閭乃僭稱大單于建元曰太初置百官以其弟吐雷為左輔其子副侯為右輔其子他為左衛其子利鹿孤為右衛其子破羌為左將其子破虜為右將其子檀為征南大將軍其子洛回為征東大將軍其子奇斤為征西大將軍其子乞伏為車騎大將軍其子若留為驃騎大將軍其子吐雷為尚書令其子副侯為中書監其子他為侍中其子利鹿孤為秘書監其子破羌為吏部尚書其子破虜為度支尚書其子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其子洛回為都督西夷校尉其子奇斤為都督西平諸軍事其子乞伏為都督東夷諸軍事其子若留為都督南夷諸軍事其子副侯為都督北夷諸軍事其子他為都督東南夷諸軍事其子利鹿孤為都督西南夷諸軍事其子破羌為都督東北夷諸軍事其子破虜為都督西北夷諸軍事其子奇斤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其子乞伏為都督內外諸軍事其子若留為都督諸軍事其子副侯為都督諸軍事其子他為都督諸軍事其子利鹿孤為都督諸軍事其子破羌為都督諸軍事其子破虜為都督諸軍事其子奇斤為都督諸軍事其子乞伏為都督

乃始妥当策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策乃擊段業僞檀臺騎一萬東虛
襲姑臧策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僞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
將士擢兵于青陽門廣八千餘尺布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
百來奔處之晉興行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
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妾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
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
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
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
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
寧離麟于緩亢於是君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制詔勿
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朝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
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
厥之規舍府栗帛生敵人之志且百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
鑒不遠宜置官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

謀未舉若東西有變長驅并以除之如其敗弱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
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杨桓俘
檀謂之曰女寇危邦不思撫木老焉乃南當出西智也桓曰安呂氏厚恩
位乔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為叛臣以見明王修檀
曰鄉忠臣也以為右司馬利鹿孤謂其群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
統自負秉在位三載于茲雖風夜惟寅思弘道化而政未能九中風
俗尚多凋敝戎車屢駕無關境之功務進賢彦而下徒苦黜陟岂所
任非才所及不明所致也三君子其極言無諱群臣咸曰陛下聖德
中史萬古之主若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
怨今不以此時有事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僞檀明識幹藝非汝等所
敌城士不加嚴令取士技才必先弓馬支奇學藝為短用之條非所以
來遠人吾亦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著德
碩儒以訓導之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為博士孝酒以教胄
子時利鹿孤鋭意經略姚秦兄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
鹿孤命殺之僞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拒古通義故魏武書開羽之奔秦

康王弟僞檀嗣

僞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僞檀明識幹藝非汝等所及
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僞檀及利鹿孤即位聖拱而已軍國
大事皆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
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
鹿孤命殺之僞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拒古通義故魏武書開羽之奔秦

昭恕頃襄之遊熾船雖非
之至是熾船君又奔北街僚
廣武公僚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僚檀
呂松邊姚安二戎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呂
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焉尚書郎見僚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
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扶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成兄弟
託君至是僚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毎自恐有累
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
今日得見鄉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柙納張堪之孤叔
向撫叔魚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僚檀曰孤自子幼之倚恨不
与鄉共成大業耳僚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始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
丞郎官遣來軍門尚聘于興謂尚曰軍騎投誠款至固荷厥禮
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
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逆跋扈蓋国家重門之防不圖陛忽以為嫌興笑
曰卿言是也僚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
不許加僚檀散騎常侍增邑三千戸僚檀以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
于氏也蒙遜聞之退保城間叶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
萬頭興乃署僚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
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僚檀率步騎三萬突于五
間與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
支入自广風門守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僚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
情之所安唯鄉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僚
檀曰吾今所牧貴州懷遠安迩之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褊形勝之
地通由人弘實有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率皆鵰彭敏奉隴之
冠冕張祖涼國之舊胤張穆遵宣忠節楊
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
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僚檀大悦賜敞馬二十匹於是
大崇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宋高聘于姚興
興謂高曰軍騎坐定涼州未錦本國其德我乎高曰軍騎積德河西
廣武公僚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僚檀擒
呂松邊姚安二戎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呂
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焉尚書郎見僚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
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扶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成兄弟
託君至是僚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毎自恐有累
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
今日得見鄉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柙納張堪之孤叔
向撫叔魚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僚檀曰孤自子幼之倚恨不
与鄉共成大業耳僚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始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
丞郎官遣來軍門尚聘于興謂尚曰軍騎投誠款至固荷厥禮
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
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逆跋扈蓋国家重門之防不圖陛忽以為嫌興笑
曰卿言是也僚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
不許加僚檀散騎常侍增邑三千戸僚檀以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
于氏也蒙遜聞之退保城間叶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
萬頭興乃署僚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
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僚檀率步騎三萬突于五
間與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
支入自广風門守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僚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
情之所安唯鄉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僚
檀曰吾今所牧貴州懷遠安迩之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褊形勝之
地通由人弘實有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率皆鵰彭敏奉隴之
冠冕張祖涼國之舊胤張穆遵宣忠節楊
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
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僚檀大悦賜敞馬二十匹於是
大崇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宋高聘于姚興
興謂高曰軍騎積德河西
廣武公僚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僚檀
呂松邊姚安二戎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呂
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焉尚書郎見僚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
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扶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成兄弟
託君至是僚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毎自恐有累
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
今日得見鄉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柙納張堪之孤叔
向撫叔魚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僚檀曰孤自子幼之倚恨不
与鄉共成大業耳僚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始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
丞郎官遣來軍門尚聘于興謂尚曰軍騎投誠款至固荷厥禮
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
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逆跋扈蓋国家重門之防不圖陛忽以為嫌興笑
曰卿言是也僚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
不許加僚檀散騎常侍增邑三千戸僚檀以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
于氏也蒙遜聞之退保城間叶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
萬頭興乃署僚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
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僚檀率步騎三萬突于五
間與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
支入自广風門守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僚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
情之所安唯鄉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僚
檀曰吾今所牧貴州懷遠安迩之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褊形勝之
地通由人弘實有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率皆鵰彭敏奉隴之
冠冕張祖涼國之舊胤張穆遵宣忠節楊
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
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僚檀大悦賜敞馬二十匹於是

事成敗機變無窮弼辭致清弼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略名教者不必
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昌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
救復自有人車騎伸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
宗還長安吾乃與曰涼州雖殘破之後風化未頹僊檀權詐多方憑
山河之固未可圖也世與曰勃勃以爲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
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
之役僊檀以輕勁數千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吾猶利群臣無
僊檀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弟姚弼及敬成等
率步騎三萬來伐文使其弟姚顯爲弼等後繼遺僊檀書云謹尚
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計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敗之僊檀以爲
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漢昌與松太守蘇翼城固守弼喻翼降翼
曰安遠負盟吾伐秦順之舉天地吾寧爲涼鬼何降
之有城陷斬翼弼至苑川僊檀欲殊其元首前軍伊力延候曰今彊敵在外內
候人執其使送之僊檀遣使請和衆遂許之乃遣
有數百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等十將率騎分擊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
其鎮北俱延鎮軍敬帰等不出僊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衆之曾而甚壞
弼固壘不出僊檀知其糧盡遣射將孟敏等五人
弼軍乃振旅還師僊檀追擊之類乃委罪敏等
挑戰士卒風門弥未大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類乃委罪敏等五人
成遣使謝僊檀引帥而歸僊檀知是偽退因乱姑臧之威來伐僊檀遣其安北將軍
石驢山戰敗死之衆遂圍姑臧之威來伐僊檀遣其安北將軍
軍垂連乘虛出奇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衆遂圍樂都三
旬不剋書信使謂僊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退師僊檀曰若不否任卿
兵勢卿速開門保無他何信以供衆移敬筑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群臣固請
乃以子安周爲質弼衆孫引帰吐谷渾干率衆來伐僊檀遣其太
子武臺距之爲偽干所敗僊檀又將伐衆孫邯川護軍孟恺諫曰衆
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侵衆孫諫曰今大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
年天文錯亂風雪交侵僊檀不時惟德青鳥可以寧吉僊檀曰衆移吾兵士衆習戰若趣軍

松公以松公良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僭擅三世九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樹機能邊服控弦百萬馬盛山澤而窺兵秦折膝而縱擒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洪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昌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強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僭擅承襲據之蛻籍三良之資推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列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喪亡之禍也

身猶焉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棼覆武取敗於乾谿異代同仁其於僭擅見之矣

贊曰禿髮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僭擅傑出騰踞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頹聲

載記第二十六　晉書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七　慕容德　晉書一百二十七　御撰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臨中書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十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偏月重瞳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位改封范陽王拜遼東相遷輔國將軍及寶嗣偽位改封梁公歷冀州刺史左衛將軍及寶嗣將苻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勒諸軍乘險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暗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政事識長進未復吳下阿蒙也防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智師及垂森苻堅德坐免歸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又堅以兵臨江手德為舊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謀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遵女器奏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與舉旨天尚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破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德辭讓不受垂乃止德每與垂論軍國大事及垂所施為有不合者輒正言以諫垂雖不盡從亦深重之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連營數百里德謂垂曰永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誅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主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聚若此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驅蘇茂之雖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徵忌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并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討大都督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攝南夏魏將拓拔珪攻鄴德遣南安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討之勸德乘勝頓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一燕不宜動者三魏盛軍強入利在野戰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

史269-523

可攻而擒之以為基本真恭容鍾真恭興建封建論詩傳固勳盛漢高
聽曰漢室西通入渭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兩被彊秦此二國者未可
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无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宮通
江淮水路乘汝秋夏霖潦千里舟楫泉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
克之非久安之計也書稱孫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餘十萬四塞之
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俊書傳志以待覩不由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資固者曹襲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
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晉員江的忠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
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開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一決之有關中河
內也德猶豫未決少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歲三東潘
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逐掃虛危而虛
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齊以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
後北轉臨滄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多降置守宰
以撫之存問高年軍无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奇
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之士附
者十餘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方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
以滿聰鎮莒城鍾等攻拔青州諸郡曰隆皆有時義列昔經圍難啓墜
事彰帝錄是以宜王龍飛於危周先武風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
帝王之興發也自我永康多難長蛾流網華夏四分秦元五裂遂戰辟
閭渾父新昔同設龍阻亂淄川大寧東征勤絕命渾於襄樊之下家
全邪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讎樂毅之志益據東秦遠附吳
越剖判黎元去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於彼蒼生斷自聖略故以
七州之衆二十万巡省徐岱咸懷崇問罪旅舉昔韓信以裨將伐趙有征
无戰取舍異以偏軍計步乞不移朔況以万乘之師據一隅之寇傾山卻卵
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覺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烏丸突騎三河
猛士奮翅奔火爭光揮戈齒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
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陳琳於後奮起龍盜遙通陽身
死於奴隸近則曹寔設奮見擒於後趙段龕龍于紀取滅於前朝此非

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之士附
者十餘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方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
以滿聰鎮莒城鍾等攻拔青州諸郡曰隆皆有時義列昔經圍難啓墜
事彰帝錄是以宜王龍飛於危周先武風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
帝王之興發也自我永康多難長蛾流網華夏四分秦元五裂遂戰辟
閭渾父新昔同設龍阻亂淄川大寧東征勤絕命渾於襄樊之下家
全邪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讎樂毅之志益據東秦遠附吳
越剖判黎元去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於彼蒼生斷自聖略故以
七州之衆二十万巡省徐岱咸懷崇問罪旅舉昔韓信以裨將伐趙有征
无戰取舍異以偏軍計步乞不移朔況以万乘之師據一隅之寇傾山卻卵
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覺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烏丸突騎三河
猛士奮翅奔火爭光揮戈齒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
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陳琳於後奮起龍盜遙通陽身
死於奴隸近則曹寔設奮見擒於後趙段龕龍于紀取滅於前朝此非

古今之古內已然之成敗平渾若先迷後悟棄龍有如其敢抗王師
敗成人無遺堪稷下之雄仕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若實向使命脫鎖機
不發必王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徒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
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撫追斬於莒城渾參軍
張璞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璞神色自若徐對曰渾
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祖而蒙臣遭陛下加嬰戮比之古
人獨忝不幸防風之誅且實甘之但恐毛骨之朽不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
其言後宜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
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容德為司徒
空封乎為左僕射慕輿嵩為右僕射遣其慶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
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享將士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孝宮簡公
卿已下子弟及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讌具群臣酣笑德言
曰朕雖寡薄共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久協於位可方曰古何等
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頗命

右司隸仲弟子巳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
對非實欺欲以虛名相賞實不堪貽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无
戲言史臣无妄美今日之論上下相歎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
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光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
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君不奉大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
効且父雄生時六十未沾榮貴亡太眸獲罪之下家
曰杜弘未行而未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
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
實忠孝乃以維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
子明年德如驛城登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孔大夫不過郊葬
平仲古之賢人逸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大正城豈有意乎青州秀孕
晏誤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則聞矣豈不知高其冢豐其禮蓋其
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漱碧卒崇陵墓見擒於後趙段龕龍于紀取滅於前朝此非
舉德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晏生廟講廢老于申池北登社

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亞父生忠貉而告其妻白先帝神明所物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千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

載記第二十七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毋公孫氏以免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因之子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沒得東歸可以此刀贖汝叔也平文將超毋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毋謂超曰吾毋子全濟呼延氏之力猶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平今雖死吾欲爲女納其女以荅厚恩於是取婁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諸弟皮不棄凝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毋妻子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毋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自以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頓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尋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劉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

長史忱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夫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甘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偏大子又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惡恨形于言色去亦懸奏之外舘由是結憾又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通款焉會段宏等謀及超知而徵之鍾播疾不赴於是收封萬侯將中莫容統右衛莫容根散騎常侍段宏等謀及超知而徵之鍾之曲裂僕射封萬侯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求遣莫容鎮蟄守攻青川慕容皝等攻徐川慕容皝等攻莫城拔之斬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盜襲取石寨城殺鎮西大將軍餘嶷皇甫士振恐人懷思議其慕容凝謀殺韓範事泄凝攻梁父範奔其殺凝攻梁父克之姚興徙其豪帥超超議復內刑九等之選乃千書於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襲焉奔姚興子時超不恤政事數游畋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時不納超議復內刑九等之選乃千書於境內已陽九數經永康多雖自北都傾陷興晉論滅律後之去濫非有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備定尚書哥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爵之罪梟軼不足以殲之宜致重辟之法亦可刑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利之興漢文易之輕重乘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蔑肉刑之於化也深矣先皇創業草創經筆尚敏未遑修制肢體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蘭塗屢發遂致二相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奏考舊事依呂刑及爭臣律令肉息增損議成職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宜著之職律不在五品之例然刑行之自古漢承殘弊之餘未之改也宜先制其漢文曰中元六年定大辟棄市黥劓之刑其定律笞三百五百千人於是黃門侍郎尹律謂華曰昔魯之將亡三桓專政季氏八佾舞於庭仲尼謂之不可忍也況天子之樂乎今陛下聖德欲興大化延年又識酒酣樂作興來庭發興之所見于此矣華曰昔周之將興鄠杜之間童謠曰檀柘之山斬其條百工子斤其斧以製作斧以成一代準式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檀柘西入公由今東歸禍福之驗

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毋託劉敬宣而已及建康
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
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廆字道明德從第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
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東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
小皆以委之廆為佗命元勳後公孫五模規挾威權廆鍾抑已因勸超
誅之鍾疑諫及事敗奔于段兼與風秩始平大守歸義侯

封孚字玄通渤海脩人也祖陵振威將軍父放慕容皝之世吏部尚書
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東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
篡南奔辟閭瑾瑾素為渤海太守德至昌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
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常外撫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
其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臣多違舊章軌憲曰頹殘虐滋甚
孚屢委曲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乎對曰桀
紂之主超大慙變容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韓仲失色謂孚曰與矣
子言何其不遜孚但雁還謝孚曰行年七十莫不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
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花未開其節君有遠踐其
位豈人理哉然而宗儀儁之雅姿韜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
資跨有全齊鞫弄神器撫劒而興衛秦魏練甲而志靜荊吳崇儁術以
弘風延謀言而動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全勝者之
業政刑莫恤敗歿是宜悖德昏暗聚斂無厭先緒俄頹家設黃克振陷宿謀而動禍啓天嗛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
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英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僭祚撓其國
步嗣失良籌庭非露露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潛結豪右權變果記呂光甚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與弟羅戩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淫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談人側目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勢偏宗族若動衆向西平出若藉秦雍之間以為資用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方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祖中微吾之乃祖襲爵大寶有恨秦鹿保寧河右呂王昏老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之冤隱忍不言以負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克期祭以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衆遜必久發先遂言旦死諫臣報仇討之事無不捷業未從義旗闕男成兄男成阻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

君能為朝仇乎且州土兵亂以非衆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為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即觀使百姓離心塗成男成素有恩信衆皆俱江而從之比至民泛舟以濟遂追之衆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敦煌降業業封衆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緩之以為後之衆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緩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孔所敗業輕騎而免數百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從來西安城以其形勝臧莫孩為太守業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易之策案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呂弘所敗業遜懼業不能容己每陰智以避之業信讒大王以衆遜為尚書左丞呂光遣其三子紹業從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康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擊軍盛從從三門關拔山而東業窘迫棄城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軍之衆遜諫曰楊軌悍虜驕而不結陣衝之彼必悍我窮鋭之志紹策在死地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

軍都谷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国將軍房陵公梁中庸公左右長史張隆謝正札為左司馬權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將軍敦煌太守唐瑤率二郡人東遷接李郡為西郡大守段業建康太守皆勸蒙遜率騎三万伐姚碩德碩德大悅拜張掖大守擊

賊方散亂之全義元來逆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郊君羅遣弟
軍伏思渾騎一万襲車和烏等一万屯廣大破之俘子餘黃帝還城張
于新臺闕下王懷祖擊蒙遜傷兵北妻子西民捕斬之妻其二孩蒙遜母
車氏疾篤蒙遜親為調藥問訊備至以賜百姓丁書曰抓無德守廟之靈乱
坤之花濟否剥之運會推遷移在下民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
福和大后不豫洪赦弥增刑獄枉濫怨聲盈門下收郎劉祐上言事涉
群望不製神所謂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
氏死蒙遜喜其將還糧于皇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
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雖君寅蒙遜擊
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翰等七百餘人勒騎二万援勒且前大敗之
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群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国濟時
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奉之黃迅
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西海分崩靈耀摧于南裔老生沒于醜虜
陛下累聖重光道高周漢純風所被未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

儁參為河右遺黎推陽盟主首建義旗於聖世清濁律流能否相雜人无勁
競之心尚為度日之事豈能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
承車瞻消軍劉裕秣馬揮戈中原丸事可謂天賛晉室英輔宜
開小康之與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蕃邸而起兆无一旅猶能成配天
之功著中興之謀陛下振全楚之地據荊揚之鋭加可垂拱晏然坐清三
京以貧我寡毛之軍北討期月清平何而戎為晉右翼若前驅
燄磐虛張三方襲皇河漢平力戰良守遣司馬隗仁等擊燄磐斬
級數百燄磐將引退先遣老弱輜重安西將軍招燄磐
船復進攻漢平漢平納相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
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為燄磐所擒燄磐老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
難猶危能全忠義不顧命出宜宥之以厲事君燄磐乃釋縛待之暉
蒙遜清軍速之敗走暉子壞城遂進剋湟河
以子茂度為酒泉太守士業翟昌皆隨才擢敘蒙遜之要帝隆安三年
月稍川牧義熙八年借立後今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
十六在為位二十三年立義熙十九載而滅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劉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妻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右賢王劉衛辰以女妻之生子力俟提距戰為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魏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伏兒子阿利先攻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驎謂曰為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雖不能容捕宜任其所舞令執而送之保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乘從阿利潛遣勃勃奔勃勃於路逆於姚興高平公沒弈于弈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聲帶十圍性辯慧美鬚儀貌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謀議興大會羣臣勃勃舊臣於興自勃勃天性不仁非以親近降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于鎮高平以三城胡方雜羌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暴甚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令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三万餘落鎮朔方時河西畔卑杜崙馮馬八千匹于朏以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弈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大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公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書若侯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

衆萬數千作訂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不姚石生等諸將諫固
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依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大饒可以都也勃勃
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
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上
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驅前則擊其後後則擊其前
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
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斛輦氏亦
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與
勃勃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北魏
於秃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
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三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
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傑御軍來齊謀未可輕也
今因秋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堅圍北渡

趙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提怒曰
勃勃以死亡之餘人懷負竄不能保屬吾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
若山窮谷盡之餘人懷負竄不能保屬吾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
擒勃勃之首如反手耳朗又曰勃勃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
未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湯武下陝鑿險車以塞路傉檀
還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退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
里殺傷萬計勃勃自為拜軍師中郎將乃赦衆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衆
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十七百人興遣將齊難
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天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傉檀軍
而并築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
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夏降附者數萬計
勃勃於是乃罷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人高岡及于五井掠平
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也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
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偽退設伏以
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發擊皆擒之興邪王奚聚先胡三
千餘戶于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騏悍有膽力組兵拒戰勃勃之舉多
為所傷於是擔斷其衆堡入窘迫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
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上
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驅前則擊其後後則擊其前
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
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斛輦氏亦
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與
勃勃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北魏
於秃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
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三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
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傑御軍來齊謀未可輕也
今因秋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堅圍北渡
東郷降之署智隆光祿未動從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
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豳梁因宗重暉當與冀魏
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建勝不自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
漫漠今將雄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
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英武超於
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乘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暫衰備儀
備閉不顧黃石之符時詳而後舉動動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
內改元為龍翔以此千阿利領將作大匠營建都城勃勃自言朕方
水北黑水之南其地名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
萬有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

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其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之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西夷休養士卒盡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曰甚善卿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奴氏音殊中國故從毋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運今改雄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宁孫剛毅知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為王后子璝為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公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奕和姚利僕尹敖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永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行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為長蛇之墟秦隴為豺狼之穴二都神主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无所一旬之間必而縛壁下所謂兵不血

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也劉穆保田子與參軍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逐報之義真又報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璝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礪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璝率衆二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侯毛脩之於青泥積尸頭為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拿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宰无遺策矣雖定朝社授之靈亦卿謀畝之力也此勝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為尚書加冠軍將軍對何陽侯赫連昌攻剋之執齡石及劉遜于長

安群臣乃勒兵勒曰朕无撥乱之才不能弘济非朕自枕戈寝甲十
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青蒼乎聖之来將明我
之匪以王仕讓之於後嗣老朝方琴書宰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
膺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為壇
昌武遣其將北奴侯提率步騎二万攻晉并州刺史鎮浦坂勒勒歸于長安徵還京兆
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浦坂勒勒歸于長安徵還京兆
章初思既至而恭懼過礼勒怒曰吾以国士徵汝奈何非類処吾
設昔不拜此四何猶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
輩寿并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群臣勸都長安勒勒曰朕豈不知長安
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
同壤境去北京裁数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万
彼終不敢済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
臺以鎮頴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勒勒還統万以皆殿大成
於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徳曰夫庸大徳盛者
必建不刊之業道積厚流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辞相
承哲王継軌徽猷冠於古高軌煥乎疇昔而道无常夷数或屯險
王架不綱網漏鄧氏用使金瞻絶于中天神鑾輟于促路於純曜未愉
覆慈万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幽荒斂轡于崐山之分密網遐
張則東極偪海表爰始建今二辛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峭函五徳華
運於伊洛泰雍成篡弑之墟周隋為篡奪之藪而幽朝謚爾王有常尊尊
於上海代宴於物无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万躍馬長驅敢
行秦楚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鼓譟
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卑陽挫漢祖之鋭雖霸王継踵猶朝日之升
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繼滄海自開闢已来未始聞也非夫上世與
創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升固孰能乖於不葉重光於万祀履寒

或不競金精消滅天輝北映靈祉踊昌壯葉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亂邁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群王者常經乃延輪爾肇建帝京主苞上壤地跨勝形厥父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樹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離官既作別宇云旋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鳧風閱飛軒雲垂溫室嶮峨層城參差摛彫虯獸節鐻金龍蜿蜒委蛇寶飾以珍奇稱因象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以斯章義高纏臺美隆未央邁軌五胎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秘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勃子曰宣皇帝父衛尉府君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毋符氏曰桓文皇后勃勃性嘗豪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肩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表夏鬱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

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偽位尋為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獫獯醜類入居邊宇驅田中壤分崩緣閒肆厲挫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稷先王之徵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闢天下然其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萇親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唯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離叛宜在厥身猶又甚焉非不幸也

贊曰淳惟遠裔名王之餘嘯群龍漠乘翼侵漁爰創宮宇易彼穹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